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

錢賓四先生全集

錢穆 著

16

錢賓四先生全集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一)

聯經



A89015

出版說明

本書爲錢賓四先生往年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課時所編撰之講義。

民國二十年秋，先生初任教於北大，除校方所規定擔任中國上古史、秦漢史兩課外，先生自選定兼任此課。此一課程，其前梁任公曾在清華研究所開授，編有講義。任公既卒，北平書肆遂印其書。先生嘗購得之，以意見相異，因在北大亦特開此課，並亦自編講義。時北大講義室分講印發，隨編隨印，外界有知其事者，往往向北大預定，先睹而羣相討論。蓋其時任公卒後未久，先生續開此課，而取徑與任公迥殊，故特受注意也。翌年，先生改開他課；至第三年，仍開此課，以續完其編。前後五載，遂成此書。二十六年五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是書述有清一代學術，遠追溯於兩宋，近討源於晚明東林，分十四章，以人爲綱，自黃梨洲以迄康長素，跡其師承，踵其衍變，然後三百年間學術發展遞嬗之詳，如網在綱，粲然畢具。書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目次

自序·····	一五
---------	----

第一章 引論·····	一
-------------	---

上 兩宋學術·····	一
-------------	---

下 晚明東林學派·····	八
---------------	---

第二章 黃梨洲 附 陳乾初 潘用微 呂晚村·····	二五
----------------------------	----

傳略·····	二五
學術思想之大要·····	二六
一 梨洲論劉蕺山·····	二六
二 梨洲論王陽明·····	二八
三 梨洲晚年思想·····	三〇
四 梨洲經史之學·····	三二
五 梨洲之政治理想·····	三八
梨洲同時幾位學者與梨洲思想之關係·····	四一
一 陳乾初·····	四二
小傳·····	四二
乾初與梨洲之交游·····	四三
乾初論學要旨及梨洲之意見·····	四四
乾初大學辨要旨·····	五四
二 潘用微·····	六〇

小傳……………六〇

潘用微軼事……………六一

潘用微求仁錄大意……………六五

黃梨洲駁潘用微……………七五

三 呂晚村……………八三

小傳……………八三

呂晚村與梨洲兄弟之交游……………八四

呂晚村之尊朱關王論……………八九

呂晚村四書講義……………九四

附錄

陳乾初大學辨……………一〇五

第三章 王船山……………一一四

傳略	一一四
----	-----

學術大要	一一五
------	-----

船山政治理想	一四一
--------	-----

第四章 顧亭林 附 馬驪	一四七
--------------	-----

傳略	一四七
----	-----

學術大要	一四九
------	-----

亭林之政治理想	一七九
---------	-----

亭林與梨洲兩人之異同	一八四
------------	-----

附 馬驪傳略	一八八
--------	-----

著述大要	一八八
------	-----

第五章 顏習齋李恕谷	一九五
------------	-----

習齋傳略	一九五
學術大要	一九六
恕谷傳略	二四八
學術師友大要	二四九

第六章

閻潛邱毛西河

附 姚立方 馮山公 程綿莊 胡東樵 顧宛溪 …… 二七五

潛邱傳略	二七五
潛邱之考據及其制行	二七六
西河傳略	二八二
西河軼事及其著書之道德	二八三
西河潛邱兩人對理學之態度	二八五
潛邱西河辨古文尙書眞僞	二九六

第七章

李穆堂

附 萬孺廬

王白田

朱止泉

全謝山

蔡元鳳

·····三二三

傳略

·····三二三

清初之朱陸異同論

·····三二五

穆堂之朱陸異同論

·····三三六

附 萬孺廬

·····三五七

王白田與朱止泉

·····三五九

全謝山

·····三七九

蔡元鳳

·····三八二

第八章

戴東原

附 江慎修

惠定宇

程易田

·····三八五

傳略

·····三八五

戴學大要·····	三八七
-----------	-----

戴學與江永·····	三八七
------------	-----

東原論學之第一期·····	三九三
---------------	-----

戴學與惠棟·····	四〇一
------------	-----

東原論學之第二期·····	四〇六
---------------	-----

東原言義理三書·····	四〇九
--------------	-----

東原哲學之大體·····	四二二
--------------	-----

原善·····	四二二
---------	-----

緒言·····	四二九
---------	-----

孟子字義疏證·····	四三九
-------------	-----

東原思想之淵源·····	四五〇
--------------	-----

戴學之流衍·····	四六二
------------	-----

戴學與程瑤田·····	四七二
-------------	-----

第九章 章實齋 附 袁簡齋 汪容甫……………四八五

傳略……………四八五

學術述要……………四八六

文史通義與經學……………四八六

浙東學派與浙西學派……………四九四

經學與史學……………四九九

學問與功力……………五〇二

纂類與著述……………五〇六

著述與事功……………五一一

性情與風氣……………五一六

專家與通識……………五二一

方法與門路……………五二七

校讎與著錄……………五三一

實齋學風之影響……………五三四

實齋文字編年要目……………五三五

附 袁簡齋……………五五〇

簡齋論學語……………五五一

汪容甫……………五六一

容甫學述大要……………五六一

附錄

章實齋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五七一

第十章

焦里堂阮芸臺凌次仲 附 許周生 方植之……………五八三

里堂傳略……………五八三

里堂著述大要……………五八三

里堂論性善·····	五八五
里堂論異端與執一·····	五九四
里堂論一貫忠恕·····	五九七
里堂論同異一多·····	六〇〇
里堂論漢學考據·····	六〇三
里堂論命·····	六一五
芸臺傳略·····	六一七
芸臺論學宗旨·····	六一七
次仲傳略·····	六三二
次仲與東原·····	六三三
次仲之復禮論·····	六三四
次仲之好惡說·····	六三九
次仲論慎獨格物·····	六四四

次仲論漢學流弊……………六四六

次仲之史學……………六五七

附 許周生……………六五九

周生論學語……………六六〇

方植之……………六六九

方氏論學大要……………六六九

第十一章

龔定菴附 莊方耕 莊葆琛 劉申受 宋于庭 魏默深

戴子高 沈子敦 潘四農……………六七七

一 常州莊氏……………六七七

二 劉宋……………六八一

三 魏默深……………六八五

四 龔定菴……………六八九

傳略……………六九〇

定菴之論政……………六九〇

定菴之論學……………七〇七

五 戴子高……………七一七

六 沈子敦……………七一九

七 潘四農……………七三〇

第十二章 曾滌生 附 羅羅山……………七三九

傳略……………七三九

曾氏學術淵源……………七三九

曾氏之風俗論……………七四九

曾氏之禮論……………七五八

曾氏之文章論……………七六七

附 羅澤南	七六九
-------	-----

羅氏學術大要	七七〇
--------	-----

第十三章

陳蘭甫 附 朱鼎甫	七七七
-----------	-----

傳略	七七七
----	-----

著書大要	七七七
------	-----

東塾遺稿	七八二
------	-----

東塾論漢學流弊	七八三
---------	-----

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	七九五
------------	-----

附 朱鼎甫	八一二
-------	-----

鼎甫論學語	八一二
-------	-----

第十四章	康長素	附 朱子襄	廖季平	譚復生	八二七
------	-----	-------	-----	-----	-----

傳略	八二七
----	-----

康氏之長興講學	八二八
---------	-----

康氏之新考據	八三八
--------	-----

康氏之大同書	八六五
--------	-----

康氏思想之兩極端	八八六
----------	-----

康氏之孔教論	九〇〇
--------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表	九二七
-------------	-----

抑余治諸家書，猶多餘憾。亭林最堅卓，顧其辭薦也，則曰：「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二甥既爲清顯宦，弟子潘次耕，親兄備受慘毒，亦俯首爲清臣。梨洲晚節多可譏。晚村獨持夷夏之辨不變，然余讀其遺訓手迹，縷縷數百言，皆棺衾附身事耳，獨曰：「子孫雖貴顯，不許於家中演戲」，則無怪後人之入翰苑也。船山於諸家中最晦，其子則以時文名。習齋力唱經世幹濟，恕谷乃爲游幕。徐狷石所謂「遺民不世襲」，而諸老治學之風乃不得不變。繼之以潛邱、西河，此國亡不復後之所謂考據學也。復繼之以穆堂、謝山，此國亡不復後之所謂義理學也。彼其所以與晚明諸遺老異者，豈不在朝廷哉！豈不在朝廷之刀鋸鼎鑊、富貴利達哉！

乾隆御製書程頤論經筵劄子後有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乎？使爲人君者，但深居高處，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已不過問，幸而所用若韓、范，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設不幸而所用若王、呂，天下豈有不亂者！此不可也。且使爲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爲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夫不爲相則爲師，得君行道，以天下爲己任，此宋明學者幟志也。今日「以天下治亂爲己任尤大不可」，無怪乾嘉學術一趨訓詁考訂，以古書爲消遣神明之林園矣。於此而趨風氣，趁時局，則治

也。故明人之學，猶足繼宋而起。滿清最狡險，入室操戈，深知中華學術深淺而自以利害爲之擇，從我者尊，逆我者賤，治學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亂爲心，而相率逃於故紙叢碎中，其爲人高下深淺不一，而皆足以壞學術、毀風俗而賊人才。故以玄燁、胤禩、弘曆踞其上，則幸而差安，以顯琰、旻寧、奕訖、載淳、載活爲之主，則終不免於大亂。而說者猶謂滿族入關，卒爲我所同化，政權雖移，中華之文運依然，誠淺之乎其爲論也。

今日者，清社雖屋，厲階未去，言政則一以西國爲準繩，不問其與我國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難通，則激而主「全盤西化」，以盡變故常爲快。至於風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習之日汙日下，則以爲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懷。言學則仍守故紙叢碎爲博實。苟有唱風教，崇師化，辨心術，覈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倫政事，持論稍稍近宋明，則側目却步，指爲非類，其不詆訶而揶揄之，爲賢矣！

斯編初講，正值「九一八事變」驟起。五載以來，身處故都，不啻邊塞，大難目擊，別有會心。司馬氏表六國事，曰：「近已則俗變相類」，是書所論，可謂近已矣。豈敢進退前人，自適己意？亦將以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求以合之當世，備一家之言。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蓋有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而不必盡當於著作之先例者。知

高下淺深以爲判。道咸以下，則漢宋兼采之說漸盛，抑且多尊宋貶漢，對乾嘉爲平反者。故不識宋學，卽無以識近代也。

宋學導源
於唐之韓愈

然則治宋學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唐，而昌黎韓氏爲之率。何以治宋學必始於唐，而以昌黎韓氏爲之率耶？曰：尋水者必窮其源，則水之所自來者無遯隱。韓氏論學雖疎，然其排釋老而返之儒，昌言師道，確立道統，則皆宋儒之所濫觴也。嘗試論之，唐之學者，治詩賦取進士第得高官，卑者漁獵富貴，上者建樹功名，是謂入世之士。其遯跡山林，棲心玄寂，求神仙，溺虛無，歸依釋老，則爲出世之士。亦有既獲膺仕，得厚祿美名，轉而求禪問道於草澤枯槁之間者；亦有以終南爲捷徑，身在江海而心在魏闕者。要之，不越此兩途。獨昌黎韓氏，進不願爲富貴功名，退不願爲神仙虛無，而昌言乎古之道。曰：爲古之文者，必有志乎古之道，而樂以師道自尊。此皆宋學精神也。治宋學者首昌黎，則可不昧乎其所入矣。

安定泰山
爲宋學先河

昌黎以來，唐之爲學者，亦無以大殊乎其昔。及乎五代，在朝爲馮道，在野爲陳搏，則仍唐人風氣也。言宋學之興，必推本於安定、泰山。蓋至是而師道立，學者興，乃爲宋學先河。史言：

神宗問安定高弟劉彝：「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對曰：「臣師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中，修進士業。……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出其門者無慮數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非安石比也。」

劉氏此言，不徒善道其師，蓋宋學精神，劉氏數言亦足盡之。所謂「道德仁義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者，此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學以異於進士場屋之聲律，與夫山林釋老之獨善其身而已者也。時孫門有石介徂徠，著怪說三篇及中國論。三怪者，一曰文章，二曰佛，三曰老。此即進士場屋之與道、釋山林，彼皆無意於生民政教之事者。故安定湖學，分經義、時務兩齋，經義其體，時務其用也。慶曆中，詔下蘇、湖取其法，著為令於太學。及皇祐，安定來太學主講，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蓋自唐以來之所謂學者，非進士場屋之業，則釋、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於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樹其體於我躬，必學術明而後人才出。題意深長，非偶然也。安定得伊川卷，大奇之，即處以

又次廬陵，蓋得之矣。

王安石介甫，亦出廬陵門。其先官淮南者四年，二十二至二十五。所爲淮南雜說出，一時相推以爲

孟子。而介甫去淮南之翌年，慶曆六年。二程始見濂溪於南安。介甫極重安定，寄詩曰：「先

生不試乃能爾，誠令得志何如哉！」介甫之於神宗，則所謂得行其志者。劉靜春謂：「

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又曰：「後

之君子，必不安於注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人才自出，治道自舉。」

以此評介甫，良爲諦當。「修聖人之經」，即安定之經義其體也；「新天下之法」，即

安定之時務其用也。安定存其說於學校，希文、永叔、介甫欲見其續於朝廷，彼其措心

二程與橫渠

設意，夫豈相遠？明道上神宗陳治法十事，其要者若師傅、井地、學校、兵農諸大端，

亦將以所發明聖人體用之學，施之政教，而返斯世於三代，以跨駕漢唐。伊川召見問治

道，則曰：「爲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而橫渠尤醉心，謂「周禮必可行於後世」，

謂「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謂「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答一人

而定」，謂「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關、洛之學，亦不過曰不

憑注疏而新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而新天下之法，之二者而已。故荆公易說不在三經

北宋學術
之神兩大精

王霸義利
之辨

兩宋學術
之轉變

東萊與南
軒

內，說者謂荆公不愜意故置之，然伊川獨令學者習其書。明道則謂：「王介甫行新法，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其爲害不至此之甚。」而介甫於橫渠，亦曰：「新政方行，欲求助於子載。」此皆北宋學術大體之可考見者。

辜較言之，北宋學術，不外經術、政事兩端。大抵荆公新法以前，所重在政事；而新法以後，則所重尤在經術。明道嘗言：「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通變用之。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故洛學所辨，「王霸」之外，尤嚴「義利」，而會其歸於「天理人欲」。李延平所謂「大抵前輩議論益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其間分別，蓋以洛學爲樞機也。迄乎南宋，心性之辨愈精，事功之味愈淡。東萊與朱子書，謂：「向見論治道書，其間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此固爲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啓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建正人，以爲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爲治之具可次第舉也。儻人心未孚，驟欲更張，則衆口譁然，終見沮格。」此正熙寧新法之所以敗，而東萊慨切言之。張南軒則謂：「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子謂其

推本伊洛。象山在明，伊洛在宋，亦俱非當時朝廷科舉之所尊也。就此一端言之，則朱子、陽明，所論雖異，意趣則一。故伊川在北宋，朱子在南宋，朝廷皆曾以偽學申禁。而明世宗亦有詔毀書院之舉。

在嘉靖十六、十七年，陽明卒後十年。由廷臣斥湛若水爲邪學也。

顧一時學者建書院而講學之

風，並不稍輟。萬曆間，張居正當國，痛恨講學，立意翦抑，欲遍撤天下書院。然不能盡毀。居正既敗，書院之風復起。其著者京師有首善，而無錫有東林。蓋書院講學，本已與朝廷功令異趣。而明之季世，朝綱不振，閹寺弄權。書院學者主持清議，遂益見忤而取禍。天下書院乃盡毀於魏忠賢之手。而東林尤爲一時主目，黨禍與國運相終。而言宋元明三朝六百年講學史者，亦以東林爲殿。然余觀明清之際，學者流風餘韻，猶往往沿東林。以言學術思想承先啓後之間，固難判劃。茲既粗舉宋明學術淵源大要，復略論東林學者講學大旨著於篇，爲近三百年學術思想作先導焉。

東林書院者，在無錫，宋政和間楊龜山從京洛南旋，僑寓講學之故址也。明萬曆中，顧涇陽、涇凡兄弟與同里高景逸，重事興起。四方學者聞風來會。以議朝廷政事招忌，天啓五年毀於魏忠賢。並著東林黨人榜頒示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奪，已經削奪者禁錮；凡三百有九人。其後復重建道南書院，終崇禎朝，講學甚盛。其變則爲復社，又分

先生師事涇陽，因一時之弊，故好談工夫。夫求識本體，即是工夫。無工夫而言本體，只是想像卜度而已，非真本體也。即謂先生之言是談本體可也。

其後梨洲晚年自序學案，又謂「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則是本體工夫之辨，梨洲與東林諸儒議論亦合也。

與辨工夫本體大意相近者，尚有「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之辨。蓋蔑棄氣質而空言義理，正與蔑棄工夫而高談本體同病，說雖高而不免於懸虛，若求切實下工夫處，捨氣質莫由也。故論學苟側重工夫，則論性自著眼於氣質矣。錢啓新謂「人無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但盡其才始能見得本體」。其論以後暢發於陳乾初、王船山、顏習齋諸人。要之果走實路，下實工，則決不致蔑棄氣質而空言性善也。故啓新又言之，曰：

但知生之謂性，而不知成之為性，即同人道於犬牛，而有所弗顧。孟子辭而闕之，與孔子「繼善成性」之旨一綫不移。宋儒小異，或遂認才稟於氣，又另認有一個氣質之性，安知不稟必為堯、舜之志？此憂世君子不容不辨。

又曰：

凡清儒辨宋明理學諸大端，東林諸儒已開其緒，此又其一例也。論氣質之外無性者，北方王門有楊晉庵，河南人，亦與東林諸儒同時相往復。蓋東林學脈，本自陽明來。涇陽師薛方山，亦南中王門。而東林講學頗欲挽救王學末流之弊，乃不期然而有自王反朱之傾向。稍後劉戴山講學山陰，獨標「慎獨」宗旨，論其大體，亦欲兼采朱、王，與東林無甚別也。清初學者，如太倉陸桴亭、容城孫夏峰，雖各有偏倚，而斟酌調停，去短集長，仍是東林以來舊轍。與陸隴其、李光地輩之狃狃爭門戶者不同焉。此爲東林學風影響及於清初之一事。

又一事則爲對政治之清議。涇陽嘗言之：

官。輩。數。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卽。有。他。美，君。子。不。齒。也。

其弟涇凡，一日喟然而嘆。涇陽曰：「何嘆？」曰：「吾嘆夫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耳。」涇陽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涇陽爲之慨然。蓋明自萬曆以下，朝綱既頽，

一明是非
立綱紀

聞瑞日熾。憂時之士，激於濁世，出持清議。東林一唱，四方響應，亦自機運所觸，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而東林當時所主持者，其一則曰明是非。涇陽嘗言之，曰：

人須是一個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以不真之故，便有夾帶。是非太明，怕有通不去，合不來的時節，所以須要含糊。少間，又于是中求非，非中求是。久之且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無所不至矣。學案卷五十八。

景逸亦言：

綱紀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學案卷五十八。

而是非之本，則在吾心之好惡。故欲明是非，須辨心術。東林諸賢皆深斥鄉愿而進狂狷，即辨心術以明是非之本也。劉靜之云：

聖賢只在好惡前討分曉，不在好惡時持兩端。如慮好惡未必的當，好不敢到十分好，惡不敢到十分惡，則子莫之中，鄉愿之善耳。學案卷六十。

錢啓新云：

二斥鄉愿
進狂狷

或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謂非狂獗則不可。東林列傳卷八。此則東林之定評也。

涇陽初成進士，適大學士張居正病，朝士羣爲齋醮，同官代署涇陽名，涇陽聞之，馳往削去。其嶽嶽之概，已爲他日書院講學張本矣。而高景逸之從容就義，黃白安之慷慨赴

難，吳霞舟之節烈，華鳳超、陳幾亭據東林列傳卷十一，幾亭絕粒死。之堅貞，皆真鋼百鍊，無愧於顧涇陽

所謂節義之真，非血氣之可亢而至者。晚明啓禎之際，忠烈接踵，不得謂非東林講學

之效。陳幾亭所謂「上士貞其身，移風易俗」，卷六十東林有之。流風未沫，及於清初，

如顧亭林之耿介，李二曲之堅卓，其人格之峻，操持之高，皆東林之嗣響也。

抑余謂東林言「是非」、「好惡」，其實卽陽明「良知」、「立誠」、「知行合一」之教耳。傳習錄下：一

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一又：「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聖人之學，只是一誠。」又傳習錄上：「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知行本體原是如此。」惟環境既變，意趣自別，激於世緣，遂成異采。若推究根柢，則東林氣節，

與王門良知，實本一途。東林所以挽王學末流之弊，而亦頗得王學初義之精。東林之淵源於

王學，正猶陽明之啓途於考亭也。惟東林諸儒言政治，其在當時所謂繫心君國者，則不過

裁量人物、訾議時政而止。及乎國脈既斬，宗社既覆，隄崩魚爛，無可挽救，乃又轉而探討

及於國家興亡、民族盛衰之大原。如亭林、梨洲諸人，其留心實錄，熟悉掌故，明是導

二語者相通。蓋東林承王學末流空疏之弊，早有遐虛歸實之意。惟東林諸賢之所重在實行，而其後世變相乘，學者隨時消息，相率以「實學」爲標榜，而實行顧非所重。捨實行而言實學，則非東林之所謂實學也。既不足以言「修」，亦不足以言「悟」，亦非所謂「寧守先儒尋行數墨」之義。蓋清初諸儒，尙得東林遺風之一二。康、雍以往，極於乾、嘉，考證之學既盛，乃與東林若渺不相涉。東林之學，起於山林，講於書院，堅持於牢獄刀繩，而康、雍、乾、嘉之學，則主張於廟堂，鼓吹於鴻博，而播揚於翰林諸學士。其意趣之不同可知矣。今自乾、嘉上溯康、雍，以及於明末諸遺老，自諸遺老上溯東林以及於陽明；更自陽明上溯朱、陸以及北宋之諸儒，求其學術之遷變而考合之於世事，則承先啓後，如繩秩然，自有條貫，可不如持門戶道統之見者所云云也。余故述近三百年學術，而先之以東林，見風氣之有自焉。

余又考無錫東林道南一脈，自鼎革以來，尙絲綬不驟絕。主其事者有高彙、府世泰，乃景逸從子也。一時大儒碩望，南方如太倉陸桴亭，北方如關中李二曲，皆來講學。而河北有容城孫夏峯，浙東有山陰劉馭山，其學風所被，幾分中國，迹其先皆與東林、顧、高聲氣相盱衡，蓋亦聞東林之風而起者。卽謂清初學風盡出東林，亦無不可。而徽歙之間

陸王毫釐之辨

去之矣。夫一者，誠也，天之道也；誠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誠，以人合天之謂聖，禪有乎哉？即象山本心之說，疑其為良知之所自來，而求本心於良知，指點更為親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確有循持。較之象山混入道一心，即本心而求悟者，不猶有毫釐之辨乎！學案卷首師說。

梨洲論學之兩面

此謂「求本心於良知」，即就流行見主宰之說也。謂「合致知於格物」，即本氣質見義理之說也。梨洲於明儒最尊陽明，且謂：「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卓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又不待言。」學案卷首師說。而於王門順應、歸寂兩派之爭，則頗袒江右羅念庵、聶雙江，側重本體一邊。蓋梨洲論學，兩面逼入。其重實踐，重工夫，重行，既不蹈懸空探索本體、墮入渺茫之弊；而一面又不致陷入倡狂一路，專任自然，即認一點虛靈知覺之氣，從橫放任以為道也。惟梨洲最要見解，厥在其晚年所為明儒學案序。

三 梨洲晚年思想

梨洲明儒學案成書在丙辰康熙十五年之後，梨洲已年六十七。及壬申康熙三十一年北地賈醇菴梓行

其書，翌年癸酉，梨洲乃作此序。時已八十四歲。年譜即記於壬申八十三歲時，誤也。老病不能書，口授其子百家書之。越兩年八十六歲，梨洲即卒。誠可謂梨洲晚年之定論也。其文曰：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為。焦。茅。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

此與自來講心學者，有絕可注意之異點。從來言心學多講本體，而此則重工夫，一也。從來言心學多著意向內，而此則變而向外，二也。從來言心學多重其相同，而此則變言萬殊，三也。且不僅與從來言心學者異，即梨洲平日論學，亦與此序議論顯有不同。梨洲雖言離心無所謂性，然既主義山之慎獨，則不得謂「心無本體」。梨洲雖極重工夫、重行，然既主慎獨工夫愈收斂則愈推致，欲在主宰上覺有主，即工夫須從本體生，又不得

海昌同學序，文成於康熙十五年丙辰，梨洲年六十七。

其意實欲治文苑、儒林、道學於一爐，重復古者儒之大全。其願力之宏，氣魄之大，良可嘆敬。且梨洲之意，猶不僅此。梨洲又言之，曰：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為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閭扞邊者則目為蠹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閒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論者以為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

文定後集卷三升玉吳君墓誌銘。文成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梨洲年七十七。在海昌序後十年。

此則欲推學術、事功而一之，猶不僅儒林、文苑、道學之合轍而已也。其論頗似顏習齋，而亦有其異。習齋感慨於俗學之泥腐，乃欲絕去文字書冊以為學，而梨洲不然，其異一也。習齋尊古，其極不達於時務而去事功仍遠，梨洲亦不然，其異二也。然則梨洲所謂儒之大全，將以經史植其體，事功白其用，實踐以淑其身，文章以揚之世。其意趣之闊

浙東學之
三段

梨洲經史
學之創獲

大，規模之恢偉，固足以掩顧、顏而上之矣。同時顧亭林論學，與梨洲異趣。其言曰：「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學、行分成兩橛。是「博學」爲一事，而「行己」又爲一事也。梨洲之說，若使學者汗漫無所依循。而其後考證之學，乃專趨亭林博學一邊，至於行己則「有恥」已得，不復深求。若自梨洲言之，則讀書多而不反求之心，仍不免爲俗學也。惟會稽章實齋於乾、嘉考證學極盛之時，獨持異論。謂：「浙西指顧尚博雅，浙東指黃尚專門，各有其是。」而謂「爲學須本性情」，自謂即陽明良知薪傳。其言足爲梨洲扶翼。若爲學而一本諸性情，則即是陽明拔本塞源論宗旨。而梨洲所謂讀書多必求之於心者，若以實齋說爲發明，即在使人自求之於其性情之誠，則博約可以兼盡。統整之中，仍不害有分析之精；而專家之學，亦自與梨洲所譏爲纖兒細士者不同矣。故余謂晚近世浙學，基址立自陽明，垣牆擴於梨洲，而成室則自實齋。合三人而觀，庶可以得其全也。

梨洲經學，極多創獲，有易學象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而遍及諸家。其弟宗炎晦木著周易象辭二十一卷，又圖書辨惑二卷，又辨太極圖說。同時如朱彝尊、毛奇齡，皆辨易圖，而德清胡渭遂有易圖明辨之作。卷末備引梨洲易學象數論一序，足證其思想上之淵源。而梨洲於史學，尤爲有最大之創闢。其言曰：

學。者。必。先。窮。經。，。然。拘。執。經。術。，。不。適。於。用。。欲。免。迂。儒。，。必。兼。讀。史。。

蓋梨洲以多讀書與反求之心二語，爲體用之兼盡，而讀書又分經史二途論體用也。其明儒學案，爲學術史不磨之創作。所著明末史料亦極富。梨洲治史，特點有二。一曰注意於近代當身之史。嘗言其父忠端公被逮，謂之曰：「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讀獻徵錄。」遂自明十三朝實錄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據全祖望神道碑。此等處可悟明末遺老史學，實自東林源也。又曰：

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之贊。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衆矣，顧獨藉一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補歷代史表序。

然季野明史之學，實受於梨洲。此其治史注意於當身現代之史，異於後之言史多偏於研古者一也。二曰注意於文獻人物之史。其自爲文定凡例有云：

余多敘事之文。嘗讀姚牧庵、元明善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於此可考見。然牧庵、明善，皆在廊廟，所載多戰功。余草野窮民，不得名公鉅卿之事以述之，所載多亡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於史氏之缺文一也。

戴山、開美皆殉，先生棄經生業，著書山中。有大學辨、禪障、性解、學譜、葬論、喪俗、家約諸書，其餘雜著不下數十萬言。全謝山稱之爲「畸士」，謂「說經尤謬謬」也。鮑琦亭集于劉子祠堂配享碑。自六十左右得顛癱疾，拘困者十五載，足不及中庭。時人比之袁閔之土室焉。

乾初與梨洲之交游

梨洲與乾初雖屬同門，然二人交游踪跡則殊疎。蓋生平晤對，惟有一次。在康熙五年丙午，梨洲年五十七，而乾初則六十三矣。乾初年四十，始從學於戴山，四十二歲復與開美至山陰謁劉，是年戴山、開美皆引義自盡。後乾初年五十左右，始著大學辨，五十四歲著性解、禪障諸篇。以上據吳騫爲年譜。而其時乾初、梨洲猶未相識。及丙午，梨洲至海昌，始與陸冰修嘉淑訪乾初。此據梨洲年譜。乾初已病顛癱者三、四年。梨洲謂「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是也。語見梨洲所爲乾初墓誌銘。吳騫爲乾初年譜，謂：「是時先生疾寢加，有友人偕陸冰修過先生，言劉伯繩將葬，伯繩，戴山子。先生曰：『吾不能執紼引路，有負良友。』」所謂「友人」，卽梨洲矣。後十一年，爲康熙十五年丙辰，梨洲重之海昌，欲訪乾初未果。

乾初論學
之落落寡
合

乾初說性
善

性善於擴
充盡才後
見

六十歲正月三日，設姚江、山陰兩先生像，拜奠呈性解兩篇，有祭陽明山陰兩先生詩。又有子輿篇云：「子輿稱性善，伯安合知行。卓哉二子言，吾道之干城。」可以見其嚮往矣。然乾初既多創闢，頗不爲並時學人所信。梨洲稱之曰：「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夢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同輩爲之一闕，不顧也。」南雷文定後集卷三陳乾初先生墓志銘。則乾初講學之自憑心眼，別創新見，不滿從來理學家舊言套說，因亦不爲當時講理學者所喜，其概可想。乾初既深自韜晦，身後著述湮沉，不復爲人稱道。惟幸梨洲爲乾初作墓志，摘敘其遺說，猶可藉此考見乾初論學宗旨之一二而已。其尤要者在辨性善之意義。其說曰：

性善之說本於孔子，得孟子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諸儒而轉晦。「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在

氣質無不善
習善不善是

善
氣情才皆

本體之辨

又曰：

氣清者無不善，氣濁者亦無不善，有不善者乃是習。

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情、才，豈有二哉！由性之流露而言謂之性，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謂之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性有善而無惡，故氣、情、才皆有善而無惡。後儒曰「既發謂之情」，曰「才出於氣，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含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氣有不善，則性之不善不待言矣。

又曰：

「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脫胎來者。二曲集有答顧寧人先生書，往復凡三通，宋儒相沿習用之字，往往尋根溯源，發見其來自佛書、道經，非孔孟六籍之固有。此亦當時學風將變一共有之趨嚮。浙東、關西，乃爾暗合，亦一奇也。故以為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體言，此誣之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言之，猶言人身則必本之親生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莫非親生之身，何嘗指此為本體，而過此以往即屬氣質，非本體乎？宋儒惟誤以此為言本

體，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是性而容說者，恰好在此處耶？學者惟時時存養此心，即時時是本體用事，工夫始有着落。今不思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個人生而靜之時，所謂天命皇降之體段，愈求而愈遠矣。

又曰：

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不言無欲。聖人之心，無異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即聖人之所欲也。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

以上均見南雷文定後集卷三陳乾初先生墓志銘。

此梨洲所記乾初論性善要旨也，其說蓋即見於乾初所著性解諸篇。梨洲於乾初生前曾讀其說，意不謂可，遺書相討論。略云：

從令子敬之，得見性解諸篇，皆發其自得之言，絕無倚傍，絕無瞻顧，可謂理學中之別傳矣。弟尋繹再三，其心之所安者，不以其異於先儒而隨聲為一闕之辯。其心之所不安者，亦不敢苟為附和也。老兄云：「人性無不善，于擴充盡才後見之。」夫性之為善，合下如是，到底如是。擴充盡才，而非有所增也。即不加擴充盡才，

天理與人
欲之辨

梨洲對乾
初性善說
之駁難

性善合下
如是

氣質與人
欲有辨

乾初答書

而非有所減也。若必擴充盡才始見其善，焉知不是荀子之性惡，全憑矯揉之力而後至於善乎？老兄雖言「惟其為善而無不能，此以知其性之無不善也」；然亦可曰「惟其為不善而無不能，此以知其性之有不善也」。是老兄之言性善，反得半而失半矣。老兄云：「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老兄此言，從先師「道心即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即氣質之本性，離氣質無所謂性」而來。然以之言氣質，言人心則可，以之言人欲則不可。氣質、人心是渾然流行之體，公共之物也。人欲是落在方所，一人之私也。天理、人欲正是相反，此盈則彼絀，彼盈則此絀，故寡之又寡，至于無欲，而後純乎天理。若人心、氣質，惡可言寡耶？必從人欲恰好處求天理，則終身擾擾，不出世情，所見為天理者，恐是人欲之改頭換面耳。

南雷文素卷二與陳乾初論學書。

梨洲此書在康熙十五年丙辰，乾初已年七十三歲，力疾作書答之。

據吳氏年譜。

其略云：

弟愚人也，何敢言學？惟是世儒習氣，敢於誣孔孟，必不敢倍程朱，時為之痛心。性解諸篇呈教，重蒙駁正，感極涕零。病極未能一一作答，惟有痛自刻責已耳。空玷山陰之門，不能設誠制行，即一二知己，未能相喻，何況其他！為學原

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見南雷文定附錄。

梨洲所爲
乾初墓誌
之第一稿

越年，乾初作古，其子以誌銘屬梨洲。梨洲但以其子所作事實，稍節成文。語見文定後集所收墓誌，其稿不收於南雷各集，近人刻梨洲未刻文爲南雷餘集始有之。蓋梨洲不滿乾初論學之意，故其爲墓誌，初不詳述也。其後又云：

梨洲所爲
乾初墓誌
之第二稿

今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懺前過。」遂爲乾初別作新誌，則爲今文定後集卷三所收。然其時梨洲於乾初論學宗旨，雖知愛重，猶未認許。故曰：

先師戴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牴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

……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臂而失之也。文定後集陳乾初墓誌銘。

是梨洲之於乾初，不過謂「於先師之學，十得二三」而已。其下詳敘乾初論學語，已見上引。而繼之以批評，謂：

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故深中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之意者亦有之。夫性之善，在孩提少長之時，已自彌綸天地，不待後來。後來之仁至義盡，亦只還得孩提少長分量。故後來之盡不盡在人，不在性也。乾初必欲以擴充到底

言性善，此如言黃鐘者，或言三寸九分，或言八十一分。夫三寸九分非少，八十分非多，原始要終，互見相宣，皆黃鐘之本色也。

梨洲對乾
初批評之
先後轉變

南雷文案
文定文約
編集之年
代

是梨洲仍守孩提性體之見，所以疑乾初者仍與丙辰一意。然於乾初之說，則愛重倍於其初，故曰「詳玩遺稿，方識指歸，多負良友，理其緒言以懺前過」也。余觀梨洲敍乾初論學語，大率即在性解諸篇，梨洲早已見及，初不以其說爲是，故爲乾初墓誌即未及。後乃覲縷述之，此已足證梨洲思想先後之變遷矣。梨洲年譜云：「公七十一歲自訂南雷文案授門人萬充宗校，鄭禹梅序。至七十九歲又自訂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鉤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曰南雷文定。後復欲芟爲文約。」文約於何年訂定，年譜不復詳，今亦無可稽考。惟文案所收論學書多通，文定內即刪去，可證梨洲見解在此數年內實有變。乾初墓誌最先初稿當成於乾初卒後，梨洲七十歲前，正明儒學案初成之時。後自訂文案即不錄，蓋以其文不足存。而文案獨收與陳乾初論學一書。至後重爲乾初作新誌，收入文定，而丙辰與乾初論學書，文定即不收。此豈不足徵梨洲對於乾初論學見解先後轉變之消息乎？

梨洲所爲
乾初墓誌
第三稿
文約之眞
偽

而余考文約卷二亦載乾初墓誌，與文定所收文字又不同，是蓋梨洲爲乾初作墓誌之第三稿也。全謝山謂：「梨洲嘗欲合諸本芟定之爲文約，未成而卒。文約雖於鄭南谿，實非梨洲

手裁。梨洲之文，其深藏不出者，蓋以有待，而在雕本中反疑多冒附之作。」

見鮑琦亭集外編卷二十五南雷黃

子大全集序。又曰：「先生之文，果有更竄，故多與行世之本不同。」

謝山爲梨洲集補亡佚偽，定爲四十四卷，一以其晚年手迹爲據，惜其書未見。

據此，則今傳南雷文約，不盡可據。而乾初墓誌一文，則文約所收，似實爲梨洲最後定稿。比觀文定、文約兩誌內容，則梨洲對乾初之見解，又顯見不同。蓋梨洲讀乾初性解諸篇，當時遺書討論，所辯以爲未安者凡有二端：一爲性體之辨，一爲天理人欲之辨。及文定所收乾初墓誌第二稿，天理人欲一辨已略去不論，所持以爲未是者，只性善從擴充盡才後見一節。今文約所收乾初墓誌第三稿，則並此一辨去之。乃曰：

乾初論學，雖不合於諸儒，顧未嘗背師門之旨，先師亦謂之疑團而已。

據此言之，梨洲對乾初論學見解，逐步變遷，正見梨洲晚年思想之逐步轉換也。且文約乾初墓誌第三稿稱引乾初論學語，較之文定第二稿，刪節頗多，而開首特增一節，謂：

乾初深痛「樂記」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之語。謂：「從懸空

梁氏學術史之誤

不得不謂其受同時乾初之影響者甚深。即乾初論學，亦何嘗不自戴山、陽明出？亦惟其特提與重視之轉移，即足以推證其思想之變遷也。梁啓超近三百年學術史謂：「乾初與梨洲同門，而生前論學往往不合，梨洲亦不深知乾初。南雷集中乾初墓誌銘兩篇，第一篇泛敘庸德而已，第二篇始摘出其學術要點。自言『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儆前過』」，梨洲服善之誠實可敬。」今按：今南雷集兩篇，均即所謂「理其緒言，以儆前過」者，並不是一篇泛敘庸德，別一篇纔論學術。梁氏只讀文約改定稿，未看文定原稿，因誤認文定原稿爲泛敘庸德，而不知應別有一篇泛敘庸德者，早經梨洲削去，在現行南雷各集中，早已不見也。

乾初大學辨要旨

大學辨之本旨

書無刻本。吳氏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

大學辨之旨

乾初論學要旨，除見於上述性解諸篇外，復有大學辨，亦爲有力之創見。一謂有朱熹鈔本，並附跋兩通。余見其書於北平圖書館，並有吳琬牀印，蓋即拜經樓原物也。文長三千四百餘言，其要旨如次：

一 大學首章非聖經，其傳十章非賢傳。

二 大學兩引夫子之言，則自「于止」、「聽訟」兩節外，皆非夫子言可知；一引

曾子之言，則自「十目」一節外，皆非曾子言可知。

三 大學決非秦以前儒者所作。

四 「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三言，皆脫胎帝典。帝典自「克明峻德」

至「黎民於變時雍」凡七句，此以三言括之，似益簡切；然帝典「克明」句

已。故今日有今日之至善，明日又有明日之至善，非吾能素知之也。又非可以一概而知也。又非吾之聰明知識可以臆而盡之也。天下之理無窮，一人之心有限。而傲然自信為吾無遺知焉者，則必天下之大妄人矣，又安所得一旦貫通而釋然於天下之事之理之日？君子之於道也，亦學之不已而已，奚以誇誕為哉！禪家之求頓悟，正由斯蔽。

七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尤非知道之言。古人之慎修其身，非有所為而為之也。孟子之釋恆言，提一「本」字，何等渾融！大學紛紛曰「欲」、曰「先」，悉是私偽，何得云誠！

八 「正心」以往，益加舛謬。既言正心，不當復言「誠意」。既先誠、正，何得又先格、致？夫心之與意，固若此其二乎！

九 大學之所謂「誠」者非誠。凡言誠者，皆兼內外言。中庸言「誠身」不言「誠意」，誠只在意，即是不誠。朱子之解「誠意」曰：「實其心之所發。」心之所發者，欲正也，欲修也，欲齊、治、平也。而苟有未正、未修、未齊、治平焉者，則是心之所發猶虛不實也，而何以謂之誠乎？故曰：「誠者非自成

致」，特以吾學所得救大學之微。救之而無可救，弗如黜之。

大學非秦
前書

大學辨與
朱王論學
異同

梨洲對大
學辨批評
變之先後轉

此乾初大學辨要義也。其言三綱領本之堯典，八條目本之孟子，而語意均不如堯典、孟
子之精湛，所辨極允。尚書終秦誓，此似秦博士爲之，而大學引焉，則乾初謂大學決非
秦以前儒者作，亦審也。然大學辨最要議論，厥在其辨「知止」一事。乾初已不信有所
謂理者，可以賅備天下古今事物之變而無遺，既無賅備天下古今事物之變而無遺之理，
即無賅備天下古今事物而無遺之至善。吾心之知，既不足以知此賅備天下古今事物之變
而無遺之至善以爲止境，而使吾可以爲定、靜、安、慮、得之憑藉，則爲學眞血脈，惟
有憑我良知，知到這裏即行到這裏，爲逐層之上進。而朱子格物補傳所謂「衆物之表裏
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者，實爲永難到達之一境。若必如此而後可以爲
知致，而後可以言意誠心正，則必意永無由誠，心永無由正，而修、齊、治、平，亦遂
永無由入手矣。梨洲極重陽明致良知，謂「致字卽是行字，以救後人懸空求理，專在知
上討分曉之非」。其實乾初辨大學，正是陽明良知學一極好之助論也。然梨洲於乾初辨
大學，初未是認。丙午爲劉伯繩墓誌銘見文案卷二有云：

憬然於心。既而同學競起攻之，某遂置學不講，曰「予惟窮經而已」，以故忽忽誦讀者五、六十年。學記恕谷曰。按：手野年六十五而卒，豈得云「以故忽忽誦讀者五、六十年」耶？恕谷語微有誤，而大體則可信。

今南雷文案卷二，有梨洲與友人論學書，專駁潘用微。謂：

潘用微議論，某曾駁之於姜定菴書。或某執成見，惡其詆毀先賢，未畢其說，便逆而拒之。陳君采云：「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皂隸，無不依倂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某之於用微，焉知其不出於此也？平懷降志，反覆用微之指要，而後知前書之終不為謬。

萬季野與
鄭禹梅父
子對用微
之折服

全謝山鮚埼亭集謂「南雷最斥潘氏用微之學，嘗有書爲萬徵君季野駁之，凡數千言」。此友人蓋即季野也。至與姜定菴書則已不可見。然梨洲之於用微，雖嚴斥深排，而季野固未心悅。乃至置理學不講，去而窮經。鄭義門序求仁錄，亦謂「幼聞先子稱潘氏學甚貫串」。義門父鄭梁禹梅，初見梨洲，自焚其稿不留一字，而名以後稿曰見黃稿，其佩服如此，然於潘氏亦持平論。義門築二老閣祀其祖溱及梨洲，其服膺黃氏亦深矣，然讀

潘氏書而心契，爲之鐫行。且曰：「儒門之有潘子，猶釋氏之有觀音。觀音說釋氏不能磨滅，而謂潘子說儒門獨能磨滅乎？」

語見求仁錄序。

全謝山亦謂：「南谿喜禪，幾於決波倒

瀾。而於潘用微求仁宗旨，許爲別具隻眼。」

語見鮑培亭集卷二十一五嶽遊人穿中柱文。

又謂：「用微之學，予謝山

亦嘗舉其疵類以相商榷，先生義門不以予爲非，而謂『近世士不悅學，苦心如此人者，

正自不可泯沒』。謝山亦謂「是平情之論」。

語見上。

由此觀之，梨洲雖力排用微，而當

時出梨洲門下，最推服梨洲如鄭禹梅父子及萬季野諸人，皆不以梨洲之論爲然也。然則

梨洲對用微之嚴斥深非，無亦由其黨人、文士習氣之用事，猶未脫講學家傳統門戶之見

者爲之乎？今梨洲與姜定菴書，南雷各集均不存。其與萬季野書，文定、文約亦均不

錄，則梨洲晚年殆亦於此公案不復堅持耳。

余又讀歸玄恭集，有玄恭與用微交涉事極恢詭。初用微以訓蒙至吳，已五、六年。康熙

乙巳，始與玄恭相識。玄恭讀其著道錄，甚驚訝。就聽其論，謂：「周、程、張、朱、

象山、陽明，學皆雜佛、老，無一眞儒。」玄恭大悅服，北面稱弟子。相居一月，玄恭

中悔，遂致書質疑，又致書自辨。用微不自安，辭師禮，復朋友之稱。而玄恭與吳修齡

書，因極詆用微，謂：「孔氏之書言小人者數處，潘生乃兼有之。」又謂用微有孝經發明

潘用微與
歸玄恭

歸玄恭口
中之潘用
微

歸玄恭心
理激變之
推測

之作，乃母喪既畢，竟不思祭，玄恭規之，強而後祭，置母位北面，科頭短衣上香。又曾日夜鞭撻其妻，遍體流血，遇之招承淫行，逐之去，自矜出妻乃孔氏家法。有二子一女，與出母同居。又其著道錄言孔子不得明師，至於歧路迴車，迷塗顧盼，故十五年、十年而後進一步。周、程、張、朱、象山、陽明，皆喪其良心。孔廟兩廡諸儒，乃一羣僧、道。玄恭之言如此。

詳歸玄恭文續鈔與潘用微先生書，與吳修齡書及敘過三篇。

玄恭本嶽嶽自異，眼高一世，與亭林有「歸奇顧怪」之目。用微一訓蒙師，交游聲名無足動人。玄恭其時年踰五十，一旦讀其書，聞其議論，至甘北面自屈稱弟子。則用微之在當時，實自有其足以令人折服者。無怪萬季野、鄭禹梅，皆黃門高第弟子，一世奇傑，皆於潘氏致嚮往之意。梨洲欲以極大氣力壓倒用微，而卒不能得其及門高才之心服。惟玄恭爲吳人夙敬，一旦忽師事一尋常無聞之人，人不能無以爲怪。且聞其詆毀先儒，竟有謀檄討之而逐之境外者。

此亦據歸氏敘過篇所云。

然此自俗情世見耳。卽聖賢亦何以異於人？玄恭以五十外魁儒，屈膝四拜，受潘氏授學券，亦出一時奇興。久而動於羣疑衆怪，轉自疑悔，因遂極詆用微之爲人，亦人情之所宜有。余又讀歸玄恭遺著，陸道威思辨錄序，玄恭於順治十年癸巳，至太倉，初識桴亭，亦歎服顧執弟子禮。桴亭固讓不受。其事在玄恭拜用微爲師前十年。則玄恭雖歛

奇，而求道心切，皇皇未得安止。故一見用微持論高而自信堅，不覺爲之俯首心折。稍久則識其平淡空疏，而悔心乘之。此或歸、潘二子當時始相契而終相隙之真相也。然其後越三年，康熙己酉，顏曰彬與用微會於證人書院，讀其書大服，亦北面執弟子禮。證人書院復興於康熙六年丁未，至是適三年，萬季野年三十二，則季野之聽用微議論以爲信而有據者，亦在是時。然則歸玄恭誤信於前，萬季野、鄭禹梅又復誤信於後。潘用微之所以迷惘豪傑之人心者何在？余讀其求仁錄，乃言論極平實。空疏則有之，奇肆則未，大異乎所揣。恨不獲盡讀其著道錄諸書，又不得其平日制行之詳，無以質言之也。

潘用微求仁錄大意

求仁錄凡分十卷。一辨清學脈上，二辨清學脈下。三致知格物上，四致知格物下。五渾然一體中條理。六孝弟。七讀書。八問學。九篤志力行上，十篤志力行下。其書極少見。

第一、第二兩卷爲全書總綱，茲摘其要旨如次：以其書少見，故鈔摘較詳。

仁者渾然天地萬物一體。

復吾渾然一體之性，斷須一體萬物之志。

後之為學者，存心於腔子謂之立體，視天地萬物為外，明物察倫祇是應迹，愛親敬長，平章協和，視為此心之妙用。分內外，分體用，則有動靜可分，而吾性不渾然，工夫不渾然矣。

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善推其所為，而時時見有不慊于心，凜凜孳孳，常若不及，恰是聖人之敬。若操存於腔子，保護其靈竅，則是矜持管束，而非敬。知乎此而後可與語正心、誠意之學。

孟子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曾子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苟

知吾性，曾、孟兩言真實圓滿，無可加，無可疑。以上為求仁錄正面議論，以下辨宋儒理學病根所在。

學者之患，大率在於不知真心見在日用，而別求心。故有種種弊病以各成其學術。不知真心見在日用而別求心，則或有認靈明知覺為心之本體。

認靈明知覺為心，則必見有起滅而畏其走作，於是有提省照管，操持涵養之工夫。有操持則分內外，心意為內，事物為外。以心意為內，則見滿前無非引心之境，益不得不提省照管，操持涵養，使此心常在於腔子。

分內外，因而分體用。心意為體，應事接物為用。不知意識緣物而與物對待，故

有體用可分。知求仁之學脈者，見在真心恰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焉有對待？既無對待，焉有體用之可分乎？

有操持，則分內外、分體用，則必喜於靜坐，為立體工夫。或去人欲，或息思慮，或澄心收拾放心。

人欲只為有人我，須在對境實地上消磨，則為有力；若在虛見上消磨，則無力。

在對境實地上消磨，則必不至遏欲制念，盤桓於腔子；在虛見上消磨，不過遏欲制念，自成其盤桓腔子之病。

閒思雜念，無非牽於人欲。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為於所為，則閒思雜念之根絕矣。

若其一種浮游之思，則不篤志力行，心思不專一，精神不凝聚之故。

澄心即所以去欲息慮，若吾人真心，則但有明昧而無渣滓，不待於澄。

習心為梗，真心偶晦而不見，謂之放。習心為主，真心或時影見而無實用，放乃愈甚。求放心者，須在對境實地上有擴充之力，而非可於靜坐收拾。

有操持，則分內外、分體用。而逐事逐物看道，亦外也。事物雖在外，而事物之道具於心。逐事逐物看道，又即外以知內也。欲即外以知內，必先內有主而後

心。現。在。日。用。不。自。識。知。不。自。識。知。則。渾。然。一。體。若。佛。老。之。一。體。亦。無。對。待。亦。不。自。識。知。而。一。為。虛。無。一。為。寂。滅。靈。明。炯。然。之。頃。會。得。一。體。者。識。神。之。幻。景。寂。靜。虛。無。之。際。見。得。一。體。者。虛。寂。之。境。界。虛。明。無。我。之。際。看。得。一。體。者。卜。度。之。影。子。以。理。推。之。當。為。一。體。者。想。像。之。虛。見。而。已。其。於。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誠。不。啻。千。里。之。繆。矣。

以上辨宋儒言萬物一體，以下仍申述求仁錄正西宗旨。

知求仁之學脈者，始知堯舜之道，實實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實實忠恕而已矣。始知強恕反求，恰恰心性工夫；愛親敬長，恰恰渾然心性。

知求仁學脈者，心性上絕無錯雜之見。渾然性善，渾然情善，才無有不足，知無有不良。

知求仁之學脈者，於斯人絕無等次之見。人人性善，人人情善，人人才足，篤志力行，則人人天縱。

知求仁之學脈者，身不容不修，家不容不齊，國不容不治，天下不容不平。學不容不謀，道不容不明。

知求仁之學脈者，渾是平常，渾是平實，而異端之玄微高妙者，毫不及其萬一。盡

梨洲晚年
思想與潘
說之接近

潘陳兩人
之比較

證人書院初復，尙是梨洲究心理學之發軔，其時議論尙未入細。凡所堅持，其實皆晚年所深棄也。顏曰彬與潘用微會於證人書院，在康熙八年己酉，乃證人書院復興後之二年。及康熙十二年癸丑，毛孝章於萬季野處見潘用微書，其時用微或已卒。則梨洲與定菴、季野書辨潘氏學術，大概亦在康熙八年至十二年前後五年之內，即梨洲六十歲至六十五歲之五年也。此距明儒學案成書尙兩年。梨洲見解仍主江右歸寂一派，宜於潘用微極致不滿。然若比讀梨洲子劉子行狀與先師蕢山文集序，已證梨洲於師門宗旨，認識有變。若更進而讀其明儒學案序，成於梨洲最後臨卒之一一年者，其開端即曰「盈天地皆心，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則不啻爲潘氏之說作辨護、作發揮，若梨洲早見如此，決不與姜、萬多此一番論辨也。呂晚村集有答潘用微書，年無考，然應在楊園、晚村定交後；晚村篤信程、朱，與潘大不合。

今以潘用微比之陳乾初，則潘氏求仁錄全本大學，而乾初大學辨則以大學爲秦以後書。二人見解若不同，然其蹊徑實有頗相近者。如皆能超脫宋明理學家窠臼，而直尋先秦本書真意，又皆欲分別孔孟與宋儒異同，皆論宋後儒家雜禪，皆不喜懸空講心性本體，而主從實行實事推求，又因分析孔孟與宋明儒學異點，而不喜沿用宋明以來所常用之幾許話柄，皆是也。陳不信大學，潘不喜中庸，（見梨洲論學書。）蓋陳從知行立論，潘本心性發議，兩家精神各有偏向，故所辨析於古籍者亦異也。故潘氏有云：

楊、陳、王、羅之說，漸染斯民之耳目，而後聖學失傳。」而萬季野亦云：「聞潘先生講學謂陸釋朱老。」此可以見用微平日持論之鋒厲矣。其放言極論，所以得歸萬諸傑之一時傾倒者在是，所以遭世俗之疑怪排斥，以致於窮老湮沒者亦在是。然苟分別論之，如陳清瀾之學邵通辨，即是以陸王之虛靈知覺爲本乎佛也。其後朱學之徒如陸稼書諸人，推尊其說，不遺餘力。而梨洲弟晦木宗炎辨周濂溪太極圖說謂出於道家之養生，梨洲亦有易學象數論，其書成於五十二歲。而易學象數論序，則在文定、文約，不見於文案，疑是毛西河晚作。晦木之卒，梨洲年七十七。疑梨洲、晦木兄弟辨易圖，皆在晚年。亦言太極先天本於釋老，余疑其書尤出一黃後。朱錫鬯亦辨易圖。此諸人者，居相隣，時相接，聲聞相通，故其辨易圖也亦同時並起，如出一轍。而總其成於胡拙明之易圖明辨。潘用微謂程。朱本乎老，此豈非一證乎？今自陸稼書諸人尊朱抑王者言之，則潘氏謂陸釋是也。自毛西河諸人尊王抑朱者言之，則潘氏謂朱抑王者亦是也。惟潘氏兼斥陸王、程、朱，孑然獨出於門戶之外，乃不免爲人疑怪耳。

然潘用微放言排斥宋明理學，在當時非無同調，即河北顏、李是也。恕谷年譜：康熙五十八年乙亥，寧波鄭禹梅之子性，在關中讀習齋年譜而是之，來拜問學，鮑潘平格求仁錄。恕谷評之曰：

看求仁錄，潘用微志在天地萬物一體，其惻世殷，其任道勇，力行人倫日用亦實，較朱陸之自了似過之。但未明聖學，置禮、樂、兵、農不講，則力行人倫日用亦祇自了。而所謂悲天憫人者，何具以救之？且斥朱陸心性近禪，而遂謂心無靜時持敬之功，則「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不動而敬」，何以解之？又謂「正心不可有功，功在誠意」，明背大學，亦不可訓。

其杆彈宋儒言之也，語見後集醒養文集序。

恕谷又云：「潘用微言朱子近羽，陸子道繼，與習齋說不謀而合。」此據

恕谷批評
見潘氏之意

恕谷竟以潘氏爲過於朱陸，不可謂非潘氏身後一知己矣。然謂其「未明聖學，置禮樂兵農不講，則力行人倫日用亦祇自了，而悲天憫人無具以救」，此論最深而允。潘氏謂「陽明之學，覺無擔當天下之力，其門人多喜山林，無栖皇爲世之心，卽見其爲學病處」。而求仁錄惟以強恕反求爲說，自謂渾是平常，渾是平實，不悟平常平實、忠恕孝弟固不足以盡孔孟，不足以盡聖學，亦未見可以擔當天下也。孔孟在當時，自有其幹旋天地、轉移世運之力，若孔孟而僅曰強恕反求，忠恕孝弟，則孔孟亦鄉黨自了，安見其爲悲天憫人、擔當天下者哉？其後戴東原爲孟子字義疏證，力辨宋儒言理之非，意亦謂

孔子之道，忠恕反躬而已。焦里堂、凌次仲、阮伯元衍其說。然乾嘉以來諸儒精力，多耗於文字之考釋，則其所謂忠恕反躬者，並不能着意於人倫日用之力行，其無當於恕谷之所謂悲天憫人之具，與用微所謂擔當天下者益可知。抑習齋、恕谷以古人之禮、樂、射、御、書、數爲聖學，亦不免迂闊不切時務。其所謂悲天憫人之具者，亦空有其意耳。戴東原同時有章實齋，頗見戴學之弊，而唱「六經皆史」之說，伸禮貴當時之義，似較顏、李爲勝。然實齋專業文史，其實猶東原之專業經義，非固有悲天憫人之志，擔當天下之意也。凡大學所謂家、國、天下，宋儒以來所論萬物一體，乾嘉而降，此意荒矣。內聖外王，於何遇之！惟恕谷之評用微，誠可謂空谷絕響，而梨洲之辨，仍徘徊於本體渺茫之說，宜乎不足以折服用微之心矣。

梨洲又有壽張奠夫八十序，文作於辛亥康熙十年，梨洲年六十二，文收文案外卷。有云：

昔之爲佛者，非直以佛氏之說爲孔子之說，則以佛在孔子之上，是以佛攻儒。今之爲佛者，必先以開佛之說號於天下，而後彈駁儒者不遺餘力，是假儒以攻儒。魑魅罔兩，接蹟駢肩，而出沒於白晝之下，未有甚於斯時者也。人心恆勝於怠，

先儒以持敬救之，彼其言曰：「是有方所之學也。」人情日趨於動，先儒以主靜救之，彼其言曰：「此盤桓於腔子中者也。」

此舉主靜爲盤桓於腔子中，持敬爲有方所，皆指用微。而梨洲比之白晝之魑魅，可謂大聲呵斥不遺餘力矣。然梨洲又謂奠夫主教證人書院五年，「時風衆勢，不聞有所鼓動」而深慨於「彼一時，此一時」，鼓動之不易爲力。又稱：「劉伯繩嘗謂余曰：『士生斯世，不求以吾身利天下，苟吾身不爲天下之害，斯已矣。』」可證其時梨洲諸人牢守蔽山門戶，講敬靜，主慎獨，已成潮流之逆轉，用力多而成功少；故遂發此牢騷語。卽其高第弟子如萬季野、鄭南谿，於潘氏書終不忘情，亦不以梨洲之深斥爲然。一時學風既變，雖有大力，莫可如何。而梨洲晚年，亦不免折入平昔所不予贊許之新說。而宋明理學之竭而難反，亦可見矣。然陳、潘諸人雖其持論極度指斥向來諸儒蹈虛落空之病，而梨洲爲學則早已走務博尚實之路。故論新時代學風之開先，梨洲影響，仍自在陳、潘諸人之上。此又論當時諸人議論異同者所不可不知也。

新時代學
風開先仍
在梨洲不
在潘陳

三 呂晚村

小傳

呂留良，字莊生。又名光輪，字用晦，號晚村。浙江石門人。生崇禎二年己巳正月，卒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八月，一六二九—一六八三年五十五。本生祖父爨，淮府儀賓。國變，先生年十六，散萬金結客，往來湖山間，備嘗艱苦，怨家以此訐先生，從子亮功竟自引服論死。先生幸存，不得已，易光輪名，順治十年癸巳，出就試，爲諸生。乃課兒讀書於家園之梅花閣，與鄞縣高旦中、餘姚黃梨洲、晦木兄弟、同里吳自牧孟舉諸人以詩文相唱和。嘗作詩曰：「誰教失脚下漁磯，心迹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改，黨人碑裏姓名非。苟全始信譚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至丙午，遂以前詩示學官陳執齋，告以將棄諸生，囑爲善全。復作詩有「甌要不全行莫顧，簪如當易死何妨」之句，自是歸臥南陽村，與桐鄉張考夫、鹽官何商隱、吳江張佩葱諸人，共力發明宋學，以朱子爲歸。戊午，清廷舉鴻博，浙省以先生薦，誓死拒之，得免。庚

申，郡守復欲舉隱逸，先生乃翦髮爲僧。名耐可，字不昧。越三年癸亥，作祈死詩六篇。末章云：「作賊作僧何者是，賣文賣藥汝平安。」竟卒。

見張符驤呂晚村先生事狀，收附傳集補卷三十六。餘據行略，附

呂用晦文集後。

及雍正時，以曾靜之獄，剖棺戮屍，并殺其二子。

葆中戮屍，毅中斬決。

著述皆禁燬。

呂晚村與梨洲兄弟之交游

晚村與晦木訂交，在順治十六年己亥。

見呂用晦文集卷六友硯堂記。

翌年庚子遂因晦木而識高且中及梨

洲。是年晚村作賣藝文，記與晦木、且中相約賣藝爲活事。並謂：

東莊晚村別字。

有貧友四，爲四明鵠鵠黃二晦、橋李麗農黃復仲、桐鄉爰山朱聲始、

明州鼓峯高且中。……東莊貧或不舉晨爨，四友又貧過東莊。獨鼓峯差與埒，而

有一母、四兄弟、一友、六子、一妻，乃以生產枝梧其家，而以醫食其一友，友爲鵠

鵠也。鵠鵠貧十倍東莊，而又有一母、五子、二新婦、一妻，居剡中化安山，有

屋三間，深一丈，闊纔二十許步，床、竈、書籍、家人屯伏其中，烈日、霜雪、

風雨流下遠攻其外，絕火動及旬月，室中至不能啼號，鼓峯雖以醫佐之不給也。

其言之娓娓如此，其相與之友誼蓋甚摯矣。

梨洲跋晚村友硯堂記自稱「契弟」，亦見晚村集。

壬寅，晚村課兒讀書於

其家之梅花閣。癸卯，梨洲來，有水生草堂唱和詩，共選宋詩鈔。又明年，甲辰，梨

洲、晦木又與高且中至語溪。

晚村家所在。

乙巳、丙午皆館語溪。梨洲在語溪凡三載，與晚村過

從蓋甚密。晚村丙午棄舉，翌年丁未，梨洲與姜定菴、張奠夫復興證人講會，而晚村此

後即招張楊園館其家。自是梨洲以王、劉學統自承，而晚村則一意程、朱，兩人講學宗

旨漸不合，而卒致於隙末焉。庚戌，高且中卒，梨洲爲作墓誌銘，

見文案卷三。

言其行醫，工揣

人情，未必純以其術。銘辭謂「日短心長，身名就剝」。或請梨洲改易，梨洲與李杲堂、

陳介眉書，

見文案卷二。

力言不可。晚村以此深詆梨洲，謂：「且中爲友提囊行市，所得輒以相

濟，友望之益深，至不能副，則反致怨隙。」

呂用晦續集卷三質亡集小序。

又暢述其事於與魏方公書。

呂用晦文集卷二。

並謂：「太冲嘗遣其子名百家字正誼者納拜且中門學醫，太冲旣標榜之，又使其

子師事之，及其死，乃從而掎摘之。驅使於生時而貶駁於身後。」又謂：「梨洲託貴人

爲二子百家、百學援閭例，貴人偶誤記納百家正誼爲二，今改百學名百家以應之，非昔

之百家矣。」

按：今學實初稿署名「百家」主「一」，原名百學」可證。

然此可勿深譏。卽晚村子葆中，亦復應試出仕。

晚村凡七

遺民世襲
之艱難

子，葆中即長子公忠改名。康熙丙戌進士，官編修。曾靜獄起已先死，與父俱戮屍。棄身草野，不登宦列，惟先朝遺老之及身而止。其歷世不屈者則殊少。既已國亡政奪，光復無機。潛移默運，雖以諸老之抵死支撐，而其親黨子姓，終不免折而屈膝。奴顏於異族之前。此亦情勢之至可悲而可畏者。徐狷石謂應潛齋：「吾輩不能永錮其子弟以世襲遺民，亦已明矣。然聽之則可，又從而爲之謀則失矣。」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題徐狷石傳。悲哉言乎！惟自今論之，則「聽之」與「爲之謀」，亦幾於五十步與百步也。若必以此追議諸老，則亡國之下終無完人矣。陸稼書謂：「思山濤『天地四時猶有消息』一語，未嘗無理，但就緒紹言之，覺消息得太快耳。」（年譜定本卷下）陸氏不肯聽晚村忠告，出任清廷，其論如此。應、陸皆埋學正儒也。故知晚村發明朱學語，實爲當時巨鑒。然秋風起，羣擊無所施矣。此以見國命之不可一日中斷，政權之不可一日外移。否則雖以白山黑水一小蠻族，尙足以高踞橫跨於我上，而宛轉及於二百數十年之久。其祚運且與漢唐比隆，而我亦淡焉忘之，習焉安之焉。此豈不至可悲而可畏之事耶！且清初諸老講學，尙拳拳不忘種姓之別，興亡之痛，家國之治亂，身世之進退。而乾嘉以往，則學者惟自限其心思於文字訓詁考訂之間，此外有弗敢問。學術思想之轉變，亦復遷移默運，使屈膝奴顏於異族淫威之下而不自知，是尤可悲而可畏之甚者也。即如梨洲兄弟之仰活於高且中之賣藝，其事亦可悲。晚村與梨洲始親終隙，凡所云云，固可勿深論耳。

梨洲制行不如船山、亭林諸人之卓，晚節誠多可識，晚村詩集中尙多涉及梨洲事，此不備詳。

抑余讀鮎埼亭

也。晚村集附梨洲友硯堂一跋，自稱「契弟」。晚村有與黃太冲兩書，文集卷二，一方交厚，一

已成隙，亦均朋友平輩之詞，絕不似所謂北面執經者，可疑二也。至買祁氏書，梨洲年譜

及文集天一閣藏書記文約卷四均言及。藏書記云：「祁氏曠園之書，初度家中，不甚發視。

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與書買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

經學近百種，稗官百十冊，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爲書買竊去衛湜禮記集說、東都

事略。山中所存，惟學業講章、各省志書，尙二大樹也。」年譜所記亦大略相同，與謝山云

云不一，可疑三也。陸稼書年譜定本卷下載山陰陳祖法言：「梨洲與晚村買書於紹興，多以善本自與，人品可

知。」正與謝山言相反，見其時鄉里傳說之無準。會稽沈清玉冰壺集黃梨洲傳，謂：「石門

呂留良與先生素善，延課其子，既而以事隙。相傳晚村以金託先生買祁氏藏書，先生擇其奇秘難得者自買，而以其餘致晚村。晚村怒。又晚村欲刻劉義山遺書，致刻費三百金，先生受金不刻，而晚村名於後。晚

村慍甚，亂於時文評語中陰詆先生爲僞學，甚且遷怒陽明，而先生亦歎之爲紙尾之學。兩家子弟門人，各樹幟而爭，幾於仇讎，而先生之名亦爲之稍減。」（據李慈銘書沈清玉先生冰壺集殘本後，收越縕堂文集卷六。）此皆與鮑琦

一集異辭者。據楊園年譜，晚村於康熙三年甲辰冬始招楊園館其家，屢請屢辭。後晚村虛席待

之二年，始就。則晚村心契楊園，尙在丙午前，不得謂其主張程朱，全從淡生堂書案激

起，可疑四也。又按：陸譜記萬季野語謂：「晚村之所以怨梨洲者，以梨洲曾有書微其失；又一日樂坐中語及

羅念菴，晚村不知何人，梨洲之子唐突之，所以怨益深。」其說不及買書事，又與謝山與梨

洲與晚村書，南雷集今不收，讀晚村集與黃太冲書，蓋梨洲有此書而未寄也。又萬貞一言：「晚村攻陽明，即所以攻梨洲」，稼書辨其不然。兩人各有門戶之見，然疑稼書之辨爲允。余謂黃、呂當時，

皆未脫文士習氣。即謂有如謝山云云之事，亦不足以抹殺其將來之所詣。晚村推奉朱

取。恕。收。在。陽。明。不。無。足。法。之。善。論。道。必。須。直。窮。到。底。不。容。包。羅。和。會。一。著。含。糊。即。是。自。見。不。的。無。所。用。爭。亦。無。所。用。調。停。也。……從。孔。孟。程。朱。必。以。辨。明。是。非。為。學；即。從。陽。明。家。言。渠。亦。直。捷。痛。快。直。指。朱。子。為。楊。墨。未。嘗。少。假。含。糊。也。然。則。不。極。論。是。非。之。歸。而。務。以。渾。融。存。兩。是。不。特。非。孔。孟。程。朱。家。法。即。陽。明。而。在。亦。以。為。失。其。接。機。把。柄。矣。

文集卷一與施愚山書。

又曰：

某尊朱則有之，攻王則未也。凡天下辨理道，聞絕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闢之耳。蓋不獨一王學也，王其尤著者耳。

文集卷一答吳晴巖書。

晚村與陸稼書

其態度之斬截如此。晚村嘗與陸稼書交游，論學甚洽。其後稼書議論，頗多蹈襲晚村。

稼書與晚村子無黨謔，謂：「不佞服膺尊公先生之學，有如飢渴。」又謂：「惟到處勸人讀尊公書。」其祭奠晚村文，謂：「壬子、癸丑，始遇先生，從容指示，我志始堅，不可復變。」其推挹晚村如此。今三魚堂集凡遇及晚村語均剗去。又沈清玉冰壺集張楊園傳後附記，云：「清獻之婿曹宗柱，述清獻與石門投分最契，不啻一人。及石門事敗，乃改修年譜，盡滅去之。」（據李慈銘引，見上。）又稼書松陽講義十二卷，其間稱引晚村者不下三四十處，跡尤顯也。王琰呂陸四書釋註，亦清廷禁書，然今猶有傳者。而晚村所以尊朱，實別有其宗旨，與稼書絕不同。嘗曰：

有所濟。新言耿耿，橫於胸中，遂與先生出處殊途。——此乃稼書自爲之辭。而呂無黨爲其父行略，至引其語爲晚村勸陸出仕語，大謬。無黨仕清廷，得大戮，蓋非有子矣！

有加，從祀孔廟，儼然一代儒宗。而晚村闔門駢誅，戮及屍骨。今三魚堂集涉及晚村

語，皆剗削不敢存一字。實則稼書尊朱抑王議論，多襲晚村。惟晚村宗旨在戒人爲許衡、

吳澄，稼書則不免教人爲許衡、吳澄耳。今陸子全書問學錄卷二引晚村此論，而大意全失，又加駁議。即此一節，足見呂、陸兩人學術異點，又三魚堂文集卷七，答

陳世兄，謂：「晚村既歿，益覺孤寂，以晚村之學，昌明於廊廡，舍先生其誰望哉？」此又明白勸人爲許衡、吳澄也。然則處於異族淫威之下，國已亡，政已

失，而言學術思想，其事不可悲之甚耶！

晚村既以發明朱學爲務，而其入手用力，則以批點八股文爲主。

晚村之批點八股文

嘗嘆曰：「道之不明也久矣，今欲使斯道復明，舍目前幾個識字秀才無可與言者；而舍四子書之外，亦無可講之學。」故晚年點勘八股文字，精詳反覆，窮極

根柢，每發前人之所未及。文集附錄行略語。

或疑時文小藝恐不足以講學，晚村則謂：

理之明、不明何從辨？必於語言文字乎辨之。……蓋言者心之聲，字者心之書也。心有蔽疾隱微，必形於語言文字。故語言文字皆心也。況以程朱之說，上求

呂晚村四書講義

晚村評時
文三書

晚村批點四書文，其語保傳迄今者，有四書講義四十三卷。編次於晚村卒後，其門人陳縱字大始之手。縱謂：

先生當否塞之後，慨然以斯道為己任。於諸儒語錄，佛老家言，無不究極其是非。而於朱子之書信之最篤，好之最深。……又以為欲使斯道復明，舍此幾個讀書識字秀才，更無可與言者；而舍四子書之外，亦無可講之學。是以晚年點勘文字，發明集注章句，無復剩義。……近觀坊間有四書語錄之刻，謬戾殊甚。四書語錄

共四十六卷，大梁周在延龍客編。周亦晚村弟子，書刻於康熙甲子六月，乃晚村卒後一年也。大體與陳編講義，無甚懸殊，疑當時以晚村書風行甚廣，故不免為抑彼揚己以爭行也。……用是不揣固陋，編為講義一書。間與同學蔡大章雲就、嚴鴻逵庚臣、董采載臣及先生嗣

子葆中無黨更互商酌。自春徂夏，凡六閱月而後成。

時為康熙丙寅，則晚村卒後之三年也。

楚邵車雙亭編刻晚村呂子評語正編四十二卷，餘編八卷，在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中，後陳縱編講義三十年，兩書大體亦相同，而車書較詳，保留晚村批點面貌較顯。今三書惟講義最易得，蓋語錄已為講義所掩，評語問世未久，即有會獄。獨講義布於世間者既久，故最難絕耳。余讀其書，其發明朱子義理，誠

朱子與陳霸之精義

論儒者之曲學阿世

朱子與陳同父辨漢唐之治不可以當三代，只為這一點天懸地隔耳。卷三十

漢唐以來，人君視天下如其莊肆然，視百姓如其佃賁然，不過利之所從出耳。所以不敢破制盡取者，亦惟慮繼此之無利耳。原未嘗有一念痛痒關切處也。卷二十七

自秦并天下以後，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歷代因之。後儒商量量，只從他私利心上要裝折出不忍人之政來，如何裝折得好？不得已反說井田、封建、學校、選舉之必不可復，此正叔孫通希世度務之學。……王者之興，制度文為，必取之儒者。儒者先自將不忍人之心連根剝絕，又復何望乎？卷三十四

封建、井田之廢，勢也，非理也；亂也，非治也。後世君相因循苟且，以養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復反三代。孔、孟、程、朱之所以憂而必爭者正為此耳。雖終古必不能行，儒者不可不存此理以望聖王之復作。今托身儒流，而自且以為迂，更復何望哉！若因時順勢，便可稱功，則李斯……叔孫通……曹丕……馮道……趙普……皆可以比隆聖賢矣。此所謂曲學阿世，孔孟之罪人，學者不可不慎也。卷三十四

……皆可以比隆聖賢矣。此所謂曲學阿世，孔孟之罪人，學者不可不慎也。卷三十四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引黃澤耀文：「古制宜復，而擇達流俗之言，其弊也，井田裂，封建廢，而民生不聊。今法宜變，而忌佛世主之意，其弊也，淫樂作，愚禮興，而風俗大敗。」此見呂氏議論，已有先端。
 後世儒者，亦習於功利詐力之事，自先信仁政必王不及，只在時勢利害上商量。

推到天子住耳。天子亦代耕之極地也。卷三十九。

天生民而立之君，必足以濟斯民而後享斯民之養。故自天子以至於一命之奉，皆謂之天祿。天祿本於農，祿自農生，故差自農始。由庶人在官者逆推至天子，止此一義。卷三十七。

忠信重祿，是天理上事。……不特忠信是天性相接，即重祿亦是天性中合如此。不是人主可以私意顛倒豪傑也。若但從交謫養廉起見，則是下不過為田園子孫以求仕，上不過以美官多錢誘天下。只流露今日仕大夫心坎中物耳，豈三代君臣之義也？卷二十七。

又曰：

君臣以義合。……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只為後世封建廢為郡縣，天下統於一君，遂但有進退而無去就。嬴秦無道，創為尊君卑臣之禮。上下相隔懸絕，并進退亦制於君而無所逃。而千古君臣之義，為之一變。卷三十七。按：曾靜知新錄有云：「封建是聖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禦戎狄之大法。」曾靜藏起之年，又殺廣西陸生枏。生枏作通鑑論十七篇，頗主復封建。雍正諭謂：「大凡叛逆之人呂留良、曾靜、陸生枏輩，皆以宜復封建為言，蓋此種悖亂之人，自知奸惡。」

村則見之四書講義。其後三年丙午，晚村則決意棄諸生，不復應試。然則此數年間，梨洲、晚村之交誼，其思想議論之互爲助益，必甚大矣。此後兩人雖隙末，要其當年之一段往還，實至有價值，可供後人想味。惟梨洲待訪錄，自晚清以來，極爲一時傳誦，而晚村四書講義則注意者尠。身後聲名，固亦有幸有不幸。而外族淫威之深摧嚴抑，足以使學者精神長埋至於數百年而終不顯白。即觀於晚村之事，不足爲論清初學術者一至可悲而可畏之例耶！

同時顧亭林日知錄議論與黃、呂頗相似，卷七「周室疏爵祿」一條，亦闡述代耕之義，與晚村全同。亦力主復封建。當時諸儒於政治原理上頗多感慨發明，其後清廷屢興文字之獄，此等理

論乃絕。且余觀晚村所以發明君臣之義，其寓意至深隱。蓋世之爲君者既專爲一家謀私利，

而爲之臣者亦惟其身家溫飽之是圖，則復何論乎胤姓，何論乎種族！彼爲我君而我之身家得託庇以溫飽焉者，則我亦君之焉耳矣。故君臣之義既昧，出處進退之節既失，則夷夏之防必且大潰，而黃胄華種長淪於夷狄狐貉，士大夫猶且彈冠而相慶，蹈舞稱臣，恬不知恥。此勢之所必至，而有心者之所深憂也。故晚村所大聲疾呼而斥者，厥惟曰功利。功利之毒淪漬於人之心髓，則君臣之義無可託，夷夏之防無可立。晚村身爲亡國遺民，於此雖耿耿，若骨鯁之在喉，不吐不快，而終有所顧忌不敢一吐以爲快者。故於論「微管仲」一節獨表其意曰「春秋大義，尤有大於君臣之倫」者。此即夷夏也。而晚村

又曰：

宋儒不奇

人每怪宋儒奇論，古無完人，以為好譏彈，非也。宋諸子論古之嚴，正是為己求精，亦以憂天下後世耳。……好譏彈者，私也，惡也。析辨研窮，以求至善，使後世可法，此公也，善也。此之謂能論世知人，此之謂能尚友。

卷三十
九。

蓋晚村之意，亦曰宋學主義理斥功利。惟此一端足以警惕人心，復明夷夏之大防，以脫斯民於狐貉耳。梨洲自為待訪錄，其後即一意理學，絕口不及政治。而其言理學也，又曰「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是本體」，折而歸於陳乾初、潘用微一邊，與晚村意見大殊。時河北有顏習齋，感慨世故，力斥宋學，盛言功利。以為宋、明之不免淪於夷狄，皆空言義理不重事功之故，亦與晚村意見懸絕。繼晚村之後而言程朱學者，上之為陸稼書，下之為李光地。稼書已不能過吳、許，至於光地，程朱有鬼，不食其祭。然陸、李稱榮於當時，黃、顏見推於後世；惟晚村之說，晦蘊不鮮，故為表而出之。若使晚村復生於今日，又不知將若何為說也！

繼晚村而以科舉文名世者，有桐城戴名世田有。其批選時文，極推晚村。謂其「為學者分別邪正，求講指歸，由俗儒之講章而推溯之至於程、朱，由制義而上之至於古文，維挽風氣，力砥狂瀾，其功有不可沒」。（潛虛先生文集卷四九科文總序）然田有亦以史獄遭極禍，與晚村同其荼毒焉。

戴田有

也。一知無復知，惟禪學之誕有之，聖學則無是也。君子之於學也，終身焉而已。則其於知也，亦終身焉而已。故今日有今日之至善，明日又有明日之至善，非吾能素知之也，又非可以一概而知也，又非吾之聰明知識可以臆而盡之也。清心寡欲，兢兢焉，業業焉，勤諮而審察焉，而僅而知之耳，而猶懼有失也。稍怠肆焉，蔑勿懜矣。是故以堯、舜之神焉而猶病，文王之聖焉而「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此二帝一王者，豈故爲此虛懷以示宏廣云爾哉？所謂「猶病」則真猶病；所謂「如傷、未見」，則真如傷、未見也。天下之理無窮，一人之心有限，而傲然自信以爲吾無遺知焉者，則必天下之大妄人矣，又安所得一旦貫通而釋然于天下之事之理之日也哉？舜之問、察，終身以之。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使舜既知之，而又好問、察焉，則是舜之僞也。夫舜之非僞，則雖確之愚蒙，有以知其必然也。然而問、察無已，則是雖大聖人之智，而果無一知無復知之日也，而又誰欺乎？故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聖人有不知，不害其爲聖人也。以不知爲知，斯下愚之甚者矣。「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有不能，不害其爲聖人也。以不能爲能，斯不肖之尤者矣。「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人猶有憾，不害爲天地之大也。以有憾爲無憾，斯誣天地之至

者矣。君子之於道也，亦學之不已而已，而奚以誇誕爲哉？學之不己，終將有獲，而不可以豫期其效。豫期其效以求知，則浮僞滋甚。今卽所謂知止者，眞知止矣，然猶知之而已耳，於道浩乎其未有至也。而遽歆之以定、靜、安、慮、得之效，長夸心而墮實行，必此焉始矣。禪家之求頓悟，正由斯蔽也，而不可不察也。其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云云者，尤非知道者之言也。古人之慎修其身也，非有所爲而爲之也。而家以之齊，而國以之治，而天下以之平，則固非吾意之所敢必矣。孟子之釋恆言，提一「本」字，何等渾融？大學紛紛曰「欲」、曰「先」，悉是私僞，何得云誠？寧古人之學之多夾雜乃爾乎？聖人之言之甚鄙倍乃爾乎？至「正心」以往，益加舛繆。既言正心，不當復言「誠意」。既先誠、正，何得又先格、致？夫心之與意，固若此其二乎？故大學之所謂「誠」者非誠也。凡言誠者，皆兼內外言。中庸言「誠身」，不言「誠意」。誠只在意，卽是不誠。朱子之解「誠意」曰：「實其心之所發。」心之所發者，欲正也，欲修也，欲齊、治、平也。而苟有未正、未修、未齊治平焉者，則是心之所發猶虛而不實也，而何以謂之誠乎？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並兼物言。是故言誠可不更言正、修、齊、治、平，而分別若此者，

則是所謂誠者非誠，所謂正者非正，所謂修者非修也。而所謂致知、格物云者，非即以吾心致之，吾心格之乎？心者，身之主也。存心公恕，然後能知己之過，知物之情。知己之過，故修之而無弗至。知物之情，故齊、治、平之可以一貫也。今不先求之正心，而欲徐俟之格致之後，正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鮮不殆矣。心之不正，必且以未致爲已致，未格爲已格，又孰從而定之？傳不云乎：「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而況能致知格物云爾乎？嗚呼！其亦弗思而已矣。「正」亦可釋「敬」，易「君子敬以直內」是也。心惟敬，故致知而無不致，格物而無不格。山陰先生曰：「主敬之外，更無窮理。」至哉師言！程子亦曰：「入道莫若敬」，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固已知正心之先於格致矣。又曰：「致知存乎所養，養知莫善於寡欲」，非正心乎？而大學之序如彼，而曾不疑其罔，則固非確之所能解矣。故程子之言主敬也，陽明之言致良知也，山陰先生之言慎獨也，一也，皆聖人之道也，無弗合也。而以之說大學，則斷斷不可合。欲合之而不可合，則不得不各變其說。各變其說，而於大學之解愈不可合。不可合於大學之解，而又未始不可合於聖人之道，則諸儒之言固無有弗合也。而有弗合者，徒以大學之故而已矣。孟子曰：「心之所同者，理也，義

第三章 王船山

傳略

王夫之，字而農，又字薑齋，湖南衡陽人。晚居湘西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生明萬曆四十七年，卒清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年七十四。父修侯，少從遊伍學父，又問道鄒四山，承東廓之傳，以真知實踐，爲湘南學者。張獻忠陷衡州，招先生，執其父爲質，先生引刀自刺，爲重創狀，昇往易父。賊見其徧創，不能屈，遂父子以計俱得脫。時先生年二十五。清師下湖南，先生舉兵衡山，戰敗，軍潰。遂至肇，瞿式耜薦之桂王，爲行人司行人，時年三十一。以劾王化澄，化澄將構大獄陷之死地，會降帥高必正救之，得免。遂至桂林依瞿式耜。清兵克桂林，式耜殉難。先生間道歸楚，遂決計遯隱。時年三十三。嗣是棲伏林谷，隨地託迹，以至於歿。劉繼莊稱之，謂「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線」。廣陽雜記卷二。全謝山於鼎革諸老，汲汲表章，而先生姓名，僅一

見於劉繼莊傳，蓋不能詳也。道、咸、問、鄧、湘、皋始蒐其遺書，得七十七種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已佚者猶多。蓋先生著述之豐如此，而聲光闇晦，亦視並時諸儒爲尤甚。

學術大要

明末諸老，其在江南，究心理學者，浙有梨洲，湘有船山，皆卓然爲大家。然梨洲貢獻在學案，而自所創獲者並不大。船山則理趣甚深，持論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卽列之宋明諸儒，其博大閎括，幽微精警，蓋無多讓。今撮敘其要旨如次。其論道則曰：

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也。無。其。道。則。無。其。器，人。類。能。言。之。雖。然，苟。有。其。器。矣，豈。患。無。道。哉？……無。其。器。則。無。其。道，人。鮮。能。言。之，而。固。其。誠。然。者。也。洪。荒。無。揖。讓。之。道，唐、虞無。弔。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則。今。日。無。他。年。之。道。者。多。矣。未。有。弓。矢。而。無。射。道，未。有。車。馬。而。無。御。道，未。有。牢。醴。璧。幣、鐘。磬。管。絃。而。無。禮。樂。之。道。則。未。有。子。而。無。父。道，未。有。弟。而。無。兄。道，道。之。可。有。而。且。無。者。多。矣。故。無。其。器。則。無。其。道，誠。然。之。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故。古。之。聖。人，

船山體用、道器之辨，猶之此後習齋、東原諸人理氣之辨也。顏、戴不認理在氣先，猶之船山不認道在器外，體在用外也。要之則俱爲虛實之辨而已。惟船山主觀化而漸得其原，其論尤精。後此焦里堂孟子正義頗見及此，顏、戴似猶未及也。船山之論性則曰：

性者生理也，日生則日成也。夫天命者，豈但初生之頃命之哉？……天之生物，其化不息。初生之頃，非無所命也。……無所命，則仁、義、禮、智無其根。幼而少，少而壯，壯而老，亦非無所命也。……不更有所命，則年逝而性亦日忘也。……二氣之運，五行之實，始以為胎孕，後以為長養，……無以異也。形日以養，氣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一日受之。……故天日命於人，而人日受命於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惟命之不窮也而靡常，故性屢移而異。抑惟理之本正也，而無固有之疵，故善來復而無難。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者，豈一受成惻，不受損益也哉？故君子之養性，行所無事，而非聽其自然。斯以擇善必精，執中必固，無敢馳驅而戲渝已。……食糴水者癯，數飲酒者臃，風犯藏者喁，瘴入裏者厲。治瘍者肉已潰之創，理瘵者豐已

其或變，早自貶損以防意外之遷流，是懲羹而吹竽，畏金鼓之聲而自投車下，不亦愚乎！
周易外傳
卷三損。

又曰：

為治水之術者曰：「陞其所自溢」，是伯鯨之術，而白圭襲之者也。則為安身利用之術者曰：「杜吉凶悔吝之所從生」，亦猶是而已矣。天下固有此澤洞浩瀚之流，行之地中，中國自足以勝之。驚其無涯，而陞以徽幸。禁其必動，窒其方生，汨亂五行，而不祥莫大焉。知吉凶悔吝之生乎動也，則曰「不動不生」……而以道遙乎蒼莽，解脫乎火宅」。無以勝之而欲其不生，則將謂「稻麥生夫饑，絲麻生夫寒，君師生夫亂，父母生夫死」，亦奚為而不可？其云「大盜生於聖人，無明生於知見」，猶有忌而不敢昌言。充其所操，惟乾坤父母為古今之大害，而視之若仇讎。乃要其所挾，則亦避禍畏難之私，與禽獸均焉而已矣。……且夫欲禁天下之動，則亦惡從而禁之？……莫如舍君子而野人；野人之吉凶，不出乎井廬者也。莫如舍野人而禽魚；禽魚無所吉，而凶亦不先覺也。莫如舍禽魚而塊土；至

於塊土，而吉凶悔吝之端泯，終古而頽然自若。乃天既不倖我為塊土矣，有情則有動，且與禽魚偕動焉。抑不倖我為禽魚矣，有才則有動，且與野人偕動焉。抑彼自謂紬才去情以偕乎野人，而抑以擅君子之實，思以易天下。有道則有動，必將與君子偕動焉。姑且曰：「胡不如野人之貿貿，胡不如禽魚之狂狂，胡不如塊土之冥冥？」以搖天下憊畏偷安者，而自命為道。嗚呼！勿憂其無冥冥之日也。死則亦與塊土同歸，動不生而吉凶悔吝之終離，則虛極靜篤，亦長年永日而宴安矣。

周易外傳
卷六。

蓋船山以日生成言性，故不喜言損滅，而喜言變動。習齋亦喜言動，然習齋惟本虛實言之，似尚未窺宇宙演化之妙，不如船山之深且大。船山精研老莊，所謂「觀化而漸得其原」者，途轍有似於莊生。船山蓋入室而操戈。船山最尊橫渠。二人皆精於佛、老，而能關佛、老以返諸儒，此亦其學術相似之一端也。其後以自然進化之理闡性善者有焦里堂，外此則殊少見。船山又繼此而言心，則尤船山學說之勝場也。其言曰：

心無非物也，物無非心也。

尚書引義卷
一堯典。

此皆深斥夫後世言心者蹈虛落空之病也。船山又本此而言有無，則曰：

無
船山論有

言無者，激於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謂有，而謂無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謂之無哉？言龜無毛，言犬也，非言龜也。言兔無角，言麋也，非言兔也。言者必有所立，而後其說成。今使言者立一無於前，博求之上下四維，古今存亡，而不可得窮矣。思問錄內篇

繼此而言動靜，則曰：

靜
船山論動

與其專言靜也，無寧言動。何也？動靜無端者也。故專言靜，未有能靜者也。性之體靜而效動。苟不足以效動，則靜無性矣。既無性，又奚所靜邪？性效於情，情效於才，情才之效，皆效以動也。然而情之效喜留，才之效易倦，往往不能全效於性，而性亦多所缺陷以自疑。故天下之不能動者，未有能靜者也。詩廣傳卷一鄭風

又言內外，則曰：

外
船山論內

內外交相維，交相養者也。既飾其外，必求其內，所以求君子之盡其誠。欲動其

欲，同行異情。異情者，異以變化之幾。同行者，同於形色之實。則非彼所能知

也。周易外傳
卷一七。

此皆發明性道之幽玄，本於人事生理之實也。凡此所言，與習齋、東原之論大體相似。惟習齋偏主事功，東原專察物理，而船山則溯源心性，精神之趨注有不同，則立說之規模自異耳。船山既一本心性爲說，故謂流俗不肖者之所爲，亦由於昧其性眞。其言流俗之縱欲也，實非縱而惟遏，其論尤精闢。其言曰：

不肖者之縱其血氣以用物，非能縱也，遏之而已矣。縱其目於一色，而天下之羣色隱，況其未有色者乎？縱其耳於一聲，而天下之羣聲闕，況其未有聲者乎？縱其心於一求，而天下之羣求塞，況其不可以求求者乎？……無遏之者，無所不達矣。故曰：「形色天性也。」形其形而無形者宣，色其色而無色者顯。……縱其所堪，而晝夜之通，鬼神之撰，善惡之幾，吉凶之故，不慮而知，不勞而格。無過焉而已矣。一朝之念，一念之欲，一意之住，馳而不返，莫知其鄉，皆惟其過之也。詩廣傳
卷四。

此船山推原習俗，謂縱欲由於愚昧無知，因以多所壅遏，不得暢遂其性情之正，而遂若乎縱也。故欲求正俗，必先明學；欲轉移習氣，必先開立眞知。此船山辨知所以尤謹乎辨習之微旨也。然船山言欲不可遏，固非主縱欲也。其論衣食、廉恥之辨曰：

衣食足而後廉恥興，財物阜而後禮義作，是執末以求其本也。……夫末者，以資本之用者也，而非待末而後有本也。待其足而後有廉恥，待其阜而後有禮樂，則先乎此者無有矣。無有之始且置之，可以得利者，無不為也。於是廉恥利而禮樂之實喪。迨乎財利盪其心，惴淫驕辟，乃欲反之於道，……末由得已。且夫廉恥利而欲知足，禮樂之實喪而欲知阜，天地之大，山海之富，未有能厭鞠人之欲者矣。故有餘不足，無一成之準，而其數亦因之。見為餘，未有餘也，然而用之而果有餘矣。見其不足，則不足矣，及其用之而果不足矣。官天地，府山海，而以天下為家者，固異於持贏之賈、積粟之農，愈見不足而後足者也。通四海以為計，一公私以為藏，微彼此以為會。消息之者道也，勸天下以豐者和也，養衣食之源者義也，司財物之生者仁也。仁不至，義不立，知不決，道不備。操足之心

原自盎然充滿，條達榮茂。伐而絕之，使不得以暢茂，而又不施以琢磨之功，任其頑質，則天然之美既喪，而人事又廢。君子而野人，人而禽，胥此為之。若以樸言，則惟飢可得而食，寒可得而衣者，為切實有用。養不死之軀以待盡，天下豈少若人耶！自鬻為奴，穿窬為盜，皆以全其樸，奚不可哉？養其生理自然之文，而修飾之以成乎用者，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遘死者，木之伐而為樸者也。俟解

船山與橫渠

由此觀之，船山論學，始終不脫人文進化之觀點，遂以綜會乎性天修為以為說，其旨斷可見矣。曰「養其生理自然之文，而修飾之以成乎用」，可謂船山論學主旨。而曰「養其生理自然之文而修飾之以成乎用者，禮也」，推極於禮以為教，則橫渠關學之遺意也。習齋、東原亦好言禮，然習齋汨於習行，東原溺於情恕，所見似落邊際，亦不如船山之圓通。以上所引，乃船山論學關於辨用、理惑之部，以近世哲學術語說之，則關於「修為論」一邊之見解也。余觀船山平生踪跡所及，止於湘、桂之間。其師友往還極少，聲光甚闇。著書亦至晚清始顯。然考其議論，同時如浙東梨洲、乾初、河北顏、李，稍後

如休寧戴氏，所以砭切宋明理學走入玄虛之弊者，大略皆相一致。可見學術思想，到必變之時，其所以爲變者，固自有豪傑大智爲之提倡，而風氣轉動，亦自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存其間。故得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有如是之巧。而船山之博大精深，其思路之遼密，論點之警策，則又掩諸家而上之。其用意之廣，不僅僅於社會人事，而廣推之於自然之大化，舉凡心物、人天，種種現象，皆欲格通歸納，冶之一爐，良與橫渠正蒙之學風爲近。而流風餘韻，視夫顏、李尤促，則信乎近三百年之學風，與甚深義理爲無緣也。

大義覺迷錄，曾靜供所爲知新錄，乃做橫渠先生「心有開明，即便札記」之說。船山平日持論最重民族之見，不知曾氏亦會私淑及之否？

船山政治理想

船山著書，惟讀通鑑論最流行。其書泛論史事，而時標獨見，雜論政治、社會、人生種種問題，而運以一貫之精思，非泛作也。今據其中論及政治原理者，摘錄一二，以見船山對於政治理想之一斑。蓋船山論政，其議論主要者，厥有兩點。一則曰法制之不能泥古也。其言曰：

泥古非今
之害

宋學與申
韓

又曰：

惡之說，一傳而為李斯，職此故也。且夫樂道古而為過情之美稱者，以其上之仁而羨其下之順；以賢者匡正之德，而被不肖者以淳厚之名。使能揆之以理，察之以情，取堯見之傳聞而設身易地，以求其實，則堯、舜以前，夏、商之季，其民之淳澆、貞淫、剛柔、愚明之固然，亦無不有如躬聞者矣。……泥古過高，而菲薄方今，以蔑生人之性，其說行而刑名威力之術進矣。君子奚取焉？卷二十。

言治者之大病，莫甚於以申、韓之慘嚴，竄入於聖王居敬之道，而不知其病天下也。……夫儉勤與敬，治道之美者也。恃二者以恣行其志，而無以持其一往之意氣，則胥為天下賊。儉之過也則吝。吝則動於利，以不知厭足而必貪。勤之至也必煩。煩則責於人，以遠如己志而必暴。……以己之所能為，而責人為之，且以己之所不欲為，強忍為之，而以責人；於是抑將以己之所固不能為，而徒責人以必為。如是者，其心恣肆，而持一敬之名，以鞭笞天下之不敬，則疾入於申、韓，而為天下賊也甚矣！宋論卷三。

威德也不能。求之己者其道恒簡，求之人者其道恒煩。煩者政之所由紊，刑之所由密。而後世儒者恒挾此以為治術，不亦傷乎！宋論卷一。

又曰：

慈也，儉也，簡也，三者於道貴矣。而刻意以為之者，其美不終。……簡以行慈，則慈不為沽恩之惠。簡以行儉，則儉不為貪吝之謀。無所師，故小疵不損其大醇。無所做，故達情而不求詳於文具。……不忍於人之死則慈，不忍於物之殄則儉，不忍於吏民之勞則簡。斯其慈儉以簡也，皆惟心之所不容已。雖粗而不精，略而不詳，要與操術而詭於道、務名而遠於誠者，所由來遠矣。宋論卷一。

船山論治論學，旨多相通。惟論學極斥老莊之自然，而論治則頗有取於老莊在宥之意，此尤船山深博處。其取精用宏，以成一家之言者，至為不苟。其論宋儒流弊，頗與東原意見相似。而與其所謂「止爭一線」者不類。此皆船山之所由成其為博大而閎深也。船山有噩夢、黃書，專言經制，略似梨洲待訪錄，而黃書於種姓夷夏之防尤謹謹。其論治極不滿於秦、宋。稱之曰「孤秦陋宋」，而蔽其罪於私天下。其言曰：

歲孤生，漂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竈。且天仍夢夢，世尚滔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矣。」庚申，復遊晉，其夫人卒於崑山，先生寄詩挽之而已。壬戌正月，卒於曲沃。

全謝山神道表謂先生卒華陰，誤。此據張穆年譜。

學術大要

亭林論學宗旨，大要盡於兩語，一曰「行己有恥」，一曰「博學於文」，其意備見於與友人論學書。略曰：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嘆夫百餘年以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

……聖人所以為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

博學於文
行己有恥

亭林行己
之教
亭林性格
與行誼

弟子之賢於子貢，……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威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文集卷三與友人論學書。

明末諸老，尚多守理學藩籬，究言心性，獨亭林不然，日知錄卷一「良窳限」條，卷十八「心學」條，刻晚明所謂心學，皆有極深刻之評。此亭林之卓也。亭林持守方嚴，行己整峻，真所謂有恥無愧者。即如前舉列謁通

次耕師弟子之切磋

人之情，鮮不願者。然而世風日下，人情日詭。而彼之官彌貴，客彌多。便佞者留，剛方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學問之士，以蓋其羣醜。不知薰蕕不同器而藏也。

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於其家，見彼蠅營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於微色發聲而拒之，乃僅得自完而已，況次耕以少年而事公卿，以貧士而依廡下者乎？夫子

言：「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子貢之為人，不過與不若己者游，

夫子尚有此言。今次耕之往，將與豪奴狎客，朝朝夕夕，不但不能讀書為學，且

必至於比匪之傷矣。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

害之也。」今以百金之脩脯而自儕於狎客豪奴，豈特飢渴之害而已乎！荀子曰：

「白沙在泥，與之俱黑。」吾願次耕學子夏氏之戰勝而肥也。「吾駕不可迴」，

當以靖節之詩為子贈矣。

餘集與潘次耕札。

又曰：

中材涉末流之戒

自今以往，當思中材而涉末流之戒，處鈍守拙。……務令聲名漸減，物緣漸疎，庶幾免於今之世矣。若夫不登權門，不涉利路，是又不待老夫之濯濯也。

文集卷四與次耕書。

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貶鄉愿。

和光同塵

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為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為莽大夫歟？

而歸極於尚廉恥。

士大夫無恥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而四者之中，恥為尤要。……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禮犯義，其原皆生于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歷年漸遠，讀先生之書者雖多，而能言其大節者已罕。且有不知而妄為立傳者，以先生為長洲人，可哂也。此即指李光地。……及讀王高士不菴之言曰：「寧人身負沈

乃以博學
多聞見推

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哀，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斯言也，其足以表先生之墓矣夫。結靖亭集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表。

亭林深斥
講學亦未
是

全氏斯言，可謂能闡亭林志節矣。然三百年來，亭林終不免以多聞博學見推，是果爲亭林之辱歟！亭林地下有知，客死之魂，不知又將於何歸依？今謂亭林乃清學開山，亦僅指其多聞博學，而忘其「行己有恥」之教者，豈不更可痛之甚耶！

然亭林單標「行己有恥」，而深斥講學，意亦可商。亭林嘗以論學書示張蒿菴，蒿菴頗持異見，謂：

張蒿菴之
商榷

論學書特拈「博學」、「行己」二事，真足砭好高無實之病。愚見又有欲質者：性命之理，騰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言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之己。強

探力索於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優裕漸漬以俟自悟。如謂於學人分上了無交涉，是將格盡天下之理，而反遺身以內之理也。萬菴文集卷一答顧亭林書。蓋亭林別有書致萬菴，而以論學書附往者。今亭林原書已不傳，而編三，亦評亭林「但當辨辭受、取予，不當言心性」之說，並謂「程若平實，亭林所不逮」。

其言極足相箴砭。亭林學侶歸玄恭論講學，其言亦較亭林爲正。歸氏曰：

漢、唐諸儒，不過辨經文之同異，較訓詁之得失。至宋儒始知講聖賢之學。鶴湖、鹿洞之論說，與石渠、虎觀不同日而語矣。本朝儒者之講學，前則姚江，後則錫山為盛，而天下之謗議亦叢焉。於是數十年來，士大夫遂安於不學，而以講學為諱。安於不學，而人才壞矣；以講學為諱，而人心日喪矣。以致海內分崩，兩都淪陷，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夫世變至今日，而以講學為事，誠駭世俗之觀聽，……然流俗後進，惟知以五經、四子為干祿之具，馳驚於浮名，沈溺於聲色貨利，委瑣齷齪，與聖賢之言往往背馳。正誼明道之論，耳未嘗聞，念不到此。一旦聞先生長者，稱聖人之遺訓，演先儒之眇旨，知人倫之不可苟，名教之不可犯，天理之不可滅，人欲之不可縱，能無惕然動於中乎？故……謂有補於人

亭林博學
之教
兩大著作
以明道救
世爲學問
綱要

字、管東溟、陶石簣、袁伯修、中郎之附和，又歧而爲顏山農、何心隱、鄧豁渠、李卓吾之滅裂放肆，遂令天下不惟無眞儒，並無眞禪。醜博通達，堅行雄辨，適以助其橫流之人欲，深其傾危之習氣。少年駭其奇爽，樂其放誕，內不去紛華之實，而外坐收道學之名，一鳴千和，牢不可破。馴至啓、禎之間，性命、氣節、經濟、文章，愈出愈幻，而無一不歸於虛。夫上不決，天怒鬼尤，乃至有甲申之事。」（樹廬文鈔卷二與陳昌允書。）又曰：「堯、舜有丹、均、文、武有管、蔡，孔子有冉、季，而不在其人之自力。人願以龍溪罪陽明，獨不聞以曰仁、惟乾、緒山、念菴諸公功陽明，何也？」（文鈔卷一與謝約齋書）躬菴爲「易堂九子」之一，固皆深推陽明者。近人章炳麟劉漢昌謂：「顧亭林深懲主學，然南交太冲，北則尤善中孚。太冲固主王學者，中孚且稱『一念萬年』，其語尤奇，且謂『寧人拋却自心無盡藏』，然交好固不替也。則知寧人所惡於王學者，在其末流昌狂浮僞而已。」然亭林之言方爲後世藉口，則亦不得不而不辨也。

以言夫亭林博學之教，則最著者有兩書：一曰日知錄，一曰音學五書。亭林嘗自言之，曰：

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爲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

文集卷四與人書二十五。

是知亭林平生著述，著意專在二書矣。然亭林既高唱明道救世，而曰：

亭林音學
五書之用
意

愚不揣，……凡文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卷四與人書三。

乃其自述編纂音學五書也，則曰：

予纂輯此書幾三十年。所遇山川亭障，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稿而手書者三矣。

音學五書
後序。

則試問此書與明道救世之關係固何若？蓋亭林嘗謂：

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於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文集卷四答李子德書。

又以爲：

經學卽理學

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文集卷三與施愚山書。

考證學家
之理論與
方法
一辨流變

故治音韻爲通經之鑰，而通經爲明道之資。明道卽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乾嘉考證學，卽本此推衍，以考文、知音之工夫治經，卽以治經工夫爲明道，誠可謂得亭林宗傳。抑亭林此書，不僅爲後人指示途轍，又提供以後考證學者以幾許重要之方法焉。撮要而言，如爲種種材料分析時代先後，而辨其流變，一也。亭林謂：「三百五篇乃古人之音言，」

書，自秦、漢以下，其音已漸戾於古，至東京益甚。及梁沈約作四聲譜，不能上據雅、南，旁撫騷、子，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爲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韻一以陸法言切韻爲準。至宋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於今。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爲音學之再變。」亭林此書，用意在「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蹟而不可亂。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音學五書序。此爲亭林治音學之根本方法，亦即乾嘉考證學一最重要之方法也。亭林自知音進而考文，乃知三代六經之音，久失其傳，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有改經之病。亭林謂：「古文之經，自漢以來，不絕於代。天寶初，詔集賢學士衛包改爲今文，而古文之傳遂泯。此經之一變也。漢人之於經，如先、後鄭之釋三禮，或改其音而未嘗變其字。子貢問樂一章，錯簡明白，而仍其本文，不敢移也，注之於下而已。及朱子正大學繫傳，徑以其所自定者爲本文，而以錯簡之說注於其下，已大破拘攣之習。後人效之，此經之又一變也。」
文集卷四答李子德書。於是亭林所論考文之工夫，與其言音之先後流變，同條共貫，其所指陳，又以

二求證佐

後考證學派校勘經籍一大例也。其次則每下一說，必博求佐證，以資共信，二也。四庫全書日知錄提要謂：「炎武學有本原，博瞻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抵牾者少。」語必博證，證必多例，此又以後考證學惟一精神所寄也。

考證學派
二大法門
亭林治古
音之淵源

清儒考證
學之來歷

亭林之治音學，其用思從明其先後之流變而入，其立說在博求多方之證佐而定。此二者皆爲以後乾嘉考證學最要法門，既如上述。而其實事不始於亭林。亭林之治古音，乃承明陳第季立之遺緒。陳氏有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其書取徑即與亭林詩本音、易本音相似。陳氏毛詩古音考序，自謂「爲考據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伍以諧其韻」。其據古求證之法，豈不已先亭林而爲之乎？梁氏學術概論，誤以陳氏「本證、旁證」語爲亭林自述，因謂亭林爲漢學開山，證據既誤，斷案自敗。其後閻百詩爲尚書古文疏證，亦承明季梅騫古文尚書考異，非自創闢。今疏證卷八有列引明人疑爲古文諸條，可參看。特後來居上，繼事加精耳。梨洲、西河、竹垞、臧明諸人辨易圖，亦沿元、明而來。梨洲弟晦木周清儒言考證推易尋門餘論自序，謂：「閱郝仲與敬九經解，始有白首窮經之意也。」本願、閻者，乃以本朝自爲限斷，亦不謂其事由兩人特造，更無來歷也。江藩漢學師承記（卷八）謂：「國朝諸儒究六經奧旨，與兩漢同風，梨洲、亭林二君實啓之。」黃、顧並舉，亦較單推亭林爲允。楊慎用修治古音，猶在陳第前，而不如陳之精密。

然亭林唐韻正猶有取於楊氏轉注古音略之說。四庫提要子部雜家論方以智通雅云：「明

之中葉，以博洽著者稱楊慎，而陳耀文起而與爭。然慎好僞說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

勝。次則焦竑，亦喜考證，而習與李贄游，動輒牽綴佛書，傷於蕪雜。按：焦氏筆乘有「古詩無叶音」一條，考

證精確，不下陳第。焦、陳同時，未知孰爲先唱？此閩百詩尙書古文疏證卷五及陳蘭甫東塾集卷四跋音論，均舉及。又焦爲陳書作序，已自言之。惟以智崛起崇禎中，考據精核，

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揣之空談。」

此清廷館閣詞臣，序清儒考證之學，亦謂沿明中葉楊慎諸人而來，不自謂由清世開闢

也。焦里堂亦言之：「南宋空衍理學，而漢儒訓詁之學幾卽於廢。明末以來，稍復古

學。在前若楊升菴，在後若毛大可」云云。雕菰樓集與某論漢儒品行書。里堂在野，親值漢學極盛，推

溯來歷，亦謂起明季，與四庫館臣之言相應。此自清儒正論，謂考證由顧、閻開山，其

說起輒近，按實固無據也。

余又考方東樹漢學商兌序謂：

近世為漢學考證著書聞宋儒，以言心、言性、言理為厲禁，究其所以為之罪者不

過三端：一則以其講學標榜門戶分爭，為害於家國。一則以其言心、言性、言理

清儒治考證之三派

墮於空虛心學禪宗，為歧於聖道。一則以其高談性命，束書不觀，空疎不學，為荒於經術。而其人所以為言之指亦有數等：若黃震、萬斯同、顧亭林輩，自是目擊時弊，意有所激，創為救病之論，而析義未精，言之失當。楊慎、焦竑、毛奇齡輩，則出於淺肆矜名，深妒宋史創立道學傳，若加乎儒林之上，緣隙奮筆，忿設詖辭。若夫好學而愚，智不足以識真，如東吳惠氏、武進臧氏，則為閭於是非。

經學即理學論之來源

錢牧齋

其言分漢學為三派，亦良有見地。如其所舉，漢學家關宋儒三罪，苟依梨洲明儒學案序所聞，流弊皆可免。亭林「經學即理學」之論，雖意切救時，而析義未精，言之失當，誠有如方氏之所譏者。惟以亭林與毛氏、惠氏之傳，一例以考證學者目之，亦方氏所不取也。抑「經學即理學，舍經學安所得理學」之說，亦非亭林首創。牧齋初學集卷二十

八新刻十三經註疏序

文作於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已謂：

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聖人之經，即聖人之道也。雖經而講道，賢者高自標目，務勝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窮詰。儒林與道學分，而古人傳注箋解義疏之學轉相講述者，無復遺種，此亦古今經術升降絕續之大端也。

牧齋此言，卽亭林「經學卽理學」之說。兩人立身制行，固不可擬，然言思轍迹之同，皎然有不可掩者。又初學集卷七十九與卓去病論經學書謂：

六經之學，淵源於兩漢，大備於唐，宋之初，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誠亦有之，然其訓故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義去聖賢之門猶未遠也。學者治經，必以漢人為宗主。漢不足，求之於唐；唐不足，求之於宋；唐、宋皆不足，然後求之近代；庶幾聖賢之門仍可窺，儒先之鈐鍵可得。

此則儼然乾嘉漢學家理論矣。牧齋乃當時南方文史冠冕，經學非其所長，顧其對經學議論已如是。亭林與牧齋雖疏，然亭林友好如歸玄恭、潘力田、吳赤溟諸人，皆與牧齋有雅，梨洲、晚村與牧齋過從亦密，其後閩百詩並推牧齋、黃、顧爲「海內三讀書人」，清初經史之學，牧齋不能絕無影響，又可知矣。參閱有學集卷十七賴古堂文選序論明末經學三繆、史學三繆。

牧齋與震川

牧齋於理學不深談，而極推陽明，參閱初學集卷四十四重修維揚書院記。其論明末學弊，頗詆王、李，與帖括、語錄並舉，目爲俗學。參閱初學集卷三十五贈別方子玄進士序。而自述學問途轍，則溯源震川，謂：

先生鑽研六經，含茹雄、閩之學，而追適其元本。謂秦火已後，儒者專門名家，

界，則終亦不能遠異於其鄉先生之緒論耳。近人既推亭林爲漢學開山，以其力斥陽明良知之說，遂謂清初漢學之興，全出明末王學反動，夫豈盡然？或乃謂清初經學復興，乃受明代文人王、李復古之影響，是亦考之於常熟、崑山之兩集而未見其合也。

植之既爲商兌，陽湖李申耆兆洛貽書討論，謂：

漢、宋紛紜，亦事勢相激使然。明代以八股取士，學士低首束縛於集註之日久，久則厭而思遁。一二才智之士，鑿空造奇，一遁而之子，再遁而之史，然皆不能越集註範圍。漢學興，於是乎以注攻注，以爲得計，其實非爲解經，爲八股耳。

此則謂漢學之興，全從八股反動，較之方說，似爲偏舉，然視今日全以清初學術爲王學反動者，猶爲得之。且李氏此意，桐城姚鼐姬傳已先言之曰：

元、明以來，以程、朱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其得，亦不知其所以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今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

經無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發之。

此亦以乾嘉經學發軔，針對當時之時文應舉言也。江藩亦云：

有明一代，囿於性理，汨於制義，無一人知讀古經注疏者。漢學師承記卷八。

則謂乾嘉經學考古之風，爲有激於舉業，固清儒之公言矣。亭林亦謂：

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所坑。日知錄卷十六。

閻百詩亦謂：

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時文者而極。潛邱劄記。

則即謂清初考古博雅之風，乃有激於當世之時文舉業而然，亦不爲過。

集注束縛人既久，而八股亦遂有不依注以

爲高者，此風盛於明末。清初如呂晚村、陸稼書盛唱尊朱，其實只求爲八股者一字一句反之朱注，與亭林諸人之求反之漢、唐注疏者，取術雖不同，其爲針對當時時文八股之風尙習俗而發則一也。故亭林治經

學，所謂明流變，求證佐，以開後世之塗轍者，明人已導其先路。而亭林所以尊經之

日知錄

論，謂經學卽理學，捨經學無理學可言，求以易前人之微幟者，亦非亭林獨創。考證博雅之學之所由日盛，其事亦多端，惟亭林以峻絕之姿，爲斬截之論，既謂經學卽理學，因以明經卽明道，而謂救世之道在是。至欲一切反今以復之古，其於音韻，至謂「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此何以免「迂而難行」之誚？
四庫提要評日知錄語。歸玄恭遺著有與顧寧人書，亦謂：「友人頗傳兄論音韻必宗上古，謂孔子未免有誤，不亦迂怪之甚！」此則尤評亭林學術者之所當知也。
然亭林著述之盛，要當首推日知錄。亭林自謂日知錄一書，「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啓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與楊雪臣書。又謂「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與人書二十五。其門人潘耒爲之序，亦謂先生之學：

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出必載書數簞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隨時筭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

經世與考
訂

日知錄最
用意處
後人對日
知錄評價
之轉移

考正其謬誤。至於歎禮教之衰遲，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為深切著明。……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是亭林此書，最所用意，如潘氏所稱述，實在第十三卷之論風俗，即上述所謂亭林行之教者，既已不為後世重視。至其撥亂滌污，博考治道，欲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者，後儒亦捨棄不道。故四庫提要評此書，意見乃與潘氏正相反。以為：

炎武生於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於時事，慨然以復古為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觀所作音學五書後序，至謂「聖人復起，必舉今日之音還之淳古」，是豈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書序，乃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為末務，殆非篤論矣。

近人章炳麟檢論哀焚書謂：

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孫氏則夏峯集，顧氏則亭林集，日知錄，黃氏則行朝錄，南雷文案，及諸文士侯、魏、丘、彭所纂述，皆以詆觸見燼。其後紀昀等作提要，孫、顧諸家稍復入錄，而頗去其貶文。或曰朱、邵數君子實左右之。

今考亭林與人書，既言「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與楊雪臣。又謂「未敢爲今人道。」

向時所傳刻本，乃其緒餘」；與人書二十五。又曰：「惟多寫數本以詒之同好，庶不爲惡其害己

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與友人論門人書。又初刻日知錄自序亦曰：「若其所欲明

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則亭林日知錄在當時實多避

忌。刻本流傳，既非日知錄之全。而今傳三十三卷足本，亦復有所去，非亭林絕筆之

眞，斷可想矣。今刻本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條，有錄無書，即因語有詆觸而去之未盡，乃猶誤存其條曰也。近人黃侃季剛有日知錄校記，據傳鈔本有此條，文長六、七十字，又他所刪改處甚多。

而當時館臣所以深貶日知錄之經濟無當，其爲媚清取容，更無俟深論。故於原書論政諸

端，全不一及，而獨拈音學五書序一語輕致譏彈，顯見其爲遁辭。道光十三年癸巳，湯湖李兆洛中書，嘉慶黃汝成潛

夫爲日知錄作箋注，始謂「中言時務八卷，乃全書精華。亭林所云爲王者取法也。欲於漕運、河務、鹽政諸大端，皆博采名臣奏議及時賢論議，與相發明」。（語見蔣彤年中書年譜。）先是涇縣包世臣慎伯，於申書處得讀日知錄，亦

謂「其書經國碩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風俗而大爲之防」；惟摘章句以說經，及崎零證據，猶未免經生射策之習」。而同時邵陽魏源默深爲賀長齡編經世文編，亦多採此書。日知錄評價遂又一變。要之亭林論

今本
知錄
因詆
觸見
刪

纂輯之學
風

著書不如
鈔書

治之見，其是非可無論，至其經世之志，爲日知錄一書之本幹者，其後亦未爲清儒所紹續，則卽此可見也。

何義門菴中隨筆序，謂「亭林身後遺書，悉歸其甥東海徐氏，然不知愛惜，或爲人取去」。亭林有區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何氏於徐處見一帙，言治河事，皆細書，不識能寶藏否。若遂付之風翳蟲穿，不惟有負亭林，而亦重生民之不幸矣！今其書已失。又錢氏十駕齋養新錄，大旨似日知錄，而經世時務之略，概不一及。卽此可徵學術精神之轉嚮也。

然則清儒所重視於日知錄者何在？曰：亦在其成書之方法，而不在其旨義。所謂日知錄成書方法者，其最顯著之面目，厥爲纂輯。亭林嘗自述先祖之教，以爲：

「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自炎武十一歲，卽授之以溫公資治通鑑，

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於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文集卷二鈔書自序。

亭林爲肇城志，自言閱志書一千餘部，其勤於鈔書之精神可見。

阮元筆經室三集有顧亭林先生肇城志跋，謂：「肇城志乃稿

本未成之書，其志願所規畫者甚大，而方輿紀要實已括之。亭林生長亂離，奔走戎馬，閱書數萬卷，手不輟錄。觀此帙密行細書，無一筆率略，始歎古人精力過人，志趣遠大。世之習科條而無學術，守章句而無經世之具者，皆未足與於此也。姚椿通藝閣文集卷五，有顧亭林先生肇域志手稿跋，謂：「此稿藏德清許宗彥，深惜阮氏官浙撫時，不以付託經精舍諸人士一編校。」又謂：「吳江吳兆宜輯一統志案說，其鄉人顧我錡作序，謂徐乾學奉敕著書時多採用亭林說。」今案：案說雖間引用肇域志中語，然甚希略，語意又不類，其書蓋不盡本顧氏。至於日知錄尤爲鈔書工夫之至精細者。亭林又自言之曰：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麤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剝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庶幾采山之銅也。與人書

以後清儒率好爲纂輯比次，雖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廣，結撰不能如亭林之精，用意更不能如亭林之深且大，然要爲聞其風而起者，則不可誣也。

亭林學之
流衍

蓋亭林論學，本懸二的：一曰明道，一曰救世。其爲日知錄，又分三部：一曰經術，治道，博聞。後儒乃打歸一路，專守其「經學即理學」之議，以經術爲明道。餘力所滙，則及博聞。至於研治道，講救世，則時異世易，繼響無人，而終於消沉焉。若論亭林本意，

與法治

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權乃移於法。於是多為之法以禁防之，雖有大姦有所不能踰，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於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同上

又引葉水心之言以見旨，曰：

宋葉適言：「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歛藩鎮之權，盡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為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

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憑陵而莫禦，讐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卷八「法制」條。

亭林之郡縣論

亭林本此而創爲郡縣論。凡論九篇，收於文集卷一。大意在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大權。

封建與氏族之提倡

罷監司之任，行辟屬之法，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而設爲久職。其言皆有見。惟欲寓封建於郡縣之中，復世官，任終身，舉子若弟爲代，則未免矯枉過直。然明夷待訪錄方鎮篇有「終其世兵民輯睦，疆場寧謐者，許以嗣世」之論。許方鎮以嗣世，禍必至於割據。亭林惟縣令設世官，已斟酌變通矣。此後如趙翼陔餘叢考、戴望論麟堂集諸書，對顧議均致駁難。

亭林又謂封建不能復，則莫如重氏族。其言曰：

予嘗歷覽山東、河北，自兵興以來，州縣之能不至於殘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盡恃乎其長吏。……夫不能復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勢以立其國者，其在重氏族哉！文集卷五 裝村記。

故曰「宗子次於君道」。日知錄卷六「愛百姓故刑罰中」條。凡此所言，在上則慕封建，在下則歸宗法。雖

激於世變，然懷古之情既深，而不悟世運之不可反，則終爲書生之見也。惟主分權，重

可證亭林三十一歲所爲詩本音，曹學佺爲之序者，乃亭林最先筆記初稿，其後必多改定。而亭林又言音學五書「爲三百篇而作」，語見後序。亦見詩本音乃亭林著五書最先主源也。然則亭林音學五書，雖發軔遠在崇禎癸未，而成書大業，則全屬其北遊之後。王國維觀

堂別集音學五書跋謂：「此書卷首曹學佺序，署崇禎癸未，亭林此時實尚未爲音均之學，無所謂詩本音，并無所謂音學五書也。此序蓋出假託。亭林前後三序皆不署年號，乃假爲曹序於前，一若此書爲明季所刊者，蓋以避文字之禍。參閱姓名，列徐氏兄弟三人，意亦猶是。」梁氏學術史謂：「亭林交任唐臣，得假吳氏韻譜，自此始治音韻學。」若梁、王之說果信，則亭林音學五書亦全部起業於北遊之後。茲以亭林自言「纂輯此書三十餘年」，又云「

自三十以後，讀經史輒有所筆記」，故未敢遽以梁、王之說爲定，而附著之於此。至日知錄初刻八卷，則亭林五十八歲，已在音學五書開

雕後三年。又閱三年，六十一歲。自稱「續錄又得六卷」。此據張穆年譜。又三年，六十四歲。作日知錄

自序，謂：「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足，其中疏漏，往往而有。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自是迄於其卒，日知錄又續有增益，凡得三十二

卷。亭林自謂：「自三十後，讀經史輒有所筆記。」譙觚序。又曰：「年四十斐然欲有所作。」

亭林南北
交遊

鈔書自序。又曰：「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大抵亭林爲日知錄，應在五十後。今考其五

十前後交游，四十五至萊州，得任子良；至青州，得張稷若、爾岐、徐東痴夜。四十六至鄒平，得馬宛斯驢；至長山，得劉果菴、孔懷。五十一至太原，得傅青主、山；至代州，得

會，名列黨籍，吳德賓所編復社姓氏目錄，崑山入社者亭林名列第六。一似也。皆承家學，擅詩文，注意當朝典章人

物，二似也。中年皆出入軍旅，獻身故國，志切興復，三似也。及以屯遭艱險之餘生，畢意撰述，著書成學，皆在五十以後，四似也。惟梨洲近於狂，而亭林近於狷，爲二人性格之不同。梨洲終於里門，晚年足迹不越浙江兩岸，而亭林則東西南北，爲四方之人。一老於南，一老於北，爲二人環境之不同。而學術之異，亦若由此而判。是雖以豪傑命世之姿，其早年之性習，與夫入世後之薰染，皆足以範圍其意趣學問於不自覺之間，有如此矣。則亭林所懇切注意於風俗盛衰之間者，其爲深心巨識，不亦卽此可證也耶！

附 馬驕傳略

馬驕，字宛斯，濟南鄒平人。生明泰昌庚申，卒清康熙癸丑，一六二〇—一六七三年五十四。順治十六年進士，爲靈璧知縣，有政績。

著述大要

不倫，姑存一二。**漢、魏以還，稱述古事，兼為采綴，以觀異同。**

史記、漢書、後漢書、白虎通、風俗通、淮南子、賈誼新書、陸

賈新語、劉向說苑、新序、韓詩外傳、春秋繁露、三充論衡、桓譚新論、劉歆新論、王符潜夫論、徐幹中論、顏氏家訓、吳越春秋、華陽國志、王嘉拾遺記、干寶搜神記、任昉述異記、東方朔神異經、劉向列女傳、張華博物志、崔豹古今注、揚雄法言、桓寬鹽鐵論、焦氏易林、抱朴子、許氏說文、文心雕龍、刀劍錄、鼎錄、十洲記、高士傳、列仙傳、神仙傳、列異傳、錄異記、異苑、方言、釋名、文中子，以上諸書，去古未遠。采取詳略不同。自隋以後，例概不收。

若乃全書闕軼，其名僅見，

如黃帝內傳、出軍訣、泰壹雜子、軒轅大記、大禹岳瀆經、師曠占、歸藏、尚書大

傳、太公金匱、太公陰謀、周春秋、汲冢瑣語、師春、春秋少陽篇、韓詩內傳、元中記、列士傳、丹壺書、衝波傳、子思子、公孫尼子、申子、尸子、范子計然、繆子、隨巢子、胡非子、田俛子、魯連子、燕丹子、王孫子、關子、金樓子、正部、孝子傳、三將錄、劉向列錄、汜勝

緯識諸號，尤為繁多，

七緯者，易則乾鑿度、精覽圖、坤靈圖、通卦驗、是類錄、辨終備；詩則含神霧、推災度、汜歷樞；尚書則璇璣鈴、考靈曜、刑德考、帝命驗、運期授；春秋則元命苞、文曜鉤、演孔圖、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華、助佐期、提誠圖、潛潭巴、說題辭；禮則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則動琴儀、稽耀嘉、叶圖微；孝經則援神契、鈞命訣。以上並立名詭異，而託諸孔子。起自漢哀、平之際，皆附會也。此外又有尚書中候、春秋內事、命歷序、論語摘補象、撰考識、河圖握拒、玉版挺輔佐、括地象、洛書靈準、聽龍魚、河圖通中、開山圖、論語隱義。名目紛紜，不能悉載。

則取諸箋

注之言，類萃之帙，雖非全璧，聊窺一斑。

十三經注疏、史記索隱、正義、漢書注、後漢書注、三國志注、王逸楚辭注、鄭道元水經注、六

臣文選注，以及左、國、世說等注，其考證尚論，存古最多。至類書則杜氏通典、白孔六帖、初學記、藝文類聚、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獻通考、鄭氏通志、玉海、說郛、事類合璧、天中記、事文類聚、錦繡萬花谷。其引用古書名目，今多未見。或聯載數語，或單存片言，今皆收之。

又百家所記，或事同文異，或文同人異，

卽如左、國、公、穀，序事各別，是事同文異也。參丘邑人之祝，或曰桓公，或曰景公；舟人鴻鵠之對，或為晉平公，或為趙簡子；是文同人異也。劉向、韓嬰等所記，尤往往相亂。至諸書用字不同，悉依原本。如公羊「服脩」，穀梁作「綴脩」；「無駭卒」，穀梁作「倅」；「齊人處于遂」，公羊作「瀝」。此類甚多。周官「法」皆作「灋」。三種「偏」多作「辨」。呂覽「僮」或作「覲」，「期」或作「旗」。莊子「居」或作「姬」。互見疊出，不敢偏廢。所謂疑則傳疑，廣見聞也。而辭不此各書用字之異，不可更也。

同，亦並收之，如楚莊王大鳥之喻，介子推龍蛇之歌，皆四五見矣。或謂事無甚異，不必兼存者。然如公穀二傳，其不同在隻字之間，將何者可廢？且管、韓著書，亦多有一事兩載者。古之人固有取乎爾也。

積思十年，業已謾集成書，獨是僻處下邑，學識固陋，未免搜羅有限。……海內

博雅君子，或家傳鄰架，或……曾見遺書，或從館閣中秘鈔來副本，幸郵致以篇

章，及指示以名目。

卽如世本一書，後人不遇轉相引用，蓋必失之久矣，至若皇甫謐世紀、譙周古史考、宋、元人猶及見之，豈今已亡？且天下不知名之書多矣。至金石遺文，

今所習見，不過考古圖、博古圖諸錄，及石鼓詩、祖楚文、均樓、堯母、孫叔敖、季札等碑而已，恐不及見者尤多。與夫碑細小品，若師曠禽經、甯戚相牛、朱仲相貝之流，大凡有助此書者，竝求教益。倘

獲一言之贈，奚啻百朋之遺。

其書體例，據是可見。

宛斯此書，王崑繩兄汲公（名澤）嘗爲參訂，其名與序，嗣後刊書時爲人削去，見居業堂集卷十八。又清末仁和譚獻，深嗜其書，悉心校讎，條列凡例。引用書目一，（

仍分序、逸、輯三類。）古書真偽二，（馬氏聞閭濟邱言，卽欲分別尙書今古文，一一注明。或以爲當時已有改定本，卽以此旨辨正羣書。）羣經正字三，（用陸氏釋文、宋本注疏，並宋王氏述聞以下諸家精確之論。）諸書善本

四，（皆據先正校讎定本。）要刪補正五，（爾雅、素問、管、荀之屬，多有應增補者。）除重去復六，（爾雅、三書及紀載異同。）改定分注七，（推究事實改定，下一格爲附錄，大書分注，一一審正。）以後從前八，（如國語

崔東璧考
信錄

之於左傳，國策之於史記。他書類推。（見復堂日記卷五，惜其書未成。）後此漢學家所爲主要工作，如校勘、辨僞、輯逸，宛斯此書均已發其大例。卽後此漢學家目光所注，從事整理研討，以成學名家者，宛斯此書，亦已囊括其十七八。極清儒成績所至，最要者不過爲古史作發明，則宛斯此書，豈不巳牢籠範圍，而爲之大揚摧乎？後大名崔述東壁，爲古史考信錄，亦多有從宛斯所謂「事同文異」、「文同人異」處著眼者，則宛斯此書，影響有清一代經史考訂之學，厥功至偉。

梁氏學術史附馬氏於初期史學家之末，謂「經史搜羅極富，可算一部好類書，惜別擇不精」，此非篤論也。宛斯已自言之，曰傳疑，曰眞贋錯雜，曰附託全僞。其所錄諸目，雖不能一一允當，然不得謂其無別擇。其兼采漢、魏以下，旨在覈異同。其不惜互見疊出者，旨在廣見聞。其意惟章實齋能言之。所謂「著述一與「比類」不同，爲比類者，當「使著述者出得所憑藉，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曰：「藏往欲其賅備無遺，知來欲其抉擇去取。」宛斯此書，正欲求賅備，而議其無抉擇，可乎？稍後有奉天李鐸鐵君，著尙史七十卷，其書於賅備、抉擇兩無取，意若欲爲著述，而識力不能及。梁氏謂其體例近釋史，亦非也。

亭林宛斯
交遊蹤跡

「宛斯此書，最爲精博，時人稱爲馬三代。崑山顧亭林尤服之」。考亭林、宛斯相見，在順治十五年戊戌，亭林年四十六，而宛斯年三十九。宛斯卽以是年舉於鄉，翌年成進士。其成書當在後。然亭林音學五書、日知錄諸作，亦均未有。宛斯卒在康熙十二年，亭林年六十一。時音學五書已成，日知錄亦得十四卷。論兩人學術，固若並轡齊蹤，無所先後。而余頗疑其時稽古樸學，本已盛於齊、魯之間。亭林渡江而北，歷交蒿菴、宛斯諸

亭林薰染
於北學

南北學風
之共同點

清代經學
從鈔書工
夫中來

分類鈔書
法

人，乃一變往昔詩文華藻之習，而轉歸於考索。則無寧謂亭林之薰染於北學者深也。亭林自謂「年過五十，始知『不學禮無以立』之旨」，而盛推蒿菴之儀禮鄭注句讀一書可傳。亭林集卷二 蒿文齋余觀其究音韻，考金石，皆在北遊後。而蒿菴集又謂「時重諸子」，蒿菴文集卷二故山東如張蒿菴、馬宛斯，山西如傅青主，皆亭林交遊，用意於斯學。而亭林於此致力蓋淺。此見北學淵源，自有來歷，不得謂盡受亭林影響。惟亭林治考索，體大思精，所造特卓，故後人羣致推崇耳。且當時南北學風，固有其共遵羣趨之一境，而亭林亦始終以之者，則其所守家訓，所謂「著書不如鈔書」之說是也。肇域志無論矣，日知錄、音學五書，皆鈔書之至精卓，而幾幾乎超脫鈔書面貌者耳。北方如宛斯之釋史，南方如梨洲之學案，顧非鈔書之至精卓者乎？鈔詩文者如梨洲之明文海，晚村之宋詩鈔，推而至於經籍，有朱竹垞之經義考，地理，有顧祖禹之方輿紀要，皆鈔書也。即稍後閻百詩、胡朏明一輩，其著書亦猶不脫鈔書痕迹。即謂清代經學皆自鈔書工夫中來，亦非不可。此即章實齋所謂「纂輯」之學也。纂輯之風，已盛於明中葉以後，特至是而漸趨精卓耳。故亭林得自庭訓，而出門合轍，非亭林之自關戶牖，亦可見矣。近世盛推清代漢學家尙證據，重歸納，有合於歐西所謂科學方法者。其實此風源於明代，由一種分類

輯逸

鈔書法，而運用之漸純熟，乃得開此廣囿也。余又考施閏章所爲靈壁縣知縣馬公驢墓誌銘，收碑傳集卷九十一。謂：「宛斯於釋史外，又集十三代緯書，篇帙倍富。疾將革，語子弟以左傳事緯及緯書二編未鏤版爲遺憾。」其後輯緯書者踵起，歷城有馬國翰，竹吾以輯逸成名，或頗淵源於斯。輯逸亦鈔書之漸臻精眇而始知者，亦猶證據之即鈔書之漸臻於精眇而始富也。余因論亭林學風，附及宛斯，以見當時南北學術風流趨尚之大同焉。

生遵之，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病幾殆。又喪服傳曰：「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家禮改爲「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先生亦遵之，凡哀至皆制不哭。既覺其過抑情，校以古禮，非是。自是遂悟靜坐讀書乃程、朱、陸、王爲禪學俗學所浸淫，非正務。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孔子之四教，乃正學也。於是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居曰習齋。先生既歸宗，欲尋親，值三藩變，塞外蒙古遙應之，遼左戒嚴，不可往。久之，乃如關東，時年五十，所至徧揭零丁道上。越一年，始得其蹤於瀋陽，沒矣。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招魂奉主，躬自御車，哭導而行。既歸，棄諸生，卒三年喪。五十七歲，先生將出遊，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南至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所至訪友論學，明辨婉引，人多歸之。六十二歲，應肥鄉漳南書院聘，爲立規制，有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等科。會大雨，漳水溢，堂舍悉沒，乃辭歸。越八年而卒。

學術大要

習齋，北方之學者也，早年爲學，亦嘗出入程、朱、陸、王，篤信力行者有年，一旦翻

安州陳天錫來問學，謂：「程朱與孔孟隔世同堂，似不可議。」曰：「請畫二堂，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劍佩鴈決雜玉，革帶深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千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亦如之，壁間置弓矢、鉞戚、蕭聲、算器、馬策、各禮衣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峨冠博帶，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楊、朱、陸者侍，或返觀打坐，或執書吾伊，或對譯靜敬，或搦筆著述，壁上置書籍、字卷、翰研、梨棗。此二堂同否？」天錫默然笑。

此可謂爲孔孟、程朱劃一極清晰之界線，其情形真可畫，使人千載如覩面也。習齋又言之曰：

入其齋而千戚羽籥在側，弓矢玦拾在懸，琴瑟笙磬在御，鼓考習肄，不問而知其孔子之徒也；入其齋而詩書盈几，著解講讀盈口，闔目靜坐者盈座，不問而知其漢宋佛老交雜之學也。

不從心性義理上分辨孔孟、程朱，而從實事實行爲之分辨，此梨洲、亭林、船山諸家所未到。習齋謂卽此是程朱、孔孟眞界限，其實卽此是習齋論學眞精神也。

其經營室家之實，而徒效其凶歲轉徙、遭亂記產籍以遺子孫者乎？……靜中了悟，乃釋氏鏡花水月幻學，毫無與於性分之真體、位育之實功也。半講

習齋早歲習靜坐，學神仙，故深知其境界。而所以反對之者，亦惟一點，曰「無用」。其言曰：

洞照萬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鏡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謂悟道，亦大率類此。吾非謂佛學中無此意也，亦非謂學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於此，徒苦半生，如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濁以泥沙，不激以風石，不必名山巨海之水，能照百態，雖渠溝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踈起靜坐，不擾以事為，不雜以旁念，敏者數十日，鈍者三五年，皆能洞照萬象，如鏡花水月。做此功至此，快然自喜，以為得之矣。或預燭未來，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微應，愈隱怪驚人，轉相推服，以為有道矣。予戊申三十四歲前，亦嘗從宋儒用靜坐功，頗嘗此味，故身歷而知其為妄，不足據也。天地間豈有不流動之水？天地間豈有不著

事物在於習

宋儒主理在事先，故重理而輕事；習齋主理由事見，故卽事以明理。其言曰：

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見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則只教人習事，迨見理於事，則已微上微下矣。此孔子之學與程朱之學所由分也。存學編卷二。

習齋既謂孔子只教人習事，又謂周孔教天下以動。教天下以動，卽教人以習事也。其言曰：

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動之聖人也，皆以動造成世道之聖人也。漢唐襲其動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晉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無，周程、朱邵之靜坐，徒事口筆，總之皆不動也。而人才盡矣，聖道亡矣。吾嘗言：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自信其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矣。言行錄學須篇。

故性道正於禮樂，禮樂著於事物，事物通於習行。習齋之意，在使天下皆習行於實事，

吾願求道者，盡性而已矣；盡性者，實微之吾身而已矣；微身者，動與萬物共見而已矣。吾身之百體，吾性之作用也，一體不靈，則一用不具；天下之萬物，吾性之措施也，一物不稱其情，則措施有累。合內外，成人己，通身世，打成一片，一滾做功。近自几席，遠達民物；下自隣比，上暨廟廟；粗自灑掃，精通變理；至於畫倫定制，陰陽和，位育微，吾性之德全矣。

然則習齋論學，雖徹頭徹尾側重功利，而亦未嘗忽性道。性道、事功交融互洽，而會其歸於禮樂。禮樂者，內之爲心性之所由導而達，外之爲事功之所由依而立。故曰：

聖人……畫衣冠，飭簋簠，制宮室，第宗廟，辨車旗，別飲食，或假諸形象羽毛以制禮，範民性於升降、周旋、跪拜、次叙、肅讓。又鎔金琢石，竅竹糾絲，刮匏陶土，張革擊木，文羽籥，武干戚，節聲律，撰詩歌，選伶倫以作樂，調人氣於歌韻舞儀，暢其積鬱，舒其筋骨，和其血脈，化其乖暴，緩其急躁。而聖人致其中和以盡其性、踐其形者在此，致家國天地之中和，以為位育，使生民、天地皆盡其性、踐其形者亦在此矣。

習齋記餘與何茂才千里書。

乎？矯強者其將自然乎？圭角者其將沉潛乎？愚於二賢之好學，因而思顏子之好學，曰『回也如愚』，或其所難及者即在『如愚』乎？曰『如愚』，不惟不見圭角，亦聰明睿智之毫不露也。』又復習齋問學書曰：「承下詢，無可言，必妄言之，當涵養沉潛，煉至如愚光景，則英資不露，浮俗全銷。」又復書略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或易直至寒家，不能相候，或當往貴府，不克必往，此中有情理可諒也。」

王五公山人集有回朱易直、王法乾三札，

謂：「讀書為格物之大端，須自古今人物涉歷而下，固不止宋代諸賢也。」此項飄兩人排抵宋儒、不主讀書之見解也。又曰：「兩賢力追古道，獨挽頹風，可謂荒萊之特苗，狂瀾之砥柱，然須平以近人，和以惠物，使吾道近洽而遠布，庶幾樂易可親，久而與化。若夫孤高寡與，使人畏而遠之，指而異之，雖一身一家，孤燈獨照，恐久而易危也。愚謂行古道以勇，復古道以漸，成古道以久，傳古道以寬和，輔古道以博雅，則內外兼修，文行備舉，萬物一體之意，在吾襟抱間矣。」此則歲樂之意，大體與孝愨甚似矣。又特引顧涇凡語，謂：「吾輩發念舉事須於太極上有分，若但跟陰陽五行上走，便不濟事。」此則嫌習齋講學太重事物，不根抵心性本原而發也。凡此等處，均可見當時河北學者先輩對顏學之意態。

毛奇齡為孝愨墓表，謂：「顏習齋，博陵儒也，謂聖人無心學，而有其學，乃自立為學次第，雜取少儀、內則諸篇，定幼學之準，而以古文禹謨、李氏周官經

所云「六府、三事、三物」為節目究竟，彷彿班氏、王學限年責功之說，而心學闕焉。乃謂先生實學與其說合，齋宿過先生，先生不與見。既而見，不答。先生於諸客之過，未嘗不答，而獨不答於習齋。即習齋亦不以先生不答而不之過。嘗過先生，值他出，見案前所錄書，大驚，歸而書先生姓字於屏，每出入必拱揖焉。習齋籍博陵，而寄傲於蠡城

習齋與同時河北學者之異同

復孔門之舊」云云。是習齋於夏峯，始終敬仰。

康熙五年丙午，夏峯講學內黃，學論語「學而時習」，謂：「一部論語，皆時習之功。」越後四

年，習齋始更「思古習齋四存編」中人物，其實是夏峯、五公一路。

四書正誤述孫語「赴的湯，蹈的火，纔做的人」，而云：「畢竟

此老好！一時在丁丑二月，則習齋已六十三，而夏峯之卒已踰廿年矣。而其持論之高亢，意度之激厲，所謂「及時發明前二千年之

故道，以易後二千年之新轍」者，上夏峯書則習齋之所以成其爲習齋也。李孝愨之致疑於

習齋者，亦在此不在彼。其後恕谷於習齋，亦頗有獻替，規習齋勿多言高亢浮躁。時恕谷年

三十三，習齋年五十七。蓋習齋論學，始終不脫高亢之氣，對宋、元、明理學諸儒，雖排擊已甚，而

並世學者交游，爲習齋所敬信，如孫、王、李諸人，則仍是理學門中人物，亦即習齋

四存編中所理想之人物，當時北方學者氣象率如此。習齋平日精神意度，亦不能遠踰乎

此。其持論之高亢，則習齋個人性氣爲之。顏、李之學，仍未能劃然與宋、元、明理學

分疆割席，此乃習齋講學精神本如此，不得盡以後無繼承爲說也。清末譚獻復堂日記謂「習齋門徑略似蘇門孫先生」，可

謂知言。

習齋與陸桴亭

其次影響習齋論學者，爲太倉陸桴亭。年譜於己酉三十五歲正月著存性編，七月書「聞

太倉陸桴亭自治教人以六藝爲主」一條，同歲十一月，著存學編共四卷，大旨謂孔門教

人，以禮樂兵農，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爲正學。不能謂與桴亭講學，絕無風聲啓召

之跡也。故於壬子三十八歲，與陸桴亭書，自述存性、存學大旨，而云「在故友刁文孝

座，聞先生有佳錄，即指思辨錄。復明孔子六藝之學。嗣刁翁出南方諸儒手書，又知桴亭有人

性之善正在氣質之論，乃知先生不惟得孔孟學宗，兼悟孔孟性旨，已先得我心。當今之

時，承儒道嫡派者，非先生其誰」之說。習齋記餘卷三上陸桴亭書在甲寅，此據年譜在壬子三月。又同卷答許西山御史書，亦謂「聞太倉陸道威學識似得孔孟」。

本旨，終未謀面，已爲深憾，至欲讀其遺書，竟不可得」云云，此已在丁卯，習齋年五十三矣。恕谷亦云：「明季肝胎馮燕岡著經世實用編，即重六藝，清初太倉陸桴亭有思辨錄，講究六藝頗悉，皆與習齋說不謀而合。」語見後集一醒筆。

今習齋上夏峯、桴亭兩書，同列存學編首卷。桴亭、夏峯，同爲斟酌朱、王，調

和折衷之學者，習齋氣象近夏峯，議論近桴亭，學術大體，實不出斯二人之間。其後恕

谷即欲以桴亭思辨錄主敬之說，補習齋講學對於心性一部之偏缺。則習齋四存編議論，

雖對宋、元、明以來理學諸儒高論排擊，而其精神意趣，仍不能有以遠踰乎彼者，其間

消息，亦即此可悟也。

習齋論學，在北如夏峯，在南如桴亭，於其思想議論，皆有影響染涉，既如上列。而據

余所見，習齋種種持論，更似頗有近陽明者。四庫提要評習齋存性編，亦謂「其學大概源出姚江而加以刻苦」，是當時館臣，已有見及此者。方望溪鹿

忠節公神堂記（文集卷十四）謂：「自明之季，以至於今，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能自豎立，而以志節事功，振拔於一時，大抵聞陽明氏之風而興起者也。」余論習齋學風，淵源夏峯，其蹊徑之近陽明，自可推見。惟

明儒學案，於陽明重行之意，再三發明，謂：「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只在知上討分曉之非。」所論良爲有見。

四書正誤卷六引錢緒山解「操則存」，謂：「操如操舟，其妙在

舵，不是死操，又如操軍，操國柄，必要通轉得；今操心却只把持一個死寂，如何謂之操？」習齋云：「予嘗如此解法，不意緒山已先得吾心。」其貫緒山所云，亦陽明一事上磨練之旨耳。習齋論學大體無以異之，習齋自不覺耳。

且習齋深惡紙墨講誦，其意實由目擊當時八股應舉之害而起。故其評宋儒，謂：「在當

日以口舌致黨禍，流而後世，以章句誤蒼生。上者但學先儒講著，稍涉文義，即欲承先

啓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纔能揣摩，皆務富貴利達。」存學編故曰：「爲治去四穢：時

文也，僧也，道也，娼也。」又曰：「宋儒是聖學之時文。」凡習齋所譏文章之禍，紙

墨講誦之害，實皆可謂其有感於並世之八股舉子業而發。此一層亦與陽明合轍。參讀本書第七章。

故習齋弟子朱主一有言：「明之亡天下，以士不務實事而囿虛習，其禍則自成祖之定

四書五經大全始。三百年來，僅一陽明能建事功，而攻者至今未已，皆由科舉俗學入人

之蔽已深故也。」戴望顏氏學記卷十。李恕谷平書訂，亦謂：「明代大學士，即相臣也，不用歷練禮樂兵農親當民事之官爲之，而但以科舉高第選入翰林，弄筆磨墨，坐至館閣。」此所謂「科舉高

第一」，雖必誦朱子書，然究不能謂即朱子學，治顏、李者，於此必當熟辨。由斯觀之，王、顏兩家，自其反虛文、重實事之一節言，

實有共通之點。其所抨彈，或及於朱子，其觀感所發，實由於朝廷之命令，舉子之俗

業也。此即以後漢學家反宋，亦不脫此意。參讀本書第四章。習齋又常比論朱陸兩家，謂：「章句之惑，陸輕於朱；禪寂

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及其久也，鬭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

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捃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親。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謹謹跳踉，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就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警感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

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體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以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舉、廢、授、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僭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桷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

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

利之論，習齋四存之旨，極爲潮流所重，然若補之以實齋性情之說，而溯之於陽明拔本塞源之教，以習齋所謂「實文、實行、實體、實用爲天地造實績」者，見上陸桴亭書合之於陽明易知、易從、易學、易能、易成才之說，而無惟以功利爲首倡，或者乃有合於恕谷所謂「學術不可少偏」之微意也。

顏學之流

習齋之尊古

夫學術之異同，難言之矣，而學術之流變，尤爲難言。習齋論學，慨然欲以改易二千年之舊轍，而一傳爲恕谷、崑繩，不聞繼起，斬焉遂絕；且恕谷、崑繩，其精神意氣，亦復與習齋當日所期望者若有不類。何也？蓋習齋雖對宋、元、明以來理學諸儒，高論排擊，而其爲學大體，仍自與宋、元、明以來諸儒走上同一路徑，未能劃然分疆割席，則其結果，自祇限於此而已也。習齋力斥誦讀紙墨工夫，然極尊古，持論必以堯、舜、周、孔爲歸，所倡六府、三事、三物、四教，皆根據古籍；則其學術根源，初與其排擊之諸儒非有異致，惟諸儒言大學、中庸，習齋言偽尚書、偽周禮耳。習齋又曰：

僕謂古來詩書，不過習行經濟之譜，但得其路徑，真偽可無問也，即偽亦無妨也。今與之辨書冊之真偽，著述之當否，即使皆真而當，是彼為有弊之程朱，而

我為無弊之程朱耳，不幾揭衣而笑裸，抱薪而救火乎！

習齋記餘寄桐鄉錢生曉城。

習齋不尚誦讀著述，意則然矣，然習齋所謂經濟，意在隆古乎？抑在當時乎？若在當時，則習行路徑，當求之實事實物，不必求之古詩書也。若意在隆古，古書眞偽未辨，當否未判，奈何遽奉以為習行之譜？今習齋言經濟，多混之於禮樂；言禮樂，多本之於古昔；言事物，亦以揖讓升降、弦歌舞佾、衣冠金石為主，並未深發當時切用之意，則烏從閉學者誦讀考究之功？故恕谷初從學於習齋，習齋規恕谷，策多救時，宜進隆古；恕谷亦規習齋，盡執古法，宜酌時宜。恕谷年譜。又習齋力主復封建，恕谷頗不以為是，師弟商榷者數年，未能合一。見恕谷存治編跋尾。夫盡執古法，而戒人為誦讀紙墨工夫，則不知古之果如何也。故恕谷又言之，曰：「思向論禮，未能考古準今，今頗知依據；向不知樂，今知樂。」又有戒恕谷者，曰：「坐讀久，則體漸柔，漸畏事，將蹈宋明書生覆轍。」恕谷答之曰：

吾人行習六藝，必考古準今。禮殘樂缺，當考古而準以今者也；射、御、書有其髣髴，宜準今而稽之古者也；數本於古，而可參以近日西洋諸法者也。且禮之冠、昏、喪、祭，非學習不能熟其儀，非考訂不能得其儀之當，二者兼用者也；

宗廟、郊社、禘祫、朝會，則但可考究以待君相之求，不便自我定禮以為習行者也。矧今古不同，公西華之禮樂，惟宜學習。何者？三代之禮，至周而備，時王之制釐然也，修之家，獻之廷，無變易者，然殷輅、周冕、舜樂，孔子且以考究為事矣。今世率遵朱子家禮，然多杜撰無憑，行之僨蹟。其考議之當急，為何如者？海內惟毛河右知禮樂，萬季野明於禮文，向問之不厭反復；今季野長逝，河右遠離，吾道之孤，復將質誰？故上問之古人耳。豈得已哉！恕谷年譜。

自習行折
入考究為
顏學自身
一歧點

是則恕谷早年雖曾規習齋盡執古法之非是，時年二十七。其後乃不得不自習齋之習行折而入於考究。時年四十五。自此河北實踐之學，終與南士博雅同流，卒亦不出誦讀紙墨之外。吳、皖考經之學既盛，章實齋始創「六經皆史」之論，謂：「『禮，時為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謂可以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文史通義史釋。故習齋重習行而必則古昔，不免為其學術自身所含之歧點者，一也。習齋泥古之病，朱客生無邪堂答問論之極析。又習齋既盛倡事物功利之學，而仍不免心性禮樂之見，故平日持論雖甚激昂，其制行則

習齋之習
恭與宋儒
靜坐之異
同

仍是宋、明諸儒渠鑊。孝愍之終命其子恕谷從學者亦由此。尤著者，習齋力斥靜坐之非，而自有一番工夫，名曰「習恭」。

杜益齋問：「習恭即靜坐乎？」曰：「非也。靜坐是身心俱不動之謂，空之別名也；習恭是吾儒整修九容工夫。塊不能如堯之允，舜之溫，孔之安，故習之。習

恭與靜坐，天淵之分也。」

言行錄王
次序篇。

游馬生學，教之習端坐功，正冠整衣，挺身平肱，手交當心，頭必直，神必悚；

如此則扶起本心之天理，天理作主，則諸妄自退聽矣。

言行錄學
人篇。

凡此所謂「習恭」、「習端坐」者，縱謂與靜坐不同，却不能不說與宋儒所謂「敬」者相似，故習齋於宋儒論敬，亦謂是好字面。若真如習齋所教習恭、習端坐功夫，便已是朱子「主敬」三法：伊川之「整齊嚴肅」，上蔡之「常惺惺」，和靖之「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也。「正冠整衣，挺身平肱，手交當心，頭必直」，即伊川「整齊嚴肅」法也。「神必悚」，即上蔡「常惺惺」法也，豈有神必悚而昏惰不常惺惺之理？「天理作主，諸妄退聽」，即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法也。不容一物，本只是不容諸邪，故又曰

「主一之謂敬」，「一」即天理矣。則習恭、習端坐，又便是延平所謂「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龜山所謂「靜坐中觀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矣。夫謂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本只是說默坐之時，此心澄然無事，乃所謂天理，要於此時默識此體云爾，非默坐澄心外，又別有天理當體認也。荷景逸語。故宋、元、明儒者主敬主靜，其實出於一源，敬、靜工夫，到底還是一色，惟字面不同耳。今習齋所謂習恭、習端坐，與彼亦復何異？而云有天淵之別耶？西山真氏敘子齋規：一日學禮，二日學坐，三日學行，四日學立，五日學言，六日學揖，七日學誦，八日學書。習齋之所謂「習」，正是西山之所謂「學」。年譜載習齋三十歲有「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一條。王崑繩說之曰：「宋儒靜坐，與二氏何殊？先生當日原遵此學，後乃能脫去窠臼，直追孔孟正傳，豈不異哉！」自今觀之，「脫去窠臼」之說，似未全是。變靜坐爲習恭，正又其所論「有生後皆因習作主」之一例。習齋於此等處，既未能擺脫，又不願深談，而只架空過去，轉成其學術之疎漏。故其後怨谷又規之，曰：

先生倡明聖學，功在萬世，但竊窺向者束身以欽心功多，養心以範身功少，恐高年於心性更宜力也，時恕谷年四十一，習齋年六十五。乃以無念有念、無事有事皆持以敬之功質。先

生曰：「然。吾無以進子，子乃於外出得之，可愧也。敢不共力！」乃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語於日記首，日服膺之。習齋、恕谷年譜均見。

自經濟折
入存養爲
顏學自身
點之又歧

習齋稱恕谷「無念有念，無事有事皆持以敬之功」乃外出得之者，恕谷前年四十南遊，得見陸桴亭思辨錄，論體驗未發一節，始悟此意，歸告習齋，習齋服膺其說。是年冬，習齋始閱桴亭思辨錄，蓋亦由恕谷處得之也。恕谷三十九歲遊越，問樂於毛奇齡。奇齡謂：「習齋好言經濟，恐於存養有缺，存心養性之功，不可廢也。」恕谷面辨之，謂：「顏先生省心之功甚密。」然恕谷於毛氏語，不能無耿耿。後得桴亭書，自謂存養之功稍進，又以是規習齋。故恕谷答邵念魯書，在四十歲自述爲學經歷，謂「少承家學，弱冠從習齋先生遊，年幾四十，入浙拜河右先生問樂，而經學頗進，已而得陸桴亭書，而存養之功亦稍進」也。此習齋論學，事物經濟與心性存養並重兼顧，又爲其學術自身之歧點者，二也。梨洲雖力闡王學，然於靜坐養心諸法，實少用力。若以此點觀之，習齋尙守舊，而梨洲已趨新，不得徒以文字言說判兩家學術之境詣矣。

習齋又言之曰：「端坐習恭，則扶起本心之天理，天理作主，則諸妄自退聽。」語見前引。

此所謂「本心之天理」者又何物乎？明道嘗云：「天理二字，是我自家體貼出來。」

學。心。性。靜。敬。之。教。也。宋學既不能振拔，故存養一端，終歸冷落，而考據遂成獨步。顏學亦自此消失矣！今考顏學體系，以習行代訓詁誦說、著述紙墨之功，以事物代心性義理、靜敬玄虛之談，其議論本甚粗猛，甚痛快，帶有革命之氣度，而終歸於與舊傳統相妥協、相消融者，則厥在其講禮樂之一端。習齋講學，以禮樂與習行、事物爲鼎峙之三足，而尤以禮樂爲大厦之獨柱，以禮樂打併內外，貫通古今，功利與性天，亦於此交融，最爲習齋制行講學精神所寄，而實亦顏學未能超出舊傳統卓然自拔之所由也。夫禮樂貴乎當時，而習齋泥於隆古；禮樂本古代政治上一種已陳之獨狗，而習齋以之爲個人性命惟一之寄托。故禮樂之一面爲習行、爲事物，習齋所欲以痛砭舊傳之病者；而禮樂之又一面則爲性天、爲古聖賢堯、舜、禹、周、孔，仍是漢儒訓詁考據、宋儒心性虛玄之見解爲之作用、爲之調遣。舊日之病根，盤踞已深，習齋未能斬伐驅逐，空言呵斥，雖言之已厲，亦復何補？間日之瘡，去而復來，亦其宜也。然言北宋以來千年之學術，習齋之氣魄力量，要不失爲一豪傑。恕谷言：

思顏先生之強不可及。恕谷年譜。

習齋爲北方之強

知師莫如弟子，恕谷可謂真知其師者。習齋，北方之學者也，其強不可及者，亦不失爲一種北方之強也。

恕谷傳略

李塨，字剛主，別字恕谷。保定蠡縣人。生順治十六年，卒雍正十一年，一六五九—一七三三年

七十五。少從學習齋，後世稱曰「顏李」，習齋聲光，由先生而大也。康熙二十九年庚午舉於鄉。至都，左都御史吳涵聘主其家，命子弟從學六藝，且爲刊所著大學辨業，一時顯達皆過論學。安谿李光地爲直隸巡撫，聞先生名，欲延致，命門人徐元夢道意，欲持先生所著書往，曰：「李公虛左以待，先生寧不往見？」曰：「都民也，往見非義。」

卒不往。時三藩平，四方名士，競會都門，無不樂交先生，鄞縣萬季野負重名，稱先生「聖學正傳」，慕從益衆。先是，宛平郭金湯子堅爲浙桐鄉令，一歲使者三至，聘先生往，舉邑以聽，期年，政教大行。及晚年，楊勤慎修令陝西富平，亦敦請先生往，曰：「學施於民物，在人猶在己也。」應之。先生曰：「富邑，亂國也，治須嚴，然嚴

不傷寬乃得。一教之禁鬪爭，斷賭博，勤聽訟，減催科，抑強恤弱，行之如桐鄉時，民俗遂變。乃語以旌孝弟，崇學校，選鄉保，練民兵，勸農桑，興水利。慎修從先生言，百廢俱舉。關西學者聞風而至。既歸，遷居博野，修葺習齋學舍，以召學徒，從游日盛，年羹堯用兵西陲，以幣再來聘，皆力辭，稱病篤。隱居治農圃，卒於家。

學術師友大要

恕谷從學習齋，論學大體相似。曰：

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
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
亡，此。物。此。志。也。

因深斥明末學風，謂其：

承南宋道學後，守章句，以時文八比應試，高者談性天、纂語錄，卓者疲精亂神

出一轍，其實亦自明儒理氣之辨來也。又曰：

陽明有格去物欲之說，近宗之者，直訓「物」為私欲。……己之物，耳目是也，今指己之耳目而即謂之私欲可乎？外之物，聲色是也，今指工歌美人而即謂之私欲可乎？其失在「引蔽」二字，謂耳目為聲色所引蔽而邪僻也。不然，形色天性，豈私欲邪？猶人羨人金玉而盜之，始謂之盜，始稱之賊。豈人與金玉，並未染指，而即坐以盜名，定為贓物邪？是昭烈之指有酒具者而誅其犯酒禁也。

卷三

大學
辨業

此即習齋「義理在氣質之中，氣質無不善，引蔽而始有不善」之見也。又曰：

聖門專重學禮，宋儒專言去私。學禮則明德、親民俱有實事，故曰「天下歸仁」。去私則所謂至明至健者，祇在與私欲相爭，故訓「克」曰「勝」曰「殺」，訓「禮」曰「天理」，而履中蹈和之實事，程子四箴皆不及焉。遂使二氏「剪除六賊」之說得以相雜。始以私欲為賊而攻伐之，究且以己之氣質為賊而攻

伐之，是戕賊人以為仁義也，其害可勝道哉！傳注問。

所謂戕賊人以為仁義，猶東原「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之說也。又曰：

自宋有道學一派，列教曰存誠明理，而其流每不誠不明。何故者？高坐而談性天，捉風捕影，纂章句、語錄，而於兵農、禮樂、官職、地理、人事沿革諸實事，概棄擲為粗迹，惟窮理是文。離事言理，又無質據，且執理自強，遂好武斷。惲氏族譜序。

此則東原「宋儒以意見為理」之說也。凡此皆本之習齋，亦有與習齋持論稍稍相出入者，大體已詳習齋學案，此不具。惟習齋以博野一老儒，窮死獨守，聲光甚闇；恕谷則歷游南北，交遊既廣，名譽藉甚。使當世知有顏氏之學者，胥恕谷為之。而習齋當日精神，亦僅恕谷一傳而止，是顏氏之學至恕谷而大，亦遂至恕谷而失，略述恕谷師友往還之間，可以見其微。而習齋、恕谷師弟子之間，其相處尤多足以風末俗者：

習齋恕谷之交誼

據年譜，恕谷年二十一，始訪習齋，深以學習六藝為是。翌年，聞習齋實側事，往諫，

曰：「先生正名買側，爲媒所欺，可出不可賣；今使媒轉賣，是我又使之欺人也。」
習齋以年將老，立祠事迫，媒還原銀，圖再買，意難之。先生曰：「改過不畏難也，畏難則過不改矣。先生爲千百世之人而畏難乎？」習齋汗流被面，曰：「近累目瘡，昏則情，情愈昏。承教，敢不改！」因下拜。先生亦拜，曰：「既是鄙言，願朝聞夕行。」
習齋曰：「何待夕？」飯畢，卽同恕谷尋媒，出原銀十九兩贖女，出之其父。恕谷服習齋改過勇，躍然志氣若增益，效習齋立日記自考，自此日始。時恕谷年二十二，習齋年四十六。習齋曰：「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之氣數，一人行之爲學術，衆人從之爲風俗，民之瘼矣，尙忍膜外？」恕谷泣下。自此常與習齋會質日記，互致箴規。自言：「思每會，顏先生諍譏，致愧赧無以自容，非是則愚昧安有成哉？」^{三十}而恕谷於習齋亦時有所獻替：

與習齋言交友須令可親，乃能收羅人才，廣濟天下。論取與，習齋主非力不食，
恕谷主通功易事。^{二十}
^四

與習齋曰：「人有囊無一文，而不害其爲大；有沾沾小惠及人，而不免於小

者。」習齋曰：「足下家貧累衆，不謹將致變操，宜小之，愚勉大之。」二十

習齋規恕谷策多教時，宜進隆古；先生規習齋盡執古法，宜酌時宜。同上

恕谷年三十一歲，始執贄習齋正師弟禮。

習齋過恕谷，見諸友歡聚，謂曰：「吾當勉于狎足成歡，子當勉于莊足成禮。」

三十

習齋南遊，教恕谷強立，減誦讀。恕谷規習齋勿多言高亢浮躁。三十

恕谷規習齋，道大器小，宜去褊、去矜、去躁、去隘。習齋書於日記之首。

顏五十

恕谷南遊歸，謁習齋質學。習齋曰：「此行歷練可佳，惟勿染南方名士習耳。」

三十

恕谷第二次南遊歸，往拜習齋，曰：「先生倡明聖學，功在萬世，但竊窺向者束

身以歛心功多，養心以範身功少，恐高年於心性更宜力也。」乃以無念有念、無

事有事皆持以敬之功質，習齋曰：「然。」四十

恕谷之重
視交遊

師弟子之相處如此，洵足感矣！而恕谷生平，於交遊尤重視，嘗言：

自古聖賢，無有不資朋友而成者，故直列一倫於君臣、父子間。孔子大聖，而於子產、晏嬰兄事之；漢儒甚重游學，至於擔簠、都養、司掃除，不告窮瘁；宋儒若程、張、朱、陸，俱多聲氣。攀於先正無能為役，少年食糠覈，衣鶉結，貧甚，然不敢自棄。入泮後，始從顏先生遊，三四十里嘗步往。既而走四方，凡海內道學才雋，通儒文士，無不委曲納交者。是以極愚至陋，而於身心頗有功力，經濟頗有見解，禮樂、兵農、經史頗有論著，考古幾遍萬卷，皆朋友力。……人僅欲為鄉黨自好者，閉門無交可也，若如大論盡性至命，參贊化育，繼往開來，舍友其何以哉？

答馮樞
天書。

又與王崑繩書曰：

壅滯都門，實非所樂。兼之顏先生年邁無與，見則促以歸里，然尚未能者，以今世如李中孚、賓靜菴，皆卓然成一孝弟忠信之人。夫孝弟忠信，不出戶庭而可

恕谷與毛
西河

翌年，毛大可寄其駁太極圖、駁河圖洛書二種至，大可子姬漢，與恕谷爲同年。明年九，恕谷以郭氏兄

弟堅邀，再如浙，習齋囑以無作無益詩文；而恕谷是年上習齋書，論宋儒學術之誤始周

子，以太極圖及河圖洛書爲說，顯已走上南學考訂路徑，與習齋精神歧出矣。是年選陶

淵明集，選韓昌黎文，亦與習齋叮囑之意正反。大可又書至論學，遂如杭間樂，訪王草

堂，又見姚立方，蓋皆精於考訂，有以動恕谷之心。毛氏論習齋好言經濟，恐於存養有

缺。在毛氏之意，蓋欲搖恕谷，使捨習齋而已從，恕谷雖力辨顏先生省心功甚密，然其

後恕谷又自以缺存養規習齋，恕谷思想之轉變，實肇於此。又明年四十，恕谷投受業刺

於毛氏，又與論易，自後恕谷治易諸書，皆自王、毛二氏發之。又恕谷初至桐，有錢曉

城者，名煌，首以弟子禮來謁，曉城亦習考據，有壁書辨僞、中庸辨、孟子疑義諸書，

蓋有聞於閩百詩、姚立方之說者。

恕谷論學卷二，有「錢丙不講學問，不講持行，專以明理爲言。年來加以狂怪，將大學、中庸、古文尙書、易繫辭、周禮、儀禮、禮記、春秋三傳，有見者，有未見者，望風而詬」一條，其人疑即錢曉城，其學蓋不足道。

恕谷於考核本非長，挾其師「六府、三事」，見僞古文尙書。三

物」禮。見僞周之說而南，聞曉城之論，不能無辨，而無以窮搜博考爲自信，成書一卷，

呈大可。大可故喜名，不欲人出己右，已心妒百詩辨僞古文獲盛名，務欲凌出之，得恕

谷說則大喜。乃急爲古文尙書辨白，先成定論四卷，後乃爲冤詞八卷。大可自負博才，

習齋論書
籍真偽可
無問

恕谷再度
南遊與思
想之再變

一明，則三事、三物之學可復，而諸為儒禍者自熄。故僕謂古來詩書，不過習行經濟之譜，但得其路徑，真偽可無問也，即偽亦無妨也。今與之辨書冊之真偽，著述之當否，即使皆真而當，是彼為有弊之程朱，而我為無弊之程朱耳，不幾揭衣而笑裸，抱薪而救火乎！

此論痛快斬截，蓋亦屢以告恕谷，若恕谷受其說，可不折入南學考據之途矣。今恕谷務欲廣聲氣，納交游，而當時南方學風，早已走上考訂一路，恕谷亦不得不委曲追隨，以自墮於書生文人一類，良可惜也。

恕谷後集與方靈臯書亦云：「周禮，人方疑為偽書，何有三物？但門下不必作周禮三物觀，惟以仁義禮智為德，子臣弟友五倫為行，禮樂兵農為藝，請問天下之物，尙有出此三者外乎？吾人格物，尙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議論亦與習齋一氣，惜乎恕谷不能緊守此見，而終以考辨自溺也！

又恕谷在桐，戊寅四月有饒以陸桴亭思辨錄者，讀其論人心未發，遂悟「有事無事、有念

無念皆持以敬」之說，自謂「自幼為學，惟戊寅年即四十歲之年功頗密」。此證恕谷以後論存

養、論敬，亦自南方學者間得之，蓋恕谷隱以此補毛氏駁習齋之缺也。恕谷復自言，「

思向論禮，未能考古準今，今頗知依據；向不知樂，今知樂；向以道心無私欲，今知無私不足盡道心，必欽而明。此自戊寅至今已卯所歷者。」恕谷學問轉變，由其兩度之南

可廢。」予曰：「夾室東西向，非南向，爾雅稱『東西廂』是也。公食大夫禮宰東夾北西面，使並廟而向南，宰何為立廟後乎？立廟後，何以至東西序授醴醬薦豆乎？古文尚書自漢孔安國送官府，至晉中祕尚存，惟無傳，東晉梅賾始得安國傳奏之，非獻古文尚書也。」曰：「何見？」曰：「見隋書。」按：此唐即毛西河本之以衍成古文尚書寬詞者也。程錦莊青溪集古文尚書寬詞辨及沈彤果堂集書古文尚書寬詞後均有辨；後山陽丁晏著尚書餘論，又別有說明，可參看。予又曰：「古無四聲，有之始齊周顒。古惟分宮商五均，不分平入四類。」季野憮然曰：「吾何以未考也？」

歸檢之，信，携手曰：「天下惟君與下走耳，閱百詩，洪去蕪未為多也。」

王想
竝朱

予年譜別錄原序，有洪臻序一篇，稱「家兄去蕪」，即王譜所稱洪譜之作者也。乾隆歙縣志文苑：「洪嘉植，字去蕪，洪源人，以布衣而談理學名，公卿嘗上章薦舉，辭以親老不就。著有易說十五卷、春秋解二十卷」，惟未及其朱子年譜。去蕪與王崑繩交最密，互相序其文集，（見居業堂集）崑繩又稱「去蕪極服闋百詩博雅精識，虛心服善」。（居業堂集卷七與閻書）今恕谷年譜，改稱「太原閻生」，削去洪去蕪名，疑馮辰章已不詳洪去蕪其人。至梁氏學術史，乃即以洪去蕪為洪臻，尤誤從史王尚書鴻緒來拜，意又按：洪臻乃陽湖洪亮吉曾祖，曾官大同知府，見懷哉洪編修遺事述。

招予同修明史，予辭謝不願也。無何，季野卒，予亦不住尚書家，事遂寢。

年譜在辛巳十月。
萬季野小傳。

恕谷此文，亦極引季野為己重，而又於季野頗致微詞，可知恕谷一瓣心香，固永遠在習

不堅，引外爲重，宜不足以轉捩一世之視聽也。

恕谷嘗自述其爲學經過云：

恕谷一生
爲學轉變

予自弱冠庭訓外，從顏習齋先生遊，爲明德、親民之學。其明德功課，則日記、年譜所載是也；其親民條件，則廖志編、閩吏郡視，今大半匯之平書訂者也。而無暇治經義。經義大率閩宋儒所注今世通行者，即閩及十三經注疏以及漢儒諸書，恣恣未深考也。迨年幾四十，始遇毛河右先生，以學樂餘力，受其經學；後復益之王草堂、閩百詩、萬季野，皆學窮二酉，助我不逮。然取其經義，猶以證吾道德、經濟，尚無違爲傳注計。至於五十始衰，自知德之將耄，功之不逮，於是始爲傳注。

恕谷後集詩經傳注題辭。

此恕谷自言一生學術轉變極清晰。言孔孟不得不牽連而治經義，治經義不得不爲考覈訓詁而走上南方學者之路。政治事業既無發展，則晚年仍不得不爲傳注著述，此亦當時情勢使然，不得盡責人事也。

壬午，

四十四歲。

恕谷歸里，往見習齋，習齋曰：

「吾素可子沉靜淡默，而此見微有浮驕之

氣，宜細勘改之！」恕谷竦然。習齋之所以規恕谷者深矣！大抵恕谷交游，在南遇毛大可，在北遇萬季野，二人之影響於恕谷者特大。故恕谷有「海內惟毛河右知禮樂，萬季野明於禮文，向問之不厭反覆，今季野長逝，河右遠離，吾道之孤，復將誰質」之嘆。年譜，癸未，四十五。而恕谷在都交遊，其嚮近者厥爲王崑繩、方靈阜。恕谷、崑繩初見在庚辰，四十二歲。崑繩自負奇氣，不可一世，而極推恕谷，嘗曰：「生平性命之友有二：一曰劉繼莊，一曰李恕谷。此二人者，實抱天人之略，非三代以下之才也。」文集卷八，復姚梅友書。一日，崑繩與恕谷同榻，中夜呼恕谷曰：「吾自少聞道學言不憚，乃學經濟，無所用，學古文，自謂必傳於世；近聞吾子言顏先生學，又知文詞亦屬枝葉，非所以安身立命也。吾受業習齋決矣！」越三年，癸未六月，恕谷爲崑繩作价，如楊村執贄於習齋；而是年正月，崑繩介恕谷與方望溪論學。恕谷自謂生平知交，雅重毛河右、王崑繩、方靈阜，然望溪與恕谷學術終不相合。恕谷既卒，望溪爲作墓誌銘，誣其死友，恕谷門人深致不滿。而望溪謂：「吾友王源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闊，見剛主而大悅，因與共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其言頗得崑繩之情。顏、李本近陽明，故與崑繩相投。

其後德清戴望子高治顏、李、劉師培作傳，謂其雖嫉宋學，然力崇王陽明；其詩有曰：「艱危觸處見經綸，周漢而還有幾人？怪雨盲風江路濕，陽明古洞自生春。」

此亦顏、李精神與王學相近之一證也。而恕谷與望溪書，亦謂：「先生與王崑繩，少年皆從事才子文人，非從

事聖賢之道，大學、小學以次而入者，故其氣盛，其情浮。」恕谷於崑繩，時有微辭。

恕谷交游
所得不如
所期

恕谷後集三，與方靈皋書謂：「崑繩夙學，原從蒙傑入，故共學經濟，更其所長。」頗欲以究心性之功者望望溪，而望溪終不契也。顏門有王崑繩，以爲聲氣之宣傳，則

爲益實大，若求切實負荷，崑繩非其人。恕谷之東西南北，皇皇栖栖，求以明行顏氏之學於天下，而所得不能如其所期。蓋當時學術文采，盡在南方，恕谷告黃宗夏有曰：

天地之道，極則必返，實之極必趨於虛，虛之極必歸於實。當其實之盛而將衰也，江、淮迤北，聖賢接踵，而老聃、列禦寇之流，已潛毓其間，爲空虛之祖。

今之虛學，可謂盛矣，盛極將衰，則轉而返之實者，其人不必要在北，或卽在

南。送黃宗夏南歸序。

恕谷蓋隱以北方實學自負，而欲廣聲氣、大宣傳，則不得不望之南士。然恕谷又常自慨，曰：

思北人多伎，伎，強象也；然散而不一，其勢常弱。南人善求，求，弱象也；

習齋晚年之衰

細誦顏、李兩年譜，習齋意氣，自恕谷遠遊以後，日見其衰；恕谷精神，自習齋逝世以後，日見其歧。當日師弟子以發明聖道，逆轉漢以來二千年積非爲己任，其志誠大，其任重而道遠，其求所以勝任愉快者，良匪易也。謂習齋自恕谷遠遊而意氣日衰者，恕谷遊浙歸，習齋年六十五，日記屢書「衰病，不能理他功，惟常習恭」，此見其意氣之衰也。然庚辰習齋十六評懋日譜，戒以「用實功，惜精力，勿爲文字耗損」。辛巳，又教懋：「今卽著述盡是，不過宋儒爲誤解之書生，我爲不誤解之書生耳，何與於儒者本業？」其叮嚀甚切至，而恕谷著述之情方濃，自稱：「上問古人，豈得已哉？」癸未，習齋卒前一年語

習齋卒，毛大可來書，稱其：「於禮樂大事，皆洞徹原委，實先聖先王所繫賴一大人，勉之勉之！」恕谷覆書，自謂：「學樂書已成六卷，學禮則郊社、禘祫、宗廟、田賦、士相見、冠、昏、喪、祭各有論著。」丙戌，四十八同年，又註易繫辭，辨周子太極圖之誣，辨陳搏河圖洛書之妄，辨辨義筮法之非古，辨先後天圖之爲異端，辨卦氣圖之非，辨易卦配以五行之非。又翌年戊子，五十，重著學樂卷三、卷四。丙午，六十又註春秋。翌年六十，望溪來邀入京，恕谷自言：

念老矣，天下良友，惟卓聞、生。悍鶴。靈車。卓聞之會不可必矣；靈車尚近，向者論學尚未盡言，若及今而不一剖，恐留學生之憾。

恕谷精神之歧出

恕谷未脫宋儒窠臼

乃入京晤之，而首辨「庶子爲君，尊母爲夫人」云云，則恕谷固不免力求爲一不誤解之書生矣。次乃及顏先生學，方氏憮然曰：「願先生急著治平書以爲世法，則正學興，彼學退矣。」在方氏固爲遁辭，在恕谷正自入歧途也。故曰恕谷自習齋之死而精神日歧也。綜觀恕谷一生學術，言義理則兼斥宋、明，尚不失習齋宗旨；言考據則並信周官、古文、尚書、易傳，實爲時流之逆轉。以舊傳統言，反程、朱、兼、反、陸、王，若幾於叛道；以新潮流言，信周官並信古文、尚書，亦不免不智。宜乎恕谷之終不能大信其說於天下也！

自恕谷遊浙，後百五十年，德清、戴子高以十四齡童子，於其家敝廬中得恕谷贈其先五世祖所藏顏先生書，遂知愛好，後乃著顏氏學記，爲晚清、顏、李學重光之端。其事仍起於恕谷之遠遊，其業仍成於南方之學者，是亦一奇！

且恕谷爲學，亦終未全脫宋、儒、窠、臼也。年譜已亥，六十「思年老學習功難，當益純於內地。」此實與習齋一色。習齋亦以晚年衰病，常習、恭，恕谷之益純於內地，蓋即習齋習恭之教，其實無大殊違於宋、儒之所謂敬、靜也。戊申恕谷七十歲，語黎、長、舉以「願明命」之功曰：

召，至京而卒。潛邱平生專長在考證，其子詠先府君行述謂：「府君讀書，每於無字句處精思獨得，而辨才鋒穎，證據出入無方，當之者輒失據。常曰：『讀書不尋源頭，雖得之殊可危。』」手一書，至檢數十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皆眩，而精神涌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覆窮思，飢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而後止。」潛邱亦自謂：「古人之事，應無不可考者，縱無正文，亦隱在書縫中，要須細心人一搜出耳。」潛邱劉記卷六。又言：「有志之士，務在審己所受於天之分，而力學以盡其才，固自有可傳之道與可以比擬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譽也。」此潛邱畢生最確之自道矣。劉記卷五與戴

唐器。此語出杜濬于皇變雅堂文集卷一徐蘊臣詩序。杭世駿閩先生傳，誤謂潛邱自創語，然實可爲閩之品評也。

潛邱之考據及其制行

當世稱傳
潛邱考據
逸事

潛邱爲世稱道，皆在其考據。嘗歸太原故籍，適顧炎武遊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潛邱爲改訂數條，顧虛心從之。時年三十七。應博學鴻儒科在都，交汪琬。汪著五服考異成，潛邱糾其謬數條，汪不憚，謂：「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可乎？」潛邱應之曰：「

「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處。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

二。節記卷

又自惜此條，不及見錄於徐氏之碎金。蓋潛邱爲閒閒一語，肯留心二十年

外，終爲檢得出處，無怪其深自矜許矣。杭大宗爲潛邱作傳，稱其生平所服膺者有三：曰錢牧齋，黃梨洲，顧亭林。然於錢猶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於黃曰「太冲之徒羈」，黃氏待訪錄指其誤謬者，不一而足；於顧之曰知錄，亦加補正。時閤、顧猶未定交，謂其「極學士之精能，非鴻儒之雅度」。四庫提要論潛邱節記亦云：「若據學問淹通，而負氣求勝，與人辨論，往往難以毒詬惡謔，與汪琬遂成讎讐，頗乖著書之體。」今考節記卷四南雷黃氏哀辭，稱：

當吾髮未燥時，卽愛從海內讀書者游；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僅僅得三人：曰錢牧齋宗伯，顧亭林處士，及先生梨洲而三。錢與家有世誼，余不獲面；顧初遇之太原，持論嶽嶽不少阿，久乃屈服我；至先生則僅聞其名。……蓋自是而海內讀書種子盡矣！

潛邱與亭林

潛邱眼中之讀書人

昔人對潛邱之批評

潛邱以牧齋與黃、顧並尊，殊爲不識高低；於亭林亦非能推敬，特以「久乃屈服我」自

喜。卽以考據言，顧、閻實遠非等倫。顧書著眼學術風俗、民生國計，有體有用；閻則只是炫博矜新，求知人所不知，極其至亦不過一讀書人耳。顧氏自稱日知錄乃採山之銅，而閻之考證則稱碎金，其氣魄精神之迥異，卽此兩語可見。閻氏獲交亭林，不能挹其撥亂滌污之深情，顧乃以讀書人淺見，駁正小節，以爲亭林之屈服，亦徵其自處之狹矣。其於梨洲，自比聶雙江之於陽明，於梨洲沒後稱弟子。然謂：「先生愛慕我，肯爲我序所著書，許納我門牆。」又曰：「下逮小子，有書一卷，古文疏證，悉翦譌亂。遠蒙嘉賞，賜序以弁，如此窮經，經神重見。」則潛邱之推服梨洲，明白言之，正推服其能推服我耳。抑余考梨洲序疏證，僅云「如此方可謂之窮經」，非以「經神」相許也，而潛邱乃借託自況，何哉？且潛邱有與戴唐器書，五。簡記卷駁正梨洲待訪錄，似已在梨洲身後，故有「乞設身處南雷先生地，一一駁我以歸一是」之說，然其所辨如「屠毒」當書「荼毒」，講學應稱「東面」非「南面」之例，是豈不可以已？潛邱於黃氏書，絕不能發揮其大義，或加以糾正，仍不過以讀書人見解自炫博辨，潛邱果未爲能知黃氏之學者。且梨洲爲潛邱序疏證，潛邱感激不忘，及其身後自稱弟子，乃今疏證後四卷，直呼黃太冲，並不正師弟子之稱，是自師之又自背之矣。尤甚者，至拈其序文「『

潛邱不脫
學究氣爲
陋儒

潛邱之晚
節

人心道心』十六字出荀子，爲道學之靈」一語，按之梨洲往日議論，謂：「大禹謨『人」

見疏證卷八第一
百十九條下。

道心』之言，豈三代下可僞爲？」笑其先後互異，

出梨洲上者，而不悟其有乖往昔感激自稱弟子之意，且非學者襟度，方且見笑於通人也。全謝山有云：「徵君稽古甚勤，何義門學士推之，然未能洗去學究氣爲可惜，使人不能無陋儒之歎，蓋限於天也。」張石州爲潛邱作年譜，謂：「譏爲陋儒，似覺太過。」

然觀此等處，潛邱之深自矜負其博者，正彌見其陋矣。

抑潛邱雖自負，而失意於鴻博，康熙十八年，潛邱應鴻博薦與試，報罷。乃暮齒心熱，不忘榮寵。歲癸未，潛邱年六

十八。玄燁巡河過山陽，問：「此中有學問人乎？」或以潛邱答，謂其長於考據，最爲精

核。隨傳旨召見，以御舟行速，不果。潛邱不勝拳拳，遂命其子詠恭呈萬壽詩八首，

今見劄記
卷六。四書釋地一帙於暢春園，蒙恩見收。玄燁並語侍臣：「閻若璩學問甚優。」詠

聞之感泣，馳書報父。潛邱因書屬詠曰：「皇上天章雲爛，草野布衣，皆得望見，汝且

勿歸，爲我老臣求之，我身若健，或當親來。」適玄燁自口外回京，詠跪迎石匣口山邊

河干，懇乞御書。玄燁親問其父子姓名履歷，行數十步，澗水湍急，龍舟飛渡，不獲再

奏。事聞於胤禎，遂以書召潛邱。書到，正值小恙，霍然而起，欣然告其子若孫曰：「

吾續學窮年，未獲一遇，今賢王下招，古今曠典，乃斯文之幸也，其可勿赴！」

據張穆潛邱年譜引

閻詠所爲，遂以六十九歲力疾至京，竟以不起。

張氏譜：「康熙四十二年癸未，胡臚明詣行在獻平成頌及所著禹貢錐指，御書『青年篤學』四大字賜之。潛邱垂老

諄諄，以求御書爲言，蓋有感於臚明之事。」今按：臚明獻書頌得賜御書事在康熙四十四年四月五次南巡時，潛邱已先一年至京病歿，不及見矣。胡會恩錐指紀恩，（文作於康熙四十四年閏四月，即臚明獻書得賜御書之下一月。）謂：「禹貢錐指鑒以閱世，上方表章六經，內廷燕閒，問：『當世有潛心經學，著述可傳者否？』侍講學士臣查昇以禹貢錐指進，（按：事在是年正月，詳錐指卷首李振裕序，及南山集代錐指序。）上覽而嘉之，問年

籍。及法駕南進，叔感九重特達之知，特指行宮。」云云。（參看近人夏定域德清胡臚明先生年譜，文刊文瀾學報二卷一期。）是臚明錐指之達內廷，在潛邱進釋地後也。潛邱自爲歆動於玄燁之欲召見而求榮遇耳。其乞求御書者，據東華錄，「康熙四十一年甲戌，諭旨告大學士王熙卿：『近日九卿皆求匾額字對，想卿身雖在告，心未嘗一時不在朝中，故特齎匾對各一，並臨米芾書一幅賜卿。』」云云。又同年五月丙午，「傳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官一百四十餘員至保和殿，頒賜御書有差」云云。故潛邱於四十二年亦命其子乞御書。然李恕谷曾至京視其病，語

潛邱竟未得見宸翰之下頒而資恨沒世，臚明乃轉於老友身後得此意外之榮寵也。」

以老當自重。恕谷論尙書，固不如潛邱通徹能辨眞僞，以言立身制行，畢竟進退有守

矣。大抵明末諸遺老，激於世變，力斥心性空談，認爲禍殃，然其制行立節，實仍是宋

明理學家矩矱，潛邱與亭林、梨洲身世相接，而意氣精神竟全不同，殆已不復知亭林、

梨洲一輩人爲學眞血脈所在。此種變遷，洵可歎也！笥記與戴唐器書又云：「崔元暉少

頗屬詞，晚以爲非己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宛然太原閻生一小像矣。」不悟此種所

謂「經術」，與亭林通經明道之旨何若？從知亭林「經學卽理學，捨經學無理學」之

論，在亭林氣魄大，得天厚，故爲無病，而一再流傳，本意全非。若使亭林眞見以後所

謂經生讀書種子，恐亦不復爲此斬截之說。而宋、明人治學，自有其不可及處，亦復於此可見。惟潛邱平生所得意者，本在考據，所謂「審己於天之分，而力學以盡其才，固自有可傳之道與可以比擬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譽」者。其自處如此，其所造詣，亦足以副，固不必以理學家陳義相準繩。而世之矜大漢學，盛推考訂，以爲言心性理學詬病者，則亦可以稍息爾。

潛邱與毛西河

潛邱考據最著者，爲尚書古文疏證，而同時有毛西河，亦以考據名家，卽起而與潛邱持異議。杭大宗謂：「閻氏書多微文刺譏，時賢如王士禎、魏禧、喬萊、朱彝尊、何焯，

表表在藝林者，皆不能免，惟固陵毛氏爲古文尚書著冤詞，專以攻擊疏證，氣懾於其鋒

鏃，而不敢出聲，喙雖長而才怯也。」

張宗泰魯齋所學集卷九跋潛邱劄記，亦謂：「潛邱詆河汪氏鈍翁，不留餘地。汪氏於所指駁處，輒改已從人，亦非護前自

是，何事逼人太甚！西河毛氏爲冤詞攻疏證，昌言排擊，不遺餘力，使移其詆汪者以禦毛，豈不足以伸其旗鼓相當之氣？何以遇大敵則瑟縮不前，遇小敵則鼓勇直前也？」

是亦當時考據家一件

有趣味之公案也。

西河傳略

爲典故以欺人者，

如謂大學、中庸在唐時已與論、孟並列於小經。

有造爲師承以示人有本者，

如所引釋文舊本，考之宋葉釋文亦並無有，蓋捏造也。

有前人之誤已經辨正而尙襲其誤而不知者，

如邵鄭淳寫魏石經，洪盤洲、胡梅欄已辨之，而反造爲陳壽魏志原有邵鄭寫經之文。 有信口臆

說者，

如謂後唐會立石經之類。

有不考古而妄言者，

如纂平石經春秋並無左傳，而以爲有左傳。

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爲無

稽者，

如「伯牛有疾」一章，集注出於晉樂肇論語駁，而謂朱子自造，則並或問、語類亦似未見者。此等甚多。

有因一言之誤而誣其終身者，

如胡文定公會稱秦檜，而遂

謂其父子俱附和議，則籍溪、致堂、五峯之大節俱遭含沙之射矣。

有貿然引證而不知其非者，

如引「周公朝讀書百篇」，以爲書百篇之證，周公及見閭命、甫刑耶？ 有改

古書以就己者，

如漢地理志同浦縣乃今台州以東，而謂在蕭山之江口，且本非縣名，其謬如此。

因葺爲蕭山毛氏糾謬十卷。

其書今不傳。而集中有答朱

姚蕙田評
毛西河

憲齋辨西河毛氏大學證文齋、答杭蕙浦辨毛西河述石經原委帖，均引中前舉第一、第三諸條言之，均見外編卷四十一。

又述當時歸安姚蕙田秀才語，謂：「西河目

無古今，謂自漢以來足稱大儒者祇七人：孔安國、劉向、鄭康成、王肅、杜預、賈公

彥、孔穎達也。夫以二千餘年之久，而僅得七人，可謂難矣。而毛氏同時極口推崇者，

則有張杉、徐思咸、蔡仲光、徐緘與其二兄所謂仲氏、先教諭者，是合西河而七，已自

敵二千餘年之人物矣。其論文自歐、蘇下俱不屑，而同時所推崇，自張、蔡、二徐外，尙

有所謂包二先生與沈七者，不知其何許人也。

按：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西河同時，蕭山包秉德、沈禹錫、蔡用光，皆淹貫博雅，時有『包、毛、

沈、蔡』之稱，後三人皆以諸生老。」

包二、沈七，殆即包秉德、沈禹錫。」竭二千餘年之人物，而不若越中一時所出之多，抑亦異

哉！」觀此所論，西河以德性之未醇，影響及於學術，雖愛西河之才者不勝爲之辨。而

西河之內
行

西河才奇
行卑

西河辨道
學

西河平日制行，尤有可議者。謝山謂其：「前亡命時，其婦囚於杭者三年，其子瘐死。及西河貴，無以慰藉其婦，時時與歌童輩爲長夜樂，其婦恨之如仇。及歸，不敢家居，僑寓杭之湖上。浙中學使者張希良，故西河門下也，行部過蕭山，其婦逆之西陵渡口，發其夫平生之醜，詈之至不可道。」全浙詩話謂：「西河有妾曼殊，夫人性妒悍，輒詈於人前。西河嘗僦居矮屋三間，左列圖史，右住夫人，中會客。詩文手不停筆，質問之士，隨問隨答，井井無誤；夫人在室中詈罵，西河復還詬，殆於五官並用。」西河才固奇而行則卑，以視往者顧、黃、王、顏一輩，誠令人有風景全非之感也。章太炎檢論卷八，楊顏錢別錄，謂：「毛氏少壯苦節，有古烈士風，而晚節不終，媚於膺裘。全祖望藉學術以譴呵之，其言特有爲發。自是以後，士大夫爭以獻諛爲能事，神聖之號，溢於私家記錄。」此指其爲平濟頌也。黃梨洲規侯方域有言：「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曼殊事，不啻河東君，文采風流，豈傳一世，所以亭林深斥文士。

西河潛邱兩人對理學之態度

顧西河制行雖卑，而好高論理學，其辨道學曰：

穴。易圖之辨，自朱子同時袁樞、薛季宣皆有異論，元陳應潤作爻變義蘊，始指先天諸圖爲道家假借易理以爲修煉之術；吳澄、歸有光諸人，相繼排擊。及黃梨洲作易學象數論，其弟宗炎作圖書辨惑，西河亦作圖書原舛編，攻駁易圖，遂成當時風氣。至胡渭易圖明辨，始窮溯本末，歸於論定。而西河於朱子尤痛詆，爲論語稽求篇、四書臆言、大學證文、聖門釋非錄，大抵皆攻駁朱注。而其尤所張大自矜者，則爲大學古本之辨。自謂避仇之嵩山，匿道士土室中，苦無書，夜起徬徨，假寐而泣，夢有告之者曰：「盍之嵩陽問之？」踰月，過嵩陽廟市，無書，惟高笠僧貽書一帙，則古本大學也。憶夢心動，叩所自來，曰：「吾遼人也，天啓末，全家死於兵，遂祝髮竄海濱，少受學義州賀凌臺先生，凌臺爲賀黃門欽之孫，講學醫巫閭，以大學古本授予，曰：『古學之失傳，由不知本也。大學不云乎：「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本該體用而統心意，及天下國家。必正心、誠意而學乃有體；必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學乃有用。北宋祖陳搏之學，講性命而略事爲，則專內遺外，不知有身；南宋宗程頤之學，就事物以求心性，則登枝逐流，并不知有本。』」此亦猶是當時捨虛就實一路議論，而西河好奇，託諸神夢，謂受之於高笠僧，其事荒怪，可喜而不必盡可信也。其晚年，更集平生講四書諸書爲四

十七年戊子，胡氏禹貢錙指得獎在康熙四十四年。時西河年已八十六歲，據李恕谷年譜甲申毛年八十二推。自稱「老病臥床，日呼

兄孫能書者口授使記」，又曰「皇上南巡，當躬進以句聖鑒」，蓋不忘己卯進樂之寵。

然西河卒年九十四，據清史館本傳。李氏先正事略稱其卒年八十五，不可信。在康熙五十五年，後此尙八年。而康熙丁

亥六次南巡，正值西河成書之前年，此後聖駕即不復南，西河竟未償躬進此書之願。而

朱熹升祀，昏老懼禍，至於自斧其書版，意亦良可哀矣！今西河全集所收書數百卷，獨

四書改錯不敢編列，則謝山之言非無據也。鮑琦亭集外編卷三十三有書毛檢討忠臣不死節辨後一篇，記西河爲盧宜序續表忠記，盧宜卒，西河爲之志墓，

既而京師有戴名世之禍，西河急札盧子，囑收其書勿出，又作此辨，并改其志墓之文，曰「盧之續表忠記，假予亦序」。其畏禍反覆之情，與自斧四書改錯版事正一例，而當時清廷之高壓嚴摧，所以影響於學術思想之自由者，爲可概見。

然則西河、潛邱，其博辨縱橫傲睨自喜之概，讀其書者，固見其呵叱先儒，譏彈前

賢，上下千古，若無足置胸懷間，意氣甚盛；而其晚節之希寵戀獎，俯首下心於朝廷聖

天子之前，亦復何其衰颯可憫憐之相似耶！

然潛邱較謹飭，於宋人理學未敢輕譏，謂：「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長夜。」又曰：「周元

公三代下之伏羲，程純公三代下文王，朱文公三代下孔子。」或問：「子於宋儒理學，

既若是推崇，而於其經學反多未合，何也？」曰：「近代奉宋儒經學者太過，而貶剝之

者亦太過。問考朱子平生傳註，所最得意者四子書，然多未盡；所拳拳屬意不置者，儀

禮經傳通解，止成得一稿子。所以元黃楚望氏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蓋以朱紫陽猶不足以當也。嗚呼！豈易言哉？」（劉記卷一。）

潛邱之意，僅欲以漢儒之博物考古，與宋儒之理明義精者相闡證，對宋儒義理，未敢異同，較之崑山「經學卽理學」之語，固遠爲謙抑也。又曰：

近代儒者有言，雖使游夏復生，不能盡學庸語孟之蘊奧。……然猶幸有朱子註在。愚童而習之，長而運之，莫敢異說。……年滿四十，甫敢出臆見，集眾聞。……或謂愚輕議先儒，愚曰：輕議先儒，其罪小；曲徇先儒，使聖賢之旨不明於天下後世，其罪大；愚固居罪之小者已。（劉記序。）

然潛邱攻朱，只在名物考據，故後人謂四書釋地，曲護紫陽，至於義理，固不變其遵信之態。故曰：

近代文士，務博而不明理，好勝而不平心，未有過乎楊用修慎者也。楊用修生平，不喜朱子，遂并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諸大儒，一一排詆，甚至以

學良知一點，全部抹撥，乃謂其攻朱係少年慕爲二李古文之薰習，又謂全得之於愚山，此亦末由得西河之心服也。又其後李恕谷從西河學樂，西河蓋得聞習齋緒論，而西河好勝忌前，欲使恕谷捨習齋專己師，乃故斥習齋，謂「好言經濟，缺於存養」。見恕谷年譜。恕谷欲進習齋四存編，西河遽阻之。今西河論學，往往有近似習齋語，是西河隱取其說，而變易其貌，又陽棄之若不屑也。念魯以篤信良知，於康熙三十八年懷刺謁西河，自稱門下，時西河年七十七矣。念魯極推信西河，謂：

「致良知」三字，實合致知存心一功，吾師直標宗旨，即今無第二人。

又謂：

本朝大儒，如孫徵君、湯潛菴，皆勤勤陽明，至先生而發陽明之學乃無餘蘊。天下之人，或以微議朱學爲先生病。竊見先生立身處家細行大德，無悖於朱子家法，特欲揭陽明一原無間之學以開示後覺，淺識之徒，拘於舊而未能入，又佐以時文，盛其焰而助之攻，遂以爲左朱右王者有矣。

其盛推西河，乃謂「立身處家細行大德，無悖於朱子家法」，若未爲深知西河者。

王崑繩與

毛河右臂，（文集卷八）亦謂：「顏先生逝，所恃高山之仰爲斯道之依歸者，舍先生更何人？」

西河得時賢浮慕如此，固不能專怪念魯一人也。

堂集帖，於念魯頗輕視，謂其「學究固陋」。卽兩人對西河之態度，亦已絕殊。此後全

氏集大行，思復堂不爲衆知，西河聲光亦闇。及戴東原力攻朱子，後之治漢學者，乃始

復及西河。阮元督浙學，爲西河集作序，深致推重，

肇經室二集毛西河檢討全集後序，文係焦里堂作，見歸齋叢書里堂先生逸文中。又里堂讀書記

三十二讚有毛西河聖訓釋非錄，亦深致推許。

書乃大行。而章實齋又表章思復一集，謂史識出鮚埼亭上。然朱尙爲

念魯墓表，詳敘行事，而載師友淵源，不及西河，則實齋、二雲尙爲之諱也。

及道、咸後學者，則并

以東原、西河並議。

今平心而論，西河制行，固未修飭，而其論學，伸王抑朱，於姚江、戴山浙東

一脈，不得謂全無地位。惟陽明良知，首重立誠，西河未透此關，卽已根本不足稱道。

雖才氣足以跨駕一時，尙不如考證所得，確有成績，可不以人見廢耳。故潛邱尊朱，

已爲隨逐；西河伸王，亦是趕趁；均之非躬行實踐，從自身自心打熬透悟，與同時黃、

顧諸君子異矣。兩無足取，可勿斤斤爲之置辨也。

古文伊訓見三統曆及鄭註者今遺。疏證卷二。

晚出泰誓獨遺墨子所引三語為破綻。同上

古文畢命見三統曆，以與己不合遺末句。疏證卷五上。

諸條是也。有西漢、先秦舊書所引，東漢、魏、晉人皆目為逸書，而晚出書有之者，如言：

左傳、國語引逸書皆今有。

禮記引逸書皆今有。均見疏證卷一。

諸條是也。晚出書既剽剗西漢以前舊書所引以為贗，而其來歷猶可考，如言：

大禹謨句句有本，泰誓、武成句句有本，裴用論語、孝經，裴用周易、尚書、毛詩，裴用周禮、禮記，大戴禮記附。裴用左傳、國語，裴用爾雅，裴用孟子、荀子，裴用老子、文子、列子、莊子。目見疏證卷三，文全逸。

諸條是也。且其剽剟行僞，有痕迹昭然，不難確指者，如：

左傳莊八年，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杜注以「皋陶邁種德」一句為逸書，「德乃降」一句連下文，乃左傳語。今并誤入大禹謨。

論語：「孝乎惟孝」為句，「友于兄弟」為句，今君陳篇誤斷為「惟孝友于兄弟」作句。

孟子引書：「僕我后，后來其蘇。」「齊人取燕」章。「僕我后，后來其無罰。」「宋小國本」章。

出一處，偶為引者所更易，今「后來其蘇」竄入仲虺之誥，「后來其無罰」復竄

入太甲中篇。墨子引仲虺之誥於非命三篇，上篇曰：「襲喪厥師。」中篇曰：

「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曰：「帝式是增，用喪厥師。」偽作古文者易之曰：

「式商受命，用喪厥師。」孔安國傳曰：「爽，明也。用明其衆，言為王也。」

均見卷一。

諸條是也。亦有證以史事而不合，知其為剽剟而誤者，如言：

史記多古文說，今異。

說文皆古文，今異。

安國註論語與今書傳異。均見卷二。

提要評疏
證體裁未
善

關於今本
疏證闕文
之研究

諸條，亦以先後所謂孔安國說者，其間有不同，證孔傳之僞，亦間接證成古文之僞也。四庫提要云：「史記、漢書但言安國上古文尙書，並無受詔作傳之事，此僞本鑿空之顯證，亦辨僞本者至要之肯綮，潛邱置而未言，亦稍疏略。」又按：論語孔安國註，其實亦僞，潛邱亦未見及。凡潛邱所以證古文之僞者，大具如是。而其書繁稱博證，反覆釐剔，源源本本，有條有據，洵足以祛千古之大疑，而立不敗之定讞。提要推之，謂「考證之學，未之或先」，洵不虛也。然又謂：「其書編次先後，未歸條理，蓋猶草創之本，其中亦有未核及疏略處。而諸條之後，往往衍及旁文，動盈卷帙，蓋慮所著潛邱節記或不傳，故附見於此，究爲支蔓。又前卷所論，後卷往往自駁，而不肯刪其前說，雖倣鄭玄注禮先用魯詩後不追改之意，於體例亦究屬未安。」而余考潛邱此書之可譏，實有不僅於此者。其書先成四卷，黃梨洲爲之序；後四卷又次第續成。而今第三卷全卷凡十六條並缺，前九條存其目，後七條並目無之；又第二卷缺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條皆有目；卷七缺一百二、一百

若傳寫佚
之不應目
文並失

潛邱生前
疏證不應
有佚

八、九、十，四條；卷八缺一百二十二至二十七，六條，並皆無目。提要謂是「若疎證後傳寫佚之」，惟其所佚諸條，有並目而佚者，有其文雖失而條目仍存者。若今疎證目錄一百二十八條，由潛邱生前自爲，則不應卷中佚其文，而目錄並佚其條下之目也。若今疎證目錄一百二十八條之目，並是潛邱後人刻其書者按文所加，則如卷三諸條原文已佚，亦無從獨存其目矣。依理言之，疎證原目，應出潛邱親筆，則何以卷中所佚，目即不存；卷中所有，目並無恙？竊疑潛邱當時，本未有文，非卷中佚之，乃虛張其目耳。

疎證卷一記蘇東坡宿海中，以所撰易、書、論語自隨，世無別本，禱天求濟；自稱癸亥

秋，康熙二十二年，潛邱四十八歲。北上，携疎證第一卷定本，泊舟武進郭外，舟忽覆，謂當邀東坡例以

濟。又稱第四卷成時，別錄四本，一寄太華山頂王宏撰，王宏撰山志二集，黃州葉封序，在壬戌志有尚書一條，歷引方密之子方素北

辨古文尙書語，尙在閩書第一卷成書前。王與閩父友善，而論辨僞古文不及閩，是方一寄羅浮山屈大均，所

謂「藏之名山」；其二本則寄千頃堂，傳是樓主人宦長安者，又所謂「副在京師」也。

潛邱生前重惜其書如此。又恐所著劄記或不傳，仍復寫入疎證。其子詠所爲行述，載潛

邱沒命，餘書未刻者，當兢兢典守，不可妄改一字，以待傳者。及其後四十年，其孫學

林始刻於淮安，自謂「求刻此書，憂思徘徊無所措手者已二十年」。潛邱有子有孫，皆

潛邱身後
疏證稿亦
不應有佚

知愛謹先書，疏證雖稱未成之書，然實潛邱畢生最大著述，不應四十年中即傳寫多缺。今觀卷三所缺各條有存目者，如：

第三十三言大禹謨句句有本。第三十四言泰誓，武成句句有本。第三十五言製用

論語、孝經。第三十六言製用周易、尚書、毛詩。第三十七言製用周禮、禮記。

大戴禮
記附。第三十八言製用左傳、國語。第三十九言製用爾雅。第四十言製用孟子、

荀子。第四十一言製用老子、文子、列子、莊子。

其內容多已分見於今存諸卷。疑潛邱疏證，雖前四卷先成，後或復多增易。今卷三各條，或已散併其文於他卷，故遂空留其條目；其並目而缺者，潛邱當時或本有此條，及後削去，以所論不足存，故並目滅之，而仍留其條數，未及更定。然則今卷三一卷全佚，亦由其文全已散入他卷，或削去不留，非由潛邱身後之俄空也。否則何以佚其文又並佚其目，而其文之全者其目必存，有如是之巧哉？

張穆月齋文集卷四，沈果堂鈔尚書古文疏證五卷本跋：「此本五卷，凡四冊。第三卷仍

以疏證闕
文證其書

缺。其第二冊無篇第之數。以今本校之，自第十七題至第二十八題，沈鈔本同。以下言古人文字多用輯篇，今本爲第七十四；言古人字多假借篇，今本爲第七十五，而鈔本第五卷又皆有之，次亦與今本同；言書小序篇，今本爲第一百五；言書大序篇，今本爲第一百七；言朱子未及疑安國傳篇，今本爲第一百十四；言孔安國從祀篇，今本爲第一百二十八。蓋全書規模，約略已具，此後但觸類引申，錯綜整比之耳。」今按：是書五卷四冊而缺卷三，是一

乃潛邱未
定稿本

册爲一卷也。鈔本在第二册，而今散入下四卷者凡七題，而今本卷三缺題恰恰爲七，明見此七篇本先成在前四卷，後乃改散入後四卷中也。此七篇既改散入後四卷，而前四卷篇第之數未改，第五卷篇數即續四卷篇數而下，故前四卷乃缺其七題。此證閩書前四卷本無缺，由散入後四卷而遂若有缺。又閩書每卷十六篇，八卷共百二十八篇，顯見有意爲之，其題闕者，實多本無其文也。又閩書第一卷、第四卷皆有跋，二、三兩卷無之，竊疑沈鈔本第二册，卽是閩書第二、第三卷原稿耳。又按：杭世駿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六，古文尚書疏證跋，謂「疏證五卷，世鮮傳本」。杭氏得見第一卷及四、五兩卷，凡八十篇，自十七以迄四十八，竟無由獲睹。當時閩書第二、第三卷，多所改定，故傳於世者特少，然則潛邱雖不欲示人以璞，而其書草創之迹不可掩。又其矜多炫博之情，亦據此可見。

仍自與其所以駁正黃、顧者，見解不殊，潛邱之博，正足以見潛邱之陋也。

附辨梨洲
授書隨筆

江藩漢學師承記載顧千里言，亭林初刻廣韻，校刊姓氏列受業閩若璩名，而若璩書中不稱亭林爲師，疑亭林歿後背之。張穆潛邱年譜爲之辨，是矣。余觀全謝山爲梨洲神道

碑，稱有「授書隨筆一卷，則淮安閩徵君若璩問尚書而告之者」，江藩師承記因之，錢

林、王藻、李元度所爲傳均同。

朱竹垞經義考，有黃宗義書經筆授二卷存，無序說，書名卷數均異，蓋亦得之傳聞。清史藝文志作三卷。

而其書亦有可

疑者。考梨洲年譜，於他書著作年月率詳列，而此書獨不著。卽梨洲所爲尚書古文疏

證序，

見南雷文約。

亦僅謂「淮海閩百詩寄尚書古文疏證四卷，屬余序之。余讀之終卷，見其

取材富，折衷當，而繼以論大禹謨「人心道心」十六字，謂得吾說而存之，於百詩之證，未必無當」，亦無一語道及筆授尚書事。潛邱爲南雷黃氏哀詞，則謂「余聞先生名也久，而知先生愛慕我，肯爲序所著書，許納我門牆，以聶雙江師事王文成例，拜哭稱弟

西河考證
學得自潛
邱西河初見
閻疏證時
之態度西河著冤
詞之動機

雖不足重，而其所以爲冤詞，則頗有可記者。全謝山爲西河別傳，謂：「西河亡命游淮上，得交閻百詩，始聞考索經史之說。」何秋濤又爲之證，謂：「西河四十以前，未見潛邱時，率以賦詩、填詞、選制藝、評傳奇爲事，集中經解，雖卷帙繁重，實皆歸田後作。自言二十餘歲時已作續詩傳，遭兵燹失其稿，然世亦未有見者。」鳥名一卷仍歸田後所成，託之早歲腹稿耳。白鷺洲主客說詩，成於愚山署中，西河經解之最早出者也，中多引潛邱說，時方與潛邱訂交也。則謂西河考證之學，得自潛邱，良信。又潛邱初成疏證寄西河時，西河貽書祇爭書中朱陸之辨，而不及古文眞僞，是其時於壁經源流，尙未細考，迨李剛主以尙書非僞之說進，而冤詞始作。始末詳其再與潛邱書中。可見西河固心折於潛邱，而必欲強與爭勝，此其所以爲西河也。」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九謂：「毛氏古文尙書冤詞，其意不過好與朱子爲難。若朱子無疑僞古文之說，則必於當時諸家，有水乳之契矣。」此亦一說。

秋濤之說如此。余又考潛邱癸酉遊西泠，西河介姚立方與相見，則其時西河於古文之僞未持異議可知。及後四年丁丑，恕谷始來杭，見西河，立方，又與桐鄉錢曉城辨，屢以古文非僞之意告西河。又二年己卯，恕谷過淮上，見潛邱，乃云「毛先生有新著」，則西河成冤詞在戊寅、己卯間也。西河與黃梨洲論僞尙書書：「近保定李恕谷來，與桐之錢生曉城辨古文尙書眞僞，并來取信。僕向雖蓄疑，然

全不考及，今略按之」云云，則秋濤之言定信矣。而潛邱見西河冤詞，乃曰：「偽古文尚書甚難而實是，不偽古文尚書甚易而實非，人將從易而非者乎？抑將從難而是者乎？此余所以不與毛氏辨，而但付之閱默爾。」又曰：

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余謂此自是學海遠遜經神，故云爾。若在今日，豈其然？劉記

張穆潛邱年譜所舉謝山謂「西河得交閻徵君，始聞考索經史之說」，即此引何邵公語亦可徵會。今亦不事瑣瑣爲兩人爭上下，要之當時考證家於自己德性多有未修，西河恃才而肆，病乃益彰；而潛邱生平，輕詆時賢，獨置毛氏冤詞於閱默，亦無怪杭氏以才怯致譏也。

兩家辨古
文尚書之
另一公案

而余謂潛邱、西河兩人辨尚書眞僞一案，其間猶有可說，而爲謝山、莖浦、願船、石州諸人所未及者。余讀西河冤詞，其間歷引朱熹、吳澄、郝敬、梅鷟諸人之說以爲辨。又有稱「甲曰」、「或曰」者。「甲曰」即指桐鄉錢曉城，本與李恕谷辨尚書古文眞僞，

冤詞中或
曰乃閻說
之證

今本疏證
有閻氏見

恕谷著書一卷示西河，西河爲恕谷所誤，乃繼起與潛邱辨，而恕谷與曉城所辨亦采錄西河冤詞中，故稱「蠡吾李榛有與桐鄉錢甲辨詞，并載於此」也。「甲曰」既得其人，「或曰」亦可推，蓋均以並世，故諱其名，而「或曰」實卽潛邱也。姑舉一例證之：如冤詞卷四引梅鷹曰：「大禹謨，僞書也。」左氏莊八年引夏書「皋陶邁種德」乃書詞，「德乃降」三字乃莊公自言，今乃連襲其文，以魯莊語爲書詞，此非僞乎？」或曰：「左傳『降』音『杭』，與古文音『絳』迥然不同。」此條見閻氏疏證卷一第九，潛邱蓋本之梅鷹，而「『降』音『杭』」則潛邱自爲說也。然潛邱此條並不明引梅氏，閻書議論與梅氏同者極多，而多不明引。

張穆年譜：「順治十八年辛丑，潛邱年二十六，從兄洞成進士，改旌德縣知縣。」疏證卷一：「余著此未匝月，而從弟從旌德歸，授余以

經志。有縣人梅鶚曰一者，正德丁丑進士，未仕卒，撰述頗夥，亦疑今古文，亦謂『人心道心』本出道經，與余同辨君陳事相類。」卷二又云：「從弟自旌德歸，授余以縣志。」疑潛邱當早見梅書也。西河則奪其

分別左傳引書及莊公語歸之梅，而別出「音杭」一義著之「或曰」，亦隱以攻潛邱。卽此推之，知冤詞「或曰」卽對潛邱發。故西河冤詞八卷，本爲與潛邱興難，而顧無一語明及潛邱也。今以冤詞中「或曰」諸條，校之潛邱疏證，明其的是一說。而復有冤詞「或曰」云云，今疏證中不見其說者，余疑此由西河據所見疏證而駁，及潛邱見冤詞，見其說有據，乃還減已說，今疏證八卷有缺文並缺其條目，而猶留其條數者，殆卽是也。

此亦然

或曰：此褚先生所增文也。吳中陳仁錫刻史記，凡列傳遇巫蠱事，皆註曰褚先生所續。若年表至太初以後，則直刪之，而未之聞也。

西河之冤詞則曰：

此一節乃
西河據其
所見疏證
而加駁難

此則焚書矣。夫欲攻古文而間關孔序，已屬波及；而乃關孔序不已，竟致改史記以實己說，則凡書俱危矣。夫褚先生……所增補，……大抵史公自序中有其目而無其書，如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諸傳，……並無增續一二句者。且諸列傳中，其及巫蠱事，皆連翩之文，前後一片，未能割方幅而綴當中也。……又況史記全書多征和事，雖無巫蠱字，而其事實在巫蠱之後。……自序不又曰「于是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乎？……而實則史記之作在天漢後。自序又曰：「又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始喟然」云云，而班氏作司馬遷傳復改七年為十年，……則當在征和之前，太始之後。……夫謂史記為託于太初者，自序也；謂史記為終於麟止者，亦自序也；謂太初之後又七年而遭患難，始發憤作史記者，亦自序也。……史記不必終太初，安國雖早卒，不必不死征和。

古文者之用心」，此謂乘瑕蹈隙，避堅攻脆，乃兵家之詭譎，非辯難之正宗。然今考潛邱疏證，並無西河冤詞「或曰」云云，而謂：

此一節乃
今本疏證
轉駁毛氏
冤詞之語

司馬遷親與安國遊，記其蚤卒應不誤。然考之漢書又然有可疑者。兒寬傳：「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案：湯為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傳：「天漢後，孔安國獻古文書，遭巫蠱之難未施行。」案：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

漢制，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為之師者，年又長於弟子。安國為博士時，年最少如賈誼，亦應二十餘歲矣。以二十餘歲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始獻書，即甫獻書而即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謂「蚤卒」乎？疏證卷二。按：安國由博士為諫大夫，官至臨淮太守。諫大夫初置，在元狩五年，見百官表；臨淮郡，元狩六年置，見地理志；下距征和和巫蠱高二十六年。

閻氏見毛
書後自改
疏證舊說
之鐵證

則正針對冤詞。「安國雖早卒，不必不死征和後」一語而發，本為冤詞難疏證，今轉成疏證難冤詞。又疏證並不主史記定不及征和事，只安國決不及征和年耳。若西河先見疏證此條，決不再送「安國雖早卒，不必不死征和後」之難。且若疏證並不主史記凡及征和

者皆僞，則西河爲冤詞，豈有爲疏證憑空捏造一說，加以駁辯，而又親致其人以自白其憑空捏造之無賴？西河雖甚愚不出此。故知冤詞所引，乃西河所見之疏證，而今疏證所載，則潛邱見冤詞後改爲。其事昭昭，雖不可以確指，而實可以微辨也。夫書經他人駁正，或自悟其失，滅而不存，此乃著述通例，不足爲病，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謂：「日知錄初本第八卷『九州』二則，因閻百詩駁正，今刻全本日知錄不載。」又全謝山經史問答謂：「亭林初刻日知錄八卷，有『七七之集本於易七日來復』一條，及晚年重定則變之，蓋自知其失也。」潛邱刻記亦謂：「汪氏宛臨沒，刪其稿爲堯峯文鈔，爲余所駁正者，悉刊以從我；有駁而未及聞之彼者，承謫如故。」是亭林、堯峯兩人，亦皆曾得潛邱之駁正而自改其稿者。而余觀潛邱之於疏證，則有不得以是爲說者。疏證又云：

余嘗疑安國獻書，遭巫蠱之難，計其年必高，與馬遷所云「蚤卒」者不合。信史記「蚤卒」，則漢書之獻書必非安國；信漢書獻書，則史記之安國必非蚤卒。然馬遷親從安國遊，記其生卒必不誤。竊意天漢後，安國死已久，或其家子孫獻之，非必其身，而苦無明證。越數載，讀荀悅漢紀成帝紀云：「魯恭王壤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而大序所謂「作

傳畢，會國有巫蠱，出於安國口中，其偽不待辯矣。疏證卷二。

今觀冤詞辯安國未必不及巫蠱事，歷引漢書藝文志、儒林傳及荀悅漢紀諸書，則其時西河所見疏證，尚未有此條也，故西河歷引諸書而曰「安國不必不死征和後」。今疏證重據漢書兒寬傳推斷安國定死征和巫蠱前，乃即據荀悅漢紀謂古文尚書乃安國家所獻，非安國親獻。此漢紀一語，明是潛邱讀西河冤詞後所悟，利矛堅盾，逐步鬭殺，遂得奇采。然潛邱滅其己之前說，而謂「夙疑如此，苦無明證」，又謂「越數載讀漢紀」云云，全不肯認是見西河冤詞後所追改，則又何也？又按：朱竹垞經義考卷七十六孔安國尚書傳下按語，辨安國生卒及其家獻書事，措語亦似未見今本閻氏疏證。其引「或曰」，即毛氏說；其證「安國卒征和前」論證，不如今本疏證之精，而云「安國家獻」，則與閻今說同。以文長，不具錄。夫學者捨己之短，從人之長，正是美德。且潛邱自謂：「古人學以年進，晚而觀書益博，然於前此所注述，有及追改者，亦有不復改定者。」疏證卷一。又自謂：「盡心鄭氏之學，慕其先後異說不復改定，以見學以年進之盛。」且今疏證八卷歷引同時朋好商訂討論之言夥矣，獨於西河冤詞不及一字。而凡西河冤詞所辨，潛邱認爲已說之誤者，則沒其前說，改造新論，不復效康成「不復改定」之美，亦不著得見西河冤詞舍己而從之真，顧曰：「此余所以不

考據家之不德

姚立方

與毛氏辨，而但付之閔默爾。」則潛邱之所以不與毛氏辨而卒於閔默者，實其爲辨之術益精益求精，而西河於是乎乃真得其冤矣！何秋濤有言：「西河固心折於潛邱，而必欲強與爭勝，此其所以爲西河。」又曰：「西河之於閔、姚，固所心折，而必攻之者，則其強項之習，務與人爭名耳。」均見張穆閔潛邱年譜卷三。今比觀疏證、冤詞兩書，兩人之所以辨尚書古文真僞者，知潛邱亦未嘗無所心折於西河，而顧深隱嚴諱，而曰「付之閔默」，此其爭名好勝之心，亦何以異？而董浦僅以才法譏之，亦正爲潛邱所笑矣。故自此後漢學家考據言之，則尚書古文真僞，潛邱是而西河非，已成定論；自宋、明以來理學家所謂心性義理言之，則兩人之著書相往復，皆有可譏，均不得爲學士之雅度也。余之辨此，亦非好爲掎摭，多毀前賢，良以此後漢學家一意考訂，而於心性義理，容多忽略，類此之事，數見不鮮，學者之不德，其事影響於學術，卽逮近世，時賢蹈其病者，亦復時有；故特發之於閔、毛兩氏之爲漢學開山者，非敢以薄前賢，乃所以勉今賢也。

與潛邱同時辨尚書古文之僞者，有姚立方。疏證卷八稱：

癸酉冬，薄遊西泠，聞休寧姚際恆，字立方，經義考作錢塘姚善夫。閉戶著書，攻僞古文。蕭

山毛大可告余：「此子之廖僂也，按：廖僂見歐陽修居士集卷四十三廖氏文集序。日望子來，不可不見之。」

介以交余，少余十一歲。出示其書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與梅氏、郝氏同；得則多超人意見外，喜而手自繕寫，散各條下。

姚氏著述

惜其書已不傳，惟疏證所引，可觀片爪而已。姚著九經通論，今惟詩經通論有刻本；又小戴禮散見杭大宗續禮記集說中；儀禮、春秋有傳鈔本。春秋已殘，余均在顧頡剛處見之。又著庸言錄，雜

論經史理學諸子，末附古今僞書考。今惟僞書考傳世，庸言錄亦不可見。錢林文獻徵存

錄稱其「謂周、程、張、朱皆出於禪，其說本於顏元」。考立方與恕谷相見，在康熙

三十六年丁丑，立方年五十一，時已著書經及儀禮，就質於恕谷；儀禮通論自序在康熙三十八年，則見恕谷時尚未成書。

其與潛邱相見，尚在前四年，立方年四十七，而潛邱見其辨僞古文者亦已有書十卷。武

林道古錄稱其：

少折節讀書，汎濫百氏，既而盡棄詞章之學，專事於經。年五十，曰：「向平婚嫁畢而遊五嶽，余婚嫁畢而注五經。」遂屏絕人事，閱十四年而書成，名曰九經

通論。

洪保主人亦云信古文非真，所論斷者他語耳，正恐信亦不透。同上

今洪保收解春集八、九兩卷，其文亦爲章實齋所譏，謂：「其中無所得，而全務矜張誇翊，類於趨風好名者之所爲。」章氏遺書，淮南子洪保辨。是山公助閭，與西河駁閭，事異意近。又杭世駿爲馮景傳，稱：「毛著古文尚書冤詞，景益所未備者五事。」今西河集有復馮山公論太極圖說古文尚書冤詞一首，有云：「至若古文尚書之冤，凡能救正，即是聖人之徒，況直窮隋志，扶致誤之由，尤得要領。」是山公見西河冤詞，似爲所動，潛邱所謂「信亦不透」，非無徵也。

程綿莊

潛邱稍後有程廷祚綿莊，本歙人，遷江寧。少時見西河古文冤詞，作冤詞攻之，既刪定其稿爲晚書訂疑，又推拓之，別成尚書通議二十卷。其書未見。綿莊聞顏、李學於惲鶴生，康熙庚子，恕谷南遊，綿莊屢過問學。康熙五十九年，綿莊年三十。讀顏氏存學編，題其後云：「古之害道出於儒之外，今之害道出於儒之中。」推習齋爲五百年間一人。謂「其勢難於孟子，而功倍於孟子」，尊信之如此。又說論語「克己復禮」一節，謂：

恕谷云：「聖門惟重學禮，宋儒惟重去私。學禮則明德、新民俱有實功，故曰

此兩條措辭雖簡，含義則富。謂理只作條理解，此後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自矜創獲，而顏、李、毛諸人及綿莊皆已言之。謂「害仁禮者豈惟私欲」，其語尤精。惟性質之過剛、過柔與智識之浮游昏塞者皆足爲害，故去私欲雖亦當重，而其事決不止於去私欲。後戴氏以去私、解蔽兩者爲說，亦與綿莊說近。至以「禮」代「理」，尤爲戴氏以後傳學者所樂道，如凌廷堪、焦循、阮元其著也。惟綿莊在當時，能推服顏、李，而不陷於尊信古文尙書，既通考證家法，又能識宋儒長處，青溪集卷三漢宋儒者異同論、卷九與劉學稼書、卷十上雷翠庭督學論宋儒書兩首，皆能爲漢、宋持平，而議論得其大體，並無顏、李矯枉之論，亦不入惠、戴門戶之習。則尤爲通識可貴也。再上雷公論宋儒書有云：「經學之弊，在於專門，欲以一師之言箝天下之口，何異於指一目所見而以爲周天之徑也。一此意尤足爲嘉道以下公羊今文學者作針砭矣。」

與綿莊同時稍前，辨古文尙書之僞者有惠棟定字，著古文尙書考。自稱先已爲辨，在甲寅以來，雍正十年，乾隆八年。嗣見閻氏書，乃在癸亥，乾隆八年。時閻書尙未刻。程綿莊始見疏證在丙子，亦已先成訂疑四年矣，因別爲尙書古文疏證

辨，誌其異見。文在青溪集卷四。是皆所謂不謀而合者。自此尙書古文之僞，幾於定論，蓋非一人之力所能

強，而一人之智亦不足以盡其蘊。故先乎潛邱者遠自南宋，而繼起者亦往往所獲超潛邱上，今則推辨古文尙書之僞者必先潛邱，身。後。之。名，各。有。其。遇，而西河之強爭急辯無與焉。然潛邱以辨古文尙書益推朱子，西河以攻朱子因護古文，其後戴學大盛，西河遂重

晚年以禹貢錐指進呈御覽，得殊寵，尤爲一時豔稱。

詳胡會恩錐指紀恩。又載楊夫禹貢錐指序（文集卷四）：「車駕南巡狩，臨幸浙西，胡君匍

伏道左，恭進是書，並獻頌一篇。天子覽之稱善，賜膳，賜御書詩扇，賜御書匾額。一時士人嘖嘖嘆羨以爲榮。夫以布衣之士，幽隱伏匿之儒，蒼父之考，山澤之癯，皆得以其所業上達天子，褒寵並加，恩賜備至。仰見我皇上右文之至意，彌世磨純，鼓舞激勸，真有超出前古者。天下之士，其孰不奮袂而起，思出其奇，以求得當？行見博學好古之士，立言之家，接踵而出，潤色太平，不獨胡君一人之榮遇而已。」此文乃楊夫代當時朝士作，真能道出一時學人心理及將來學術變化趨勢也。惟宛溪最深心，三藩起事，宛溪棄家南游，欲藉手耿氏，不得志而歸。

宛溪南游事，詳國風半月刊四卷十期膠山黃氏宗譜選錄。其撰方輿紀要，備載山川阨塞，詳論南北兵事強弱形勢，蓋以待時變。所爲自序，於宗國之痛，尤流露不自禁。寄食書局以成其業，而確然不仕，猶

顧景范與
徐狷石

守志節。徐狷石最善之，曾有事欲就商，會宛溪在徐乾學館中，狷石徘徊門外不入，適

宛溪從者出，因以告，乃得見。乾學聞之，亟遣人出迎，則狷石已解維疾去矣。

全謝山題徐狷石傳

後。姚樞通藝閣文集卷五顧處士祖禹傳，略謂：「徐乾學修一統志，開局包山，知祖禹精地理學，固延之，三聘乃往。書成，將列其名上之，祖禹不可，至於投死階石，始已。」宛溪客徐家久矣，不俟洞庭設局時。姚說固誤，要亦知宛溪之故。自狷石一轉而爲宛溪，自宛溪再轉而爲拙明、子鴻，自拙明、子鴻又轉而爲潛節概矣。

邱、西河，出處之間，逐步推移，如走峻坂，陵夷及於平地而止。當身者不自知，而地維既絕，天軸亦折，無論潛邱以讀書人自負，西河以讀書人相輕，要之同爲讀書人，別成一種風氣。學者心術之變，而學術人才全非故昔，亦余所謂可悲而可畏之一例也，故以並著於篇云。

失？以此處境不難矣。」又言得力在二語：處境則居易以俟命，處事則行法以俟命也。會以丁憂歸，嗣得大病，乃致仕。先生故剛大，生平學道，以陸子爲宗。及卒，全謝山爲碑銘曰：「世方以閉眉合眼，喔咻嚅唅，伺察廟堂意旨，隨聲附和，是爲不傳之祕，則公之道，宜其所往輒窮也。」所著書有穆堂類稿五十卷、別稿五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陸子學譜二十卷、朱子晚年全論八卷、陽明學錄若干卷。章炳麟書李巨來事，（文見華國月刊一卷十期）謂：「穆堂獲謫，由雍正四年督直，胤禩欲其希旨殺塞思黑，穆堂不肯。胤禩既殺塞思黑，欲殺穆堂滅口，又恐臨刑宣泄，故不得不赦。彈擊田文鏡事，特借以發端，謝山以事關皇室，故碑文不能正其辭。」並謂：「處胡虜之朝而果於用世，遇賊害之主而不能先幾引避，使周、程、陸、楊處之必不然。」事雖隱昧，章氏歷引東華錄說之，恐或然也。

清初之朱陸異同論

朱陸異同
論之來歷

「朱陸異同」之論，遠起明世。休寧趙汙子常對策，謂：「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耶？使其合并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是爲「朱陸早異晚同」說之始倡。其後河間程敏政篁墩著道一編，分朱

陸異同爲三節，纂鈔朱陸二家往還書，各爲之論斷，見其始異而終同。自是遂有陽明之朱子晚年定論，專取朱子論學書牘與象山合者三十餘通爲說。同時羅欽順整菴即遺書辨難，謂：

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

清初尊朱
排陸諸家

孫承澤

魏裔介

後東莞陳建清瀾著學蔀通辨十二卷，乃大詆「朱陸早異晚同」之說。其書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辯詆甚峻。而書初不顯，東林顧憲成頗加稱說，乃爲人知。明儒學案無陳建。及清初宛平孫承澤北海著考正晚年定論二卷，持論益偏。書始宋孝宗淳熙甲午，朱子時年四十五，其後乃始與陸氏兄弟相會，依次編其文集、語類諸書，謂「實無一言合於陸氏，亦無一字涉於自悔」。又深毀陽明，謂其「惟事智術籠罩，乃吾道之奔、懿」。據四庫提要。門戶之見，持之者過甚，亦足徵其立身居心之大概矣。四庫提要云：「承澤初附東林，繼降闖賊，終乃入於國朝，自知爲當代所輕，故末年講學，惟假借朱子以爲重。」同時有柏鄉魏裔介，石生論學與孫

至貞觀，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夫東漢風俗一變至道；貞觀治效幾於成、康，然律以純王不能無愧。孔子之生東遷，朱子之生南渡，天蓋付以斯道，而時不達。此道與治之出於二者也。自朱子以來，至我皇上，又五百年，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啓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伏維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統，以升於大猷。臣雖無知，或者得依附末光，而聞大道之要，臣不勝拳拳！

時爲康熙十九年庚申。翌年，張烈著王學質疑；又兩年，二十二年癸亥，稼書始至京師見張氏書，補靈壽知縣。及二十四年乙丑，張烈卒。年六十三十一年壬申，陸稼書卒。

年六十而光、地、位、望、益、高，寵、眷、益、渥，遂以宰輔耆碩，爲正學領袖。自稱「晚年學問始進，

得於聖訓爲多」，而康熙亦目光、地爲知己，君臣相孚如此。康熙五十一年，稼書卒後二十年特

升朱子配享孔廟殿上，命朝臣纂朱子全書。翌年，光、地又承纂周易折中；又二年康熙五十四年

承纂性理精義。時明孽反側者，既已剗斃無留，故國遺老，亦死亡俱絕，光、地所謂

治統與道統合一，開堯、舜、文王以下未有之盛業，重見純王之太平者，乃竟及其身

見之。光地卒於康熙五十七年，年七十七。聖帝爲堯、舜，光地則稷、契、皋、夔矣。然光地實小人，富貴煊

赫，不足掩其醜。全謝山稱「其初年賣友，中年奪情，暮年則居然以外婦之子來歸，足

稱三案」。見鮑增亭集外編卷四十四答諸生問格村學術劄子。賣友事可參看錢林文獻徵存錄李光地、陳夢雷疏傳，又清文匯卷二十五陳夢雷與其同年書，「某同年」即光地也。惟陳壽祺左海文集卷三有安溪蠟丸疏

辨，平反其事。光地頗詆黃石齋，其從弟光燠廣卿嘗述其言曰：「石齋之人則經也，其書則緯

也。」謝山告之曰：「君家相公之書，其貌則經者，其人則純乎緯者也。」光燠失色

而去。亦見謝山論格村學術劄子。自光地在位，衆多諂之，及其既歿，詆訐尤甚。語見方苞望溪集安溪李相國逸事。雖如方

望溪之徒，受其私恩，爲之袒護，見上引篇中。然無以勝公論。清廷既特尊朱子正學，以見聖

朝治道之隆，又求表彰本朝正學名儒相輝映，而光地非其選也。求其持身無疵類，講學

尙醇謹，能持門戶之見，而名登清之仕籍者，陸稼書實推首選，陳梅廬以梨洲弟子，出光地門下，然論學不屈，及見稼書所

著書而服，亦以稼書之躬行醇也。事見全謝山鮑增亭集卷十六陳碑。於是稼書遂以雍正二年從祀兩廡。光地卒後六年。故清初言朱學者，

顧亭林、王船山、張楊園、呂晚村諸人持於野，孫承澤、魏裔介、熊賜履、李光地諸人

唱於上，獨稼書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以俯仰而先得兩廡之祀，此乃清廷操縱之得其

道。稼書同時稍後，有儀封張伯行孝先，亦循吏著政聲，刻正誼堂叢書，有功正學，亦

得從祀聖廟。然刻程朱書爲之流傳，亦呂晚村先爲之。朝廷之意，從我者乃正學，背我

陸稼書之
從祀兩廡

張伯行

版，肆口譏彈，曰：「吾以趨時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衡道閑邪之功。……舍其學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訐其隱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詆誣，而發隱微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擾罵為能者也。

陸原書見三魚堂文集卷五，並附湯答書。

此可見當時正學之風氣矣。稼書同時有嘉定錢民子仁，從稼書論學不合，曰：「公

從朱子入，民從孔子入也。」嘗與友人書，辨朱子論學不合大學、中庸、孟子、二

程處，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只辨朱陸，相關是務，聖學必亡。」

語詳錢林文獻存錄卷四，又江藩宋學淵源記。

亦稼書諍友也。稼書極推張烈王學質疑，而毛西河有折客辨學文揭

其私，謂：

住在史館時，同官尤悔菴闕題得王文成傳，總裁惡傳中多講學語，駁令刪去。同

官張武承遂希意極詆陽明，並進三劄，一曰孝宗非令主，二曰東林非君子，三曰

陽明非道學。同館並起而譁，總裁遽毀劄。

張烈著王學質疑之動機

王崑繩

則張氏著實疑動機亦可見。以若是之人才，若是之心術，相與鼓譟而言正學，結帝王之權。固有餘，服豪傑之氣則不足，宜乎非難之蜂起也。沈潛玉冰壺集謂：「南方之學者，自孝感、平湖兩先生提倡，專以尊朱黜異爲第一義，顧應

之者多場屋科舉之士，於說書評尾之外，茫然無覩也。」可知當時程、朱正學派之實際。

故彭定求南昀

父瑞，受梁谿高氏學，定求又事湯潛庵；其會孫彭尺木治佛說，即與東原論學者也。

遂有

陽明釋毀錄之作。而王源崑繩言之尤慨切。

崑繩

生順治五年，卒康熙四十九年，年六十三。

先雅慕諸葛武侯、

王文成，有心功業，晚不得一舒意，遇李恕谷論學，乃折節顏門，稍稍變其說。而其先論當時所謂朱陸異同者，頗激宕可參證，其言曰：

今。天。下。之。尊。程。朱，詆。姚。江，侈。然。一。代。大。儒。自。命，而。不。僞。者。幾。人。哉？行。符。其。言。者。真。也，言。不。顧。行。者。僞。也。真。則。言。或。有。偏，不。失。爲。君。子；僞。則。其。言。愈。正，愈。成。其。爲。小。人。有。人。於。此，朝。乞。食。墻。間，暮。殺。越。人。於。貨，而。掇。拾。程。朱。緒。論，狺。狺。焉。罵。陽。明。於。五。達。之。衢，遂。自。以。爲。程。朱。也，則。吾。子。許。之。乎？夫。對。君。父。而。無。慚，置。其。身。於。貨。利。之。場，死。生。禍。福。之。際，而。不。亂。其。內。行，質。之。幽。獨。而。不。愧，播。其。文。章。議。論。於。天。下，而。人。人。信。其。無。欺，則。其。立。說，程。朱。可。也，陸。王。可。也，不。必。程。朱。不。必。陸。王。而。自。言。其。所。

而真之法。

同上與李中孚先生書。

其言激切有如此，可見當時正學之實不足以服人也。及朝議既定，正學大顯，而虛偽之風氣，麻痺之人心，益有以激豪傑而起反抗者，其人則爲李穆堂。

穆堂之朱陸異同論

穆堂論學
大旨

穆堂生平不以理學家自居，而好辨朱陸異同，其意亦有激而發也。穆堂論學，極重人倫實務，謂：

教莫古於唐虞，……契爲司徒，敬敷五教。亦曰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而已。……魯論稱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皆五倫之所有事，所以相治相養……者也。聖人繼作，其教遞詳。教之以佃以漁，教之以耨耨，教之以懋遷交易。教之以衣裳，教之以舟楫，服牛乘馬，斷木爲杵，

後士知有躬行實踐之功。

初稿卷二十六，文
學劉先生基誌銘。

而穆堂謂躬行實踐則本於一心，故曰：

聖人之學，內聖外王，皆不過一心。或乃分心性為二，疑心學為近禪，不知心性，性卽心也。……舍心學又烏有所謂聖學哉？……象山陸子，專以求放心教

人，蓋直接孟氏之傳者，……世之人以訓詁章句為學，失心久矣。

別稿卷二十四，通
浩齋先生訓語序。

然穆堂之所重於心者，亦不過曰躬行心得而已。故曰：

學必躬行而後心得，得於心而後推之家、國、天下，無所施而不當。而揚子所謂

入乎耳出乎口者，不足與於斯。

別稿卷二十四
學言稿序。

至於空談心性，則爲穆堂所深戒。故曰：

義理與氣質為定名，心與性為虛位。……學者苟有志於聖賢之學，躬行實踐可已，何必言心性？孔子之自勉者，在子臣弟友，若命與仁則罕言之。子貢亦謂：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孟子因告子論性而誤，故反覆與辨耳，其教門人則止曰孝弟而已，義利而已，未嘗言性。今之教人者，不敢望孔、孟，從學者不敢望子貢，實行不修，而空言心性，妄也甚矣！初稿卷十八心體無善惡說。

此其言極似亭林。然亭林極斥心學，而穆堂乃謂「舍心學又烏有所謂聖學哉」，與亭林「舍經學安所得理學」一語，正相照映。穆堂斥朱子以讀書講論爲學，其論極似習齋。然穆堂固又是博聞強識，絕非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者流也。學者觀於三氏立言之異同，知論學各有本末，可勿爲古人爭門戶耳。而穆堂辨朱陸，尤每以言有依據，能扶本真自喜，頗有似於此後乾嘉考證派之所爲者。羅有高謂「穆堂議論偏激，好以記問勝，豪者也」，其評頗中穆堂之失。見尊聞居士集卷三答楊邁公書二。故嘗謂：

六、七年來，細閱周、程、朱、陸、陽明六子之書，各不下十數過。初稿卷四十三答徐編修書。

而遂以辨陸學之非頓悟，其言曰：

朱子因陸子教人有發明本心之說，遂以頓悟目之，而其實非也。陸子全集二十八

卷，余家所藏宋本，與明朝荆門州儒學藏本、撫州家祠本，並相同，無片言增減，書編閱數十過，絕無「頓悟」二字。其生平教人，好舉木升川至，專以循序為主。……即鵝湖之詩，必曰：「涓流積至滄溟海，卷石崇成泰華岑」，此天下所共見共聞者。……至於發明本心，並非頓悟。孟子論乍見孺子入井，即所以發明惻隱之心；論哂蹴之與不受，即所以發明羞惡之心。……陸子發明之義不過如此，非如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而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自聖賢之學，變而為科舉之業，剽竊口耳，不復以身心體認。陸子之書未嘗經目，而道聽塗說，隨聲附和，咸曰陸氏為頓悟之禪。……學者試取陸子全書讀之，則知娶寡女者不可誣以搗婦翁矣。同上卷十八發明本心說。

又象山語錄有「家有壬癸神，日供千斛水」二語，陳建學部通辨謂出佛書，穆堂謂：「余嘗盡閱全藏經、律、論，並無此語。」見陸子學譜卷十一「章從軒節夫」條。其後全謝山謂：「二語大略當在道經，今巫祝家禳火，常用此語。」見鮑琦亭集外編卷四十七答臨

川先生雜問。又如陽明傳習錄有「照心」二字，或疑為禪語，穆堂謂：「佛書余嘗遍閱，並無此二字。」見初稿卷四十三答雷庶常問傳習錄問目。世之譏陸王者，率謂其近禪，謂其尙頓悟，病其游談無根，

束書不觀；自穆堂言之，彼之所以斥陸王者，正坐游談無根、束書不觀之病，皆未嘗細讀陸王書而姑意測之如是也。

雷鉉翠庭經筵堂文鈔象山禪學考，謂：「世目象山爲禪學，以象山教人閉目靜坐不讀書者，非也。象山語錄多近禪，然未嘗言不讀書，亦罕靜坐。文集

陸王流弊

中並「靜坐」二字無之。與劉深甫書云：『開卷讀書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訓詁章句，苟能從容不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與傳聖謨云：『已知者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求之。』此與朱子教人無以異。一今按：雷氏力主朱、陸之辨，至此等處則亦受穆堂影響也。然何以陸王常受世俗譏摘？穆堂則謂一由陸王之有傳而失真

者，如黃梨洲謂象山以「覺」爲入門，慈湖以「覺」爲究竟，此慈湖之失其傳也。

見初稿卷

十八發明本心說。謝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並謂「慈湖亦不以一悟爲究竟」。又跋袁正獻公與舒和仲帖，（外編卷三十三）謂：「陸學流弊，乃傳子淵、包顯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楊、袁不爾。」又謂：「臨川先生昌明陸學，然其病則言陸學絕無流弊，如此便成矯枉阿私。」今觀穆堂集亦並不主「陸學絕無流弊」之說，疑謝山自據當時相從談論言之也。

陽明良知之教，如鄒文莊、東廓、羅文

恭。念庵皆粹然無疵；而龍谿王畿首爲狂論，純任自然，心齋王艮亦多怪異，二王之學

數傳益甚，此二王之失其傳也。見初稿卷十八致良知說下。學術之傳有得有失，固不可以末流一二人之

失，上累其立教之師，而世俗所以好謗陸王，則由元明以來，朝廷科舉，以朱子書取士，俗士習於時文講章，有道學之美名，有富貴之實利，而又熟於章句訓詁之先入。故陸王者每不讀陸王書，則又安從得陸王之真？穆堂於此尤慨乎言之，曰：

只有攻陸

世止有摘陸王之疵者，未聞有摘朱子之疵者，非陸王之多疵，而朱子獨無疵也，

勢也。自有明以朱註取士，應科舉者，共守一家之言，為富貴利達之資，大全、講章而外，束書不觀，道聽塗說，成為風俗。大學改本，雖棄孔子以從朱子而不遑恤，孰敢為陸王而議朱子哉？吳文正公澄生平信奉朱子，晚始略舉尊德性、道問學為調停之說，其言本出朱子，而論者已譁然攻之矣。南宋至今六百餘年，止有一陽明先生，追尋古本大學，而攻之者至今未已。初稿卷四十三答雷庶常問傳習錄問目。孔尚任湖海集卷九廣陵郡學會講序（戊辰）謂：「今制舉家皆知尊朱，問其所以尊者，曰：『朱子有註解也』；皆知攻陸、王，問其所以攻者，曰：『陸、王無註解也。』夫朱子豈註解之可盡，陸、王豈無註解之足累？其所謂尊與攻者，皆不過為制舉言耳。」

故穆堂於凡攻陸王者，率致非難，嘗曰：

陳建、呂留良輩，妄附朱子，著為謬書，詆譏陸王，至不可堪忍。引同上節。

穆堂有學蔀通辨辯，於陳氏書條析其說。見初稿卷十八心性說，其書未見。其論孫承澤云：

孫北海承澤作者正朱子晚年定論，蓋從未讀陸子、陽明子之書，亦未嘗細讀朱子之書，徒欲鈔竊世俗唾餘以附於講學者也。所載朱子之語，止取其詆譏陸子之

凡朱子學說自身之轉變與其晚年之定論，穆堂所以條理抉發之者如此，而後世所以誤會朱學之真相者，穆堂則以為皆出元、明之陋儒，與夫科舉之俗見。其言曰：

元明以來
之朱學

自宋南渡以後，學者不務其所當務，而疑其所不必疑，不汲汲然患其知之而不知，而鰥鰥然患其行之而不知，溺其志於章句訓詁之煩，而駕其說於意見議論之末，置其身於日用彝常之外，而勞其心於名物象數之中，未嘗一日躬行實踐，而謂謂然自以為講學。……蓋自大學補格致傳文，而孔、孟之學乃失傳矣。雖然，

朱子晚年，固已盡覺其悞，……而元、明陋儒，專取其中年未定之書，用以取士；明初附益之，編為大全。科舉之學，因陋就簡，朱子全書未嘗寓目，遂以講章訓詁之學為足以師承朱子，此亦朱子所不欲受也。

初稿卷十八
原學下。

又曰：

自科舉取士，世俗之人，富貴利達之外，無所用心。稍有志者，沉沒於明人大全所撮語錄陋書，傲然講學，自謂尊朱，不知其於聖賢之學，毫無所見，即朱子之

學，亦百未知一也。穆堂別稿卷三十五復濟東道陳副使書。

然穆堂所言，亦有激而然耳，未足以服眞爲朱學者之心。當塗夏斨嘗論之云：

夏斨評晚
年全論

晚年全論一書，……不過爲學部通辨報仇，無他意也。……所引朱子之書凡三百五十餘條，但見書中有一「心」字，有一「涵養」字，有一「靜坐收斂」等字，便謂之同於陸氏，不顧上下之文理，前後之語氣，自來說書者所未有也。

述朱質疑卷十與唐小淵茂才論朱子晚年全論書。

穆堂對朱
子言行之
摘撫

且穆堂不徒於朱陸異同懇懇力辨，又於朱子言行，多所摘撫。

今集中如書東見錄後，譏朱子爲煥章閣待制，趙汝愚謫永州，朝

權悉歸韓侂胄，朱子草書萬言，爲趙明冤，箴之，遇逐之同人，朱子退焚諫稿，自號「遜翁」。（按：焦里堂易餘籀錄卷九辨無其事。）而呂伯恭弟祖儉，象山門人楊簡，皆以訟汝愚罷謫。朱子平生，痛詆江西、浙江之學，此事反遼巡，貽書祖儉，深爲愧歎。又書靈寶畢法後，言朱子少築鍊室，老註參同，自稱「空同道士」，題寶箓壁詩，以一金丹歲晚，此志不就」爲嘆恨。靈寶畢法乃世俗方士陋書，而序文首引朱子詩「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謂「晦翁紫陽朱先生必不我欺」。因譏「朱子平時詆韓子爲文人，試取謝自然詩較之，識量何其相遠！」又書廣作昌黎與大顛三書後，譏朱子作考異，附會世俗僞譏歐公題跋，反疑子瞻未見歐陽談語，曲爲緣飾。又書真西山文集後三則，謂朱子譏陸子爲禪，而自於佛學極推崇，乃至稱「佛爲大事因緣出世，聖人繼天立極意亦如此」。捐館之前，以香茶食黃蘗僧，稱「爲悟公故人，固宜西山等於釋氏歡喜讚歎」。又跋朱子再定太極通書後序，以朱子爲濂溪事狀，削去蒲氏所爲墓碣載濂溪稱頌新政語。而如邵氏聞見錄所記「荆公居鍾山，恍惚見其子勞和」云則云，生死輪迴之說，至妄陋，而名臣言行錄備載之，不免好惡之偏，爲世俗轉移。（以上均見初稿卷四十五。）

陸子學譜

其事已出乎異同之外，所謂「楚固失之，齊亦未爲得」矣。

穆堂又爲王荊公辨誣，爲吳章臈持平。（初稿卷二十四吳文正公從祠

記）要之，豪俠情，一入門戶，未能超然。穆堂於朱學議論，具如上述。其治陸學，則備見於陸子學譜，謂：

昔朱文公與呂成公作近思錄，記濂、洛諸先生之言者也；文公又獨爲伊、雒、淵、源錄，記諸先生之行者也，言與行分而爲二，視論、孟所記若有間矣。……陸子學譜，蓋兼用近思、淵源二錄之體。……俾有志於希聖者，門徑可循，歸宿有所，不沉溺於利慾，不泛濫於章句，不參錯於佛、老，庶幾斯道有絕而復新之曰。

初稿卷三十二
陸子學譜序。

陸子年譜

又爲陸子年譜，謂：

明陳建等道聽塗說，勦襲舊聞，詆陸子爲禪學，實未究觀二家之書。不知朱子晚年之教，盡合於陸子。凡朱子所以致疑者，特以其弟子包顯道、傅子淵等，過爲高論，而未及盡見陸子所以爲學與所以教人之說。故其所疑爲禪者，皆懸空立論，未嘗實有所指。其實指而出之者，惟輪對五劄與答胡季隨一書耳。季隨書之

初稿卷十八致
良知說下。

又曰：

平心論之，整菴與陽明，同在武宗之時，天下多故，身為大臣，離事自全而已。
能抗劉瑾乎？能誅宸濠乎？能靖專西之亂乎？此實學與虛說之辨。初稿卷十八
心性說。

又曰：

陽明先生勲業塞穹壤，名聲貫古今，世豈知有所謂大興張者？人雖自絕，何傷日月？初稿卷四十五書
王學質疑後。

躬行與功
業

穆堂與顏
李

蓋陸王之學，既以躬行實踐為主，而躬行實踐，必歸鵠於功業濟世，乃為內聖外王，有體有用，足以證其踐行之圓滿而庶幾於無憾。此與從事章句訓詁，即於文字講論爭是非者絕不同。故穆堂盛推陽明，以其功業之發見，徵學說之虛實，此正陸王言本心、言良知最精最高之詣，決非陷溺功利，偏心雜霸，空為此畔援之勢論也。余嘗謂顏、李講

學，深斥程朱，謂書生紙筆講誦之無益於天地，而力唱「六藝、六德、六行」之說，以實用爲本，其意趣路徑實近陸王，以穆堂證之，可益信矣。惟顏、李尚有習朱存心之學，而穆堂無之，是顏、李猶守舊規，而穆堂已入新趨也。厥後章實齋論學頗采穆堂，故亦與顏、李近，而自謂推本於陽明。此爲清學一伏流，要之與陽明訓誥考訂書本之學判然不同，而清初程、朱正學，轉與乾嘉吳、皖攻朱者同爲以讀書訓說爲學也。然躬行實踐，固以功業濟世爲歸，而不必展功業濟世之效，則時命限之，雖窮而在下，不得盡其意，而無害乎性分之全量。此又非陷溺於功利，偏心於雜霸者之所與知；而內省不疚，實爲眞血脈所關，又非章句訓誥之所能爭也。相傳：

有中州一巨公，自負能昌明朱子之學。一日謂公。穆堂曰：「陸氏之學，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公曰：「君方總督倉場而進美餘，不知於心安否？是在陸門，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全祖望蘭學臨川李公綬神道碑銘。

此即發明本心致良知之實例，穆堂所謂陸王之躬行實踐，所由與章句訓誥講誦虛說者不同也。故穆堂又言之，曰：

吾非敢言心性也，吾嫉夫世之實行不修，於陽明子無能為役，而高言心性者也。

初稿卷十八心
體無善惡說。

穆堂論學
之背景及
動機

此眞穆堂論學眞背景，亦穆堂論學眞動機矣。故擴之爲功業，約之爲踐履，穆堂之所謂躬行實踐，所以修之己而責之人者，惟問實事，不爭虛辨。此固陸王講學精神之一端，而穆堂則特以爲當時之箴砭也。故穆堂之所以評黷朱陸之異同者，其事是非當別論；而穆堂爲人之俊偉，以博聞強記之學爲陸王本心良知作發明，以考史論世爲心性義理作裁判，學術、經濟、文章治於一爐，其在當時，雖意有所激，語有所偏，然磊落俊偉，光明簡切，以有清一代陸王學者第一重鎮推之，當無媿矣。

穆堂學說
與時代之
衝突
謝石霖

雖然，當穆堂世而言踐履功業，談何容易！先是，雍正四年，謝濟世石霖以翰林改御史，露章面奏河南巡撫田文鏡不法狀，雍正擲還其疏，石霖伏地不肯起，爭益力。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之，並加刑，問：「指使何人？」曰：「孔孟。」問：「何故？」曰：「讀孔孟書，自當忠諫；見奸勿擊，非忠也。」奏上，議大辟。得旨免死，發往阿爾泰軍前效力。邊臣希旨搜其書，得古本大學注，劾以毀謗程朱，廷議坐諷刺朝政，復下獄。將刑，縛至市曹，諸受學者皆哭送，且受祭邸舍中。已而宣旨得赦，歸舍，炷

清學自義
理折入於
考據之所
以然

氣遭遇者矣。湯潛菴、全謝山如是而言義理、經濟，幾何其不折入於訓詁考據之業者！聖天子在上，惟有遵聖旨，守聖法，努力報稱，尙何紛紛辨朱陸異同爲！

附 萬孺廬

萬孺廬

穆堂著陸子學譜，有共相考證上下其議論者一人，曰萬字光，號孺廬，江西南昌人，學

譜附錄所稱「本朝翰林院編修萬子承蒼」者也。李集有墓志，謝山集有墓碑銘。其答順德陳守論陸子文集

建孺廬論陳

書，議論與穆堂一轍。自謂：「嘗客東莞，其邑人言陳建素無行，爲其鄉先生所不齒。

鄉先生故多宗陳、王之學，建乃竊爲此書以媚上官，而陰謗其鄉先生。」全謝山鮑埼亭集外編卷五十端溪

陸孺廬論朱

講堂策問一，亦謂：「東莞陳清瀾，則俗儒也，巧徇政府之意而攻陽明，並隱譏白沙以自附於河汾之統。蓋有窺見其底裏，直斥爲小人者。」其後有吳鼎易堂著東莞學案一書暢論之。又謂：「朱子平日

議論太多，自孔、顏、曾、思而外，皆若其所不滿，不獨陸子而已。於孟子則謂其龐，

謂其露才，謂其英氣害事，謂學之無可依據。於二程子之言多所牴牾，謂伊川未能無

我，節目尙疎，每事三說，決有兩說不是。程門弟子則概目以禪學，嘗云：『諸人無頭

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又云：『諸公雖親

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龜山尤傳道所自，謂其做人苟且，謂其隨衆鶻突，謂其說道理無收煞，謂其氣質弱。延平語中年多不信之。屏山、白水、籍溪雖親受業，亦皆斷之爲禪。同時如張宣公，則所與往還書，詆斥甚切，其後南軒集多刪改以就已之說。呂成公則謂其杜撰，謂其看文字粗，謂其不理會經，謂其弊在於巧。今觀朱子文集疑陸子爲禪學者凡數條，不過如論上蔡、廣平、龜山之意。而其推尊陸子，則不在二程子下，嘗曰：『陸子靜表裏不二。』又曰：『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而已。』又曰：『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南軒疎略從高處去，伯恭疎略從卑處去。』又曰：『子靜底是高，伯恭的甚低，如何得似他？』觀此則其位置陸子於張、呂二公之上，章章如矣。今讀朱子之書者，推崇張、呂無異辭，卽上蔡、游、楊諸公，亦不因朱子目爲禪學而盡擯之，獨於陸子嘵嘵不已，豈朱子之心哉？」又曰：

考亭朱子似伊川，象山陸子似明道。元世陸子之教，僅行東南。趙江漢閭記朱子所為傳註以授北方學者，後遂用以取士，明代因之不改，由是言聖人之道獨歸朱子。然士子特用其說弋取科第而已，卽或高談性命，博攷禮樂制度，亦不過法朱

白田，諱懋竑，字予中，寶應人，生康熙七年，卒乾隆六年，一六六八—一七四一年七十四。以精治朱子學名。康熙五十七年成進士，正李光地卒歲。雍正元年，以安慶府儒學教授特旨召見，改官翰林，稱一時知遇。其頒朱子書謝恩呈看詳云：

我皇上欽崇正學，表章真儒。溯道統之源流，爰升從祀，匯羣言之條貫，俾纂全書。學惟定於一尊，理同歸於皆是。黜德性、問學調停之私說，敢云朱陸之並稱？斥冰炭輔車謬悠之狂言，誰曰中、晚之異論？

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

白田治學態度

白田蓋值朝廷褒崇正學之時，而篤信謹守，心欲有以爲之宣揚發明者也。焦里堂有言：「他人講程朱理學，皆浮游勦襲而已，惟懋竑一生用力於朱子之書，考訂精核，乃眞考亭功臣。」見雕菰樓集卷十二國史儒林文苑傳議。其爲後世通人見重如此。其論朱子爲學次第曰：

白田論朱子爲學次第

朱子早年從屏山、籍溪二公，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自十五、六歲至二十六、七時，往同安歸，此以前所謂出入於老、釋者也。及見延平，始悟老、釋之非，而受求中未發、默坐體認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沒而往問

之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為已發，而未發為性體，自以為無疑矣。「人自有生，則在乙酉、丙戌間，蓋未至漳州前也。」四書，向

以為在戊子，今考之何叔京、羅參議兩書，則在乙酉、丙戌間，蓋未至漳州前也。比至漳州，與南軒論不合，朱子謹守師說，而南

軒以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為不然，見南軒書序子晦錄。至未發，已發則無以異。朱子刪南軒詩可考。其

後又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答程允叔，何叔京。戊子諸書皆主此論。乙丑

春，乃悟已發、未發之各有界地時節，於是改從程子，而於未發復尋延平之說。

又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與林擇之書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

學則在致知」二語。自是指歸一定，終身守之不易。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三答宋宗洛書，「及見延平」以上一節未其子歲聽等所

為行狀。

而白田生平用力，則在朱子年譜一書，蓋積二十餘歲四易稿而後定。見其子歲聽所為行狀。其書大意

亦承陳建、孫承澤之緒，而考訂精詳，遠非陳、孫之比。議論與穆堂適相反，而編纂亦

一本朱子手筆之書為主，謂文集、語錄多有不可據，語見行狀。與穆堂晚年全論專錄論學書

札，不載語錄及他雜文之意相似。惜年譜所收朱子五十以後論學書，不過五、六十首，

刪汰既多，即無以定朱子晚年思想全部之真態，此蓋為年譜體例所限。後附朱子論學切

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

白田說之云：

此云「方別尋得頭緒，似差簡約端的」，此為子澄言之，子澄好編類文字，有向外浮泛之弊，故以此力箴其失。前書所云「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即所謂「簡約端的」，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也。見年譜附錄卷一。

此以朱子自道謂專為子澄言之，其屬牽強，不辨可見。且前書云：

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前日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也。

豈得謂此處「前日看得不切，亂道誤人」亦為子澄言乎？且白田謂「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語氣特譏指象山。不知象山講學，正如朱子此書所謂「聖門德業，初不在日用之外」，故曰「文字語言外別有用心處」，正是用心於日用倫常，並非以不言不語為用。

向來倒置，又詐自恨其誤人不少，今方自悔，乃爲「應病與藥」乎？其屬牽強，又甚易見。是則王氏此書，仍守孫承澤考正定論，朱子四十五歲後絕無一言合於陸氏，亦無一字涉於自悔之意。用力雖勤，成見未祛，雖免嫚罵之習，仍未出乎門戶之錮也。陳蘭甫謂王白田朱子切要語專爲排陸、王而作，真一語破的。陳語見嶺南學報四卷一期汪宗衍陳東塾先生年譜。故其譜雖頗重李果齋原編，而又曰：

果齋李氏所云：「晚年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蓋指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林德久諸書而言。以今考之，皆發明性善之指，說出地頭名目，如韓子原性……之例，非有「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之意。陽明晚年定論之作，朱門久自開之矣。朱子所云「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豈不信哉？見年譜考異卷四。

不悟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自得，自孟子已然；發明性善之指，豈僅在說出地頭名目，不必令人深思自得乎？若只是說出地頭名目，至多不過「察識」一邊，更何與乎「涵養」？朱子四十以後對於中和舊說之悔悟，豈晚年復背之乎？今既謂「陽明晚年定論之作，朱門久自開之」，又何以證其必乖於大義？王譜於紹熙五年甲寅僅書「十一月戊戌至玉山，講學於縣庠」，並不詳錄玉山講義，加以疏說，惟於文集有詳辨。存稿卷六玉山講義考。

然講義臨了有云：

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工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纔尊德性，便有個「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却亦不是判然兩事也。……故君子之學，既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為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時時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有闕處矣。

今以合之朱子答項平父書，謂：「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則朱子明明說象山所說是尊德性事，而晚年乃云學者固當以尊德性爲主，朱子之意，決不斥象山爲異類，顯矣。白田於此不能別爲分說，而僅曰「可謂明白而無疑矣」。其懇懇致辨者則在「回頭轉腦向自己心中識認」之說，不悟講義固不主徒向心中識認，亦並不謂只須從外面求。朱子明分尊德性、道問學兩邊說之，不能抹去「尊德性」一語不理，又不能抹撥象山功夫全不是尊德性，則講義

朱止泉

止泉朱子
未發涵養
辨

朱子涵養
工夫爲後
儒譯言

臨了一節，其語固是「明白無疑」，而必欲以抑陸爲尊朱者，終不免爲勞而難安之事也。又按：顧涇陽學都通辨序，謂：「學爲聖賢，必自無我入。無我而後能虛，虛而後能知過，知過而後能日新，日新而後能大。是故君子以去我心爲首務。嘗讀朱子之書，其於所謂支離，輒認爲已過，悔又刻實，時見乎辭；嘗讀陸子之書，其於所謂禪，藐然如不聞，夷然而安之。在朱子豈必盡非，而常自見其非；在陸子豈必盡是，而常自見其是。此無我、有我之證也。朱子又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蓋情語，亦遜語也。而象山遽折之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將朱子於此果有所不知歟？抑亦陸子之長處、短處，朱子悉知之；而朱子之要緊處，陸子未之知歟？朱子歧德性、問學爲二，象山合德性、問學爲一，得失判然。如徐而求其所以言，則失者未始不爲得，而得者未始不爲失，此無我、有我之別也。」今按：清儒辨朱陸異同，絕無如涇陽此序之深劇者，即此見清儒言義理，遜於前人者多矣。

白田同時學侶有朱澤溥，字湘洵，別號止泉，亦寶應人，生康熙五年，卒雍正十年，

一六六六——年六十七。爲學亦專治朱子，篤謹之風，近於白田。與無錫顧昉滋交好，又

一七三二。親至共學山居，蓋有得於東林遺風者。其議論與白田頗有出入。其朱子未發涵養辨云：

自程子發明平日涵養之旨，傳之龜山、豫章、延平以及朱子，而聖學大明。朱子之涵養，雖受之延平，而其默契乎心統性情、貫動靜之奧，……實發龜山、豫章、延平所未及言，而直上合乎伊川。成書具在，可考而知也。……然朱子未發涵養一段工夫，原極用功，後儒爲之諱者，其防微杜漸之意，自有所在。特以

止泉論朱
子語類

止泉論朱學，既著眼於涵養未發，又極重語類，謂：

語類一書，晚年精要語甚多。五十以前，門人未咸，錄者僅三、四家。自南康、浙東歸，來學者甚衆，誨諭極詳。凡文詞不能暢達者，講說之間，滔滔滾滾，盡言盡意，義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無不暢明厥旨。誦讀之下，譬如如生，一片肫懇精神，洋溢紙上。……在當日諸門人，前後各得一說，彼此各聞一義，而後人讀之，反聚前後彼此之各聞者，彙萃參伍，這處那處，表裏始終，真有登高自卑、行遠自邇、漸進漸高遠之妙。是安可不細心審思，而……概以門人記錄之不足確而忽之耶？文集卷四答喬星潛，作於辛亥，在卒前之一年。

止泉於語類別有選讀之本，其宗旨亦專在闡明朱子尊德性之教。其選讀語類目錄後序云：

朱子之學，原是尊、道齊頭用功，雖有「道問學工夫多了」之語，實從德性上着力，且明以訓詁詞章無益於性情之病深戒學者。後儒吳草廬輩遂從而分之，以尊

德性屬陸氏，以道問學屬朱子，歷今五百餘年未有定論。正嘉間，陽明倡為格物徇外之說，以議朱子。……遂使朱子平生尊德性最切要、最精透之旨，皆置而不省。為吾徒者，……於此等切要精透處，亦不力加發明，闡明其蘊，且以心學為諱，是無異於藉寇兵而齎盜糧也。文集卷八。

故止泉謂：

朱子聖學，主敬、窮理、力行三者齊頭用功，未嘗缺一。而尤以主敬、涵養為先，以為知行之主。與王予中。文集卷四，辛亥。

王朱兩家之異見

而止泉論朱子涵養工夫，則據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諸篇，以主靜為歸，其議論蓋受無錫共學山居一派影響。集中有與王予中書五通，卷四，自庚戌以至辛亥。極論其事，白田未以為是，覆書論難，見存稿卷十一。止泉既歿，白田尚有追答之書。見存稿卷十二。所答止泉原書，今止泉集未載，蓋已失之。又有答止泉

子宗洛書，存稿卷十三。亦力辨此事，歸其極則曰：

自以為宗朱子之學，反墮入陸王窠窟中而不自知，其不為陸王所笑者幾希。存稿卷十

二重答朱
湘洵書。

蓋止泉論朱學，既重未發涵養，則與穆堂所謂朱子晚年並以尊德性、求放心爲主者，意無大殊，故白田議其「墮入陸王窠窟中」也。然白田自言：「愚於學問全無知曉，鑽空文義，略有所窺，豈特少涵養一段工夫，即求放心工夫是初下手事，自度當從此入手而苦未能。」亦見重答朱湘洵書。則白田用力，自偏於讀書考索，自止泉言之，正所謂「藉寇兵齎盜糧」，不免以章句文字見譏於陸王者。今平心論之，止泉所謂涵養未發事，苟捨其文字義解之糾紛，依宋儒工夫，實下體驗，則主敬、主靜，所爭蓋微。朱陸在當時，實同有此一段工夫，而後人必欲分門別戶，說成天懸地隔，以朱子爲集聖學之大成，以陸王爲極斯文之姦邪，遂多紛紛之辨。白田於朱陸異同，雖脫嫚罵之習，仍守門戶之障，年譜用力甚勤，而識解終未豁。止泉整密不如白田，然謂朱子仍守尊德性爲主，實非無見；而穆堂以躬行實踐推陸，謂其未廢道問學，兩家之說，善學者會合觀之，本可無爭。惟象山實自有「完養精神，收拾在內，不使放散」之說，參看學部通辨卷四。穆堂僅謂象山不廢讀書，注意人倫日用，而於此不加闡述，是未得象山之全也。朱子亦自有居

白田誤說
朱學層次
各點

轉也。受中和未發之旨於延平，未達而延平沒，乙酉、丙戌之間，自悟中和舊說，又從張敬夫先察識後涵養之論，此朱子學之第二轉也。己丑，更定中和舊說，并辨敬夫先察識之非，一以「涵養用敬，進學致知」二語為學者指南，此朱子學之第三轉也。與胡瑗、尹洵才論學諸通辨及三魚堂集答秦定叟書，質疑卷五。

王氏深於朱子之學，然……如知答江元適書「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通辨不當遺而不載，是矣；卻又不信年譜二十四歲受學於延平之說，必三分輔漢卿之所錄，謂庚辰為受學之始，回頭看釋氏之書漸漸破綻，實無左證。朱子明明自云「從遊十年」，又云「十載笑徒勞」，以庚辰計之不過三年，與朱子自述既大不合，而語類所謂「後年歲間始覺其非」者亦大相反。……「十餘年」者，謂十年之外而又有餘也，若云至庚辰纔出釋學，則自十五歲數起已十七年，「餘」字所該，不應若是之久，而年譜所謂頓悟釋、老之非者，相懸至七、八年之遠。使朱子出入二氏之迹，界限不清，是一大轉轍也。原注：「王氏又謂：『朱子悟釋、老之非，在戊寅再見延平後。』比庚辰又早三年，其無定見如此。」初注文集，知答薛士龍書之「二十餘年」，「二」字為羨文，可謂能具隻眼矣，卻於雜著中又改答薛書為壬辰，原注：「文集注以遷就「二」字之不為羨

文。不知自癸丑至壬辰，實僅滿二十年，無二十餘年，況士龍卒於辛卯九月，何得有書？通辨列之庚寅，不為無據。要之此書之義文，不僅「二十餘年」之「二」字，即「先生君子」之「生」字亦係義文。朱子十四失怙，可稱「先君子之餘教，事延平十年」，不得云「先生君子之餘教」。答江、薛二書相為表裏，必如王氏之說，則兩書糾纏不清，是又一轆轤也。知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為朱子定論，其見卓矣；卻又謂己丑仍守舊見，至庚寅以後始提「敬」字。不知己丑之悟，實悟於程子之言敬，前此之游移，實游移於延平之言敬字，不分明。答張敬夫書、與湖南諸公論學書及已發未發說、記程門論學同異諸篇，皆極言敬字之妙，又皆己丑一時之言。必如王氏之說，則中和舊說與更定舊說，主腦不清，是又一大轆轤也。知延平之求未發，不免少偏，是矣；卻又謂朱子悟已發、未發之旨，仍用延平涵養之說，後十餘年至甲辰與呂士瞻書，乃有疑於延平求中之說，謂當以程朱之言為正，至戊申與方賓王書，始斷然言之。不知悟已發、未發之旨，即悟延平之偏，楊方庚寅錄所謂言敬字不分明也，何待十年後之甲辰哉？朱子己丑與林擇之書，所謂「遂成蹉過，辜負此翁」者，指從張敬夫

先察識言也；所謂「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者，指靜中看未發之中言也，不欲斥言其非，故委婉其詞，以為不能盡記其曲折。必如王氏之說，則所謂悟者仍未悟，是又一大轉轡也。

與胡璣卿論白田草堂雜著書。

又曰：

……王編修懋竑所輯年譜，世稱善本，然……於大節目可商者尚多。……朱子幼孤，稟學於籍溪、屏山、白水之門，三先生之學皆雜禪，故朱子十五、六歲即出入於二氏。年二十四，見延平而受學，又年餘，盡棄其舊，朱子答江元適書所謂「出入於釋、老者十餘歲」是也。年譜紹興二十有三年，年二十四歲，始受業於延平先生之門。又云：「初先生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年二十四，見李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明簡確鑿，非果齋親炙朱子之深，不能為是言。乃王氏忽反之，謂朱子癸酉初見延平，未嘗受學，直至庚辰歲始受學，而悟釋、老之非。於是改癸酉為初見，而移「受學」二字於庚辰之冬，將「先生學無常師」云云，盡行刪去。不思從遊十年，誘掖諄至，

全謝山

全謝山

與穆堂同時，年輩稍次而相知者，郵縣有全祖望紹衣，學者稱謝山先生。生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卒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五十一。穆堂爲陸子學譜，謝山頗有獻替，鮎埼亭

集外編卷四十四有奉臨川先生帖子五首，均論其事。其弟子董秉純編謝山先生年譜，

謂「癸丑雍正十一年，謝山年二十九，居京師紫藤軒，與臨川先生論陸氏學案，凡四

上書」是也。書中盛推學譜，謂「其中搜羅潛逸，較姚江黃徵君學案，數倍過之，後

世追原道脈者可以無憾」。奉臨川先生帖子二。而凡所獻替，穆堂未能采其說，其告謝山曰：「足

下天資高，倘能務爲遠大之業，則爲益於天下後世甚大；補亡訂誤，識其小者，雖不無

小補於世，其爲益亦僅矣。」別稿卷三十七答全貢士紹衣書。蓋穆堂治學，本重文章、經濟、氣節，不屑

屑爲考據。其後十許年，據董編年譜，在乾隆十一年丙寅。謝山修梨洲宋儒學案，自稱「予續南雷此書，

旁搜不遺餘力，蓋有六百年來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鮎埼亭集卷三十載山相韓舊塾記。其事亦

宋儒學案之增修

永樂大典
之傳鈔

始啓於穆堂。謝山自謂自雍正癸丑之冬，穆堂招同居，萬學士孺廬亦寓焉。紫藤軒下，無日不奉明誨。時人至稱爲「具體而微之李詹事」。具見謝山李公神道碑銘。而二人相約同鈔永樂大

典，據董譜，在乾隆元年丙辰。事詳結埼亭集外編卷十七鈔永樂大典記。又穆堂初稿卷四十三有答方閣學問三禮書目，已有請朝廷設官鈔寫之議；徐健庵高詹事刻編珠序，亦有請命儒臣討論刊錄之說，則又聞之穆堂者也。

又開以後清廷纂輯四庫全書之遠源。蓋四庫館之設立，其議起於朱筠條奏搜輯遺書，

而開局閱校永樂大典，實爲朱筠奏中要點，時邵二雲、章實齋等在朱幕，朱奏蓋出二雲諸人，亦聞其緒論於謝山耳。穆堂、謝山則首

闢此途也。謝山人品學術，均與穆堂爲近。其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結埼亭集外編卷十四。極論朱陸

學術之異於發軔而同於究竟，謂：

謝山論朱陸異同

予嘗觀朱子之學，出於龜山，其教人以窮理爲始事，積集義理，久當自然有得；

至其以所聞所知，必能見諸施行，乃不爲玩物喪志，是卽陸子踐履之說也。陸子

之學，近於上蔡，原注：「此語本之黃氏日鈔。」其教人以發明本心爲始事，此心有主，然後可以應

天地萬物之變；至其戒束書不觀，談遊無根，是卽朱子講明之說也。斯蓋其從入

之途各有所重，至於聖學之全，則未嘗得其一而遺其一也。是故中原文獻之傳，

聚於金華，而博雜之病，朱子嘗以之戒大愚，則詆窮理爲支離之末學者陋矣。以

讀書為充塞仁義之階，陸子輒咎顏道之失言，則詆發明本心為頓悟之禪宗者過矣。夫讀書窮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後不惑，固非可徒以泛濫為事；故陸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經則本于孟子擴充四端之教，同時則正與南軒察端倪之說相合。

原注：「此語見朱子語錄。」心明則本立，而涵養、省察之功於是有施行之地，原非若言頓悟者所云「百斤擔子一齊落地」者也。

本節又插入宋元學案卷十八象山學案。謝山此論，頗似穆堂而稍持平；然二人所謂踐履，似均不注重靜坐養完精神等事，則與白田論朱學不重涵養一轍矣。

謝山又謂四明之學，「會通於朱子、張子、呂子，而歸宿於陸子」。詳碑文。其推論鄉邦文獻，溯極象山，意嚮居可知。故謝山之學，以躬行實踐為主，以歷史文獻為用。原本性靈，重尚情感，拳拳於鄉邦喬木之思，以易一時門戶水火之相伐。蓋真偽之辨，虛實之不同，自與奉程朱、託道學者異趣。世第謂謝山上承南雷、二萬，下啓二雲、實齋，為浙東史學大柱，然言其淵源切磋之所自，其與穆堂關係，實至深切。江西陸學之復興，與浙東姚江之紹述，其意境極相似，而尤相關，此亦言浙東史學流行者所不可不知也。

蔡元鳳

蔡元鳳

較謝山生稍晚，猶得聞穆堂緒論者，金谿有蔡上翔元鳳。生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一七一七。

卒嘉慶十五年庚午，一八一一年九十四。

蔡氏王荆公年譜考略自序稱「嘉慶九年，年八十八」。光緒撫著州志文苑傳稱其九十四卒，上推生年，較謝山後十二年也。

王荆公年譜

王荆公年譜考略二十六卷，其書經始乾隆辛丑以後，據考略附錄王交三墓誌銘。時元鳳已年近七十，至

嘉慶八年書成，據王交三墓銘後附誌。元鳳年已八十七，前後經營踰二十年矣。老當益壯，元鳳有

之。又自謂：「荆公受誘七百有餘年，中間有力爲表襮者，在宋則吾邑陸象山所作

荆公祠堂記，元吳澄、虞集，明臨川邑人章袞，而近者李侍郎穆堂諸稿所辨證誣罔尤

切。」據考略附錄再與金式似郎中書。今考略於穆堂集辨及荆公諸篇，均加鈔錄，穆堂集辨荆公諸端，皆有關於政治心術，此於辨朱、陸是非亦有

係。蓋朱子於荆公，始終議論不一，或不免以愛憎徇俗見。（證論詳新城楊希閔年譜推論，楊書亦繼蔡氏而作。）而象山在當時則持平恕之論也。則元鳳此書受影響於穆堂者當

甚大矣。至晚清而主變法者，爭言荆公政術，然余觀穆堂、謝山學問際徑，並重文章、

經濟、氣節，植本於躬行，發皇於文獻，而歸極於事業功名，要之以性靈之眞，情感之

道在天下，亙古長存。自孟子後一綫弗墜，有宋諸大儒起而昌之，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偉矣。其書廣大精微，學者所當博觀而約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朱子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晚學幸生朱子之鄉，取其遺編，輯而釋之，或亦儒先之志。

蓋徽歎乃朱子故里，流風未歇，學者固多守朱子圭臬也。

時清廷崇正學，纂修三禮，欲補南宋以來朱義之未備。方望溪包擬定纂修三禮

條例劄子（外集卷二）亦以宋儒「有志未逮，未經聖闢」為說。慎修會至京晤方氏，未合而歸。

其他著書，如周禮疑義舉要、禮記訓義擇言、深衣

考誤、春秋地名考實、鄉黨圖考、四書典林、羣經補義、大率歸於禮數名物。而又精於

天官星歷，其書有歷學補論、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歷辨、歲實消

長辨。於樂有律呂闡微。於音韻有音學辨微、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於步算有推步法

解、中西合法擬草。其學所涉極博，要不出禮樂名物之範圍者近是。又有闡述宋五子書

數十卷，則世皆未之見，據李氏先正事略。可見者惟近思錄集注而已。大抵江氏學風，遠承朱子格

物遺教，則斷可識也。

姚鼐極推江氏，謂：「婺源自宋篤生朱子，傳至元、明，儒者繼起。雖於朱子之學益遠，然內行則崇根本，而不為浮誕，講論經義，精覈貫通，猶有能守大儒之遺教

而出乎流俗者焉，近世若江慎修永其尤也。」（借抱軒文後集吳石湖家傳）

汪紱

汪氏著書及其宗旨

與江氏同時並稱者有汪紱，字燦人，號雙池，亦婺源人。生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卒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年六十八。其學亦

以宋五子爲歸。朱筠督學安徽，上其遺書，並爲立木主，與江永同祀紫陽書院。著書有

周易尚書四書詮義、春秋集傳、禮記章句、或問、樂經律呂通解、理學逢源。多尙義

解，不主考訂，與江氏異；而所治自六經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陣法、術數，無不

究暢，朱筠汪先生墓表。則門路與江氏相似。其發揮朱子致知格物之意曰：

有志格物，無物無理，隨處目親耳聞，手持足踐，皆吾窮理之學。

又曰：

吾心之知虛，而在物之理實，故欲推極吾心之知，必須實靠事物上逐件印證過來，此心之知方實在信認得定。如人家有田地萬頃，契墨冊稅，承祖以來，本皆在家，然亦須逐畝逐段，親身歷過，四至分明，與契稅符合，方始信得此畝此段是自家田地。

徽學淵源
與東林

江汪兩家
歧趨

徽學之一
種背景

宣城梅氏

此亦確遵朱子格物遺訓，主從事物實地下工夫。其變而爲考徵，則重名物數度，其學風亦視江浙間辨易圖，辨尚書古文，辨大學，高談朱陸道釋異同，心性家國本末者，別有一段淳樸意味，自見其異也。尚考徽歙間講學淵源，遠自無錫之東林。有汪知默、陳二典、胡鼎、汪佑、吳慎、朱璜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又因汪學聖以問學於東林之高世泰，詳見錢杯文獻徵存錄及江藩宋學淵源記。實爲徽州朱學正流，江永、汪紱皆汲其餘波。故江、浙之間學者多從姚江出，而皖南則一遵舊統，以述朱爲正。惟汪尚義解，其後少傳人，江尚考覈，而其學遂大，則有清一代尙實之風，羣流所趨，莫能獨外耳。汪雙池年譜有與江慎修書三通，及江覆書兩首，可證兩家治學之歧趨。又徽人居羣山中，率走四方經商爲活，學者少貧，往往操賤事，故其風亦篤實而通於藝。汪紱家貧困，傭於江西景德鎮，爲畫盤之役，其學自星歷、地志、樂律、兵制、陰陽、醫卜以至彈琴、篆刻、書畫諸藝皆通曉。江氏亦孤起草澤中，其旁治天官、星歷、律呂、音韻、步算，即朱子格物之旨，而亦當時徽學風尚所同也。又自明末歐洲歷算學輸入，迄於清初，宣城梅氏兄弟，文鼎、文鼎、文鼎以曆學震爍一時，文鼎生崇禎六年，卒康熙六十年，年一七二一，年八十九。所詣尤深博，著書八十餘種，盛行於世。歙人有楊光先，生明萬曆間，卒清康熙初。論曆斥湯若望，力排西法，並駁西教士利瑪竇等地圓諸說，著書稱不得已，專攻西學，自命

黃生

東原早歲
學術路徑

汪梧鳳不
疎園及同
學諸人

孟子，嗣以閏月失推論死，亦爲守舊者所推。孫星衍五松園文集爲楊氏作傳，尙力稱之。是當時微、宣之間，好

治天算格致之學，其來已舊。江氏覆汪雙池書，自稱「早年探討西學，晚乃私淑宣城梅勿菴先生，近著翼梅八卷，寫本歸之梅氏令孫」云云，此證江學與梅之淵源矣。又有

黃生扶孟，亦歛人，明諸生，入清不仕，著字詁、義府兩書，闡明文字聲義之相因，是

徽人治聲音小學之先啓也。江、汪之學，蓋皆有聞於鄉先生之風而起者。東原早歲治

學，亦此一路。二十二歲，成籌算一卷。後經增改名策算。二十三歲，成六書論三卷。已佚二十四

歲，成考工記圖。後附注成二卷。二十五歲，成轉語二十章。已佚二十七歲，成爾雅文字考十

卷。未刊三十歲，成屈原賦注。三十一歲，爲詩補傳，就全詩考其字義名物，不以作詩

之意衍其說。未成書。葉德輝云：其家藏有東原詩經補註原稿，采宋人說最多，遺書及學海堂皆刪去。此均在東原三十二歲入都前，其學尙名

物、字義、聲音、算數，全是徽人樸學矩矱也。與東原同問學於江氏者，有鄭牧、汪肇

龍、程瑤田、方矩、金榜諸人，而玉成其事者則爲汪梧鳳。梧鳳、歙西溪人，家雄於

財，有不疎園，江、戴

皆自奮於末流，常爲鄉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而地僻陋，無從得書；汪君獨禮

而致諸其家，飲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書，益招好學之士，日夜誦習講貫其

中。久者十數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業成散去。

汪中故實生汪君墓志銘。

梧鳳年不永，所著有詩學女爲一種，人稱其中若律象、地理、人物、典制、音韻、鳥獸、草木、蟲魚之類，援據該洽，考覈精密，可自成一書。鄭虎文汪梧鳳行狀。則學風亦與江氏近，其書體例，蓋亦江氏四書典林、鄉黨圖考之類也。

汪肇龍

居梧鳳不疎園最久者爲汪肇龍，字稚川，少孤貧，力食以供饘粥。長習賈，嘆曰：「是非甚巧僞，不得稱善賈。」棄而歸，習篆刻，資鐵筆以活者久之，稍稍通六書。後游江

門，專力治經，於爾雅、說文諸小學書，以及水經、地理、步算、鍾律、音韻、器數、

名物之學，無不博綜羣籍，考據精審，而於三禮功尤深。鄭虎文汪肇龍家傳。是稚川之學，雖無成

金榜

書，其不失爲江氏規模，亦可見也。最稱江氏高第弟子者爲金榜，字輔之，生雍正十三年一

程瑤田

六年一八〇一年六十七。其學專治三禮，有禮箋十卷，詳稽制度，後人推爲卓然可補江、戴之缺者。

吳定金榜墓誌銘。又程瑤田，別有傳詳後。著通藝錄，有宗法小記一卷，又儀禮喪服足徵記十卷，釋宮小

記一卷，考工創物小記一卷，磬折古義一卷，溝洫疆理小記一卷，禹貢三江考三卷，水

地小記一卷，解字小記一卷，聲律小記一卷，九穀考四卷，釋草小記一卷，釋蟲小記

一卷，其學亦在名物、度數間，此又承衍江氏學風之可考者也。

東原論學之第一期

東原早歲
論學大意
是仲明

東原早歲之學同於江氏，其說可徵之於與是仲明論學書。

按：是仲明名鏡，陽湖人。與顧昉、朱止泉同講學於無錫之共學山居。

據是仲明年譜，乾隆十四年己巳（仲明年五十七）春遊徽州，翌年庚午五月之徽州，游黃山。而東原書云：「僕所爲經考，未嘗敢以聞於人，恐聞之而驚顧狂惑者衆。昨遇名賢枉駕，望德盛之容，令人整肅，不待加以誨語也。又欲觀末學所事得失，僕敢以詩補傳序並『辨鄭衛之言』一條檢出呈覽。今程某奉其師命，來取詩補傳，僕此書尙俟改正，未可遽進，請進一二言，惟名賢教之。」又云：「羣經六藝之未達，儒者所恥，僕用是戒其頹惰，據所察知，特懼忘失，筆之於書，識見稍定，敬進於前不晚，名賢幸諒」云云。相其語氣，疑是己巳、庚午兩年是、戴相晤於徽州時事也。段氏戴先生年譜，謂：「與是仲明論學書當在丁卯，時東原在揚州。仲明江陰人，客遊於揚者，欲索先生詩補傳觀之，先生答此書，平生所志，所加功，全見於此，亦以諷仲明之學非所學也。仲明築室江陰，過山講學，其人不爲先生所重，故諷之。」段氏此說，純出推想，以仲明爲江陰人，故疑東原遊揚始晤。查是仲明年譜，丁丑己年六十五，並無客遊揚州事。且戴書引辭揭謙，明爲東原未達時語。段氏爲戴譜，年已八十，譜中謂「携方言分爲本至玉屏，今四十餘年」，又謂「丁小足終於寧波官舍，又將十年」諸條可證，故譜中頗有誤憶誤排者。又段編戴集與是書題汪癸酉，亦與年譜違異，可證年譜不足盡據。惟段編戴集，年五十八歲，去東原之卒亦已十六年，癸酉之注，亦非有確據，特因書中有一「出示詩補傳序」一語，而詩補傳序成於癸酉仲夏故也。癸酉尚在東原入都前，於書中語氣較似。然是歲仲明在廬山，仍無緣與東原相遇。竊疑今東原集詩補傳序雖明書癸酉仲夏，然或是東原後定之稿，其出示仲明者尙在前。其後丙戌，東原又改注二南，名曰果翁詩經補注，段氏曰：「今二南著錄，而詩補傳已成者不著錄」，然考東原詩比義述序，謂「昔壬申、癸酉歲，震爲詩補傳未成，別錄書內辨證成一株」，則癸酉詩補傳明明未成書。段氏戴譜：「癸酉，詩補傳成，有序，在癸酉仲夏」，此亦只據序文年月推定爾。

。又考東原雅文字考序，謂「偶有所記，懼過而旋忘，錄之或佚，亦聊以自諒」，語意與是書「戒其頹惰，特懼忘失」云云相似，段定此書亦在戊辰、己巳、庚午間。大抵爾雅文字考、詩補傳、屈原賦注諸書，皆先後略同時。

則與是書雖不能確定其年月，謂在癸酉、東原未入都前，諒無大誤。謂：

……僕自少時家貧，不獲親師，聞聖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經示後之人，求其一經，啓而讀之，茫茫然無覺。尋思之久，計於心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求所謂字，考諸篆書，得許氏說文解字，三年，知其節目，漸覩古聖人制作本始。又疑許氏於故訓未能盡，從友人假十三經注疏讀之，則知一字之義，當貫羣經、本六書，然後為定。東原始從江慎修遊，當在其庚午至紫陽書院時，此書云「家貧不獲親師」，則在庚午未識慎修時語也。惟段謂壬戌東原自邵武歸，即就正於慎修，則肯師之謂，又不俟於他日「婺源老儒」之稱矣。未知段諸果何據也。

此爲東原主從字義明經義之理論。又曰：

至若經之難明，尚有若干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恆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

由字通詞
由詞通道

經學難明
者若干事

則齟齬失讀。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而字學、故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漢末孫叔然創立反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釋氏之徒從而習其法，因竊為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測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錢」，其「三角」卽「勾股」，「八錢」卽「綴術」；然而「三角」之法窮，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盡備，名之至當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鐘之宮四寸五分，為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鐘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說之多鑿也。凡經之難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講。僕欲究其本始，為之又十年，漸於經有所會通。

前云「得許氏說文解字三年」，此云「為之又十年」，則此書年歲亦約略可推矣。

此為東原主從名物、度數通經義之理論。又曰：

僕聞事於經學，蓋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密難。僕誠不足與於其間，其私自持，整為書之大概，端在乎是。前人之博聞強識，如鄭漁仲、楊用修諸君子，著書滿家，淹博有之，精密未也。別有略是，而謂大道可以徑至者，如宋之陸明之、陳王，廢講習討論之學，假所謂「尊德性」以美其名。然舍夫「道問學」，則惡可命之「尊德性」乎？此乃朱、王之辨，非漢、宋之辨。

此為東原主從「道問學」一邊以達大道之理論。統觀全書，所論為學門徑及其趣解，全是江氏一派。然東原自述為學全出冥搜暗索，則江、戴乃規模闔合，非東原之必有待於

江氏之啓迪矣。

此徵徵學之自成風尚。

東原畢生治學，其最大計畫，厥為七經小記。段玉裁記之云：

七經小記者，先生朝夕常言之，欲為此以治經也。所謂七經者，先生云：「詩書易禮春秋論語孟子是也。」治經必分數大端以從事，各究洞原委，始於六書、九數，故有詁訓篇，有原象篇，繼以學禮篇，繼以水地篇，約之於原善篇。聖人之學，如是而已矣。戴東原先生年譜。

又曰：

學禮篇，先生七經小記之一也。其書未成，蓋將取六經禮制糾紛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為一章發明之。今文集中開卷記冕服、記皮弁服、記爵弁服、記朝服、記玄端、記深衣、記中衣褐衣襦褶之屬、記冕弁冠、記冠衰、記括髮免髻、記經帶、記纁藉、記擇決極，凡十三篇，是其體例也。

水地記，亦七經小記之一，使經之言地理者，於此稽焉。

按：水地記未成書。

詁訓篇，亦先生七經小記之一。經學非詁訓不明，先生欲作此書而未及為；轉語二十章，亦未卒業；然爾雅文字考、方言疏證猶存，亦可稍窺涯略矣。

原象凡八篇，一、二、三、四四篇，即先生之釋天也；五、六、七三篇，即句股割圓記上、中、下三篇也；其八篇則為矩以準望之詳也。迎日推策記亦舊時所為。成書皆在壬午東原四十歲以前，至晚年合九篇為原象，以為七經小記之一。天體、算法全具於此。

始先生作原善三篇，繼見先生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仍以三章者分為建首，比類合義。古賢聖之言理義，舉不外乎是，孟子字義疏證亦所以闡明此旨也，為七

經小記之一。先生之學上承孔、孟，於此可見。均見東原先生年譜。

此爲東原計畫七經小記之大概。金榜嘗言：「東原發願成七經小記，余語之曰：『歲

不我與，一人有幾多精神？』東原答曰：『當世豈無助我者？』」亦見年譜。蓋東原畢生

戴學與朱子異同

盡瘁於是，而其意則備見於與是仲明書中。惟較之朱子格物補傳所謂「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一旦豁然貫通」者，則方法門徑固近似，而對象意趣實不侔。朱子格物，在卽凡天下之物而格，今則只求卽凡六經之名物訓詁而格耳。清儒自閻百詩以下，始終不脫讀書人面目，東原漢學大師，又承江永門牆，最近朱子格物一路，然亦只格得六經書本上名物，仍是漢學家精神也。

東原入都

東原以乾隆甲戌入都，時東原年三十二歲。據錢竹汀自編年譜：「乾隆十九年甲戌，年二十七歲，移寓橫街。無錫秦文恭公邀予商訂五禮通考。休寧戴東原初入都，浩寓談竟日，歎其學精博。明日，言於文恭公。公卽欣然同車出親訪之，因爲延譽。自是知名海內。」按：竹汀年譜，始編在五十歲，上距甲戌僅三十年，事屬親歷，不致遽誤。又王昶（述菴）爲東原墓誌銘，謂：「余之獲交東原，蓋在乾隆甲戌之春，維時秦文恭公邀田，方纂五禮通考，延致於味經軒，偕余同輯時享一類，凡五閱月而別。」此亦親歷之事，不容誤也。而洪榜爲東原行述，誤謂東原以乙亥歲北上，實不足據。懋堂爲戴譜，則距其事已逾六十年，又非親歷，更不能得其詳，亦定入都在乙亥，而云「蓋是年入都。冬，紀文達公刻考工記圖注成」，下一「蓋」字，正見其無確據。因是年戴館紀家，又紀刻戴書，故疑在是年，而上年甲戌，段譜不能著一字，不知東原正以是年入都也。

初見錢竹汀，竹汀歎其學精博，薦之秦蕙田。蕙田聞其善步算，卽日命駕延主其邸，朝

方矩

漢儒得其制數宋儒得其義理

夕講論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一門，以爲聞所未聞。據年譜。翌年夏，紀曉嵐初識東原，

見其考工記圖而奇之，因爲付梓。見考工記圖紀序。是年，東原又成句股割圓圖記三篇，秦蕙田全

載於通考。據年譜。一時學者，推服東原，本在名物數度。而東原與方希原書即方矩，同居汪氏不陳園者。其爲學

自漢注、唐疏以泊宋五子之書，皆博涉徧觀。嘗謂：「孔門而後，言絕義乖，儒流滅裂，然人言不終爲鬼魅者，程、朱之力也。」語見哲獻類錄四百三十九胡廣善所爲權厝誌。希原之學，蓋猶是慎修矩矱也。亦謂：

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於義理，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章者，等而末者也。……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得其制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制數。譬有人焉，履泰山之巔，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可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謀，天地間之鉅觀，目不全收，其可哉！

是時東原固猶以義理推宋，以制數尊漢。同年與姚姬傳書，謂「誦法康成、程、朱，不必無人，而皆失康成、程、朱於誦法中」，亦漢宋並舉，無所軒輊。而其所欲爲之七經小記，則實偏於制數一邊也。

東原既爲時賢所知，而江先生之名，亦隨東原而顯。東原爲江先生事略狀，稱：

戴震嘗入都，秦尚書蕙田客之，見書笥中有先生歷學數篇，奇其書，戴震因為言先生。尚書撰五禮通考，撫先生說入「觀象授時」一類，而推步法解則取全書載入，憾不獲見先生禮書綱目也。戴震與太倉王光祿鳴盛言先生之學，後光祿與戴震書啓通問，必稱敬候先生。

王昶爲江永墓誌銘，亦稱：

余友休寧戴君，所謂通天地人之儒也，嘗自述其學術，實本之江慎修先生。

錢大昕與東原書，亦謂：「前遇足下於曉嵐所，足下盛稱婺源江氏推步之學不在宣城下。」又曰：「豈少習於江，而特爲之延譽耶？」是東原初入都，其學尙與江氏沆瀣一氣，並時學者同推江、戴，亦以二人所治相近似也。

乃據其後東原校四庫，竊考東原論學之變蓋在丁丑。乾隆三十二年，東原三十五歲。遊揚州識惠氏松崖之後。焦循國史儒林文苑傳議謂：「江、戴師弟，談天異轍。江永宗西法，戴震重中法。」此

戴學與惠棟

蘇州惠氏之學

惠氏言易

惠、戴爲當時漢學兩大師，後世分言吳、皖，卽推溯之東原、定宇兩人也。惠氏籍吳縣，三世傳經，惠周惕字元龍爲其祖，士奇字天牧爲其父，定宇名棟，學者稱松崖先生，生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卒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年六十二。其學尊古而信漢，最深者在易。天牧有易說六卷，謂：「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據江藩漢學師承記其議論如此。松崖守其意而爲說益堅，著易漢學七卷，又爲周易述二十卷，專宗漢說，歷三十年，四、五易稿，猶未卒業。陳寅中所爲墓誌銘學者推爲漢學之絕者千五百年，至是而粲然復章。見王昶所爲墓誌銘。又焦循國史儒林文苑傳議，謂：「惠士奇易說獨中己意，其子棟周易述，則持守舊說，父子異力。」蓋確然以漢易爲宗名家者，自定宇始。蓋江、浙學者言易，自黃梨洲兄弟、毛西河、胡東樵，皆致力於辨易圖，諸家之說出，而自宋以來

惠氏治學
態度朱鶴齡與
陳啓源

易說之圖象紛紛榛莽塞路者盡闢，惠氏父子踵其後，惠士奇生康熙十年，胡渭卒康熙五十年，士奇年四十四，惠棟年十八，遂棄宋易而治漢，亦一時風氣趨會之所宜有也。惠氏治他經，亦率如其治易，大意推尊漢儒，尚家法而信古訓。其意見於天牧之論周禮，謂：「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說。賈公彥於鄭注，如『飛茅』、『扶蘇』、『薄借』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見漢學師承記。故其弟子楊超曾稱之，謂：「其學大抵以經爲綱領，以傳爲條目，以周、秦諸子爲左證，以兩漢諸儒爲羽翼，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疑則闕之。」見楊超曾惠公墓誌銘，收碑傳集。此天牧治經主從古訓，故一依漢儒，並旁求之於周、秦諸子，而不肯下取晚世唐、宋之說也。先是吳江朱鶴齡長孺，號愚菴，始專力詞賦，顧亭林勸以本原之學，乃研思經義，所著有尚書埤傳、禹貢長箋、詩經通義諸書。其友陳啓源長發爲毛詩稽古編，訓詁準爾雅，篇義準小序，詮釋大義準

毛傳，力主釋經，惟求合古之旨。書成康熙丁卯，時天牧尙在幼年。亦是吳人治經，尊古崇漢一來歷也。及松崖守父意益堅，遂著九經古義，謂：「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余家四世傳經，咸通古義，因述家學作九經古義一書。」九經古義述首。又朱鶴齡書尙有易廣義略、春秋集說、左傳日鈔。日鈔著錄四庫，其書多采亭林杜解補正。定字左傳補注，即承是書而起，爲九經古義之一部。此所謂守古訓，尊師傳，守家法，而漢學之壁壘遂定。其弟子同縣余蕭客、江聲諸人先後羽翼之，流風所被，海內人士無不重通經，通經無不知信古，其端自惠氏發之，王昶惠定宇墓誌銘而於是有「蘇州學派」之稱。今考惠學淵源與戴學不同者，戴學從尊宋述，朱起脚，而惠學則自反宋復古而來。顧亭林已言「理學之名，自宋始有，古之所謂理學者，經學也」。而通經則先識字，識字則先考音，亭林爲音學五書，大意在據唐以正宋，據古經以正唐，即以復古者爲反宋，以經學之訓詁破宋明之語錄，其風流被三吳，是即吳學之遠源也。而浙東姚江舊鄉，陽明之精神尙在，如梨洲兄弟駁易圖，陳乾初疑大學，毛西河盛推大學古本，力辨朱子，其動機在爭程朱、陸王之舊案，而結果所得，則與亭林有殊途同歸之巧，使學者曉然於古經籍之與宋學，未必爲一物。其次如

江良庭與
王西莊

吳皖兩派
之詆宋

閻百詩辨古文尙書，其意固猶尊朱，而結果所得，亦使人知通經端在溯古，晉、唐以下已可疑，更無論宋、明也。江、浙人物薈萃，典冊流播，聲氣易傳，考核易廣，清初諸老，尙途轍各殊，不數十年，至蘇州惠氏出，而懷疑之精神變爲篤信，辨僞之工夫轉向求真，其還歸漢儒者，乃自蔑棄唐、宋而然。

又江聲字未漢，號良庭，（生康熙六十年，卒嘉慶四年，年七十九。）自稱：「年三十五師事同郡惠松崖先生，見

所著古文尙書考，始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妄人僞作，於是搜集漢儒之說以注二十九篇，漢生不備，則旁考他書，精研古訓，以足成之，爲尙書集注音疏。」而同時王鳴盛鳳喈，（生康熙六十一年，卒嘉慶二年，年七十六。）亦爲尙書後案，自謂鄭氏（康成）一家之學。謂：「秦火後伏生傳今文三十四篇，漢注猶在，予遍觀羣書，搜羅鄭注，惜已殘闕，聊取馬、王、傳、疏益之；至二十五篇，則別爲後辨附焉。」書成於乾隆己亥，又稱「就正於有清江聲，乃克成編」，其書乃在江氏師事定字後二十四年也。江氏集注創始乾隆辛巳，成於丁亥；又六年而戒疏，則爲癸巳。王氏後案成於己亥，尙在江書成後六年。然王氏自謂草創遠始乙丑，王氏年二十四，尙在江氏師事定字前十年，而江書則起始於師事定字後之六年也。竊疑王書頗受江書影響，吳德旋聞見錄謂王鳴盛撰尙書後案，延良庭於家，商訂疑義。故曰「就正有道，乃克成編」也。其自述草創之年，可置勿論耳。又二書皆自注而自疏之，亦師定字周易述體例。二書動機，皆由知東晉古文尙書及孔傳之僞，乃進而爲漢人二十八篇原注之搜討，其意嚮取徑，正猶惠氏父子知宋後言易圖不可信，乃進而爲漢易之搜討也。此又蘇州漢學，其淵源在辨晉、宋以來僞說，乃轉而反向上求之。故以徵學與吳學較，則吳學實爲急進，爲趨新，走先一步，帶有革命之氣度；而徵學以地僻風淳，大體仍襲東林遺緒，初志尙在闡宋，尙在述朱，並不如吳學高瞻遠矚，劃分漢、宋，若冀、越之不同道也。故定字之評毛詩註疏也，曰：「棟則以爲宋儒之禍，甚於秦灰。」

見李集敬堂
鶴徵錄。

其激昂如是。而江藩宋學淵源記乃謂：

近今漢學昌明，偏於寰宇，有一知半解者，無不痛詆宋學。然本朝為漢學者，始於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不以為非，且以為法，為漢學者背其師承，何哉？潘為此記，實本師說。

又曰：

潘少長吳門，習聞碩德耆彥談論。……耆英彫謝，文獻無徵，甚懼斯道之將墜，

恥躬行之不逮也。

漢學師承記亦云：「宋儒步履有餘，考鏡不足。」

漢學家詆
宋始自東
原

據此言之，當時吳學後起，轉不以詆宋過甚為然矣。

汪容甫好詆宋儒，其子孟慈為汪氏學行記乃謂是凌次仲之誣譏，子幹父蠱，亦物極必反也。

蓋乾、嘉以往詆宋之風，自東原起而愈甚，而東原論學之尊漢抑宋，則實有聞於蘇州惠氏之風而起也。

東原在四庫館，盜竊趙東潛校水經注，偽謂自永樂大典輯出，以邀榮寵，其心術可知。時紀曉嵐主館事，紀固好詆宋者，東原疏證，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東原論學之第二期

東原遊揚
州後論學
態度之轉
變

東原於乾隆丁丑^{二十二年，東原三十五}南遊揚州，識松崖於鹽運使盧雅雨見曾署，自是客揚州者四年。東原論學宗旨，其時以後蓋始變，此可以集中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一篇證之。其文

大意謂：

前九年，震自京師南還，始覲先生於揚，……明年，聞先生歿於家。今徒拜觀遺像，……自愧學無所就，……莫能窺先生涯涘。然病夫六經微言，後人以歧趨而失之也。言者輒曰：「有漢儒經學，有宋儒經學，一主於故訓，一主於義理。」此誠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謂理義，苟可以舍經而空凭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於經學？惟空凭胸臆之卒，無當於賢人聖人之理義，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縣隔也，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

故訓明則
義理明

其一緣詞生訓也，其一守謬傳謬也。緣詞生訓者，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守謬傳謬者，所據之經，併非其本經。今仲林^{余字}得稽古之學於其鄉惠君定宇，惠君與余相善，蓋嘗深嫉乎鑿空以為經也。

據是觀之，東原此數年論學，其深契乎惠氏故訓之說無疑矣。東原卒後，凌廷堪為作淖略狀，謂「東原於揚州見元和惠棟，論學有合」，決非虛語。^{王昶為東原墓誌銘，亦謂「惠棟見於揚州，交相推重」。}

惠主求是
戴主求是
並非異趣

鳴盛亦言：「方今學者，斷推惠、戴兩先生。惠君之治經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無以為是。」^{見洪榜東原行狀。}謂「舍古無以為是」者，上之即亭林「舍經學無理學」之說，

後之即東原求義理不得鑿空於古經外之論也。然則惠、戴論學，求其歸極，均之於六經，要非異趣矣。^{江藩漢學師承記洪榜傳，稱榜為衛道儒，又全錄其與朱笥河發明東原論學一書，可證其時不徒東原極推惠，而為惠學者亦尊戴，吳、皖非分識也。其異者，則微}

學原於述朱而為格物，其精在三禮，所治天文、律算、水地、音韻、名物諸端，其用心常在會諸經而求其通；吳學則希心復古，以辨後起之僞說，其所治如周易，如尚書，其用心常在溯之古而得其原。故吳學進於專家，而微學達於微實。王氏所謂「惠求其古，戴求其是」者，即指是等而言也。

東原言義理三書

東原言義
理三書

東原言義理者有三書：一、原善，二、緒言，三、孟子字義疏證。今據段玉裁所爲東原年譜，約略考定其成書之年代如次：

年譜云：先生大制作，若原善上、中、下三篇，若尚書今文古文考，若春秋改元卽位考三篇，皆癸未^{東原年四十一}以前，癸酉、甲戌以後十年內作也。玉裁於癸未皆嘗抄謄。先生嘗言：「作原善首篇成，樂不可言，吃飯亦別有甘味。」

原善三篇
初成在丁
丑後
戴氏原善
與惠氏易

此定東原原善三篇皆癸未以前作者，由懋堂於癸未皆嘗抄謄也。至的在何年，則不可知。懋堂謂是癸酉、甲戌以後十年內者，此亦約略之辭，並無確據。以今考之，原善三篇，大約在丁丑遊揚州識松崖以後，以東原論學至是始變也。松崖治易，既主還復於漢儒，而漢易率主象數占筮，少言義理，故松崖又爲易微言，會納先秦、兩漢諸家與易

微言之關
係

辭相通者，依次列舉，間出己見。其目爲：

元、體元、无、潛、隱、愛、微、三微、知微之顯、幾、虛、獨、蜀獨同義、始、素、深、初、本、至、要、約、極、一、致一、貫、一貫、忠恕之義、一貫之道、子、藏、心、養心。以上為上卷。

道、遠、玄、神、幽贊、幽明、妙、誠、仁、中、善、純、辨精字義、易簡、

易簡缺。性命、性反之辨、三才、才、情、積、天地尚積、聖學尚積、王者尚積、孟

子言積善、三五、乾元用九天下治義、大、理、人心道心、誠獨之辨、生安之

辨、精一之辨。以上為下卷。

大抵上卷言天道，下卷言人道，所謂義理存乎故訓，故訓當本漢儒，而周、秦諸子可以爲之旁證也。當時吳派學者實欲以此奪宋儒講義理之傳統，松崖粗發其緒而未竟。松崖

卒年六十二，其弟子江藩謂：「先生年五十後，始專心經術，早年頗研文詞，有漁洋山人薈華錄

訓纂二十四卷，有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史籍，旁及諸子百家雜說及釋、道二藏，其精力所注，尤在周易述一

書，爲之三十年，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鼎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傳二篇。」漢學師承記

學者精力有限，松崖已靡精耗神於此，不得復深探潛索於彼，故雖抽其緒而未究厥奧也。

而東原原善三篇，則其文頗似受松崖易微言之影響。

張皋文評東原勾股圖記，謂：「其書務爲簡奧，變易舊名，恆不易了。」此東原

早年作風如此，即原善三篇，亦有故爲簡奧之病，而其即故訓中求義理之意，則固明明與松崖出一轍也。

年譜云：乾隆丙戌，三十一年，東原年四十四歲。玉裁入都會試，見先生，云：「近日做得講理

學一書」，謂孟子字義疏證也。玉裁未能遽請讀。先生沒後，孔戶部廣森付刻，

乃得見，近日始窺其閫奧。蓋先生原善三篇、論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

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

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使人知「人欲淨盡，天理流

行」之語病。所謂理者，必求諸人情之無憾，而後即安，不得謂性為理。

懋堂此年但聞東原自稱「近日做得講理學一書」，而實未見，及後讀孔刻遺書有孟子字

義疏證，姑推以爲即今年之所著耳，其實亦無確據。余考東原字義疏證成書尙晚，證詳下。

此年所著，蓋非其書也。

年譜又云：原善卷上、卷中、卷下，孔戶部所刊戴氏遺書。^{第九}合為一冊。始先生作原善三篇，見於戶部所刊文集中者也，玉裁既於癸未抄寫熟讀矣。至丙戌見先生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仍以三章者分為建首，比類合義，古聖賢之理義，舉不外乎是。孟子字義疏證，亦所以闡明此旨也。

今按：東原有原善自序，謂：

余始為原善之書三章，懼學者蔽以異趣也，後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而以三章者分為建首，次成上、中、下三卷，比類合義，燦然端委畢著矣。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以今之去古聖哲既遠，治經之士莫能綜貫，習所見聞，積非成是，余言恐未足以振茲墜緒也，藏之家塾，以待能者發之。

今文集

段氏經韻樓本。

所收，即始為之三章，遺書本則修改之上、中、下三卷也。上卷十一章，

中卷五章，下卷十六章，而每卷首章即文集本之三篇，惟語有改省。又文集有讀易繫

原善三卷
之擴大本
在丙戌

緒言草創
在己丑

辭論性、讀孟子論性兩篇，又卽爲遺書本原善卷上、卷中之二章，蓋以篇幅較長，可以分別成文，故又收之文集耳。或東原當時，既成原善三篇，又成讀易繫辭、孟子論性兩篇，遂增擴而爲原善三卷也。丙戌，懋堂入都，親見東原本原善三篇舊稿，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則東原所告懋堂「近日做得講理學一書」者，實卽原善三篇之擴大本，懋堂不察，未經面質，後遂誤認爲東原所告乃指字義疏證也。今定原善三卷本成於丙戌，東原四十四歲之年，則上推原善三篇，其初成亦決距此不甚遠，至遲在癸未，因是年懋堂已抄謄及之。早在丁丑，遇松崖之年。先後不出十年也。乙酉，東原過蘇州，題松崖授經圖。原善擴大成書，卽在其翌年。東原深推松崖，謂舍故訓無以明理義，原善三卷，卽本此精神而成書。故曰：「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則東原論學著書，其受松崖之影響，居可見矣。

年譜云：孟子字義疏證原稿名緒言，有壬辰乾隆三十七年，東原年五十。 菊月寫本，程氏易田於

丙申四十一年，東原年五十四。影抄。

按：緒言一書，孔刊遺書未收，錢竹汀大、述菴、洪、、孔、、巽軒廣、述東原著書亦未及，惟粵雅堂叢書有之。程易田以孟子字義疏證非定本，定本改名緒言，又言於丙申影抄是

書，戴本首頁有「壬辰菊月寫本」六字，自壬辰至丙申未嘗改竄。懋堂則以疏證爲定本，而緒言是其初稿，語詳經韻樓集卷七 答程易田文書。蓋懋堂之辨是也。惟謂疏證成於東原四十四歲時則

亦誤，其時所成者乃原善三卷本，已詳前論。至緒言成書年月，據程易田與段懋堂札，

謂：「壬辰東原館京師朱文正珪家，自言曩在山西方伯署中，僞病者十數日，起而語方

伯：『我非眞病，乃發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極圖耳。』」段氏謂：「僞病十餘日，正是造

緒言。竊揣此書始於乙酉、丙戌，成於己丑朱方伯署中。」以上俱詳經韻樓集卷七 答程易田文書。今考東原

四十六歲戊子，應直隸總督方觀承聘，修直隸河渠書一百二卷，二十四冊。適方氏卒，其書未竣，以卷

帙之重大，故孔氏刊遺書亦未及。其後書爲吳江王履泰所竊，易名畿輔安瀾志，語詳經韻樓集卷七與方履巖（觀承子。）兩書，又有趙戴直隸河渠書辨，蓋東原此書，亦自襲趙東潛原本也。此後五年，僕

僕道途，往來燕、晉間，精力全耗於方志。己丑，會試不第，朱石君珪招遊山西，以是年五月往，而秋後又自藩署至汾州，修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庚寅乃竣。

是年又還都待辛卯會試，又不第。復遊晉，修汾陽縣志。翌年壬辰，自汾陽入京會試不第，而赴浙江，主金華書院。據程易田轉述其僞病之說，緒言草叔，應

在己丑秋前客山西藩署時無疑。懋堂謂叔始乙酉、丙戌必誤。辨詳前。惟易田影抄是書，首

頁有「壬辰菊月寫本」字樣，則殆東原是年到浙，又將己丑舊稿寫定一番也。據此則緒

言一書，應是叔始於己丑秋前，而完成於壬辰之菊月，又考錢大昕孝廉胡君墓誌銘，謂：「胡亦常同謙既下第南歸，與休寧戴東原同舟，

至富春江乃別。舟中盡鈔東原著書機歸，特刊之東粵。」云云。東原緒言惟刊於粵雅堂叢書，而不識所自來，若即係胡氏傳鈔本，則緒言成於遊浙前，又得一證。惟程易田影抄本，與今粵雅堂刊本，是否有異同，今仍無從詳論。

緒言完成
在壬辰

疏證示彭君。彭君有書與先生，刻其文集內。先生答此書。

今按：東原特提「理、欲」之辨，以駁宋儒，其說惟見於疏證，原善、緒言皆無之。丁酉與懋堂兩書，鄭重道及，正是初成書後語也。疏證之作，定在丙申。易田抄緒言之後，而即成於是年。至翌年丁酉正月與段懋堂書，正爲「理」字義解，乃疏證最後新得，故屬草既竟，即以函告。及四月一札，乃云「僕生平著述最大者爲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則其新著初成躊躇滿志之情也。段懋堂謂「緒言改定於丙申冬後，丁酉春前，是爲孟子字義疏證」，亦答程書語。其說最是。若疏證早成在前，東原極自得意，以易田與東原之交情，不應影抄其緒言而不獲見其後定之疏證，故使易田亦疑疏證之非定本，而東原若非預知今年五月將不起，亦何以疏證早成在前，久默不告懋堂，至是乃連續及之乎？

文集卷八（經韻樓本）
孟子字義疏證序題下附注「丙申」二字，
是懋堂亦知疏證成於丙申，惜乎編年譜時，未能據之爲定論。

其與彭允初書，由允初在京師，以二林居制義示東原，並索觀東原原善，是允初亦不知東原尚有疏證，東原乃並出新著疏證示之，允初貽書討論，東原答書謂：「南旋定於何日？」是其時允初在京師也。又吳江陸朗夫耀。有復戴東原言理欲書，切問齋文鈔。謂：

之知。其於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原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

則東原自字義明義理之說，至此仍未變，

惟謂「漢儒故訓亦有時傳會」，此在序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已微發其意，謂「經自漢經師所授受，已差違失次，其所訓釋復各持異解」是也。此東原早年亦言之，知一字之義，當貫羣經，本六書，然後爲定，其識自遠超乎依傍漢儒故訓者。故洪榜與朱筠書見漢學師訓：承記。

字義疏證
卽訓詁

戴氏論性道，莫備於其論孟子之書，而其所以名其書者，曰孟子字義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度數而已矣！

固不得謂無當於東原論學宗旨也。

按：戴集九乙亥與姚姬傳書，謂：「凡僕所以尋求於遺經，懼聖人之緒言闕於後世也。」疏證前稿取名緒言，卽謂是聖人緒言耳，與字

錢竹汀

義疏證涵旨正同，惟不如字義疏證之顯豁，非有別解也。又集八原每序謂：「余言恐未足以振茲墜緒」，「緒言」之「緒」，卽「振茲墜緒」之「緒」。又按：東原同時交游有錢大昕晚徵，號竹汀。（一七二八—一八〇四，年七十七。）經史淹雅，一時無兩。東原知名當世，亦由竹汀推挹。然東原謂「並世學人必以竹汀爲第二」，蓋以第一人自居也。竹汀之學，所涉甚廣，而識力不高，持論惟循惠、戴藩籬。嘗謂：「六經者，聖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詁訓始。詁訓必自漢儒，以其去古未遠。」（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琳經義雜識序）又云：「有文字而後有詁訓，有詁訓而後有義理。詁訓者，義理之所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詁訓之外者也。」（文集二十四經籍纂詁序）此二文皆成於嘉慶己未，時竹汀年七十二矣。此等議論，不過爲惠、戴詁訓、義理之辨推波助瀾，無足深論。據竹汀年譜，始讀說文，研究聲音、文字、詁訓之原，已在乾隆庚寅，竹汀年四十三，上距惠、戴揚州締交亦十三年矣。則竹汀治聲音、詁訓之學，實聞惠、戴而起者，宜東原之以第二人處之也。其後如方植之漢學商兌、夏卯生仲子集，詆病漢學，竹汀亦不免。而並時儕偶如周春松嶺、（參讀清文滙卷二十五周春答同年錢竹汀少詹序）章學誠

實齋，（參讀下章）皆貽書竹汀，期其於漢學偏僻，有所救正。良以惠、戴而外，學足以拔趙立漢，別樹一幟者，端推竹汀也。惜其識不足以及此，輕爲隨逐，雖得一時風尚之朋，亦受後世門戶之誚焉。然觀竹汀所言，固可證一時學人意氣議論之所同湊在是矣。惟時人所以推重東原者，則並不在此。東原自癸巳乾隆三十八年，東原年五十一。被召

入都充四庫纂修官，所校官書，如水經注、九章算術、五經算術、海島算經、周髀算經、孫子算經、張丘建算經、夏侯陽算經、五曹算經、儀禮識誤、儀禮釋宮、儀禮集釋、大戴

禮、方言諸書。皆天文、算法、地理、水經、小學、方言一類，卽東原初入京時所由見知於時賢

者，至是而時賢仍以此推東原。所謂「漢儒得其度數，宋儒得其義理」，並世自以度數

推東原，不以義理也。故洪初堂榜。撰東原行狀，載與彭尺木書，朱笥河見之，曰：「

可不必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戴氏可傳者不在此。」

漢學師承記洪傳。可見當時學者見解矣。此在東原亦自知之，故曰：

東原不甘爲轎夫

六書、九數等事，如轎夫然，所以舁轎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

認轎夫爲轎中人也。殺玉裁戴東原集序。

東原攻擊朱子在晚年

東原不欲以六書、九數自限，在初入都時已然，而昌言排擊程朱，則實始晚年。章實齋說之云：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宣於口耳之言也。……今之點者則不然，……以筆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其人於朱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於書，僅有微辭隱見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見惡於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舌之間，肆然排詆而無忌憚，以謂是人而有是言，則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

文史通義
朱陸篇。

乾隆三十八年章、戴相遇寧波道署時，東原議論已變，漸詆程朱，而爲緒言猶不爾，故實齋譏其筆舌分用，又斥之爲黠也。

余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章氏遺書鈔本，有答邵二雲書一首，暢論其事，謂：「戴氏之言，因人、因地、因時，各有變化，權欺術御，何必言之由中？戴議躬行實踐，釋、老不同，非備者所以自異，（按：此疑章氏見東原集與某書言之，東原字義疏證，實齋似未見。）然則戴之踐履，遠遜宋人，乃其所以求異於釋、老耶？是則闢釋、老者，固便於言是行非者也。此則戴之癥結，不可爲諱。戴氏筆之於書，多精深謹嚴，至騰之於口，則醜詈程、朱，詆侮戴、韓，自許孟子後之一人，可謂無忌憚矣。其身既死，誦戴遺書而得其解者，尚未有人；聽戴口說而益其疾者，方興未已。以僕所聞，一時通人，表表人望者，有謂『異日戴氏學昌，斥朱子如拉朽』者矣，有著書闢宋理學，謂六經、語、孟無『理』字，以易傳『窮理盡性』爲後儒之言，而忘『義理悅心』已見孟子者矣。漢儒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蓋言經典存文，不如口耳之授受。今尊戴而過者，亦以其法求之，不知其筆金玉，而言多糞土，學者宜知所抉擇也。」然實齋又云：

戴君……一代鉅儒，而心術未醇，頗為近日學者之患，故余作朱陸篇正之。戴君下世，今十餘年，同時有橫肆罵詈者，固不足為戴君累。……戴君所學，深通訓

詰，究於名物、制度，而得之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按：結言、疏證兩書，東原年後十年，實齋猶未見，故所舉論如是。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文史通義書朱陸篇後。又北大所藏章氏遺書鈔本，有與史餘村一書，謂：「近三、四十年學者風氣，淺者勤學而闇於識，深者成家而不通方，皆深痼之病，不可救藥。有如戴東原氏，非古今無其偶者，而乾隆年間，未嘗有其學識，是以三、四十年中人，皆視以為光怪陸離，而莫能名其為何等學。譽者既非其真，毀者亦失其實。僕言戴氏學識雖未通方，而咸家實出諸人之上。所惜心術不正，學者要須慎別擇耳。」今按：實齋屢斥東原心術，今永樂大典本水經注行世，東原據竊趙書一案坐實，大可為實齋說添有力之佐證矣。

是深知東原之爲轎中人而非轎夫者，當時亦惟實齋。惟東原晚年之矜心勝氣，詆彈逾量，實齋深不滿。然此亦可證東原議論思想前後不同，及其言義理三書完成之先後，傳播之廣狹，與夫心術學術之隱微，所不盡傳於後者，以及當時學者對東原評價之一斑也。

情欲本乎
自然智巧
達於必然

欲爲自然
德爲必然

人莫大乎
智足以擇
善

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微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微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微於巧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權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賢聖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卷上

又曰：

由天道而語於無憾，是謂天德；由性之欲而語於無失，是謂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歸於必然也。歸於必然，適全其自然，此之謂自然之極致。……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卷上

其循自然而達乎必然者則貴智，故曰：

懷生畏死，血氣之倫盡然，故人莫大乎智足以擇善也。卷中

理義由明
智得

老莊尚無
欲君子尚
無蔽

耳能辨天下之聲，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臭，口能辨天下之味，心能通天下之理義，人之才質得於天，若是其全也。……惟據才質為言，始確然可以斷人之性善。……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無節於內，各遂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踐乎中正，其自然則協天地之順，其必然則協天地之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語於此。卷中

明·智·之·所·得·為·理·義·，故曰：

心之明之所止，於事情區以別焉，無幾微爽失，則理義以名。卷中

故·人·性·之·所·貴·，在·乎·動·而·能·得·夫·理·義·，不·在·無·欲·與·靜·也·，曰：

雖犬之性，當其氣無乖亂，莫不沖虛自然也，動則蔽而罔罔以行。人不求其心不蔽，於是惡外物之惑己而強禦之，可謂之「所以異」乎？是以老聃、莊周之言尚無欲，君子尚無蔽。尚無欲者，主靜以為至；君子動靜一於仁。卷中

東原此等見解，頗與同時惠氏易微言相近。微言據易繫，亦主以陰陽氣化言宇宙，故曰：

孟子論性而及才，才者天之所降，故曰「降才」。……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孟子論為不善云「非才之罪」，因舉仁義禮智而云「或相倍徙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繼而言「天之降才」；繼又言存乎人者有仁義，而云特亡之後「未嘗有才」，知才為天之所降明矣。

是松崖亦據孟子，主性即在形質才能之中也。又曰：

「理」字之義，兼兩之謂也。人之性稟於天，性必兼兩，在天曰陰與陽，在地曰柔與剛，在人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曰性命之理。

樂記言「天理」，謂好與惡也。好近仁，惡近義，好惡得其正，謂之天理，好惡失其正，謂之「滅天理」，大學謂之「拂人性」。天命之謂性，性有陰陽、剛柔、仁義，故曰「天理」。後人以「天人」、「理欲」為對待，且曰「天即理也」，尤

謬。

是松崖解樂記亦謂天理卽人性好惡之正也。又曰：

道家論「一貫」與宋儒同，與孔子異。道家以一為終，故莊子曰：「得其一而萬事畢」；聖人以一為始，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此儒與道之別也。

「貫」皆有積義，……論語「吾道一以貫之」，釋詁云：「貫，習也。」習者重習，亦有積意，荀子曰：「服習積貫」，又曰：「貫日而治詳之。」

東原曰：「君子慎習而貴學」，原善卷下。所謂以必然全其自然者，亦與松崖辨儒、道「一貫」之論相似也。松崖又曰：

忠，一也，以忠行恕，卽「一以貫之」也。

此東原以人之有欲通天下之欲爲仁，以人之有覺通天下之覺爲智之說也。惠氏易微言多列故訓，而少發揮，其書固不如東原原善之精潔而明暢，然據易繫，申孟子合才性，通

理欲，泯天人，治終始，重積學，而反虛無，則大體不能謂不近。今以東原交游行迹先後，合之其著述議論之異同，而謂原善一書，或頗受松崖易微言影響，雖無明據，亦非盡渺茫矣。

李慈銘越縕堂日記謂：「見翁覃谿手批戴氏遺集，其評論性諸篇，謂此等文字與惠定宇易述後編言性相似。」覃谿識力縱不足知戴，然此語頗非無見。當時實知惠、戴兩家言義理亦相通，不如近人乃盛尊東原而抑惠也。又阮元寧經室集國史儒林傳序，亦謂「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釋聖言」，尤證當時謂惠、戴言義理，同從古訓出發也。

緒言

緒言始排
宋儒

東原原善絕不排詆宋儒，而緒言則頗排宋。

據上記「發狂打破宋儒家
中太極圖」之說可證。

其最要者則爲「理、

氣」之辨，曰：

宋儒始分
理氣

六經、孔、孟之書，不聞理氣之分，而宋儒創言之，又以道屬之理，實失道之名義也。

大致在天地，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謂道；在人物，則人倫日用，凡生生所
有事，亦如氣化之不可已，是謂道。

程朱……蓋見於陰陽氣化，無非有迹可尋，遂以與品物流形同歸之粗，而別求諸

以學問得
心之明智

必。然。之。與。自。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盡。，。而。無。幾。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後。無。憾。，。如。是。而。後。安。，。是。乃。聖。賢。之。所。謂。自。然。也。彼。任。其。自。然。而。失。者。無。論。矣。貴。其。自。然。，。靜。以。保。之。，。而。視。問。學。為。用。心。於。外。，。及。其。動。應。，。如。其。才。質。所。到。，。亦。有。自。然。不。失。處。不。過。才。質。之。美。，。偶。中。一。二。，。若。統。其。所。行。，。差。繆。多。矣。且。一。以。自。然。為。宗。而。廢。問。學。，。其。心。之。知。覺。有。所。止。，。不。復。日。益。，。差。繆。之。多。，。不。求。不。思。，。終。其。身。而。自。尊。大。，。是。以。聖。賢。惡。其。害。道。也。

東原又謂後世言「理」，相當於古人之言「命」。命與理皆人物、事爲本身一種必然之制限，求能識此制限，則有待乎人之學問與智慧也。故曰：

命與理之
相通在歸
於必然適
全其自然

古人多言命，後人多言理，異名而同實。耳目百體之所欲，由於性之自然，明於其必然，斯協乎天地之中，以奉為限制而不敢踰，是故謂之命。命者非他，就性之自然，察之精，明之盡，歸於必然，為一定之限制，是乃自然之極則。若任其自然而流於失，轉喪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夫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之資以養者，生道也，縱欲而不知制之，其不趨於死也幾

希。

故「欲」與「德」出於一根。

性之欲，其自然也；性之德，其必然也。自然者，散之見於日用事為；必然者，約之各協於中。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

繼是而言性善，曰：

材質者，性之所呈也，離材質，惡觀所謂性哉？……物但能遂其自然，人能明於其必然。……存乎材質之自然者，性也；……其歸於必然者，命也，善也。

以上均卷上語。

宋儒言善
爲本然

性卽自然
善爲必然

宋儒之異於前人者，以善爲性之本量。如水之本清，而其後受污而濁，乃氣稟使然。……是以務於理氣截之分明。以理爲「性之本」，爲「無不善」，以「氣之流行則有善有不善」，視理儼如一物。雖顏遵孟子性善之云，究之以「才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氣質之中」，孟子安得概之曰善哉？

蓋東原之言性善，猶其言理氣也，故曰：

極於至善之謂理。

而所以極於至善則仍在心知之明，故曰：

聖賢論行，固以忠信、忠恕為重，然如其質而見之行事，苟學不足，則失在知，而行因之謬，雖其心無弗忠、弗信、弗恕，而害道多矣。

故

躬行而知未盡，曰仁曰誠，未易幾也。

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鉅細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謬也；所不照，斯疑謬承之。不謬之謂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遠，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遠近而已，光之及又有明闇，故於物有察有不察。察者盡其實；不察，斯疑謬承之，同乎不照。疑謬之謂失理。失理者，限於質之

學以進於
智而得理

人之不齊
在智愚不
在善惡不

程朱言復
初爲老釋
所悞

昧，所謂愚也。惟學可以增益其不足而進於智，益之不已，至乎其極，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則聖人矣。……故理義非他，所照所察者之當否也。何以得其當否？心之神明也。人之異於禽獸者，雖同有精爽，而人能進於神明也。理義豈別若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進於神明，豈求諸氣稟之外哉？

東原繼此而辨智愚、善惡之不同，曰：

智愚者，遠近等差殊科，而非相反；善惡則相反之名。……人之成性，其不齊在智愚。……任其愚而不學不思，乃流為惡。愚非惡也，性無有不善明矣。以上均卷中語

本此而評騰前人學術之異同，則曰：

孔子之後，異說紛起，能發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卓然異於老聃、莊周、告子而為聖人之徒者，荀子也；嘗求之老、釋，能卓然覺寤其非者，程子、張子、朱子也。然先入於彼，故其言道為氣之主宰、樞紐，如彼以神為氣之主宰、樞紐也；以理能生氣，如彼以神能生氣也；以理墮在形氣之中，變化氣質則復其初，

如彼以神受形氣而生，不以形氣物欲累之則復其初也。皆改其所指為神識者以指理。故言「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豈聖賢之言哉？「天地之初理生氣」，豈其然哉？

又曰：

孟荀宋儒
皆知必然
異乎老釋
之純任自
然

人之異於禽獸者，人能明於必然，禽獸各順其自然也。孔孟之異於老聃、莊周、告子、釋氏者，……見乎天地、人物、事為有不易之則之為必然，而博文約禮以漸致其功。彼謂……法自然，無以復加矣。孟子而後，惟荀子見於禮義為必然，見於不可徒任自然，而不知禮義即自然之極則。宋儒亦見於理為必然，而以理為「太極」，為「生陰生陽之本」，為「不離陰陽，仍不離於陰陽」，指其在人物為性，為「不離氣質，仍不離乎氣質」。蓋以必然非自然之極則。……一似理亦同乎老聃、莊周、告子、釋氏所指者。……惟尊理而重學，達於老聃、莊周、告子、釋氏矣。

實體實事，固非自然而歸於必然，天地、人物、事為之理得矣。自然之極則是

荀與宋儒
於聖人之
教不害

謂理。老聃、莊周、告子、釋氏以自然為宗，……去其情欲之能害是者，即以為已足，與聖賢之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求牖於明者異，是故斷之為異說，不得同於荀子也。

周子論學聖人主於無欲，王文成論致知主於良知之體，皆以老、釋廢學之意論學，害之大者也。

荀子之所謂「禮義」，即宋儒之所謂「理」；荀子之所謂「性」，即宋儒之所謂「氣質」。……荀子以禮義與性為二本，宋儒以理與氣質為二本，老聃、莊周、釋氏以神與形體為二本。然而荀子推崇禮義，宋儒推崇理，於聖人之教不害也，不知性耳。老聃、莊周、釋氏，守己自足，不惟不知性而已，實害聖人之教者也。

以上均卷
下語。

統觀緒言立論，亦主精察自然條理以建必然之則，即以必然之則完成自然之極致，大體與原善並無不同，惟全書議論多針對宋儒。其結論則以濂溪、陸、王為主本體，重自然，與老、釋同斥；程、朱、橫渠則以不棄「道問學」一邊，與荀子同為得聖學之一。

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絮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是也。

在己與人皆謂之情，無過情無不及情之謂理。均見卷上。

夫而後確切指明理之即爲人情。又曰：

理存乎欲

理者，存乎欲者也。卷上

凡事爲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爲矣。有欲而後有爲，有爲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爲，又焉有理？卷下

夫而後確切指出理之本於人欲。合而言之則曰：

通情遂欲之謂理

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權之而分理不爽是謂理。卷下

以情欲言理，實疏證中創見，東原爲緒言時，猶未得此說也。既以情欲言理，於是本此而辨古今言理之大別，曰：

欲之說足
以禍天下

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雖視人之饑寒號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莫生，無非人欲，空指一絕情欲之感者為天理之本然，存之於心。及其應事，幸而偶中，非曲體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不幸而事情未明，執其意見，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人受其禍，大之天下國家受其禍，徒以不出於欲，遂莫之或寤也。凡以為「理宅於心」，「不出於欲則出於理」者，未有不以意見為理而禍天下者也。卷下

又曰：

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為同於聖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賢聖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為怪；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

上以理責

下下之罪
人不可勝
數

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嗚呼！難乎老，釋之言以為言，其禍甚於申、韓如是也！卷上

其他類此者不勝舉，而緒言則無一語及是。故在緒言惟以「天地、人物、事為不易之則」為理，至如何而始為天地、人物、事為不易之則，固未及也；疏證始以情欲遂達，至於纖悉無憾者為理，而理字之界說遂顯。故緒言惟辨「理氣」，疏證始辨「理欲」。緒言以程朱崇理為無害於聖教，惟不知性耳；疏證則以程朱為不知理，同於釋、老，而大害於世道。故緒言尚道問學，重智，所以精察事物之理；而疏證則尚忠恕，主絜矩，使人自求之於情。曰：

人盡自求
其情則為
忠恕絜矩

使人任其意見則謬，使人自求其情則得。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治國平天下，不過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曰「所不欲」，曰「所惡」，不過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盡於此。惟以情絜情，故其於事也，非心出一意見以處之。卷上

又曰：

所謂惻隱、所謂仁者，非心知之外別「如有物焉藏於心」也。已知懷生而畏死，故怵惕於孺子之危，惻隱於孺子之死。使無懷生畏死之心，又焉有怵惕惻隱之心？推之羞惡、辭讓，是非亦然。使飲食男女與夫感於物而動者，脫然無之，以歸於靜，歸於一，又焉有羞惡、有辭讓、有是非？此可以明仁義禮智非他，不過懷生畏死，飲食男女，與夫感於物而動者之皆不可脫然無之，以歸於靜，歸於一，而恃人之心知異於禽獸，能不惑乎所行，卽為懿德耳。卷中

凡此皆確切指出理之卽本於人欲，卽出於懷生畏死、飲食男女之情，爲緒言所未及，而疏證三卷所不厭再三申述之新義也。然所以求通情遂欲以達於不爽失者，則實不盡於推己反躬、忠恕絜矩而已，仍必有以通夫物情焉，得於事理焉，而後可以不惑於所見，則聰明聖智仍不可缺。故疏證既發新義，仍取舊見，於緒言尙智一節，猶所保留。曰：

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後欲得遂也，情得達也。……人之知，小之能盡美醜之

試以人之形體與人之德性比而論之，形體始乎幼小，終乎長大；德性始乎蒙昧，終乎聖智。其形體之長大也，資於飲食之養，乃長日加益，非「復其初」；德性資於學問，進而聖智，非「復其初」明矣。人物以類區分，而人所稟受，其氣清明，異於禽獸之不可開通。然人與人較，其材質等差凡幾？古賢聖知人之材質有等差，是以重學問，資擴充。卷上

此東原辨老、釋「復初」之說，即「理要其後，非原其先」之意也。惟東原以聖智言德性，則其意似仍重於推己反躬忠恕一邊，故曰：

人能出於己者必忠，施於人者以恕，行事如此，雖有差失亦少矣。凡未至乎聖人，未可語於仁，未能無憾於禮義，如其才質所及，心知所明，謂之忠恕可也。聖人仁且智，其見之行事，無非仁，無非禮義，忠恕不足以名之，然而非有他也，忠恕至斯而極也。卷下

忠恕之極
而爲仁智
仍是一體

此又東原推極忠恕而達於聖智之說也。凡此皆東原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所特著之議論，而

三書異同

不見於緒言者，蓋即東原晚年之新得也。其他承襲緒言舊說者不備舉。統觀兩書，緒言主要在辨理氣之先後，而疏證則主在辨理欲之異同。緒言於宋儒程、張、朱三家尚未認為害道，而疏證始拈理欲一辨，力加呵斥。緒言開卷首論道之名義，由形上形下道器之辨而及於理氣之先後，此在惠氏易微言已引韓非子書分說「道」、「理」二字，謂宋儒說道與理同，只見得一偏，東原似從此點發揮。原善只言道與性，亦未及辨道與理也；至疏證則開卷即辨「理」字，全卷十五條均從「理」字闡述，第二卷始及「天道」及「性」，「性」「天道」四條，「性」九條。下卷旁及其他。「才」三條，「道」四條，「仁義禮智」二條，「誠」二條，「權」五條。觀其目次之先後，與文辭之繁省，即可見兩書中心思想之轉移。

段懋堂言緒言、疏證兩書異同云：「緒言三卷：上卷自立說，中諸子及老、莊、釋氏，言之綦詳矣。疏證亦三卷：上卷「性」十五條（「性」乃「理」字誤。）；中卷「天道」四條，「性」九條；下卷「才」三條，「道」四條，「仁義禮智」二條，「誠」二條，「權」五條。自「仁義禮智」以上，緒言言之，而「誠」、「權」二目則未之及。所以正程、朱說中庸「所以行之者一也」，謂「一」為「誠」之誤。「權」之一目，所以正程、朱說「一以貫之」之誤，言處事必有權，以為輕重之準，非是執理無權。程、朱之說，但執意見之理，不顧人情，此是執理無權也。二目補緒言之所未備。」（答程易田書）惟原今按：「權」字二目與上卷「理」字十五條相足，最為疏證新創，著眼此處，即可見兩書異同最要點矣。

善三卷中頗已及性、情、欲異同之辨，如云：

人與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欲不失之私則仁。

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

由性之欲而語於無失，是謂性之德。

去生養之道者，賊道者也。細民得其欲，君子得其仁。

此皆與疏證議論相通，則疏證理欲一辨，其大意在爲原善三卷時早已孕育。至以私與蔽爲人之二患，而曰「去私莫如強恕，解蔽莫如學」，亦在原善下卷有之。原善又言：

詩曰：「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爲寇。」在位者多涼德，而善欺背以爲民害，則民亦相欺而罔極矣；在位者行暴虐而競強用力，則民巧爲避而回遹矣；在位者肆其貪，不異寇取，則民愁苦而動搖不定矣。凡此非民性然也，職由於貪暴以賊其民所致。亂之本，鮮不成於上，然後民受轉移於下，莫之或覺也，乃曰「民之所爲不善」，用是而讎民，亦大惑矣。卷下

其言感慨深沉，尤足與「在上者以理殺人之意」相發。豈東原抱其奇才，畢生不遇，少

與下層社會

爲稗販，涉歷南朔，閭里姦邪，米鹽瑣細盡知之，此章病麟語。因有以感通夫細民之幽怨，而發之特爲深切歟？然則東原思想固仍不失微學精神也。其晚年見解，在爲原善時固已樹其崖略，惟辨理欲而歸罪宋儒，則獨爲疏證創論。惟此是東原最後之說，爲前所不及耳。故原善辨性欲，緒言辨理氣，至疏證辨理欲，乃會合前兩書爲一說，而其對宋儒之見解，則原善全未提及，緒言已有譏排，而疏證最爲激昂，此則其大較也。

東原思想之淵源

東原思想與顏李

戴望爲顏氏學記，嘗謂「乾隆中戴震作孟子緒言，本習齋說言性而暢發其旨」，卷一顏先生傳。近人本此，頗謂東原思想淵源顏、李。東原時，惟徽州程綿莊廷祚治顏、李學，東原與綿莊雖相知，而往來之詳已難考。綿莊寄籍江寧，東原三十五歲後頗往來揚州，自是有原善之作，然並不譏宋。按：綿莊雖治顏、李，亦不詆宋學，詳本書第五章。東原四十四歲自言「近日做得講理學一書」，即原善三卷本也。明年綿莊卒，東原爲緒言尙在後，謂疏證思想自綿莊處得顏、

李遺說而來頗難證。綿莊有族姪程魚門晉芳，與東原交游，後爲正學論，極詆顏、李，

遂及東原。

勉行齋文集
正學論三

殆以東原疏證亦斥程、朱，故與顏、李並提，非必謂東原之說即

自顏、李來也。今考東原思想最要者，一曰自然與必然之辨，一曰理欲之辨，此二者，

雖足與顏、李之說相通，而未必爲承襲。至從古訓中明義理，明與習齋精神大背。若

徒以兩家均斥程、朱，謂其淵源所自，則誣也。至辨本體，辨理氣，辨性與才質異同，自

明儒已多論及，東原不必定得其說於顏、李。其訓「義理」、「天理」字爲條理，則東

原治古訓，宜可自得。

朱子答王子合云：「道即理也。以人共由而言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宋儒亦豈真不知理之爲條理者！且毛西河所著書，

亦極辨宋儒「理」字，散見其論語稽求篇、聖門釋非錄、四書臆言、補中庸說諸書。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四論大學「在明明德」，謂：「毛西河大學問實用李恕谷說，而

段懋堂又暗襲西河。」惟懋堂說「明明德」，乃記其師東原作大學補注爲言開宗二句之

義，因述以傳者。

見經綽樓
集卷三

東原可不知顏、李，不容不知西河。

東原庚辰與任幼植大椿書，謂「毛大可賊經害道」，（見文集卷

九。）此特譏其考證，時尚未有原善。

焦里堂讀書三十二讀，

雖菴樓集
卷六

有毛氏聖門釋非錄，無顏、李。孟子正

義備引東原疏證，及程易田論學小記，亦屢引毛氏臆言，釋非錄諸書，而不及顏、李。

方植之謂「阮氏平日教學者，必先看西河文集」。

見漢學商兌
中之上

凌次仲則謂「毛氏四書改

錯，最爲簡要可貴，如醫家之大黃，有立起沉疴之效，爲斯世所不可無」；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五與

阮中丞論克己書。又過蕭山詩，竟謂：「千古精言萃考亭，竟將二氏入遺經；姚江亦是濂溪派，

認取蕭山萬疊青。」校禮堂詩集卷十四。推重西河如此。此皆治戴氏義理之學者，稱道毛西河，

然不稱道顏、李也。然思想之事，固可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相視於莫逆，相忘於無

形者。王船山論道器，論自然與成性，論懲忿窒欲，陳乾初論天理從人欲中見，論擴充

盡才後見性善，其可與東原說相通者，亦夥矣，未必東原定見王、陳書也。學者於交游

誦讀間，固可以多方啓發，自得深造，不必堅執一二端，以臆定其思想淵源之所自。惟

謂東原遊揚州，見惠定字，而論學宗旨稍變，其爲原善，或頗受定字易微言影響，則差

近實耳。且易微言「理」字條云：「『理』字之義，兼兩之謂也。樂記言『天理』，謂

好與惡也。好近仁，惡近義，好惡得其正謂之天理，好惡失其正謂之『滅天理』，大學

謂之『拂人性』。天命之謂性，性有陰陽、剛柔、仁義，故曰『天理』。後人以『天

人』、『理欲』爲對待，且曰『天即理也』，尤謬。『豈不與東原疏證大意至似，即此後凌

次仲諸論亦自此出。惠、戴至近，何必遠尋之顏、李耶？鄭玄注樂記云：『理，猶性也。』與伊川『性即理』之說正合，即惠氏亦以『滅天理』與『拂人性』相訓，則

宋儒謂理乃得於天而具於心者，自指人性言，亦未可深斥也。且惠氏論學，主尊古，故頗引周、秦諸子，謂猶足與經籍相

證。今考東原思想，亦多推本晚周，雖依孟子道性善，而其言時近荀卿。荀主性惡，極重後天爲，故曰：「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又曰：「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均見天論篇此即東原精研自然以底於必然之說也。又曰：「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心之所可中理，欲雖多，奚傷於治？心之所可失理，欲雖寡，奚止於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故雖爲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爲天子，欲不可盡。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正名篇東原謂理者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纖悉無憾之謂理，正合荀卿「進近盡，退節求」之旨。而荀子則要其歸於禮，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禮論篇戴學後起，亦靡勿以禮爲說，此又兩家思理之相通而至似者也。即東原所謂「解蔽莫如學」者，「解蔽」一語，亦出荀書，則東原之有會於荀卿者至深矣。故其爲緒言，以荀子與宋之程、張、朱

欲當卽理
乃嫌政之
言非飭身
之典

深。震自幼為賈販，轉運千里，復具知民生隱曲，而上無一言之惠，故發憤著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專務平恕。……震所言多自下摩上，欲上帝守節而民無瘳。

……如震所言，施於有政，上不詰苛，下無怨讟，衣食華殖，可以致刑措。……夫言欲不可絕，欲當卽為理者，斯固諫政之言，非飭身之典矣。……晚世或盜其言以崇飾恬淫，今又文致西來之說教天下者，以某食聚衣為恥，為廉節士所非。誠明震意，諸款言豈得託哉？釋載

此論最為得情。

近儒自尊東原者自太炎，特取其排程、朱，以清末治程、朱率惡言革命也。又謂：「東原著書，特發憤於清廷之酷淫，皆一時權言耳。」檢論成於民國三年，排斥程、朱之談，太炎亦復不取。然其分辨欲當卽理，乃嫌政之言，非飭身之典，實旨言也。至東原著書初意，是否如太炎所云云，茲可勿論耳。方植之漢學商兌亦云：

程朱所嚴辨理欲，指人主及學人心術邪正言之，乃最吃緊本務，與民情固然好惡之欲迥別。今移此混彼，妄援立說，謂當通遂其欲，不當繩之以理，言理則為以意見殺人，此亙古未有之異端邪說。卷中之上。

此雖詆毀逾分，然辨理欲字義，則實與章氏所論，各得其義之一面。章氏謂東原論理欲，乃為當時從政者而發，植之則謂宋儒辨理欲，本亦為立言從政者之心術言之也。惟

東原駁宋
儒之深文
處

夫程子明云「五者之欲，性也」，朱子亦云「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則非不謂之性矣，東原必謂宋儒「未詳審文義，失孟子立言之指」，已近深文。且孟子明以耳、目、口、鼻、四肢與仁、義、禮、智分說，而東原必爲併成一片，謂性卽味、色、聲、臭、安佚之謂，性善卽知其限而不踰以底於無失之謂。若性善專指此一邊，則與孟子原文兩排分說者顯異，實不如集注云「此二條皆性所有」一語，於孟子原義爲允愜也。且孟子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吾心之善端，擴而充之，則爲仁、義、禮、智，決不能卽以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之能知其限而不踰以底於無失者，謂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孟子又謂孩提之愛親敬長，達之天下而爲仁義，此又不能以味、色、聲、臭、安佚之能知其限而不踰以底於無失者，爲卽愛親敬兄之本也。東原謂：

仁義禮智非他，不過懷生畏死，飲食男女，與夫感於物而動者之皆不可脫然無之，以歸於靜，歸於一，而恃人之心知異於禽獸，能不感乎所行，卽為懿德耳。

疏證卷
中。

此所謂「感於物而動者」，語意頗含混。若專從人類個己懷生畏死、飲食男女之情，以求其不爽失，求其知限而不踰，則所得即無異於荀子之所謂理義、所謂性惡矣。何者？因其全由私人懷生畏死、飲食男女之情仔細打算而來，若人類天性，不復有一種通人我、泯己物之心情故也。東原謂「使無懷生畏死之心，又焉有怵惕惻隱之心」，疏證卷中是已。然與言擴充惻隱以爲仁者不同。孟子言惻隱，並不是推此心之懷生畏死而始爲惻隱也。儒家思想所以必仁、智雙提，而「仁」字地位所以猶在「智」字之上者，東原於此似少領會。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又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在孟子所分別言之者，在東原均打併歸一。是東原之所指爲性者，實與荀卿爲近，惟東原以孟子性善之意移而爲說耳。推而上之，及於論語，其言亦並不與東原之意合，此陳蘭甫東塾讀書記已言之。其言曰：

「克己復禮」，朱子解爲勝私欲；「爲仁由己」，朱子解爲在我。兩「己」字不同解，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駁之。澧謂朱注實有未安，不如馬注解「克己」爲「約身」也。按：「克己」一解，惠士奇禮說先創新說。然「克己」訓「勝私」，左傳述楚靈王事卽然，劉炫聞之甚詳；卽馬訓「約身」，約身亦勝私耳。東塾此條乃取戴說，何也？或疑如此則論語無勝私欲、全天理之說，斯不然也。勝私欲之說，論語二十篇中，固多。

有之：「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不處也。」「不處」者，勝之也。

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不行」者，勝之也。原注：夫子雖曰「仁則吾不知」，然固曰「可以為難矣」。

也慾，焉得剛？」慾者多嗜欲，剛者能勝之也。又有不明言「欲」者：「君子有

三戒，戒色戒得」，「色」與「得」者，欲也；戒者，勝之也。「樂驕樂，樂佚

遊，樂宴樂」，皆欲也，明其為「損」，則當勝之也。論語雖無「理」字，然其

意以「理」、「欲」對言者甚多：「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即理也，「

利」即欲也。「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德」、「懷刑」

即理也，「懷土」、「懷惠」即欲也。「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即理

也，「下達」即欲也。「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固窮」即理也，原注：易鄭注解為固守其窮也。

「濫」即欲也。「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謀道」、「憂道」即理

也，「謀食」、「憂貧」即欲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仁」即理

也，「求生」即欲也。「喻義」、「喻利」二語，尤為包括。故朱子請陸象山為

白鹿洞學者講之，至於「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則勝私欲，全天理，

至矣極矣，蔑以加矣。讀書記卷二論語。

此言論語亦明明分兩種境界，不得謂此一境界全從彼一境界出也。孟子言性善，亦惟謂此一境界，其原亦本之人心性，並非由外樂我，並不謂人心中心惟有此一境界。此層東塾讀書記亦言之，謂：「孟子所謂性善者，謂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謂人人之性皆純于善也。」孟子書中亦明明分說兩種境界，而東原必歸之於一，又不歸之於仁義，而必歸之於食色，是東原之言近於荀子之性惡，斷然矣。

朱蓉生無邪堂答問卷三辨戴說極明盡，大意謂：「古書言『欲』，有善有惡，程、朱語

錄亦然。其教人遏欲存理，特恐欲之易縱，專舉惡者言之，烏可以辭善意！天賦人有食色之欲，未嘗有貪淫之欲。其有之者，人自縱之。謂食色之性，人不可無，此何待言？疏證有云：『欲之失爲私，私則貪邪隨之』，是東原未嘗不知欲中有惡也。孟子謂心之所同然者爲理義，未嘗謂心之所發皆合於理義也。心統性情，其情可以爲善，亦可爲不善。東原以孟子言『情』非性情，而云『情，猶素也，實也』，曲說至此，可謂自生荆棘。其論皆是。

余觀船山議論，頗多與東原相同。然船山極尊宋儒，又曰：「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獸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君子存之，小人去之，壁立萬仞，止爭一線。」俟解，詳亦分兩境界言，其識超於東原矣。

戴學之流衍

東原既卒，其私淑學者凌廷堪次仲爲東原先生事略狀，有云：

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則有三：曰小學，曰測算，曰典章制度。至於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由古訓而明義理，蓋先生至道之書也。先生卒後，其小學之學，則有高郵王念孫、金壇段玉裁傳之；測算之學，則有曲阜孔廣森傳之；典章制度之學，則有興化任大椿傳之，皆其弟子也。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夫實事在前，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吾所謂非者，人不能強辭而是之也，如六書、九數及典章制度之學是也。虛理在前，吾所謂是者，人既可別持一說以爲非，吾所謂非者，人亦可別持一說以爲是也，如義理之學是也。故於先生之實學詮列如左，而義理固先生晚年極精之詣，非造其境者，亦無由知其是非也。其書具在，俟後人之定論云爾。

次仲此說，良以當時於東原疏證議論，頗多非難。洪榜爲東原作行狀，全載其與彭尺木一書；朱筠謂：「何圖程朱後復生議論？」東原子中立因刪之。同時如姚鼐、翁方綱、程晉芳諸人，於東原疏證皆有駁論。蓋考訂立於共是，義理則卓在獨見，又程朱之說行世已久，東原驟加抗諍，宜乎爲世駭怪，故次仲亦爲此婉說也。顧東原生平心力所萃，亦自靡於考訂者多，注於義理者少。卽段懋堂爲東原大弟子，爲東原年譜，於東原義理三書，已不能確指其年代，緒言、疏證均於東原身後乃見，則其他可知。且東原生平議論，亦始終未脫由古訓而明義理之一境，其言義理，仍是考訂夙習。晚年著疏證，既深詆宋儒之憑臆鑿空，而一本諸古訓，則傳其學者，自更不願爲義理空說，而益惟盡力於實事求是、考古訂經之途。蓋不敢遽希其師之所至，而惟依循其所由至者以爲學，此亦學者謹慎篤實之一端，次仲此文，正可代表此種意見也。

段懋堂戴先生年譜，記東原初謂「天下有義理之源，有考覈之源，有文章之源」，後數年，又曰：「義理卽考覈、文章二者之源也，義理又何源哉？」而其後懋堂重刻戴東原集作序，乃曰：

五○裁○竊○以○謂○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自○古○聖○人○制○作○之○大○，皆○精○審○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實○，綜○其○終○始○，舉○其○綱○以○俟○其○目○，與○以○利○而○防○其○弊○，故○能○莫○安○萬○世○。先○生○之○治○經○，凡○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蓋○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而○考○覈○益○精○，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間○，惑○矣○！

東原以義理爲考覈之源，而懋堂以考覈爲義理之源，此非明背師說，乃正所以善會師說也。聖人制作，此義理爲考覈之源也；後人鑽研經籍，因明義理，此考覈爲義理之源也。懋堂之說，正是東原平日戒人鑿空以求義理之旨耳。而懋堂之所謂考覈，其意並不專在名物、字句間，爲嚴元照娛親雅言序，謂：

考覈者，學問之全體。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倫理族類之間，而以讀書之考核輔之。今之言學者，身心、倫理之不務，謂宋之理學不足言，謂漢之氣節不足尚，別爲異說，簧鼓後生，此又吾輩所當大爲之坊者。

漢人之小學，一藝也；朱子之小學，蒙養之全功也。

懋堂畢生精力，萃其說文解字注一書，乃不自滿假，自居一藝，極推朱子，謂其本末兼赅，未嘗異孔子之教。此其度量意趣，誠深遠矣！而懋堂又有推尊東原配祀朱子議，則懋堂終不免爲不知東原。凌氏排宋尊漢，乃與東原一轍，然若言其主張考核，則固三人之所同也。

東原論考
據之精見

而東原言考覈，則實有其至精之見。嘗謂：

凡僕所以尋求於遺經，懼聖人之緒言闇沒於後世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衆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覩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歲以滋識者之辨也。

乙亥與姚
姬傳書。

又曰：

先儒之學，……其得者，取義遠，資理閎，書不克盡言，言不克盡意。學者深思自得，漸近其區。不深思自得，斯草蕪於畦而茅塞其陸。其失者，即目未覩淵泉所導，手未披枝肆所歧者也。而為說轉易曉，學者淺涉而堅信之，用自滿其量之能容受，不復求遠者、閎者。……則不志乎聞道之過也。同上

又曰：

……其得於學，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有名之見其弊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務在聞道也。答鄭文用牧書。

東原論考
據過分處

此皆東原論考據至精至卓之說也。惟東原既自喜，往往言之踰其度，章實齋記其口語，謂：

實齋此書約在嘉慶丁巳，書中云「近與朱少白書，爲論學文之要」，據遺書補答朱少白諸書，應在丁巳也。去東原卒已二十年矣。其所以

難東原者良是，然在篤信東原者，方謂求道必於六經，而通經必先治訓詁制數，則將長如實齋之乍聞東原語，寒心慚惕，重媿於四書一經未嘗開卷卒業，而搢心孜孜，夫何餘閒敢效其師之高談性命義理，以復蹈宋儒往者以憑空臆見爲理之失。則東原之學所以流衍於身後而專在小學、測算、典制三者間，其事亦固然，無足怪者。實齋又爲東原鄭學

戴學與墨守之異

齋記見文集十一。書後，謂：

戴君說經，不盡主鄭氏說，而其與任幼植書，見文集九。則戒以輕畔康成，人皆疑之，不知其皆是也。大約學者於古，未能深究其所以然，必當墨守師說；及其學之既成，會通於羣經與諸儒治經之言，而有以灼見前人之說之不可以據，於是始得古人大體而進窺天地之純。故學於鄭而不敢盡由於鄭，乃謹嚴之至，好古之至，非蔑古也。乃世之學者，喜言墨守。……墨守而愚，猶可言也；墨守而黠，不可言矣。愚者循名記數，不敢稍失，猶可諒其愚也；黠者不復需學，但襲成說，以謂吾有所受者也。蓋折衷諸儒，鄭所得者十常七八；黠者既名鄭學，即不

戴學與程瑤田

戴學與程
易疇

易疇論學
小記

易疇之性
善論

論述戴學，猶有一人可以特記者，曰程瑤田易疇。

又字易田，歙人，生雍正三年乙巳，卒嘉慶十九年甲戌，年九十。少師淳安方婆如子粹然（心

淳），曾爲嘉定縣教諭，王鳴盛詩所謂「官推當湖陸，師則新安程」也。與東原同學江門，而東原自言遜其精密焉。

易疇論學語，備見於其論學小記。爲通藝錄之一種。

其書體裁，略似東原孟子字義疏證及稍後焦里堂論語通釋，而多推衍大學之義，正與戴、焦二家分言語、孟者鼎足三峙，其精粹透露處亦視兩家無遜色也。其論性善，謂：

有天地然後有天地之性，有人然後有人之性，有物然後有物之性。有天地、人物，則必有其質、有其形、有其氣矣。有質、有形、有氣，斯有其性，是性從其質、其形、其氣而有者也。……故物之性斷乎不能如人性之善。……何也？其質、形、氣，物也，非人也。……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異於其質、形、氣而已矣。……後世惑於釋氏之說，遂欲超乎質、形、氣以言性，而不知惟質、形、氣之成於人者，始無不善之性也。

論學小記中述性一。

善，而轉而之乎惡耳。述性

人性之自然流露者爲「情」，情之初發無不善，及其轉而之乎不善而爲惡，其間有其轉移遞變者曰「意」。然意之初發亦非不善也，易疇謂：

由性自然而出之謂情，由吾心有所經營而出之之謂意。

又曰：

情與意同居而異用。述情

二。

心統性情，情者，感物以寫其性者也。無為而無不為，自然而出，發若機括，有善而已矣。自夫心之有所作為也，而意萌焉。其初萌也，固未有不善者也。何也？意為心之所發，而心則統乎性情，故意萌於心，實關乎其性情，則安得而不善？……事觸於情，而喜怒哀樂不轉念而應；情交於利害，而取舍疑惑，一轉念而消。慎之又慎，在持其情於獨焉，卽事察義以誠其意而已矣。

述情
一。

論學小記上
誠意義述。

又曰：

誠○意○之○意○，非○私○意○之○謂○，乃○真○好○真○惡○之○情○之○發○於○性○者○。……意不能離乎情，好惡之出於不容已者，情也；好惡之情動於中，而欲有所作為者，意也。是故吾好是善而欲為之，吾惡是惡而不使有之，是情之見於意者也。乃好之而不盡其真好之情，惡之而不盡其真惡之情，是雖好惡之情已動其為善拒惡之意，而好惡之量有所未盡，則不能充實其為善拒惡之意，以無負其出於不容已之情，是之謂不誠其意。同上

又謂：

發於情之好惡，是真好真惡也；發於情而即欲好之惡之，是其意已自知其當好當惡也。……知其當然，而即無絲毫之不然，是能充實其為善拒惡之意，而能不負其出於不容已之情，夫是之謂誠其意也。同上

「命」二字，必合言之，而治性之學斯備。五官百骸，五常百行，無物無則；性、命相通，合一於則，性乃治矣。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謂我之口而嗜乎味，我之目而美乎色，我之耳而悅乎聲，我之鼻而知乎臭，我之四肢而樂乎安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小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恆易，而順天所限之命恆難。性易遂，則必過乎其則；命難順，則不能使不過乎其則。治性之道，以不過乎則為斷。節之以命，而不畏其難順，斯不過乎其則矣。「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謂以吾心之仁而施於父子，以吾心之義而施於君臣，以吾心之禮而施於賓主，以吾心之智而施於賢者，以吾心所具聖人之德而與天道相貫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大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恆難，而順天所限之命恆易。性難遂，則必不及乎則；命易順，則姑任其不及乎則。治性之道，以必及乎則為斷。勉之以性，而不畏其難遂，斯必及乎其則矣。

是易疇所謂「不知性善精義」也。次仲又爲慎獨說，據禮器說大學，謂：「中庸之『慎獨』，皆禮之內心精微，後儒置禮器不觀，而高言慎獨，則與禪家獨坐觀空何異？」
校禮堂文集。其說亦似易疇。易疇亦有慎獨篇，謂：

「獨。非。專。在。內。也。乃。內。外。相。交。之。際。也。；「慎」則。專。在。內。也。慎。之。然。後。能。盡。其。當。好。當。惡。之。實，以。全。其。真。好。真。惡。之。情，此。治。意。之。學。也。」
論學小記上。

易疇以「獨」爲內外相交之際，卽猶次仲以「獨」爲禮之內心精微也。惟次仲自爲張皇，專以禮爲說，轉不如易疇所詮更爲精圓耳。私淑戴氏之學而起者尙有焦里堂。里堂與易疇友善，其爲孟子正義，頗采易疇論學小記。易疇顏所居曰讓堂，論學小記有主讓、以厚、貴和諸篇，又爲和厚讓恕四德貫通說，論學外篇上。謂：

理但可以繩己，……若將理繩人，則人必有詭詞曲說，用相取勝，是先啓爭端也。今吾一以讓應之。

學術述要

文史通義與經學

文史通義
爲箴砭經
學流弊而
作

實齋著述最大者，爲文史、校讎兩通義，近代治實齋之學者，亦率以文史家目之。然實齋著述最大者，實爲箴砭當時經學而發，此意則知者甚尠。實齋上辛楣宮詹錢大昕一書，頗道其崖略。謂：

學誠從事於文史校讎，蓋將有所發明，然辨論之間，頗乖時人好惡，故不欲多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為外人道也。夫……世俗風尚，必有所偏，達人顯貴之所主持，聰明才雋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載筆之士，不思救挽，無為貴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則必逆於時趨。時趨可畏，甚於刑曹之法令也。……韓退之報張司業書，謂：「釋老之學，王公貴人方且崇奉，吾豈敢昌言排之？」

乃知原道諸篇，當日未嘗昭揭衆目。太史公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不知者以謂珍重秘惜，今而知其有戒心也。韓退之云：「傳來世莫若書，化當世莫若口。……」由韓氏之言體之，則著書為後世計；而今人著書欲以表襮於時，此惡見之所不識也。若夫天壤之大，豈絕知音？鍼芥之投，寧無暗合？則固探懷而出，何所秘焉！劉勰遺書卷第二十九。

此絕非泛泛牢騷語，所謂「世俗風尚」，即指經學，通義、校讎兩書則為挽救經學流弊而作，其意甚顯白。經學家最大理論，莫若謂道在六經，通經所以明道，此自亭林唱「經學即理學」之說以來，迄東原無變，實齋始對此持異議。曰：

或曰：聯文而後成辭，屬辭而後著義，六書不明，五經不可得而誦也。然則數千年來，諸儒尚無定論，數千年人不得誦五經乎？故生當古學失傳之後，六書、七音，天性自有所長，則當以專門為業；否則粗通大義而不鑿，轉可不甚謬乎古人，而五經顯指，未嘗遂雲霧而日食也。說文字原課本書後，文史通義外篇二。

道。道。無。可。見。即。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也。……學。於。聖。人。斯。為。賢。人；學。於。賢。人。斯。為。君。子；學。於。衆。人。斯。為。聖。人。

故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為聖，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

實齋此文，成於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時戴東原已卒十二年。實齋論道之意，蓋采諸東原而略變者。實齋於東原論學，頗持異見，而於其論性、原善諸篇，則極推許，謂：

「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

文史通義書
朱陸篇後。

又謂：「其原善諸篇，雖先夫子。」朱筠亦

所不取，其實精微醇遠，實有古人未發之旨。」又曰：「原善諸篇文不容沒。」

劉刻遺書
補遺又與

朱少白

至緒言、疏證兩書，實齋似未見，故頗少稱引。

實齋謂道不外人倫日用，此在東

原緒言、疏證兩書中，主之甚力，即原善亦本此旨，惟發之未暢耳。實齋所謂「道之自然」與「不得不然」者，亦即原善「自然」與「必然」之辨。故主求道於人倫日用，乃兩氏之所同。惟東原謂歸於必然，適全其自然，必然乃自然之極致，而盡此必然者為聖人，聖人之遺言存於經，故六經乃道之所寄。實齋則謂聖人之不得不然乃所以合乎道，而非可即為道，自然變，則聖人之不得不然者亦將隨而變，故時會不同，則所以為聖人

者亦不同，故曰聖人學於衆人，又曰「六經皆史」，則六經固不足以盡夫道也。故東原始終立論不脫因訓詁考覈以通經，因通經以明古聖人之義理，而我之義理亦從而明，蓋以義理存於必然，必然乃自然之極致也。實齋則謂：

道出六經
與道出事
物之辨

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

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

所謂「不得不然」者，乃從「自然」中來，其所以爲窮、變、通、久，決不限於前人之成局。故東原謂「言乎自然之謂順，言乎必然之謂常，言乎本然之謂德。天下之道盡於順，天下之教一於常，天下之性同於德」。有所謂一常，有所謂同德，即聖人六經而求之者是也。實齋則稱事變，稱時會，稱創制，不能即聖人之六經而求。蓋一主稽古，一主通今，此實兩氏議論之分歧點也。

東原論修志一文詳其事，可參閱。

東原在當時，雖稱經學大師，然並時經學家眞知戴學者已鮮，實齋曾慨乎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二人遇寧波道署，論修志，東原主詳沿革，實齋主重文獻，即證兩人意見之不同矣。實齋有記題戴

浙東學派與浙西學派

實齋與浙
東史學

實齋與東原論學異同，溯而上之，卽浙東學派與浙西學派之異同。其在清初，則爲亭林與梨洲；其在南宋，卽朱陸之異同也。今文史通義內篇卷二有浙東學術與朱陸兩篇，卽發其意。實齋謂：

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

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卽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其與朱氏爲難，學百倍於陸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後生矣。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爲勉齋，黃幹九峯，蔡沈再傳而爲西山，真德秀鶴山，魏了翁東發，黃震厚齋，王應麟三傳而爲仁山，金履祥白雲，許謙四傳而爲潛

溪。宋濂義烏，王禕五傳而為寧人，顧炎武。百詩，閻若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

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生乎今世，因聞寧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

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識，

而氣蕩乎志，反為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

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曆象之學，後人必勝前

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義和，不知即義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

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曆而貶義和也。……攻陸王者

出偽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為陸王病也。貶朱者之即出朱學，其力深沉，不以源

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真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參看劉刻遺書補述又與朱少白書。

實齋此篇即為東原而作，時東原猶未卒，故文中隱其名。後又為書後一篇，始明說朱陸篇為正戴而發，則東原已下世十餘年矣。書後亦似成於己酉，與原道諸篇同時，姑孰夏課甲編所謂「附有舊稿一篇」即朱陸篇，又加以書後也。實齋謂：

戴君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鑒空言理，其說深探本源，不可易

經學與史學

浙西講經學，浙東重史學，實齋文史通義唱「六經皆史」之說，蓋所以救當時經學家以訓詁考覈求道之流弊。其所謂「史」者，詳見於通義內篇卷五之史釋篇：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為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存先王之道也。

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為著作，而文為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

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學。者。崇。奉。六。經。以。為。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章。也。

傳曰：「禮，時為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為掣梏締繡之玩，而學為鬬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掣梏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言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為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故曰：

六經皆史也。……皆先王之政典也。

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迹，而非託於空言。易教上。

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也。經解上。

包世臣

此為實齋「六經皆史」論之要旨。苟明六經皆史之意，則求道者不當捨當身事物、人倫日用，以尋之訓詁考訂，而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斷可知矣。實齋稍後，亦以遊幕

伯，（生乾隆四十年乙未，卒咸豐五年乙卯，年八十一。）初客朱竹君皖署，適實齋初刻文史通義之翌年也。嘉慶辛酉，成說儲上、下篇，是歲實齋卒。說儲主改書吏名為「史」，謂：「一史者，所以繕行文移，增校簿籍，習土而

明風俗，近民而究情僞。漢、魏以前，皆出身辟舉，傑才間出，每至公卿。唐、宋以還，屏爲流外，絕進身之望，去代耕之祿；然而居其地者以長子孫，故紳無世家，官無世職，而胥吏承襲，徧及天下，惟默爲市，弊極於今。」因主命祿賦祿，敦選士人，精考課績。繼此論史弊最著者，有魯一同通甫類稿之吏胥論。晚清論治及史弊者多矣，其說始於包，而包主改吏爲史，通公卿、吏胥而一之，其說蓋得之章也。章氏六經皆史之論，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其前有李恕谷，後有包慎伯、周保緒、魏默深，與實齋皆以遊幕而主經世。其大膽爲朝廷改制者，則始於包氏之說儲。時文網尚密，故嘗未刊布。（後國粹學報始爲排印。）經生竊其說治經，乃有公羊改制之論。釐定庵言之最可喜，而定庵爲文，固時襲實齋之緒餘者。公羊今文之說，其實與六經皆史之意相通流，則實齋論學，影響於當時者不爲不深宏矣。近人誤會「六經皆史」之旨，遂謂「流水賬簿盡是史料」。嗚呼！此豈章氏之旨哉！

學問與功力

實齋本此發抒其論學之意見，大體見於文史通義卷二原學上、中、下三篇，謂：

古人之學，不遺事物。……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思，亦學者之事；而別思於學……者，蓋謂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

……極思而未習於事，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原學中。

學博者長於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驚於博者，終身微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

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身焦思以構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原學下。

是實齋論學，徹頭徹尾主本當身事物實用，所謂學以經世，即空思義理，仍屬無當。而當時經學家風氣，則專尚考覈，並思想義理而無之，故實齋譏之曰：

近日學者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與汪龍莊書，文通義外篇三。

又曰：

以學問為銅，文章為釜，而要知炊黍羹羹之用，所為道也。風尚所趨，但知聚銅，不解鑄釜。其下焉者，則沙礫糞土，亦曰聚之而已。與邵二雲書，文通義外篇三。

曰：實齋直斥此等為「竹頭木屑之偽學」，亦見與邵二雲書。而暢論其意於文史通義之博約篇，內篇二。

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博約中。

此實齋深譏當時漢學家以博誦強識、輯逸搜遺爲學也。博誦強識、輯逸搜遺之不足以爲

學，實齋又發其意於假年篇，文史通義內篇三。曰：

客有論學者，謂書籍至後世而繁，人壽不能增於古，是以人才不若也。……或傳以爲名言，余謂此愚不知學之言也。……學問之於身心，猶饑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飽煖嫌其終身，而欲假年以窮天下之衣食，非愚則罔也。

年壽與質性

年可假，而質性不可變。……世有童年早慧，誦讀兼人，及其成也，較量愚柔之加功，不能遽勝也。則敏鈍雖殊，要皆盡於百年之能事。……今不知爲己，而驚博以炫人。天下聞見不可盡，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盡之生，逐無窮之聞見；以一人之身，逐無端之好尚，堯、舜有所不能也。

實齋族子廷楓，爲此文作跋，謂：「此篇蓋有爲而發，是亦爲誇多鬬靡者下一針砭。」又曰：

札錄之與著作，自史家言之，則爲著述與比類之兩家也。實齋舉其實例，謂如：

班氏撰漢書，爲一家著述，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鑑，爲一家著述，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兩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爲比類之業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藉，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各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畸重，則善矣。
報黃大倫先生，文
史通義外篇三。

此其義，實齋暢發之於文史通義內篇卷一之書教篇，其略曰：

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
書教上。

易曰：「筮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嘗竊取其義以鑒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似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

往知來與藏

達，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書教下。

實齋此論雖為史發，實可推之一切之學術，故曰：

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書教下。

若論當時經學，比類纂輯，拾遺搜隱，正所謂藏往似智也。即名物訓詁，典章考訂，究其極，亦藏往似智也。此皆記注纂類之事，不得即以是為著作。纂類記注之不得為著作，正即是功力之不得為學問也。學問不能無藉乎功力，正猶著述之不能無藉於纂類記注。纂類記注為著述之所取資，實齋非有所訾議，而纂類記注者不自知其僅所以備著述之資，而自以為極天下之能事焉，此則誤認功力為學問，而學問之真境無由達矣。實齋又言之，曰：

又曰：

札錄之功，……不可以為著作。……既以此為功力，當益進於文辭。……孔、孟言道，亦未嘗離於文也。但成者為道，未成者為功力，學問之事，則由功力以至於道之梯航也。文章者，隨時表其學問所見之具也；荀記者，讀書練識以自進於道之所有事也。與林秀才。

又曰：

古人本學問而發為文章，其志將以明道，安有所謂考據與古文之分哉？

又自注云：「天下但有

學問家數，考據者，乃學問所有事，本無考據家。」與吳胥石簡，文史通義外篇三。

立言之士，讀書但觀大意；專門考索，名數究於細微；二者之於大道，交相為功，殆猶女餘布而農餘粟也。而所以不能通乎大方者，各分畛域而交相詆也。

答沈楓堦

論學

樞，實齋嘗自言之，曰：

文史通義，專為著作之林較僻得失。著作本乎學問，而近人所謂學問，則以爾雅名物、六書訓詁，謂足盡經世之大業，雖以周、程義理，韓、歐文辭，不難一哄置之。其稍通方者，則分考訂、義理、文辭為三家，而謂各有所長；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紛紛，出奴入主，正坐此也。鄙著原道之作，蓋為三家之分畛域設也。與陳盤亭論學。

又曰：

古今以來，合之為文質損益，分之為學業、事功、文章、性命。當其始也，但有見於當然而為乎其所不得不為，渾然無定名也。其分條別類，而名文、名質，名為學業、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併者，皆因偏救弊，有所舉而詔示於人，不得已而強為之名，定趨向爾。後人不察其故，而徇於其名，以謂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紛紛有入主出奴之勢焉。漢學、宋學之交讎，訓詁、辭章之互詆，德性、

學問之紛爭，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天喻，文史通義內篇六。

故。苟。明。於。道。之。大。原，則。學。業、事。功、文。章、性。命。皆。足。以。救。世，皆。可。以。相。通，而。無。所。事。乎。門。戶。之。主。奴。不。明。於。道。之。大。原，則。考。訂、義。理、文。辭。三。者，乃。始。各。立。門。戶。以。爭。短。長，而。失。事。功、性。命。之。真。自。實。齋。見。地。言。之，顏、李。固。亦。不。失。爲。因。偏。救。弊。之。一。端，而。實。齋。之。論，尤。爲。得。其。通。方。矣。

費錫璜

今考文史通義外篇二，有書貫道堂文集後一篇，文長近三千言。貫道堂集乃成都費錫璜滋衡著，其父密比度嘗與李恕谷通書論學，治陸、王而頗近顏、李也。實齋於貫道一集頗推挹，文中摘其要旨，謂：

其論經旨，則謂：「聖人言事實，不言虛理。」……論儒術，謂：「儒貴能治天下，猶工貴能治木也。宋儒崇性命而薄事功，以講治術為粗，是猶見工之操繩墨斧斤，斤以為粗，而使究木理之何以作酸，何以克土，何以生火，何以生東方而主甲乙也。終身探索，未有盡期，而大不能為宮室，小不能為輪轅，尚可以為工乎？則徒講性命之非儒術，亦可喻矣。」……其務知篇謂：「求知當知所務。」

移者，皆是遷也。薄其執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濫以求通，則終無所得。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會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通說為邱君題南樂官舍，文史通義外篇二。

夫必既貴專門，又尙通識，先本性情，歸極大道，而後風氣循環，乃有以默持其運於不弊。故實齋評東原、容甫，皆謂其識不足，言朱陸門戶，則曰道並行而不相背，此則實齋論學之淵旨也。故曰：

去僞與治偏

學問文章，聰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所貴乎識者，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不得而廢者，嚴於去僞，風尚所趨，不遇一偏，惟僞託者，并其偏得亦為所害。而慎於治偏，真所得者，但治其偏足矣。則可以無弊矣。不足以該者，闕所不知，而善推能者，無有其人，則自明所短而懸以待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偏趨逐勢者無足貴，其間有所得者，遇非己之所長，則強不知為知；否則大言欺人，以謂此外皆不足道。……曾見其人，未暇數責。亦可以無欺於世矣。說林，文史通義內篇四。

數者皆非所長，而甚知愛重，咨於善者而取法之，不強其所不能，必欲自為著述，以趨時尚，此吾善自度也。時人不知其意而強為者，以謂舍此無以自立，故無論真偽是非，途徑皆出於一。吾之所為，則舉世所不為者也。如古文辭，……前人尚有為者；至於史學義例，校讎心法，則皆前人從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標著之名。愛我如劉端臨，見翁學士詢吾學業究何門路，劉則答以不知。……故吾最為一時通人所棄置而弗道，而吾於心未嘗有憾。且未嘗不知諸通人所得亦自不易，不敢以時趨之中不無偽託，而并其真有得者亦忽之也。家書二。

又曰：

吾讀古人文字，高明有餘，沉潛不足。故於訓詁考質，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前人所未到處。……猶記二十歲時，購得吳注庚開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吳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祖父實齋抹去其注，而評於下曰：「望桃花於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綿邈！」吾彼時便覺有會，回視吳注，意味索然矣。自後觀書，遂能別出意見，不為訓詁牢籠。雖時有鹵莽之弊，而古人大

體，乃實有所窺。宋書三。

又曰：

吾……二十歲以前，性絕駘滯，讀書日不過三、二百言，猶不能久識。學為文字，虛字多不當理。廿一、二歲駸駸向長，縱覽羣書，於經訓未見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於目，便似夙所攻習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隨口能舉，舉而輒當。人皆謂吾得力史通，其實吾見史通已廿八歲矣。廿三、四時所筆記，……其識之卓絕，則有至今不能易者。……乃知吾之廿歲後與廿歲前不類出於一人，自是吾所獨異。……故吾近日教人用功，不為高論異說，知人所具才質，不可一例限也。惟歸其要於識趣，則自閱歷之言，差覺信而有徵。宋書六。

此皆實齋之自道也。又曰：

人之才質，萬變不同。已成之才，推其何以至是，因而思所效法，道亦近矣，然有不可據者。……觀前輩自述生平得力，其自矜者，多故為高深。……其有意主

書之易淆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免後學之抵牾；書之相資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究古人之源委。第三之四。

二曰別裁，

於全書之內，……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門類，以辨著述源流。第四之一。

是也。

至其全書篇次，……隸於本類，亦自兩不相妨。蓋權於賓主重輕之間，知其無庸互見者，而始有裁篇別出之法也。同上

故校讎之用，可以評騭古今學術源流，分別諸家體裁義例，其事即無異於著作。若

未悉古今學術源流，不於離合異同之間深求其故，……僅求甲乙部次，苟無違越而已。此則可謂簿記守成法，而不可為校讎家議著作也。校讎通義卷二第十二之一。

實齋嘗為周書昌作籍書目錄序，亦發其意，謂：

書昌當患學之不明，由於書之不備；書之不備，由於聚之無方。……然羣書既萃，學者能自得師，尚矣。擴四部而通之，更為部次條列，申明家學，使求其書者，可即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庶幾通於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無實之文詞，泛濫之記誦，則學術當而風俗成矣。斯則書昌之有志而未逮，讀其書者不可不知其義也。周書昌列傳，劉刻遺書卷十八。

實齋文史通義議論，多爲救挽當時經學家風尚而發，至其校讎通義，一本古人政教不分、官師合一之旨，推原周禮，發明家學，與文史通義立論大體相通。抑其書亦似有感於當時清廷之修四庫書而發者。四庫之議，始自朱筠，時實齋從遊在皖，朱筠謹呈管見開館校書摺子，凡擬辦法四條，而著錄、校讎當並重，亦爲其一，疑此奏實齋「二雲諸人當預聞」。胡適實齋年譜已王此說，沈元章學誠傳謂徵書奏始自實齋，不及二雲，未知其別有據否。沈傳收碑傳集補卷四十七。其後實齋力辨「校讎」與「著錄」之不同，若以其論史之體裁爲例，則著錄僅是記注，校讎乃屬著作；著錄可據成法，校讎須具特識。當時清廷既修四庫，實齋之意，欲就其著錄再加辨章流別，勒成一家之業也。然其所標七略義例，與夫互著別裁之法，在當時頗少信者，則其時學風

尚於徵實，既不解實齋文史之旨，自不取其校讎之說爾。

實齋學風之影響

實齋以講學反時趨，並世學者至不知其學業是何門路。實齋亦自言：「最爲一時通人所

棄置而弗道。」故錢林

字東生，生乾隆二十七年，卒道光八年。（一七六二—一八二八。）

文獻徵存錄爲邵晉涵作傳，至稱爲「

張學誠，以明經終」。

是實齋沒世未久，卽其鄉人，

錢東生亦浙人。

已不甚知之。

惟徵存錄稱實齋「少從山陰劉文

蔚豹君、童鈺二樹游，習聞戴山、南雷之說，言明季黨禍緣起，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本末，往往出於正史之外」，此語應有受。又嘉慶十一年唐仲冕刻紀年經緯考，亦誤題實齋姓爲張。

蓋實齋生時既

無灼灼之名，其文史、校讎兩通義，至道光壬辰

年始得刊行，

據其子華跋。

生前文字流傳，

頗自謹重，其過背時趨者，未必輕出，故外人亦不深知也。惟焦里堂讀書三十二贊，

通義列於十九，所讚大率皆當時樸學，獨實齋一書非其類，而題注作章石齋，較之錢東

生之誤章爲張，亦相勝一肩而已。是可徵實齋當時聲名之暗晦矣。然實齋與邵二雲論學

書，

遺書卷九。

謂：「生平所得，無不見於言談；至筆之於書，亦多新奇可喜。其間游士襲

其談鋒，經生資爲策括，足下亦既知之。近則遨遊南北，目見耳聞，自命專門著述者，

慎勿輕削題注，與夫題跋評論之附見者，以使後人得而考鏡焉。……前人已誤，不容復追，後人繼作，不可不致意於斯也。

則實齋自撰文字，宜每篇均注年月矣。然今刻本於其題注，復多刊削，良可惋惜。頃見武昌柯氏藏章氏遺書鈔本，藏燕京大學圖書館。題下附注較詳，雖不全備，所缺已稀，弗能詳錄，姑誌與本篇較有關係者，爲編年要目如次：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實齋年二十七。

是年參編天門縣志，作修志十議。

乾隆三十年乙酉，一七六五實齋年二十八。

始學文章於朱竹君，始見劉知幾史通，自稱彼時「立志甚奇，而學識未充，文筆未能如意之所向」。跋甲乙
贍稿。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一七六六實齋年二十九。

實齋成學
前之幾個
階段

三篇」，其目不可考。又戊午鈔存有上辛楣官詹書，亦在是年，已言「文史、校讎，與時異趨，欲有所挽救」。蓋其時議論尚未入細，而識趣大端已立。然上辛楣一書，似經晚年點定，非盡當日筆致也。

又按：江藩漢學師承記卷三：「錢大昕嘗謂：『白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異，蓋有爲而作也。」今按：錢氏考異自序在乾隆四十五年庚子，距戴東原卒三年耳；錢氏又稱編次考異，始於丁亥，其時戴學固未大行，江說不足信。惟錢氏治史，自與惠、戴路徑不同，故實齋獨希爲鍼芥之授耳。又按：竹汀年譜：「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是歲始讀說文，研究聲音、文字、訓詁之原。」此尚在實齋貽書前兩年。其時竹汀治學，已走上東原一路，則宜乎章壽之不見契也。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一七七實齋年三十六。

是年作和州志例。在寧波道署遇戴東原，論史事多不合，論修志亦不合。是時實齋見解，蓋較乙酉益進矣。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一七七實齋年三十七。

是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

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實齋年三十八。

遇盜，凡四十四歲前撰著文稿均失，後從朋舊家借鈔存錄別本，名辛丑年鈔。是年

朱竹君卒。

辛壬剝復刪存稿有通說一篇，爲實齋論學要旨之一。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一七八三。實齋年四十六。

初撰通義
時態度

是年有癸卯通義草十篇，篇名可考者爲詩教上、下，言公上、中、下五篇。有書後云：「若其撰述之旨，則得自衿腑，隨其意趣所至，固未嘗有意趣時，亦不敢立心矯異，言惟其事，理愜於心。」可徵實齋初撰通義時態度，與戊申、己酉以後自不同。又書後云：「有通義草七篇，分八十九章，又三篇不分章者。今按：俗嫌、鍼名、砭異三篇不分章，疑即今年作。」

又癸卯錄存，有代擬續通典禮典目錄序、籍書園書目序、與陳鑑亭論學、與喬遷安論初學課蒙三簡、與邵二雲論文書、與邵二雲論學、與家正甫論文、又與正甫論文、與馮秋山論修譜諸篇；又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極重要。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實齋年四十七。

博約上中下，
同上。

十二篇外又附存舊稿一篇，今疑是朱陸篇，原題注庚戌鈔存通義下。據朱陸篇原文，似當東原未卒前作。而朱陸篇書後云「戴君下世今十餘年」，則今年去東原卒十二年，恰合，知書後乃今年作，而並以原篇編附十二篇後也。

其他篇名可考者有：

匡謬、黠陋、習固、篇卷，皆稱庚戌鈔存通義上。

辨似、說林、知難、史釋、史注、文集、天喻、師說、假年、感遇、感賦、史學例議、亳州人物表例議上中下、記與戴東原論修志，皆稱庚戌鈔存通義下。

雜說上中下，稱庚戌鈔。

朱先生墓誌書後、鄭學齋記書後、答沈楓樞論學、答周永清辨論文法、又答沈楓樞、答朱少白、與朱少白論文，皆注庚戌鈔存雜文。

大體多是己酉年作也。又文理篇大概亦是年作。實齋重要思想，大部均於此時成熟。上舉文目，實爲文史通義之中心文字，爲研究實齋學術者最須玩誦之諸篇。而己酉一年，亦實齋議論思想發展最精采之一年也。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一七九}○_〇實齋年五十三。

是年亳州志成書。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_〇實齋年五十四。

是年所作文有辛亥草，如史德、唐書糾謬書後、讀史通、駁孫何碑解、論文上弇山尚書諸篇。

又庚辛問草，有釋通、答客問、同居、皇甫持正文集書後、李義山文集書後、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元次山集書後、唐劉蛻集書後、王右丞集書後、各家校注韓集書後六篇、與邵二雲論學、與邵二雲、與史餘村簡、與周永清論文兩篇、與族孫守一論史表，及家書七通。

又庚辛雜訂有公式篇。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_〇實齋年五十五。

是年有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云：

近撰書教之篇，所見較前似有進境，與方志三書之議，同出新著。

則書教三篇，蓋成於今年，實可代表實齋晚年成熟的史學見解也。

實齋唱爲「六經皆史」之論，欲以史學易

實齋晚年
之史學見
解

經學，故其論六經，於書與春秋最爲經意，書教之成獨晚。王宗炎復章實齋書（晚間居士遺集卷五），謂：「春秋爲先生學術所從出，必能探天人性命之源，以追闡董江都、劉中壘之緒言，尤思早成而快觀之。」而惜乎春秋之竟無成文也。

始任湖北通志事。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一七九三實齋年五十六。

癸春錄存，有史學別錄例議、答邵二雲、爲畢制軍與錢辛楣宮詹論續鑑書。

癸丑錄存，有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七九四實齋年五十七。

湖北通志脫稿。是年汪容甫卒。

易教上中下。

書教上中下，孟子。

詩教上下，癸卯。

雜說

評沈梅村古文

評周永清書其婦孫孺人事

與邵二雲論文

又與史餘村

與史餘村論文

雜說上中下，庚戌。

方志三書議此下二篇，以後改入方志略例。

州縣請立志科議

余又見別一鈔本，即現藏北大圖書館者。知先刻文尚有言公、說林、知難、答陳鑑亭諸篇。

北大藏鈔本有又與朱少白一書，謂：「通義書中言公、說林諸篇，十餘年前舊稿，今急欲訂正付刊，非市文也。蓋以頹風日甚，學者相與離歧攘臂於桎梏之間，紛爭門戶，勢將不可已，得吾說而通之，或有以開其枳

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

大抵實齋初刻文史通義，僅僅如是。其論學精要文字均未

刻，所謂「恐驚世駭俗，爲不知己者詬厲」，決非虛泛言之。而當時對之猶多譏

議，實齋是年有上朱中堂世叔書，謂：

近刻數篇呈誨，題似說經，而文實論史。議者頗譏小子攻史而強說經，以爲有意爭衡，此不足辨也。

此殆指易教、書教、詩教數篇而言。題似說經，已爲時人譏議，故實齋謂卽此數篇，尙不欲徧示於人，若其已酉前後所發議論，出而問世，羣閥可立起也。觀於實齋文史通義一書完成之先後，及其刊布之次第，可以想見學者成學之難，及所以自曝其學之愼。大率成學遲在晚年，傳世期之身後，必如此乃可深切悟得實齋已酉前後論學一段意義及其精神也。

北大所藏章氏遺書鈔本，有又與朱少白一書，謂：「鄙著通義之書，諸知己者許其可與論文，不知中多有爲之言，不盡爲文史計者。闕於身世有所根觸，發憤而筆於書，嘗謂百年而後，有能許通義文辭與老杜歌詩同其沉鬱，是僕身後之桓譚也。」輒近治實齋學者漸有其人，而此意知者仍尠，良爲增慨。

嘉慶二年丁巳，一七九七。實齋年六十。

是年袁子才卒。

二月作陳東浦方伯詩序。三月有答朱少白書，見劉刻遺書補。論及戴東原、程易田及洪稚存。

嘉慶三年戊午，一七九八。實齋年六十一。

是年補修史籍考。戊午鈔存，有立言有本、述學駁文、論文辨僞、上石君先生書、上辛楣宮詹書、吳澄野太史歷代詩鈔商語諸篇。又通義有詩話、書坊刻詩話、婦學三篇，皆爲攻擊袁子才而發。詩話題注雜訂，三史同姓名錄序亦稱雜訂，乃是年作，疑詩話篇亦是年。其他尚有書貫道堂文集後、與吳胥石簡、讀北史儒林傳隨簡，均稱雜訂，疑均是今年作品。又按：論學十規在丙辰，第十規即斥袁，已謂「別有專篇聲討」，則攻袁諸篇有成於丙辰前者。書坊刻詩話題注點陋，又有方志辨體亦稱點陋，乃丁巳年作，疑書坊刻詩話亦或在丁巳也。婦學題注載藝海珠塵，不

經」，增其數曰六，曰九，要皆後人之為，非聖人意也。是故真偽雜出，而醇駁互見也。夫尊聖人，安得不尊六經？然尊之者，又非其本意也。震其名而張之，如托足權門者，以為不居至高之地，不足以躡轡他人之門戶，此近日窮經者之病，蒙竊恥之。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書。

此即實齋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與古人本學問而發為文章之意也。簡齋謂「六經亦聖人之文章」，即所以破當時經學家重考據、輕文章之病。其言孔子道不行而立教，亦頗似顏習齋。簡齋又曰：

六經之於文章，如山之昆崙、河之星宿也。善遊者必因其胚胎濫觴之所，以周巡夫五嶽之崔嵬，江海之交匯，而後足以盡山水之奇。若矜矜然孤居獨處於昆崙、星宿間，而自以為至足，則亦未免為塞外之鄉人而已矣。試問今之世，周、孔復生，其將抱六經而自足乎？抑不能不將漢後二千年來之前言往行，而多聞多見之乎？同上

此亦斥當時經學之昧今博古，而議論與實齋肖似。惟實齋本六經皆史之見，謂六經皆先王之政典，禮時爲大，學求經世，故不能不知當代而徒好古；簡齋則又本六經亦聖人之文章爲說，文章與時俱新，學詩者決不專誦三百首，學文者決不專誦尚書二十八篇，則無可以篤古自封之理。蓋簡齋抱文學進化之見解以衡量經學之價值與地位，此則與實齋微異也。簡齋既一本文學之見地以衡量經學，乃又進而言著作與考據之不同，其言曰：

著作，……考據，……一主創，一主因；一憑虛而靈，一核實而滯；一恥言蹈襲，一專事依傍；一類勞心，一類勞力。二者相較，著作勝矣。且先有著作而後有書，先有書而後有考據。以故著作者始於六經，盛於周、秦，而考據之學，則

自後漢末而始興者也。文集卷二十九
敎書後記。

此亦有近於實齋學問與功力之辨。惟實齋自義理思想言之，故以徵實發揮爲說，簡齋則自文章創造言之，故以勞心、勞力爲比。戴東原言學問有義理、考據、辭章三途，實齋以義理言，簡齋以辭章言，其所以指摘考據之意則一也。章氏遺書卷九與吳省石簡，盛斥簡齋，謂一古入本學問發爲文章，其志將以明道，安有考據與古文之分？其論甚是。然簡齋之意，亦如章氏之譏襲續補直以爲學者耳。若謂「充其所見，六經宜去三禮，尙書宜去典、謨、貢、範」云云，則似近深文。要之，一重文，一重史，二人立場自不同。簡齋議論不

如章之正大則有之，簡齋於考據工夫深致不滿，謂：如章所貶亦逾分也。

秦近君說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徐遵明誤康成八寸策為八十宗，曲說不已，一闕之市，是非靡起，煩稱博引，自賢自信。而卒之古人終不復生，於彼乎？於此乎？如尋鬼神，搏虛而已。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書。

此則極言考據之徒勞無成，其言近於後之方植之。然簡齋雖深斥考據，而其思想議論，亦往往能得考據深處。嘗曰：

予於經學，少信多疑。文集卷十康東先生文集序。

又曰：

夫窮經而不知經之所由名者，非能窮經者也。三代上無「經」字，……六經之名，始於莊周；經解之名，始於戴聖。莊周，異端也；戴聖，臧吏也。其命名未可為據矣。……六經中惟論語、周易可信，其他經多可疑。疑，非聖人所禁也。……且僕之疑經，非私心疑之也，即以經證經而疑之也。其疑乎經，所以

信乎聖也。六經者，文章之祖，猶人家之有高、曾也。高、曾之言，子孫自宜聽受，然未必其言之皆當也。六經之言，學者自宜參究，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疑經而以為非聖者無法，然則疑高、曾之言，而為之幹蠱，為之幾諫者，亦可謂非孝者無親乎？文集卷十八答定宇第二書。

簡齋即本考據家法，言三代上無「經」字，見經學之無據。又謂「疑經非私心疑，即以經證經而疑」，尤為深入考據三昧。至謂「六經文章之祖，猶人家之有高、曾」，此仍昆崙、星宿之喻。簡齋自抱一種進化日新之思想，則更非當時信「經學即理學」，謂「舍經學外安得有所謂理學」者所能領解矣。故當時經學家率疑尚書古文為偽，而簡齋則並疑及於今文，曰：

金縢雖今文，亦偽書也。文集卷二十二金縢辨上。

此簡齋所謂「疑乎經以信乎聖」之說也。又曰：

人多疑古文尚書，而不疑其征苗。……夫「竄三苗于三危」，舜典也；「三苗不

叙」，禹貢也；「苗民淫刑以逞，是用勦絕」，呂刑也。苗既亂矣，何事於征？苗既叙矣，何必再征？苗勦絕矣，又何曾格？其他「分北三苗」、「何遷乎有苗」，皆無來格之說。以尚書證尚書，而真偽定。文集卷二十二征苗疑。

此簡齋所謂「以經證經而疑經」之說也。時清廷設三禮館，學者方務爲古禮之探討，而簡齋於此亦多疑，嘗曰：

夫禮，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此亦好古者之苦心。然不辨其真偽，不摘其純疵，而概以爲先王之書，莫敢眴視，則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鉅。文集卷十五答李穆堂先生問

三禮書。顏、李以古禮爲習行之端，戴學一派主以「禮」易「理」，臧皆不及此。惟實齋「六經皆史」之說，與此最爲接近。

於是而疑儀禮，疑周禮，疑戴禮，於經學家所謂三禮者無不疑，謂惟折衷於孔子之言，而欲求孔子之言，當折衷於論語。其言曰：

自幼讀禮而疑，稍長泛覽百家，而疑乃益深。夫三代遠矣，今之徵文大義，幸不絕如綫者，賴有孔子。孔子之言，又雜矣，今之可信者，賴有論語。引孔子爲

斷，而三代之禮定；引論語為斷，而孔子之言定。同上

然簡齋於論語亦謂不可盡信，其言曰：

諸子百家冒孔子之言者多矣。雖論語，吾不能無疑焉。

有疑論語者，三人皆同時，崔較最後，袁、趙往還頗密，趙書蓋受袁之影響也。又按：朱子嘗言：「論語後十篇不及前，『六言、六蔽』，不似聖人法語」，則疑論語，亦自宋儒已然矣。

文集卷二十四論語解四篇。趙異陳餘叢政、崔述洙泗考信錄，皆

凡此見解，非深通於考據家法者不能知，不能言。清初諸儒治經，尙能辨真僞、別醇疵，而務其大。及於簡齋之世，則治經者大率從事訓詁考釋，篤信之風日盛，懷疑之情日減。簡齋目光炯炯，所見多有超乎清初諸儒之上者，宜其蔑視並世之經生，不足以搖撼其詩文吟賞之清興也。

同時以治史之法治經而能疑經者，惟崔東壁，東壁亦可見簡齋之文字也。實齋於此，似不能與簡齋抗衡。

簡齋既不喜當時經學

家託足權門，自居至高之風氣，故亦不喜宋儒所謂「道統」之說。其實「經學即理學，舍經學安得有理學」者，亦即變相之道統論也。簡齋之斥道統，曰：

夫道無統也，若大路然。……後儒沾沾於「道」外增一「統」字，……交付若有形，收藏若有物。道甚公，而忽私之；道甚廣，而忽狹之，陋矣！……夫人之所

又曰：

復性者，不於空冥處治性，而於發見處求情。……夫水火，性也；其波流光猷，則情也。人能沃其流而揚其光，其有益於水火也大矣。若夫污而為泥沙，鬱而為烟霾，此後起者累之，所謂「習相遠」也，于情何尤哉？

文集卷二十三
書復性書後。

簡齋不言德、性，而言才、情，此又本其文學之見解以為言，而又與實齋之說可以相通者也。然實齋力斥簡齋，謂：「李白論詩，貴於清真，此乃古今論詩文之準則。清真者，學問有得於中，而以詩文抒寫其所見，無意工辭，而盡力於辭者莫及也。彼方視學問為仇讎，而益以胸懷之鄙俗，是質已喪而文無可附矣。」又曰：「毋論詩文，皆須學問。空言性情，畢竟小家。」文史通義內
篇五詩話。居今論之，簡齋輕俊，自遜實齋之深沉。然實齋筆墨淋漓，詆訶逾分，轉自點汙。學術之是非高下，豈堪以罵詈爭之耶！

汪容甫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生乾隆九年甲子，卒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七四四——一七九四年五十。少孤好學，貧不能購書，助書買鬻書於市，因徧讀經、史、百家。早擅詞藻，爲哀鹽船文，杭世駿序之，以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由是名大顯。又肆力諸史，年二十九，始顯治經術。

容甫學術大要

容甫經術文章，皆冠絕一時，而自道爲學則曰：

中少日問學，實私淑諸顧寧人處士，故嘗推六經之旨，以合於世用。及爲考古

容甫私淑
予林有志
用世

聞、典籍、數典、世官，目錄凡六。」略云：

觀周禮太史當時行一事則有一書，其後執書以行事，又後則事廢春秋已而書存，

孔門比於告朔之餼羊。至宋儒以後，文獻徵存錄作「唐、宋以後」。則并其書之事而去之矣。

有官府之典籍，有學士大夫之典籍。故老之傳聞。當時行一事則有一書傳之，後世奉以

為成憲，此官府之典籍也。先王之禮樂政事，遭世之衰，廢而不失，有司徒守其文，故老能言其事，好古之君子，閱其浸久而遂亡也，而書之簡畢，此學士大夫之典籍也。

古之為學士者，官師之長。但教之以其事，其所誦者，詩、書而已。其他典籍，則皆

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間無有也。苟非其官，官亦無有也。其所謂士者，非王侯公卿大夫之子，則一命之士，外此則鄉學、小學而已。自辟雍之制無聞，太史之官失守，於是布衣有授業之徒，草野多載筆之士，教學之官，記載之職，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諸子各以其學鳴，而先王之道荒矣。然當諸侯去籍，秦政焚書，有司之所掌，蕩然無存，而猶賴學士相傳，存其一二，不幸中之幸也。

孔子所言，則學士所能為者，留為世教。若其政教之大者，聖人無位，不復舉以教弟子。

禮樂征伐，失在諸侯、大夫，又後而有四豪游俠之徒出，而學問乃在士大夫。

周之衰也，典章制度，考之故舊則粲然俱在，而歷世既久，徒以沿襲失之，而不復能知其制作之義。孔子則瞭然于一王之作而被諸當世，故云：「人存政舉」，又曰：「待其人而後行。」莊子則一以為無用而思欲盡去之。

喜孫所以誌其父述學一書之大旨如是。

錢林文獻徵存錄又有「古人學在官府，人世其官，故官世其業。官既失守，故專門之學廢」一條。

同時劉端

臨亦言之，曰：

君搜輯三代、兩漢學制，以及文字、訓詁、度數、名物有係於學者，分別部居，為述學一書。屬稿未成，更以平日讀書所得，及所論撰之文，分述學內、外篇。

汪君傳。

其後徐有王

生嘉慶五年，卒咸豐十年，年六十一。

為述學故書跋，

據汪氏學行謂：記卷四。

先生嘗謂三代之學出於官，官世其業，志記掌於外史，道藝董於司徒，自列侯去籍，太史失官，儒、農、名、法諸子，則析為九流，易、禮、詩、書衆經，則兼存數氏，公卿之職守已缺，草野之家法遂興。先生乃核世官之原始，探典籍之舊文，自虞、夏以迄孔門，分標子目，附諸說而終通論，略舉大凡，著述學未成，成條目纂述大旨一卷。……今所刊述學內、外等篇，則彙錄諸說經緯著諸作，非其全書。

汪氏遺書
後序。

據此則容甫述學之所擬議，大體可見。其說與實齋文史、校讎兩通義所論，古者官師流變，政學分合，意見殆相近似。實齋、容甫於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同遊皖；翌年，實齋即草創通義，然其詳已無考。通義重要議論，當始乾隆四十八年癸卯，而「六經皆史」論則始於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容甫與劉端臨書自道有意爲述學，在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兩人對此問題發見之先後，雖無可確考，然容甫之非得自實齋，則可知也。

鄭獻甫補學
軒文外集書

三通序後，謂：「章氏校讎通義，獨擅之見，皆出來際。今取其編次必謹類例論觀之，首云：『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人有存沒而學不息，世有變故而書不忘。』云云，此即章氏得問之處。後來推拓盡致，乃託本於太史公六家、劉子駿七略，諱其所出，並舉校讎諸論，駁其未純；然其所從來，無可諱也。」今按：章氏論史學極推夾漈，獻甫所指摘，亦或情實。然汪氏亦有述學之經

營，則學思途徑，往往滙於世需，自然合轍，固不必一一指導其來歷矣。大抵宋、明矩矱既遠，清儒論學，頗、李六藝習行爲一派，吳、皖以經訓明經義爲又一派，而章氏官史典章之說爲又一派，同時如汪容甫，稍後如龔定菴，皆有志於此者。迨清社將覆，學者乃不辨學術而競言改制，則所謂今文學之末流也。而諸家軌迹，又莫不有其相通，故汪、龔之或先或後，皆可以參實齋思想在當時之消息也。

容甫、端臨訂交，

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實齋識端臨，亦當在四十三年戊戌前；兩人同交端臨，固當相知。其後容甫客遊武昌，實齋亦至，乃成隙末。

劉刻章氏遺書卷二十九，又答朱少白，謂：「淮、揚間人有從先生（朱筠）游者，其才甚美，學問雖未成家，記誦則甚修富，僕向以爲畏友。近見之於湖、湘間，與之談，一妄人耳。言大而不知慚，切而按之，杳然空落而無所有，有才無識，不善用其所長。激以名心，鑿以私智，久游江湖，客氣多而志不遜。以彼之甚才而美，又加十許年之功力，不但無進而反有遜者，傲與慢也。」此所謂「淮、揚間人」即指容甫。實齋自道「向以爲畏友」，武昌再面，容甫恃才傲物，又文名籍甚，必有得罪於實齋者。及容甫卒，實齋

特爲一文詆之，謂：

實齋詆容甫

其人聰明有餘，而識力不足，不善盡其天質之良，而強言學問，恆得其似而不得其是。……蓋得其是者貴自得，而難於投衆好之緣；得其似者掠光影，而易於招聲氣之附也。散萬殊者爲聰明，初學之童，出語驚其長老，聰明也；等而上之，至於學充文富，而宗本尚未之聞，猶聰明也。定於一者爲識力，其學包羅萬有，其言千變萬化，而所以爲言之故，則如詩之三百，可以一言蔽也，是識力也。舍學識而空言宗本，是窺子據空室而指其門闥以爲家也；博學能文而不知宗本，

盛之日，孤識獨抱，屢發「知難」之歎，若袁簡齋、汪容甫，雖爲學途徑，與實齋不全似，然持論立言之足以相通者不少矣，顧實齋獨深加詆毀，則「知難」之歎果不虛歟！

按：章氏遺書卷九，與邵二雲論學，謂：「鄙昔著言公篇，久有謝名之意。良以立言垂後，何必名出於我？」而余觀北大所藏遺書鈔本，言公篇初刻，題下附文一行，云：「道聽塗說，爭名趨諛，腑械心竅，斯文如燬，著言公上、中、下篇。」仍不免情見乎辭也。又與陳鑑亭論學則謂：「鄙著通義，凡意見有與古人不約而同者，必著前人之說，示不相襲。幸足下與同志諸君，爲檢先儒緒論，審有似此者否？」（按：指原道、原學篇言。）如其有之，幸即寄示，俾得免於雷同勦說之愆，感荷非淺鮮矣。」夫豈實齋過以創闢自害，遂於毫釐之辨，尤斤斤不甘輕捨耶？較之戴東原撰人書，大言欺世，固爲美矣。要之亦似有一問未達，未能盡符其學術經世，言公謝名之深旨也。

余故於實齋篇後，稍舉袁、汪兩氏之說，備尙論者之兼觀焉。

附錄

章實齋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

今年冬，舊都書肆有攜章氏遺書鈔本至北京大學求售者，余

取閱之，審其爲實齋子華紱所錄副本也。既轉寫其未見傳刻者近二十篇，時此書適排版，余親校字，因稍摘一二增入，而全錄本篇附此。

淵如先生執事：十年不見，積思殊深，雲泥道殊，久疎音問。前歲維揚稅駕，劇欲踵訪旌轅。適以俗事南旋，不克一罄積懷，至今爲悵！傾晤少白於皖撫署中，詳悉近狀，良慰良慰！又從少白索君問字堂集讀之，如鄉人入五都市，驚耳駭目，處處得未曾有，畏氣外斂，愧心內生。大約博綜貫串，而又出以穎敏之思，斷以沉摯之識，卓然不朽，夫復何疑？顧諸家商復疑問，不必盡同尊旨，而皆列首簡，不以爲忌，則又虛懷樂善，雖在古人，猶且難之，集思廣益，愈見包涵之大。因思鄙人所業，至爲專陋，凡學業途徑，苟非夙所專門，不欲強與其事。尊者貫徹天人，包羅萬有，多非鄙見所及，無論不敢妄彈，卽稱說亦恐不得其似，謹謝無能爲役矣！惟文史、校讐二事，鄙人頗涉藩籬，以謂

向、歆以後，校讐絕學失傳，區區略有窺測，似於大集校刊諸家書序，所見不無異同，謹獻其疑，猶願執事明以教我，幸矣！一曰：校定神農本草，據大觀本取白字書別出古經，是也；其過信皇甫氏帝王世紀，而謂本草與素問之書，皆出炎、黃之世，則好奇之過矣。文字最古，莫過義書虞典，五經則多三代之文，下逮春秋而止。若夫傳記與諸子家言，皆出戰國，同爲籍去官亡而作。春秋以前，凡有文字，莫非官司典守，即大小術藝，亦莫非世氏師傳，未有空言著述，不隸官籍，如後世之家自爲書者也。本草、素問，道術原本炎、黃，歷三代以至春秋，守在官司世氏，其間或存識記，或傳口耳，迭相受授，言不盡於書也。至戰國而官亡籍去，遂有醫家者流，取所受授而筆之於書，今所傳本是也。靈、素問難，旨多精微闕奧，出於炎、黃故也。若其文辭，非惟不類三代，並不類於春秋時，出於後撰集故也。執事好奇太過，欲求古於六經之上，往往據靈、素諸文，以折經傳是非，則戰國時固有爲神農言者矣，恐未可全信也。素問文字爲春秋前所無者甚多，即開端上

古天眞論中「眞」字從化，乃神仙家言，字出戰國，亦春秋以前所無。前人疑漢藝文志不載本草，王伯厚據郊祀志及樓護傳，證明西京實有本草，足破其疑。執事猶以爲不足，而漫據賈氏周官疏引漢藝文志食禁文爲食藥，遂取以當本草，則畫蛇又添足矣。按「食藥」二字，文義難曉，必賈疏傳本之悞。

食禁七卷，蓋出周官食醫之遺，食醫固與疾醫、瘍醫分科而治者也。若取食禁以當本草，無論名目卷數全不相符，且漢志遺漏之書甚多，豈能悉補？卽如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言公乘陽慶傳黃帝、扁鵲脈書，今漢志並無其書，又將何物當之？叔孫朝儀，蕭何律令，尤顯著紀傳，爲一朝之大制作，今漢志之載，亦豈有他書之相似而可證者耶？李氏本草綱目，如論考古，則本經以下，各有敘錄辨證，未嘗變亂古人。如論證今，則數百年來醫家奉爲圭臬，未嘗悞人術業。且其書乃彙集諸家，自爲經緯，並非墨守大觀舊本，不可移易，今乃謂其割裂舊本，何耶？又詆其命名已愚，夫正名爲綱，附釋爲目，名正言順，何愚之有！二曰：墨子之書，謂出夏禮，說似奇創，實無所本。據本書與公孟辨，謂法周不如法夏，及莊子敘墨子，稱禹自操橐相諸語，及淮南要略謂其背周而行夏政，遂定爲墨出夏禮。不知戰國諸子，稱道黃、農、虞、夏，殆如賦詩比興，惟意所欲，並非真有前代之禮，可成一家學術者也。當籍去官亡之際，本朝典制，尙不能稽，況夏禮無徵，甚於殷宋，孔子生春秋時，已不可見，而謂戰國尙可學其禮哉？如以墨子尙儉之說，推於非衣惡食，爲出夏禮，則茅茨土階，安知不合唐、虞？如以荒度勤勞爲合禹事，則己溺己飢，安知不合稷、尹？一偏似是之說，觸處皆可傳合，非定論也。三年之

得已而著書，後世列爲儒家，若曾、孟、荀卿諸人是也。晏子身爲齊相，行事著於國史，與列國名卿子產、叔向諸人，先後照灼春秋之傳，豈皆守先待後之流耶？且管、晏同稱久矣，如以班、馬之法修齊史，將管、鮑、甯、隰諸賢皆入儒林傳乎？至晏子春秋之名，亦戰國時人習氣，自孔子筆削春秋，有「知我罪我」之說，後人因以「春秋」二字，爲胸中別具是非之通名，不盡拘於編年例也。虞卿、呂不韋之書，與晏子春秋所出，未知孰先孰後，何以見其效法而襲其號？亦何必謂從國史中刺取其事而用齊春秋名也？如管子生春秋初年，管子之書，皆後人采取齊史及齊官掌故而成，不聞仍齊春秋，何獨於晏子變其例乎？晏子卒於齊景公前，景公卒於周敬王三十年辛亥，爲魯哀公五年，下距哀公十四年庚申春秋絕筆又二年，夫子卒。當春秋時，並無諸子著書之事，孔子之前，亦無別出儒家之名，儒行之篇，乃戰國雜出傳記，非孔子時所撰述也，皆不足爲晏子儒家之證，明矣。「墨子序稱「與奢寧儉」，又稱「節用愛人」，謂「孔子未嘗非墨」，晏子序言「晏子居喪亦與墨子短喪法異」，皆任情予奪。」四曰：執事不信春秋之世無著書事，而據史記列傳，闔閭稱孫武十三篇，遂爲當時手著。不知春秋內外傳，記吳、楚交兵甚詳，並無孫武其人，卽縱橫短長之言，亦鮮稱述之者，故葉水心氏疑其子虛烏有。且觀闔閭用兵前後得失，亦與孫武之書，大相刺謬。天下固有所行

不逮其所言者，必出游士空談，不應名將終身用兵，所言如出兩人。是則史遷悞采不根傳記，著於列傳，明矣。至其書，實可爲精能，校讐之司，當列撰人闕疑，而不得憑悞采傳聞之列傳耳。藝文稱「八十二篇，圖九卷」者，書既亡逸，當著缺篇，亦不得懸斷合圖爲八十二篇，又不得懸斷十三篇爲上卷，而知中、下二卷皆圖，鄧人向有專篇討論，行策未帶，容後錄呈。強合七錄三卷之數也。孫子書言：「興師十萬，出征千里，日費千金，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春秋用兵，未有至十萬者，卽此便見非闔閭時。且以十萬之師，而云「不得操事七十萬家」，明著七國顯證，決非春秋時語矣。執事謂其文在列、莊、孟、荀之前，似未審也。五曰：文子之書，漢志疑周平王問出於依託。執事以書稱平王，本無「周」字，遂謂是楚平王，班氏悞讀。今按文子全書，未有託春秋初年事者，此言指楚平王，以時考之，良是。但非文子手著，亦出戰國時人撰述，執事所未信也。蓋其書有秦、楚、燕、魏之歌，執事以爲楚平王時之人，六國之時猶在，試以年計，可乎？按十二諸侯年表，楚平王卒於周敬王四年乙酉，是爲魯昭公二十六年，下距哀公十四年庚申，春秋絕筆，爲敬王三十九年，凡三十六年，又四年爲敬王四十三年甲子，共四十年，又歷元王八年，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五年，凡五十一年，再歷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三晉

始得列於諸侯，乃有秦、楚、燕、魏之稱，相去已一百十四年矣。文子見楚平王，亦須生十有餘歲，見時未必即其薨年，秦、楚、燕、魏之語，未必即在三家分晉之年，是文子必須一百四、五十歲，方合尊旨。神仙長生之說，起於後世，春秋之季，未聞有此壽也。六曰：天文歷算，鄙人懵然，不敢與聞。惟執事力闢歲差之說，則以淺說度之，不能無疑。書曰：「堯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歷家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如其言爲不可信，則何以冬至日躔，子年不與丑年同度？如其言可信，則閏月止能畫氣盈朔虛之平，不能齊四分度之一也。若果無歲差，則周天必三百六十有六度，更無絲毫盈歉而後可。果無絲毫盈歉，則每周堯冬至日躔，又當同度無參差矣。此二說不容兩立，則此事容待徐商否耶？七曰：古人疏證論辨之文，取其明白峻潔，俾讀者洞若觀火，是非豁然，足矣。立言莫如夫子，而文、武之政，則云布在方策；好辨莫如孟子，而孟獻子之五友，忘其三人，封建井田，但舉大略。豈孔、孟學荒記疎，不如今之博雅流哉？言以達意，不過如斯而已。竊見執事序論諸篇，繁稱博引，有類經生對策，市廛揭招，若惟恐人不知其腹笥便富，而於所指是非，轉不明豁。淺人觀之，則徒增迷眩，而無所解；深人觀之，則曰：「吾取二三策，而餘皆可置勿論」，

其理，未嘗指斥其人。卽今官修奏御之書，辨正先儒同異，尙稱孔氏安國、鄭氏康成云，未有直斥先儒姓名，史傳又是一例，不與論辨相涉。可覆按也。尊著於前古諸賢，皆直斥姓名，橫肆

詬詈，不曰愚妄，則曰庸陋，如官長之責胥吏，塾師之誅弟子，何其甚也！劉子玄曰：

「談經諱言服、鄭之嗤，論史畏聞遷、固之失。」史通多譏先哲，後人必不服從，至今相去千年，其言頗驗。蓋其卓識不磨，史家陰用其法，其論鋒可畏，故人多陽毀其書。

鄙人於文史自馬、班而下，校讐自中壘父子而下，凡所攻刺，古人未有能解免者。雖云不得不然，然人心不平，後世必將陽棄而陰用其言，則亦聽之無可如何而已。吳氏新唐

書之糾謬，爲治唐史者之準繩，乃人競責其憾歐陽而快私憤，何耶？蓋攻摘本無所非，

而人情不容一人獨是，故擊人者人恆擊之，莊生所以著齊物也。今請於辨正文字，但明

其理，而不必過責其人，且於稱謂之間，稍存嚴敬，是亦足以平人之心。且我輩立言，

道固當如是耳。鄙著亦染此病，特未如尊著之甚耳。今已知悔，多所刪改。九曰：天地之大，可一言盡，學固貴博，守必欲

約。人如孔子，不過學周禮一言，足以盡其生平。別有專篇論著，容另錄呈。執事才長學富，膽大心

雅，問字堂集，未爲全豹，然兼該甚廣，未知尊旨所在。內而身心性命，外而天文地

理，名物象數，諸子百家，三教九流，無不包羅，可謂博矣。昔老聃以六經太泛，顧問

其要，夫子答以要在仁義，說雖出於諸子，然觀漢志所敘諸家流別，未有所主者。昔人謂博愛而情不專，愚謂必情專而始可與之言博。蓋學問無窮，而人之聰明有盡，以有盡逐無窮，堯、舜之知不遍物也。尊者浩瀚如海，鄙人望洋而驚，然一蠡之測，覺海波似少歸宿，敢望示我以尾閭也！十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雖尚泛愛，氣類亦宜有別。簡端刻諸家商訂異同，是矣。集中與某人論考據書，可爲太不自愛，爲玷豈止白圭所云乎哉！彼以纖佻傾仄之才，一部優伶劇中才子佳人，俗惡見解，淫辭邪說，宕惑士女，肆侮聖言，以六經爲導欲宣淫之具，敗壞風俗人心，名教中之罪人，不誅爲幸。彼又烏知學問文章爲何物？所言如夏畦人議中書堂事，豈值一笑！又如瘋狂譫囈，不特難以取裁，卽詰責之，亦無理解可入。天地之大，自有此種沴氣，非道義所可喻也。此可與之往復，豈不自穢其著述之例乎？

別有專篇聲討，此不復詳。

甚！嗟乎，學術豈易言哉！前後則有風氣循環，同時則有門戶角立，欲以一人一時之見，使人姑舍汝而從我，雖夫子之聖，猶且難之，況學者乎？前輩移書辨難，最爲門戶聲氣之習，鄙人不敢出也。鄙人所業，幸在寂寞之途，殆於陶朱公之所謂人棄我取，故無同道之爭。一時通人，亦多不屑顧盼，故無毀譽爲之勸阻。而鄙性又不甚樂於舍己從

時尚也，故浮沈至此。然區區可自信者，能駁古人尺寸之非，而不敢并忽其尋丈之善。知己才之不足以兼人，而不敢強己量之所不及。知己學之不可以槩世，而惟恐人有不得盡其才。以爲道必合偏而會於全也。杜子美曰：「不薄今人愛古人」，是矣。鄒請益曰：「不棄春華愛秋實。」故於執事道不同科，而欲攀援調劑，以對於盡善，是則區區相愛之誠，未知有當裁擇否耳？行笈無書，而記性又劣，書辭撮舉大指，如有訛悞，容後檢正也。

按：劉刻遺書附錄，臧輔堂丙辰山中草跋云：「論學十規，古文十弊，淮南子洪保辨、祠堂神主議等，偉論闕議，又復精細入神，切中文學之病，不朽之作也。有時文序二首及與人書之無要者，當刪之。穀陸先生以此冊惠讀，卽以鄙見質之，然否？」據此，臧輔堂曾於王穀陸處見此文，今劉刻遺書云「王目有文缺」，殆王氏刪去之也。此鈔本將題文「十規」二字貼去，又將文中「十日」下評簡齋一節鈎抹，殆亦嫌其語過也。然則論學而輕肆逾量之詆詞，誠何爲者！此文實齋先以規孫，旋復自犯，白璧之瑕，不能爲之掩也。

